

道
书
一
贯

同心出版社

陶秉福

主編

道書一貫

(上編)

同心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书一贯 / 陶秉福主编. — 影印本.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1994, 6

(中国气功古籍丛书; 4)

ISBN 7-80593-057-0

I. 道… II. 陶… III. ①道德经-注释②道家-气功-研究
IV. B22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 第 04714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34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ISBN 7-80593-057-0

G·77 定价: 125 元(精装上、下编)

《道書一貫》編輯說明

一、《道書一貫》是由溪橋道人編著的一部集道家主要經典著作於一編的小型叢書。其中所收十五部著作皆系全部原文，未加任何刪節。本次原文影印，亦未做任何刪節。

二、此書系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文獻工作委員會選定，並列為中國氣功古籍叢書之四。供氣功愛好者研究中國傳統氣功，探討高層次功法之用。

三、原書無圈點，爲了給青年讀者提供閱讀上的方便，特加了圈點。參加圈點者爲開人、善悟二人。

四、《道書一貫》這個刻本刻工和校對都很精細，較之其他版本很少有錯。如《黃庭經》經與王羲之書寫本校對，基本一致。但與清元真子董德寧

的《太上黃庭經發微》本相校，發現此本較之董本則準確得多、優越得多。當然其中也難免有個別錯刻之處。如一四四六頁中的「不爲名只爲錢」，若孤立來看也對。可是，將前後句子聯系起來看，就顯得不對了。因爲前面講了「名利不牽」，既然是名和利都不牽，那麼，自然也就應該是「不爲名不爲錢」了。

也有的地方，初看，似乎是錯了，其實不然，如一四九二頁中的「養生爲善，殺生爲仙。」就是一例。善養生者壽，殺生者仙。這裏所說的殺生，不是殺普通的生命，而是殺潛在未生的生命，實即行顛倒逆行之道者也。可見，閱讀道家所著的詩詞，不能簡單的從字面上去理解，還需要從更深更高的層次上去把握它的實質。

五、讀者在讀《道詞啓秘》一書時，對總目錄中所無，而分目和書中又有的這種現象不可忽視。正是這書中有而總目錄無的兩處有深意焉。細讀之、精思之，當會有悟。

(一)《真師論》(一七五二至一七五三頁)一段是作者教人要破除世人對「××代傳人」、「××轉世」、「××真人」、「××真師」等神話般傳說的迷信。同時，勸人也不必到深山古洞去尋師訪友。與其如此，「反不如俯仰觀察之爲得也。蓋法象者莫大乎天地；運行者莫大乎四海；懸象者莫大乎日月。苟味乎此，均堪引人以修道也。彼藥物、火候、抽添、進退罔不借天地、日月、四時，以闡發其精微。苟外乎是者皆是旁道邪說，以盲引盲也，那知道體宗旨玄門密訣乎？」

以上一段話，頗耐人尋味，實是獨到之見。凡成道者皆能道出其中的奧妙。

(二)《鴻濛竅》(一七八五至一七八八頁)六首。

此六首道出了修道過程的體驗，若能細讀之，亦必有得。

正是從這漏編的目錄中可以看出編者的用心良苦。有緣者當不會漏讀！

六、本書的編輯工作雖早已進行，後見到巴蜀書社的《藏外道書》編收目錄的征訂宣傳材料，已將《道書一貫》收編在內。爲了避免重複出版，給讀者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我們出版此書的計劃便中止了。可是，等到《藏外道書》正式出版發行後，當我們拿到該書，經反復查找，證實該套叢書並沒有收編《道書一貫》。爲了滿足廣大高層次氣功愛好者及研究者的需要，我們才又重新決定出版此書。

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文獻工作委員會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

對研習道家功法之我見（代序）

陶秉福

《道書一貫》一書是溪橋道人編著的一部集道家主要經典著作於一編的小型叢書。他在序言中明確提出了如下的觀點：「道家所說的『道』始於廣成崆峒數語，嗣后丹經愈多而次序愈紊」。這段話乃是修道實踐中的「真知灼見」。修道練功最要者，乃在於精讀「少而精」的幾部經典著作，然后在刻苦的練功實踐中驗證與探索其中的規律。找到了規律，也就從必然王國走進了自由王國，若用傳統的說法，那就是「修成」了。

修道是否「修成」了？這不是哪個人可以自封的，也不是哪個人的主觀願望所能追求的，它是有客觀標準的，而且是可以感知的。不僅自己可以感知，而且修道有成的他人同樣也可以感知。若無此種共同的感知，則不能說「修成」了。

至於如何才能修成？這個最大最根本的問題，是人體科學中的最尖端的問題，也是揭開人體奧秘的一個最終的問題。自古至今，修道有成者，初修時方法有多種，當得道之時，修成之日，其法又最簡最易。總之，要以修德爲本，修德神自明，神明法自得。法者規律也，即《陰符經》開頭的第一句話：「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練功實踐中只要真正找到天地人的運行規律，一切按規律行事，則沒有修不成的，沒有不能與「先天真一之炁」相接通的。只要與「先天真一之炁」相接通，則「天人合一」也就體現了。所謂得其一萬事畢者，此也；所謂一得永得者，亦此也。

《道書一貫》中突出地講了上述觀點與方法，讀者只要潛心研讀，必能領悟其中奧秘。爲了幫助讀者領悟這些問題，特舉數則加以說明：

一、關於《道德經註解》的作者是誰的問題。

此書所集錄的《道德經註解》寫的是純陽道人註解。其實很可能是溪橋道人自己所註。純陽道人不過是托名而已。問題的實質不在於究竟是誰

註的，而在於所註的內容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傳統功法的內在規律。現僅就「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這兩句註解來看。註解：「無欲即天地之始炁，有欲即萬物之母炁。觀其妙。觀其微，人必須妙悟深明，而尊之重之敬之也。」（第九頁）註后附詩曰：「無欲無爲常爲妙，有爲有欲方觀微，有無二者兩相融，始得修行真大道。」（第九頁）讀者讀后，如對註解還不能領悟，讀了詩以后，當會了然於心了。

對《道德經》中「無欲與有欲」這段話，古今註解《道德經》的學者，多有不同的見解。我在《老子與氣功》一文中也作了說明，這裏不必詳論（見《氣功探秘》一書，第三十一至三十三頁，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這裏要着重說明的是無欲與有欲，無爲與有爲二者的辯證關係。古今的練功者，有不少人對無爲法與有爲法往往各執一偏，嚴重者還把二者對立起來，採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認爲只有無爲法才是上乘功法的人，以無爲法來攻擊或貶低有爲法的重要。強調有爲法者，則又攻擊無爲法是玄虛，認爲無爲法使練

功者摸不着頭腦。這種爭論實無必要，在練功實踐中自會得到解決。因為在實踐中只要方法對，符合天地人的客觀規律，便會逐步體會到無爲與有爲二者之間存在着一種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如有爲在練功過程中會逐漸向無爲轉化，當轉化到一定程度時又會向有爲轉化，每一轉化便會使自己的功夫提高一個層次，小轉化小提高，大轉化大提高，不轉化難提高。所以，上述那首詩中「有無二者兩相融，始得修行真大道」這兩句就把有無二者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和相互轉化的微妙情景與轉化的效果完全說清楚了。使修煉者有所遵循，并能逐步體會到：把有爲法與無爲法二者對立起來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這種對立起來的觀點和態度，還會限制自己功夫的深入與提高。

由此可見，讀《道德經》不能從功法和辯證關係的角度來理解，是能否讀懂、讀透《道德經》和其他一切經典著作的關鍵。

二、對《黃庭外景經》中幾個問題的看法。

(一) 關於開頭第一句話的說明。《黃庭外景經》開頭第一句話寫道：「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第三三七頁) 這句話肯定是后人加的。在晉朝王羲之書寫《黃庭經》並沒有這句話，及至后來唐朝褚遂良臨寫的《黃庭經》，以及元朝趙孟頫臨寫的《黃庭經》也都沒有這句話。而且在春秋戰國時代也還沒有形成七言韻文。后之修道者在開頭所以要加上這一句話，無非是想把這部《黃庭外景經》說成是老子述說的，用以提高它的權威性。其實這部著作原本無撰者姓名，是修道有成就者所留下的一部練功經驗的總結，就像春秋戰國時代所留傳下來的《行氣玉銘》一樣，練功人要把經驗留傳給后人，但又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這是古代練功有成就者的一種崇高的遺風。

(二) 強調對「崑崙」的修煉。

「三關之中精氣深，子欲不死修崑崙」。在此句下純陽道人註曰：「三關者上中下三關也。崑崙山名，言三關乃上崑崙必過之地。欲不死者，守其精

氣，先以修崑崙爲急務也」。（第三四二頁）練功者必煉三關，而三關之間又有着密切的內在聯系，練功者若體察不到三關之間的內在聯系，那他的成就是不會大的。如若把三關隔裂開來，孤立修煉哪一關。那末，他所修煉的功法必定不是完全的上乘功法，即使有成，亦只是暫時的，其結果：或是中途止步，不再提高；或因出偏而停止練功。三關之所以形成，乃人身體神炁內在運行規律所使然也。若隔裂之，必然違反人體神炁的內在運行規律，其不出偏者鮮矣。三關不僅有着密切的內在聯系，而且在三關之間在不同的修煉層次上和時間上還有着主次和先後之分。註中指出：「先以修崑崙爲急務也」，這句話不能不引起每個練功者的注意。煉精化炁階段，固然離不開崑崙，即至後面煉炁化神、煉神還虛，以至煉虛合道諸階段，又何嘗能離開崑崙之修煉呢？崑崙之修豈可輕視哉？

（三）長生之要妙，乃在於節欲守精。

「長生要妙房中急，棄捐淫欲專守精」（第三四三頁）。這兩句話要聯起來

理解，它告訴人們要想長生不衰老，必須講究男女性生活衛生，其要妙乃在於節欲，若縱欲無度，再食用貴重的營養品也是無用的。相反地，愈補愈縱而愈衰，此乃必然之理也。所謂「房中急者」此之謂也。

（四）對「寸田尺宅可理生」的理解。

註曰：「言人理生之道，不必深山大澤，而在尺宅寸田，何則？蓋以深山大澤，孤陰而寡陽，寓此者罔受饑寒而已，尺宅寸田寓真而藏妙，明此者修大道而不難也。」（第三四三頁）

這句話乃雙關語耳，言修道者不必追求高樓大廈與深宅大院，只要有容身之地、棲身之所足矣，此一義也；另一義是講練功中神炁所居之所。尺宅者謂絳宮與下丹田之間約距尺許。寸田言落丹之田，其方圓亦不過寸耳。只要得了這種練功的口訣，便可隨時隨地進行修煉，何必非到深山大澤去修煉呢？若不得訣，即使隱居在深山大澤進行修煉，也只不過是磨磚對鏡，到頭來如何修得成？在這裏附帶指出一點，註中所說的「孤陰寡陽」

非謂孤男寡女也，是指未得訣者不知一身之陰陽應該交合，而形成了陰陽偏勝，或陽勝，或陰勝，因而失去陰陽平衡，天長日久，足以致疾耳。

（五）強調「修德明達道之門」的重要。

註曰：「道之門者，即衆妙之門也，苟非素修功德，而欲通達無礙也，豈可得乎？」（第三四七頁）這句話講的是中國傳統功法特點，欲修傳統功法者，首先要以修德爲本。不修德，只修法，萬無修成之理。修德神自明，不修德神不明，如何通達於天？「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豈非妄想乎？修道者三思之！

（六）對「七孔已通不知老」的理解。

註曰：「言修道者得此真一之炁，過三關而穿七孔，上下貫通，豈非已得長生之術乎？」（第三六三頁）讀此句仍須與後面的「循護七竅去不祥」（第三七五—三七六頁）一句聯系起來理解。後面一句，註曰：「七竅猶云七孔，言修道者以打通七孔爲主，而猶以護守七孔爲妙。不然，不幾去祥，而至於不祥乎？」

七孔、七竅者指三關中的七孔或七竅，即百會、喉輪、絳宮、臍輪、丹田、根竅、會陰七孔竅也。此七孔竅俱在三關的聯綫上，修道者以打通三關七孔爲主，在通的過程和通了以後，猶以護守此三關七孔爲妙。通而不善於護守者，由祥而轉爲不祥者豈少哉？修道者可不慎乎？

（七）正確理解《黃庭外景經》中諸神的涵義。

《黃庭外景經》中把人之五臟都說成有神主之，身穿彩衣等等。古人爲什麼要作這種形象的描述呢？考之今日的生理解剖學，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立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又如：「中有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此非枝葉實是根，晝夜思之可長存。」註曰：「真人主人也，符靈符，七門天門也，言先天主人首戴金巾，身披堅甲，手持靈符，方能開天門也，然此均屬根源妙語，而非枝葉膚言，必須晝以繼夜，夜以繼日，思之又思，乃長存而不失也。」（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頁）

以上所引的《黃庭外景經》原文及註文，對不能正確理解的人看來，簡直是神話，是胡言亂語，必斥之爲迷信。對有驗證的人來說，實在是《黃庭外景經》中的精華，引人人道的梯航，度人迷津的寶筏。所以註曰：「此均屬根源妙語，而非枝葉膚言。」欲明其妙，我們先引隋朝巢元方主持編纂的《諸病源候論》卷十五《五臟六腑諸候》條來作些分析說明。其原文如下：

「從膝以下有病，當思臍下有赤光，內外連沒身也；從膝以上至腰有病，當思脾黃光；從腰以上至頭有病，當思心內赤光；病在皮膚寒熱者，當思肝內青綠光。皆當思其光，內外連而沒己身，閉氣收光以照之，此消疾卻邪，甚驗。篤信精思行之，病無不愈。」

這裏說的是思光法，把思真人變爲思光，較易於爲人們所接受，而且在臨床上也得到了驗證。我在《氣功導引》（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出版）一書中把這一方法介紹給讀者。照法練習者，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山東惠民軍分區原副司令員畢可恭於一九九一年六月發現腿部長了一個瘤子，去醫院檢查，告之是良性瘤，囑其國慶節后再做手術。在八月

份他拿到了《氣功導引》這本書，按介紹的「觀光法」練習，半個月后，發現瘤子變小了，他增強了信心，更加積極練功，又過了半個月，瘤子竟消掉了，免去了一刀之苦。這是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到青島軍區第一療養院講學時，他當面告訴我的。一九九二年四月，我去山東萊陽講學期間，遇到一位外科醫生劉雲明，他患晚期肝癌，肝區疼痛，我教他練「觀（思）光法」。他練後，竟能止痛，而且能很快入睡。後來又加練「郭林新氣功」（當然也還繼續服藥）。今年春節期間有朋友來看我，說他還活得很好。「思光法」為什麼會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初步考慮是由於意念的集中，促使大腦的有序化，使內分泌得到了調整，因而使病變部位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這個設想尚有待於科學實驗來證實。但無論如何他們所取得的療效這個事實卻是客觀存在的。

所以，古人在缺乏現代生理知識的情況下，對練功中出現的一些難以解釋的現象，便把它歸之於神或真人。同時這種設想，對練功來說也較容

易集中意念，因為它有形象，而且有色彩，練功時便於想象，易於掌握，千萬不可以迷信看待之。后世改爲思光法，也易於掌握，易於取效。

當然，從現代解剖學所能作出的解釋來看，也只能解釋出一部分機理，而不能全部解釋清楚。若從中國傳統文化神秘學的角度來考慮，也還有更爲深層的原因，但目前難以作出明確的說明。有待於神秘學進一步地研究與探索，以求得最終能夠把它的原因全部揭示出來。

（八）對「頭戴白素足丹田」的理解（第三八一頁）。

註曰：「白素猶白練，戴者猶郎君披白練也。言人果於金精旺耀之時，冠於首上而自入於丹田中矣。」這裏應該指明的是：丹田是指頭上的上丹田，非指下腹部的下丹田也。說的是人練功時，當金精旺耀之時，自會入於頭上上丹田之中，好像郎君在頭上披上白練一般。足者，言眼前現白光之象也。此情此景，并非幻覺，亦非幻象，乃練功中的真實感受。不得者勿追，得者勿喜，繼續修煉就是了。有德者悟，無德者迷。但在練功實踐中，悟者

少而迷者多，此乃先天素質所定，非後天人力所能達到者也。練功者多存
有好奇心與求速之願，而這兩點恰恰與客觀發展規律相違背。望練功者一
定要精思之，實悟之。

三、對《黃鶴賦》中幾個關鍵句的理解。

《黃鶴賦》是呂祖當年修成以後在黃鶴樓的題書，以示龍江子之文
也。雲龕道人的註解對該賦原文中的隱語已經闡述得夠明顯的了。但讀後
仍感有未明之處，結合自己練功中的驗證，進一步加以闡述，用以弘揚大
道，使有緣者共同參修之。

（一）《黃鶴賦》開頭一句，明確指出什麼是最上一乘的功法。

「粵以最上一乘，乃無作而亦無爲。還丹七返，因有動而方有靜。」

雲註：「言乎道有三乘，上乘者乃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非比空門中專
主於靜，而不有動時也。」

第二十二句又指出：「是以假陰陽立鼎爐，覓太乙所含之始炁，借陰陽

作筌蹄，求水府默運之元珠。」

雲註：「太乙所含之始炁，即非有非無一點之祖炁也。祖炁云何？先天之靈炁也。欲得其炁，非陰陽不可，迨得乎其炁，即陰陽可作鼎爐之悟耳。鼎爐者煉丹砂之器也，既得丹砂，鼎爐即無所用矣。水府默運之元珠，即非色非空一粒之黍珠也。黍珠云何？先天之寶珠也。欲求此珠，離乎陰陽亦不可。迨得乎此珠，陰陽亦作筌蹄之觀耳。筌蹄者取魚兔之物也，既得魚兔，筌蹄又何所用乎？」

《黃鶴賦》這開頭一句和第二十二句，實際上道出了全部丹法的要旨。可以說，誰理解了這第一句和第二十二句，誰就悟到了丹法的真諦，丹法的奧秘也就盡得之矣。

第一句話爲什麼以「粵」字開頭？這有很深的涵義。《康熙字典》解釋說：「凡言粵者皆在事端句首，未便言之，駐其言以審思之。」可見呂祖開頭用這個字的用意所在了。本不想說出丹法的真諦，經過再三思索，還是應

該講出來，至於大家接受與不接受，那就決定於個人的先天素質了，別人勉強不得。

什麼是「最上一乘法」？自古至今，議論紛紛，各有主張。有主張靜修的，也有主張動的（不是內動而是外動），也有主張動、靜結合的，而主張動靜結合的人中，又多是外形的動靜結合，真正理解為內在的動與靜的相互轉化的人就不多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丹法又是實踐性很强的一門科學。呂祖經過他親身實踐的體驗，告訴人們：因有動而方有靜，才能還丹七返，而無作亦無爲者不能還丹七返，由此看來，什麼是最上一乘的功法，不是很明顯的嗎？

最上一乘功法，是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互轉化。假陰陽立鼎爐是動，覓太乙所含之始炁是靜，在靜中得。借陰陽作筌蹄是動，求水府默運之玄珠是靜，亦在靜中得。所謂陰陽者即動靜也。陰指靜，陽指動，借陰陽

者借動靜之運用也。還丹七返即動靜之運用也。因有動而方有靜，無動亦無靜，所謂專主靜而無有動者非也，雖苦心修煉，終難成也。

從上述可知，《黃鶴賦》所傳的功法，乃是最上一乘的功法，悟此而修道，在動中（非形體之外動）假陰陽而立鼎爐，在靜中覓太乙所含之始炁，在動中借陰陽而作筌蹄，在靜中而求水府默運之玄珠。如此修煉則太乙始炁可得，玄珠亦可得也。始炁與玄珠乃是二而一者也，覓得始炁，也就得到了玄珠。太乙所含之始炁與水府默運之玄珠皆爲先天之物，非後天所有。

（二）第四句明確指出欲修大道，必須性命雙修。「方欲性命以雙修，須仗法財而兩用。」

雲註：「修性者不可舍命而言性，修命者亦不可舍性而言命。然欲性命雙修，又不可離乎法財。法者非著執之法，乃運用之法。財者非世上之財，乃天上之財。若有財無法，財固不爲我用，有法無財，法亦無所施矣。修道者不可不詳爲之辨也。」

雲註中指出「法、財」的涵義與一般世人對「法、財」涵義的理解完全不同，最後還指出：「修道者不可不詳爲之辨。」

爲什麼必須詳加辨清「法、財」的涵義？若不辨清，豈不成了盲修瞎練了嗎？

這裏所說的「法」不是一般的功法，即上面所說的：「在動中假陰陽而立鼎爐，在靜中覓太乙所含之始炁；在動中借陰陽而作筌蹄，在靜中而求水府默運之玄珠。」這種根本大法。同樣，這裏所說的「財」也不是世人所說的「錢財或金銀珠寶等物。」而是指人身體本身的先天素質，也就是傳統所說的「根基」。只有辨別清楚了這兩個條件，修煉才有方向，練功才有目標。沿着性命雙修大道順利前進，不爲衆多的小法小術迷失了自己前進的方向。

（三）第十二句「能盜彼殺中之生炁，以點我離內之陰精」。講的是當活子時來，抽坎填離，自必守定而弗失之。活子時是財，抽坎填離是法，自盜

生炁，可以弗失矣。

生炁者非世人所說的精氣，更非指精液而言，乃先天之炁也。得此炁時，機不可失，失則無成矣。修此先天炁，不可不用性命雙修之法，修性者不可舍命而言性，修命者亦不可舍性而言命。抽坎填離之功豈可忽之哉？

（四）第十三句「玉液金液，一了性而一了命，二候四候，半在坎而半在離。」

這句話講的是：二候採牟尼，四候有妙用，六候別神功，金液大還丹矣。此乃性命雙修，取坎填離之妙法也。

（五）第十七句「火逼金形出坤爐，故名七返。金因火煉歸乾鼎，是曰九還。」

這句話講的是：歸乾鼎之法。又分：上玄關、凶門、前頂、百會、玄膺、后頂等數處。可是每個修煉者究竟歸在何處？這又依修煉者的根基與練功所達到的層次而定，不可執著於一處，臨時自有驗證，自己悟之，可也。

（六）第十九句「殊不知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

這句講的是；性命雙修之法。常人行常道，順而出生人；修煉者則行逆修之法，不使順出，故能長生，以至於成道。

第二十句「雖分彼我，非閨丹御女之術，惟在一己有鵬鳥圖南之志。」

這裏明確指出：「彼我」不是指的二人，惟在「一己」。「雖分彼我，非閨丹御女之術」。這就把金丹大道與閨丹御女之術等邪術嚴格地區別開了。欲學大道者，難道還有什麼可疑惑的嗎？

（七）第二十一句「坎中一點黑鉛，號曰先天，非同類而終不能得。離內七般硃砂，是名孤陰，無真種則時刻難留。」

這句話可以使讀者明確兩點：一個是「同類」，一個是「孤陰」。對這兩個名詞的涵義，被某些人給歪曲了，致使許多人產生誤解，誤以爲金丹大道中另有秘傳的「男女雙修」一法，越說是秘法，越吸引人去追求。等到追求的人多起來了，上當受騙的人也就逐漸覺悟過來了。受邪法之害的人，

自古及今豈少哉？可嘆的是，爲什麼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有人要自食苦果呢？究其原因就在於追求御女之術耳。御女之術，實騙人、害人之邪道也。

（八）第二十四句「到此水歸神室，位列仙班。大抵丹落黃庭，千靈胥參，上帝嘉讚，天地驚寒。」

這裏須指明兩點：

（甲）神室，即指上丹田，也就是第十七句裏所說的「乾鼎」。

（乙）黃庭，對每個練功者來說也沒有固定位置。黃庭在人身上的位置也有多處，如在臍之上下、臍至會陰之間、根竅至臍之間。至於每個人所結的丹究竟落在何處？亦因人而异，不能強求一致。

四、怎樣理解《百字碑》？

《百字碑》雖只有一百個字，但卻把金丹大道的修持要法講得很清楚了。呂祖當年得道以後，爲了使大道傳於世，把自己練功的心得體會，即如

何修道？如何得道？寫成一百個字，并刻在碑上，以流傳於後世。可是，後世的修道者對金丹大道的認識，卻往往被一些人的邪說所迷惑，把金丹大道說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可望而不可及，因而產生高不可攀，望而生畏的心理，誤以爲把金丹大道講得愈是複雜、難懂，愈是高明。反而把呂祖寫得簡而明的《百字碑》看作是沒什麼真傳的碑文，同樣把呂祖寫的《三字訣》，也看作是寫得太通俗，沒什麼秘訣。所有這些誤解都是障道的根源。放着真訣、真法而不學，卻到處去尋覓看不懂和聽不懂的所謂「秘法」、「天機」。這不是太愚了嗎？奉勸真心修道的讀者，還是好好靜下心來，潛心研讀呂祖所寫的這三篇短文，即《黃鶴賦》、《百字碑》、《三字訣》，只要真正讀進去，而且真正讀懂了，必能從中悟出許多修煉金丹大道的理和法，經過實踐而得到切實的驗證。

下面談談我對《百字碑》的理解和體會。

（一）抓住總綱：

《百字碑》開頭四句概括了修煉大道總的原則。

(甲)「養氣忘言守」。

鄧懷琨註(以下簡稱鄧註)：「養其浩然之氣，充塞於兩間，誠可謂保命全形，終身養此浩然之氣，生則而長生，到此地步豈不更可樂乎？」

鄧懷琨對如何養？又註解說：「如終日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忘言也，終日守而不知其所以守，忘守也。若有言有守者，終於執象，非是也。無言無守者，落於著空，亦非是也。總要不即不離，勿忘勿助，養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再加配義於道以修之，自然無時餒也，誠可謂後天之中養其稟賦先天之炁也哉？」

劉一明註(劉一明在他編著的《道書十二種》中對《百字碑》也作了註解，頗有見地，分別摘引數則，以下簡稱劉註。)：「性命之道，始終修養先天虛無真一之炁而已，別無他物。採藥採者此。煉藥煉者此。還丹還者此。脫丹脫者此。服丹服者此。結丹結者此。脫胎脫者此。以

術延命，延者是此。以道全形，全者是此。始而有爲，有爲者是此。終而無爲，無爲者是此。長生長者是此。無生無爲者是此。古經云：知得一，萬事畢，此語可了千經萬卷矣。但此炁，非色非空，無形無象，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不可形容。強而圖之，○這個而已。強而名之，儒曰太極，道曰金丹，釋曰圓覺。本無可言，有何可守。如有可言可守，則非先天虛無之炁，乃是後天呼吸之氣。先天之炁，歷萬劫而不壞，後天之氣，隨幻身而有無。世間未得真傳之流，不知先天之炁爲何物，誤認後天有形之氣。或言在氣海，或言在丹田，或言在黃庭，或言在任督二脈，或言在兩腎中間。或閉口調呼吸以勻氣，或閉息定胎息以藏氣，或搬運後升前降於黃庭以聚氣，或守或運，等等不一，皆欲妄想結丹。試問將此有形之氣，終久凝結於何處？凝結作甚模樣？其必凝結成氣塊乎？每見世之守上者，多得腦漏；守下者，多得底漏；守中者，多得膨脹；守明堂者失明；守頑心者得癲症。欲求長生，反而促死。哀哉！殊不知

先天虛無之炁，包羅天地，生育萬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僅可知，不可言，僅可養，不可守。無言無守，言守兩忘，不養而養，入於養氣之三昧矣。夫大道活活潑潑，不落於無邊界，落於有則着相，落於無則着空。着相着空，皆非天地造化流行之道，亦非聖賢真空妙有之道。曰養氣，則必有所養者在，不着空也。曰忘言守，則必無方所，無定位，不着於相也。不着空不着相，則必有不空不相之養者在。不空不相之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動，養氣之道在是矣。」

把上面鄧、劉二氏的註解聯系起來，并把問題講得更明白一點，那就是：浩然之氣者即元始祖炁，或曰先天真一之炁。無論是練功，或是不練功，總要有個與此先天真一之炁時刻相連之意，使此真一之炁充塞於兩間，即已與先天真一之炁之間。但又不須念念不忘，只要保持着一種不即不離的狀態就可以了，這就是「養氣忘言守」的真實涵義。誰真正悟此，并能切而行之，誰就有可能體會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奧妙了。即使說

得這樣明白，也還會有人不明白。那就只好悟者自悟，迷者自迷了。不悟者等待機緣到時，也還有悟的可能。

（乙）降心爲不爲。

劉註：「然降人心，非是守心空心，亦非是強制定心，須要順其自然。《悟真》云：『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只此二語，便是降心妙訣。故曰：『降心爲不爲』。曰爲者，心必降也，曰不爲者，不強降也。降而不降，不降而降。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矣。故降心必用漸修之法，方能濟事，漸修之功，無傷於彼，有益於我，爲而不爲矣。」

由劉註我們可以明白：降心者，降伏後天識神之心也，降心之道，在於爲而不爲之間耳。始於有作，終至無爲，不始於有作，如何用工？如何能「感而遂通」？終至無爲，亦非全無爲也。若全無爲豈不是著空了嗎？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實爲此境之真實寫照，只有達到如此境界，方可謂識心轉化爲道心矣。

(丙)動靜知宗祖。

鄧註：「此言修真之道，總要窮其根本，溯其源流，一自虛無而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莫不有動有靜，有陰有陽。究而言之，動不離乎靜，靜不離乎動。陰乃負乎陽，陽乃負乎陰，動靜陰陽其所以使之然者，何也？豈非宗祖乎？夫學道，若不知始末初終宗祖二字，焉能洞達乾坤變化之妙也哉？」

劉註：「先天真一之炁爲生天生地生人之祖炁，無理不具，無時不在，所謂性命之宗祖。存此者聖，昧此者凡。但此炁落於後天，隱而不現，即或一現，人爲利名所牽，私欲所擾，當面錯過，旋有而旋失。」

動與靜，陰與陽皆根源於祖炁。明乎此，修道者方知所應遵循之道也。

(丁)無事更尋誰？

鄧註：「學道者舍此先天一點虛靈之祖炁，而更尋誰哉？」

劉註：「欲尋此炁，先要認得道心，道心即修道之宗祖。夫道心者主人

也。人心者奴僕也。認得道心爲宗祖，以主人而使奴僕，奴僕聽命於主人，不降而自降。一動一靜皆是道心運用，則人心亦化爲道心，內無妄念，外無妄事，內外安靜，客氣難入，處於無事之境矣。能至無事，空空洞洞，只有道心，別無他物，此外更尋誰耶？」

「無事更尋誰？」此言說的是，學道者當悟到先天祖炁時，則可以說：「得其一而萬事畢矣。」修道者達到這種境界以後，就可以說：「無事更尋誰？」了。也可以說已經得道了。

（二）探究大法。

總綱已明，則當進一步探究修煉大法。《百字碑》對修煉大法也作了說明，只在修道者悟與不悟耳。

（甲）真常須應物。

鄧註：「真常應物之道，築基煉己之功，舍此則何以行乎哉？」

劉註：「既知宗祖，處於無事，則真者可以能常矣。真者能常，一切外假

不得而傷。但真常之道，不是避世離俗，亦非靜坐止念，須要腳踏實地，身體力行，從大造爐中煅煉出來，方爲真，方是常。若知真而不知行真，雖能無事，如同木雕泥塑之物。外雖無事，而內難免有事。所謂禪機本靜靜妖也。此乃閉門捉賊，假者不能去，而真者必受傷，何能真常乎？故曰真常須應物。」

行真常之道者，既明乎天理，又窺知人事，能逆常人之道，行常人之所不能行，而循天理之道，行顛倒之術，使離（三）坎（三）之中的陰陽相互交歸，假陽變純陽，假陰變純陰。天理人事得相應矣。

（乙）應物要不迷。

鄧註：「上言真常應物，此言應物之弊端，恐人於迷耳。此乃極難處之，若再遇聲色貨財，粉黛雙雙，蛾眉對對，萬種風流，千般嫵媚，此乃處溫柔之幻景，一念情生必入鬼隊，若是如此，又焉得不入迷乎？」

鄧懷琨詩曰：「應物其間有大愆，不迷方見性情堅。任他巨浪風波起，

要採華峰萬朵蓮。」

劉註：「曰真常應物者，以真應假也。曰應物不迷者，借假修真也。蓋真藏於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無假不能成真，無真不能化假，只在常應常靜，於殺機中盜生機，於波浪裏穩舵槁耳，果能不迷，即是真常，雖終日應物，未曾應物，處於無事之境，而不爲萬物所移，何礙於應乎？」

既應物矣，則應警惕幻景之魔，慎過此關，庶免於半途而廢之苦矣。

（丙）不迷性自住。

劉註：「性住之效，全在應物不迷功夫，迷則人心用事，真性昧而假性發。不迷則道心用事，假性化而真性現，住性之道，不迷盡之矣。祖師《黃鶴賦》云：「依世法而修出世之法。」「旨哉言乎！」

（丁）性住本自回。

鄧註：「性住本回，乃修丹之要旨，果能始終貫徹，表裏明通，下手速修猶嫌遲也，須當先安鼎爐，築基而煉己，次假橐籥，運用以抽添。始則進陽

火，以汞而烹鉛，終則退陰符，以鉛而制汞，鉛汞相投，性住而汞自回，何難之有哉？」

劉註：「大抵汞回之要，總在性住，果能性住則汞自然而回，無容強作也。」

性命原本爲一，後天始分爲二，再修至統一，則後天返先天矣。能返先天則修成矣。

（戊）汞回丹自結。

鄧註：「還丹者，不過我從前所失之物，而今復還於我，故名爲草還丹，非大丹也。若求大丹，必須重安爐，再立鼎，覓先天內之先天，好煉金液大還丹，此丹已成，方可謂最上一品修仙之道也矣」。

劉註：「煉己若不知宗祖，其功莫施」。

丹自結者，即獲得先天祖汞也。

（三）潛心修煉。

既明大法，即應潛心修煉大道。

（甲）壺中配坎離。

鄧註：「上言汞回丹結，雖云草還丹，而性根已堅，命基已固，必須重安爐再立鼎，煉先天中之先天，而成金液大還丹。此言壺中配坎離是也。故曰：「洞裏包藏真日月，壺中別有大乾坤。壺中之乾坤，此乃無形無象乾坤之日月，乃爲先天。審此以修丹，若此先天乾坤未索之時，坎離未交之際，靜極而生動，乾之中爻而索於坤，坤化爲坎，坎化爲月；坤之中爻而索於乾，乾化爲離，離化爲日，此乃洞裏真日月，壺中大乾坤是也。學道者果能始終洞達壺中配坎離之運用，而金液大還丹，焉有不成之理也哉？」

劉註：「坎外陰而內陽，其中之陽爲真，爲中正之陽，非幻身腎中之濁精，乃先天真一之神水。離外陽而內陰，其中之陰爲真，爲中正之陰，非幻身心中之血液，乃先天虛靈之真火。此水此火，乃虛空天然之水火，非一切有形有象之水火，用此水火，烹煎靈藥，十二時中，不使間斷，勿忘勿助，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曰「壺中配」者，天然水火，不假外求，神明默運，藥物老嫩，火候進退，隨時加減，消息於宥密之中，不使有一毫滲漏也。」

壺系指鼎爐之物，還丹之所。壺中本有先天乾坤，後轉化爲後天坎離，經過壺中默運修煉，使從前相連的真乾（三），後來變爲中間斷（三）的離，復將坎（三）中的真陽抽回至離中，使三復變爲三先天純陽。使中間斷的純陽重相接，使已失之物，復還於己。此即大還丹之物也。

（乙）陰陽生返覆。

鄧註：「抽真鉛於中而歸於離，離復化爲乾，退真汞於離內而歸於坎，坎復化爲坤。此言陰陽生返覆之理，盡在於斯矣。」

劉註：「陰陽搏聚，自生返覆，返覆者，恍惚衷相逢，杳冥中有變，返之覆之，陰陽混化。」

「陰陽生返覆」說的是人稟先天真一之炁而生，生下以後，隨着年齡的增長，壺中的先天乾坤，逐漸發展變化爲後天的離與坎，經過修煉，使失去

的先天真一之炁復歸。後天的離與坎復轉化爲先天的乾與坤，後天返先天。經過如此陰陽返覆變化，完成修煉的任務，以達於修成大道。

（丙）普化一聲雷。

鄧註：「疾雷立閃，奪目驚心，而先天主人降之於丹臺，萬象盡皆回春，同歸一元復始而已矣。丹經萬卷，譬之而難譬，喻之而難喻。學道者若非自己親臨到此地步，焉能洞達一聲雷之妙義也哉？」

劉註：「先天靈苗，由嫩而堅，自生而熟，自漸而頓，忽的造化爐中，迸出一粒至陽之丹，如空中乍雷一聲，驚醒夢裏人矣。」

此言練功人，修煉至此，與先天真一之炁相接通，發生質的變化，非比尋常之變化也。

（丁）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坐聽無弦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以上八句講的是：練功達到如此境界之後，已從有爲轉變爲無爲，無

爲之中又非空無，「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方是此境此景的真實寫照，「天人合一」之妙義得之矣。

五、深刻理解《三字訣》。

雲龍道人在《三字訣》序中指出：「《三字訣》總言淺而意深，昧之者如隔千里，明之者實在目前。雖俚語無文，直統三教之歸，微言載道何殊，使三家之會推之，《百字碑》字字如珠，與此字中無二致。」

《三字訣》全篇總共一百三十八個字，三字一句，共有四十六句。文雖短卻概括了修煉金丹大道的全過程。若非過來人，誰能用如此通俗的語言，把金丹大道的全過程講得如此清楚？然世人多以其言淺而輕之，又以其短小而忽之，竟另尋難讀、難懂的所謂「金丹秘傳」、「金丹真訣」，在尋覓的過程中又往往被一些江湖騙子的「神秘」語言所迷惑，致使上當受騙。迷途知返者有之，遺恨終身者有之，促壽夭折者有之，傾家蕩產者有之，輕生離世者有之，坐牢處死者有之，如此種種，豈非迷途之鑑哉？修煉者慎之於

始，善之以終，豈可忽視哉？

下面分四個問題，談談我對《三字訣》的理解，與同道者共同研習修煉，以求大道之弘揚，除去邪法之迷霧。

（一）抓住關鍵的語句做深入地理解。

從「這個道」句起到「立見效」句止，這十四句中有兩個關鍵，一個是「說着醜，行着妙」；另一個是「大關鍵，在顛倒」。只要對這兩句（或四句）能正確理解，并能切實做到。那麼，金丹大道中的築基功也就可以完成了。

可是，在衆多的修煉者之中，對「說着醜，行着妙」這個訣卻有着完全不同的兩種理解。一種是把它理解爲男女雙修，并把「口對口，竅對竅」與此聯系起來加以說明。此說頗能迎合某些假借修煉之名，行淫樂之實的人的口味，因而在短時期內很能迷惑一些無知的群眾。凡信而行之者，多以身敗名裂，或身患重疾以致夭折而告終。所謂惡人行邪道，害己又害人，此之謂也。

與此相對的另一種理解，是把上面幾句聯系起來理解：「這個道，非常道，性命根，生死竅，說着醜，行着妙。」說的是所講的是大道，不是一般的小道。是關乎人之性命的大道，是關乎人之生死攸關的竅穴。而且這個竅說起來並不美，可是行起來卻是非常妙的。這就字面上來講的意思。若和功法聯係起來理解，那就既生動又具體了。「說着醜」指的是「活子時」來，陽物勃起。「行着妙」說的是，當興陽時，正當氣旺之時，按採藥之法，依法採藥歸爐。採藥後，有益於身體健康。由此看來，興陽又是難得的好事了。這種理解與上述那種庸俗理解完全不同，只有如此理解，并依法修之，方能引人走上正路，避免被錯誤的邪說引人歧途。

抓住這個關鍵句，下面數句也就順理成章了，理解起來，困難便會迎刃而解。

練功中出現興陽之事，不得法者產生懼怕心理，所以說「人人憎」；若能依法採藥，有益於健康，所以說「個個笑」。若能採藥，是行逆行之道，顛

倒之術，所謂「順者生人，逆成仙」此之謂也。這就是「大關鍵，在顛倒」的意思。而且依法修煉，是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得他來，立見效」就是這個意思。

(二) 抓住「朕兆」向高深層次修煉。

煉精化炁的築基功完成後，將向煉炁化神階段轉變，轉變時會出現一些朕兆，出現朕兆時，既不要怕，也不要喜，繼續潛心修煉就是了。

從「地天泰」句起至「自繼紹」句止。講的就是這一轉變過程。

「口對口，竅對竅」。這裏的「口」不是口舌之口，「竅」也不是關竅之「竅」。若理解爲口舌之口，那就完全錯了。那麼，究竟是什麼「口」，什麼「竅」呢？這裏的「口」和「竅」指的是玄關竅，即上下玄關竅也。當玄關竅開之時，先天真一之炁充塞其間，大有三十六宮都是春的感受，下面所說的：「吞人腹，自知道」的感受，絕非虛語。練功人在練功中若再有「藥苗新，先天兆。審眉間，行逆道」的感應，即在眉間稍偏上，大約直徑六厘米的圓形

處似有輕微的壓迫感，并與臍輪、下丹田、雙睪、會陰等處相聯着，此即行逆道之效驗和真實的感受。這也就是得先天真一之炁的兆端，能之者靈光得之矣。這就是丹經中所形容的「虛室生白」和「靈光一現」的景象。這也就是已經得道的驗證了。

此後，練功人更應謹慎，若行不道而失德，所得之靈光將盡失之矣，前功盡廢。若從頭再修則難矣。練功中靈光一現之景是可得而不可求。若不修德，求亦不得，這已爲古今衆多的練功有成者所證實，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練功人切不可等閑視之。練功人若不得此景，切不可妄加追求，若妄加追求，其不出偏者鮮矣。此乃得道人的誠懇勸誡，望勿當耳旁風而待之。

至於末後兩句「滓質物，自繼紹」。講的是有形有象之物，與前所講的無形無象的先天炁是迥然不同的。有形有象之物者滓渣之物耳。若以此爲先天真一之炁則誤矣。若捨之，亦難以入手。此物只可作爲人手之階梯，渡河之舟筏。待到過了河，入了手以後，則當捨棄，以待無形無象之先天炁。

蓋先天炁須藉有形有象之後天氣作爲引入的手段與契機。得此契機方能引入先天真一之炁。修道之難也就難在這裏。不修後天不行，抱着後天的成就不放也不行，後天轉先天的契機能否得到，全在個人的修德與悟道耳！有德者道可得也，無德者難悟道也。或者說，在於能否悟得逆返與順行之間的不同耳。順行之氣者滓渣之物也，逆返之氣者先天之炁耳。

此言區別先天炁與後天氣之重要，與辨別之難。

（三）從「二者余」句至「老返少」句止。

此十句講的是煉神還虛、煉虛合道修煉要旨。

（四）從「不知音」句至「聽天詔」句止。

此十句講的是道修成后，在世處世之道。從此爲人更要「大公無私、謙虛謹慎、精勤勿懈」。本此三條原則行事，以保全德。

總之，讀者在認真閱讀完《黃庭外景經》以及呂祖的《黃鶴賦》、《百字碑》、《三字訣》三篇短文以後，再讀《心印經》，對何爲「丹」？何爲「草丹」？何

爲「大丹」？何爲「還丹」？何爲「得丹」？諸如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當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從而明確修道的前程！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於北京師範大學

道書一貫

上編

溪橋道人道書一貫序

一

溪橋道人道德真經序

三

純陽道人註解

七

道德真經卷一

十七章

附詩七十首

七

道德真經卷二

十五章

附詩七十首

五一

道德真經卷三

十八章

附詩八十首

九三

道德真經卷四

十八章

附詩七十九首

一四七

溪橋道人黃庭真經序

二〇三

純陽道人註解

二一一

黃庭內景經

上中下

二一一

黃庭外景經

上中下

三三七

雲龕道人大洞真經序

三八七

純陽道人註解

三九一

大洞真經卷一

十章

附詩十首

三九一

大洞真經卷二

十章

附詩十首

四五一

溪橋道人生生神數序

五一九

雪中鄧懷琨生生神數序

附詩九首

五二二

溪橋道人註解

五二九

生生神數卷一詩詞

九十首

五二九

生生神數卷二詩詞

九十九首

五七九

生生神數卷三詩詞

一百零三首

六三三

生生神數卷四詩詞

九十二首

六八五

雪中鄧懷琨黃鶴賦序

七三七

雲龕道人註解

七六三

黃鶴賦全部

七六三

雪中鄧懷琨百字碑序

七八七

雪中鄧懷琨註解

七九五

百字碑全部 附詩二十首

七九五

雲龕道人三字訣序

八三五

溪橋道人註解

八三七

三字訣全部

八三七

雲龕道人心印經序

八五九

子虛道人註解

八六一

心印經全部

八六一

溪橋道人清靜經序

八八一

上陽處士註解

八八三

清靜經全部

八八三

下編

靜一道人西遊闢微序

九〇三

溪橋道人著

九〇九

西遊闢微卷一

一回至五十回

七言詩五百首

九〇九

西遊闢微卷二

五十一回至百回

七言詩五百首

〇三九

溪橋道人道詩玄真序

一六九

雲龕道人著

一七五

道詩立真卷一

一七五

長韻道詩

三十首

一二七五

七言八句廻文詩

十六首

一二三九

七言四句廻文詩

三十六首

一二四五

七言八句道詩

七十二首

一二五三

道詩立真卷二

一二八一

七言四句道詩

三百六十五首

一二八一

七言十六句道詩

二首

一二六二

七言十二句道詩

十二首

一三六三

七言連環詩

四十五首

一三七一

序 頌 二 篇

一三七九

瘋顛和尚道詞統宗序

一三八三

道詞統宗全部

一三九一

溪橋道人著

一三九一

賦

類

八段

一三九一

講道當以三餘

以題爲韻

一三九一

傳道當誦三生

以題爲韻

一三九三

性命雙修

以題爲韻

一三九五

邪正判途

以題爲韻

一三九七

金丹訣

以題爲韻

一三九九

洞天春

以題爲韻

一四〇〇

還丹有象

以題爲韻

一四〇三

至道無形

以題爲韻

一四〇五

論

類二十二段

一四〇九

孩兒面目

一四〇九

少壯情形

一四一〇

老壯景况

一四一一

道心人心

一四一二

乾坤顛倒

一四一四

攢簇五行

一四一六

金丹法象

一四一七

立牝之門

一四一九

陰陽調和

一四二〇

上弦下弦

一四二二

黃婆說合

一四二四

胎結土釜

一四二五

結胎脫胎

一四二七

有爲無爲

一四二八

混俗和光

一四三一

嬰兒出現

一四三二

白虎首經

一四三三

重安爐鼎

一四三五

真靈之氣

一四三六

真種子

一四三七

真氣靈氣始終合一

一四三九

少者宜進老者猶不可退

一四四〇

西江月

十六首

一四四三

瘋顛和尚著

一四四九

長短句大道歌

六十四首

一四四九

道情詞

十二首

一五〇五

劈旁詞

十三首

一五一

陽居呂鴻達道詩易簡序

一五二九

潞河散人鄧雪中著

一五二五

道詩易簡卷一

七言八句詩 八十一首

一五二五

七言十二句詩 十六首

一五五三

七言十六句詩 五首

一五六一

七言二十句詩 三首

一五六五

七言六十四句詩 一首

一五六九

七言八句廻文詩 六首

一五七三

七言四句廻文詩 三十二首

一五七五

七言十六句女丹詩 一首

一五八三

七言十二句女丹詩 一首

一五八三

七言四句女丹詩 二十二首

一五八四

七言八句花詩 一首

一五九一

七言四句花詩 十一首

一五九一

七言四句西遊詩 十四首

一五九五

道詩易簡卷二

一六〇一

七言四句詩 五百二十七首

一六〇五

字 詩 十四首

一七一九

連環 詩 二十首

一七二五

陽居呂鴻達道詞啓祕序

七三三

潞河散人鄧雪中著

七三九

道詞啓祕全部

一七三九

賦

類六段

一七三九

一竅玄關賦

以題爲韻

一七三九

玄妙賦

以得意忘言爲韻

一七四一

清靜賦

以至人心鏡爲韻

一七四二

四時賦

以春夏秋冬爲韻

一七四四

天良真心賦

以題爲韻

一七四六

陰陽調和賦 以題爲韻

一七四八

論類 十一段

一七五一

學道論

一七五一

理氣論

一七五三

築基論

一七五六

煉己論

一七五八

藥物論

一七六〇

火候論

一七六一

順逆論

一七六二

偃月爐

一七六四

硃砂鼎

一七六四

精氣神

一七六六

谷神論

一七六七

西江月

十八首

一七七二

十二句西江月

一首

一七七七

十六句西江月

一首

一七七七

西遊洞名詞

八首

一七七九

朝陽洞

九首

一七八二

自在窩四首

一七八八

鷓鴣天十七首

一七九〇

浪淘沙三首

一七九五

卜算子二首

一七九七

滿路花二首

一七九七

予可樂八首

一七九八

南鄉子三首

一八〇〇

漁夫傲一首

一八〇一

長短句大道歌三十四首

一八〇三

七言六句詞 五首

八八

五言十二句詩 二首

八九

五言八韻詩 一首

八二〇

刊書序 一篇

一八二二

道書一貫序

道者始於廣成。啞峒數語。嗣後丹經愈多。而次序愈紊。惟賴道德經黃庭大洞諸經。亦及黃鶴賦。敲爻歌等書。雖其迹似屬有殊。而其實乃屬無二。要其問一以貫。萬是至簡。而賅至繁。至近而括至遠。且天下之理雖不一。其說原自一本。而散於萬殊。言之無在非道。無所不包。盈天地間皆物。卽盈天地間皆道。爛漫穹寰。指不勝屈也。若夫萬而歸一。雖推之愈宏。而按之愈近。苟得其本原之理。而枝枝葉葉咸包括而無遺。色色聲聲更融會而悉盡。何難以至一者於一心。而貫不一者於天下乎。彼夫拘

而未化固而鮮通者。每謂一言難盡。孰得一以貫通哉。然而其末雖繁。而其本甚簡。辟如木然。枝葉發榮。何可勝數。而其歸根則一。辟如水然。支絡流注。奚有底止。而其至源則一。觀此而道可知。觀此而學道者可悟。若泛泛營求。舍本逐末。不夏夏乎其難哉。

溪橋道人序於醉仙亭之中

道德真經序

昔太上卜蓍異常作柱下於數十載。飛昇顯化。闡道德爲五
千言。故太上乃太史中第一史官。亦道教中第一道祖也。雖
靈感者咸稱感應諸篇。達豁者共推黃庭寶卷。究之就迹以
觀。一難而一易。核實以考。一淺而一深。惟此經中語句古老。
詞意包含。雖道理未通者。每謂其反乎常情。而道理深通者。
恒嘆其藏乎奧妙。至其間有名無名。上德下德。誠所謂增美
釋回。接薪傳於一十六字。開來繼往。緒道統於億萬百年。第
茫茫斯世。罔昧者難語貫通。赫赫生民。汨沒者總屬暴棄。幸

道藏直解
吾

演正祖師孚佑帝君逐句加批按意立註無論上士中士下士
莫不由顯而見微真可謂範圍天下而不越曲成萬物而不
遺也。況經下有註註下有詩更爲慈悲中格外慈悲豈非燃
燈於永夜也哉。惟冀文人學士勿視爲旁門異端庶幾乎其
相近矣。

溪橋道人序於畱有餘齋中

道德真經

目錄

道德經卷一 十七章 註詩七十首

道德經卷二 十五章 註詩七十首

道德經卷三 十八章 註詩八十首

道德經卷四 十八章 註詩七十九首

太上道祖 著

純陽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李文純

張文恒 鄧景芳

劉鋈 鄧景崧

恭校

李廷桂 范蓮一峯

鄧景蕃 顧桂保

張連福 周隆祥

豫慈雲 屠震榮

道德真經卷一

純陽道人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此言。道非可道之道。乃非常之道。名無可名之名。乃非常之名。蓋以可道可名者。均屬一切有爲無爲之法。有爲者如運周天十二試。嚙氣餐霞。叩齒集神之類。無爲者如靜想中黃。默朝上帝。參禪打坐。煉氣凝神之說。此皆小法而非大乘。其中惟煉氣凝神與坐禪相同。久久可以出神入定。察往知來。不過投胎奪舍而已。若欲離世脫凡。則不能矣。

詩 大道渾然未可名

包羅萬象杳形聲

曰 強名曰道何人喻

須問先天一點誠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此言無名者。無聲無臭太虛而已。如國中之或字。然本無名之可指也。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者爲最上一層。萬物從此中生。卽從道中生也。故爲萬物之母。

詩 未始先天地

有名萬物蘇

曰 世人如我問

我乃古今無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卽天地之始氣。有欲卽萬物之母氣。觀其妙。觀其微。人必須妙悟深明。而尊之重之敬之也。

詩 無欲無爲常見妙

有爲有欲方觀微

曰 有無二者兩相融

始得修行真大道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有名無名。此二氣者。本自相同。此時分爲異名。而實一體生也。故同謂之玄。無高下之分也。

詩 同出異名分妙玄

根源總在一先天

曰 鴻濛窅裏如相遇

達者奪來造化權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者高也。上而無上尊而無尊。玄中又玄也。故爲衆妙之門。

詩 衆妙門中品玉簫

陽春白雪雅音調

曰 悟通天下皆爲末

講法談經上鵲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天下皆知有美。美中卽有惡。天下皆知有善。善中卽有不善。辟如有香卽有臭。然若道本無美惡。善不善之說也。

詩 美惡原來是一家

名爲美惡兩分差

曰 先天主宰由人作

若論是非道便賒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此言有中又無。無中藏有一。難一易一。長一短一。高一下一。音一聲一。前一後一。皆一陰一陽之說。空谷傳聲之類也。

詩 有無無有乃真妙

難易短長等等效

曰 看透原來是一程

依然苦海登天道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言聖人處無事之時。不知有善。亦不知有惡。立不教。坐不議。

行不言。而其所過者自化。所存者自神也。

詩 豈是無爲靜裏禪

其中默默待仙傳

曰 不言自有真言在

悟得真言自入玄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言萬物興起而終非我有。如天之生物。天亦不知其生物也。

詩 生物空空若未生

生生化化總因情

曰 何如不化不生者

返本還原入聖程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言爲而不知其爲。成功不知其功。不知爲而爲愈力。不知

功而功益深也。

詩 不計功焉不計成

潛修密煉養真精

曰 空空洞洞渾無事

九九三三慶太平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居其功而功反去也。

詩 不論功兮反有功

功成名遂道圓通

曰 先天寶得三三後

乃許陽神謁帝宮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

言國家不尚賢。天下無爭賢之名者。如家中無一物。卽開門而盜亦不來至。金玉貴重之物亦然。苟不貴之重之。卽吾心亦不設此想也。

詩 不珍賢寶不崇貨

太古無名何善惡

曰 靜坐清禪三月天

誰云誰不見仙佛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言愈虛其心而腹益實。愈弱其志而骨益強。是虛其所當虛。實其所當實。弱其所當弱。強其所當強也。

詩 虛心實腹三三五

歷盡平生千萬苦

曰 苦盡甘來見古陀

依然弱志而強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

言使民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如天下不爭主。又誰動兵戈乎。

詩 無欲無知乃致知

致知隱隱乃爲奇

曰 外觀莫若內觀尙

何必圭稜外露之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言虛下其心。弱煉其志。使夫見之者不敢貪。知之者不敢爲。

也。

詩 誰道真知者

仍然縱欲爲

曰 箇中人不見

默默任天施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言爲之者有所爲而實不見所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詩 邴治無爲者

誰知莫不爲

曰 相通無內有

動靜妙中施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此言虛爲盈之本。淵爲物之宗。故道沖於天地之間。而其中總一虛空。決不盈滿。如大淵然爲天下衆水之宗。雖天下久旱亦不見其虧。天下皆滂亦不見其多也。

詩 一本貫乎萬物多

多多品類盡包羅

曰 其中只有虛無氣

可作人間造化窩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此言銳者終必鈍。光者終必暗。故挫其銳以解紛。和其光以同塵。方能似或存矣。

詩 混俗和光應物宜

挫鋒不折乃神奇

曰 氣廻性住杳然地

子女相通上海池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言無名姓之子在有象之帝先。卽天地之先也。

詩 欲問此人誰氏子

無名無姓乾坤始

曰 十方萬宰一真靈

若要禮他他度你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芻狗謂縛草爲狗。祭祀用也。言此物用之固甚鄭重。不用柴草而已。

詩 天地聖人一體仁

萬民萬物荷洪鈞

曰 包容涵育淵淵大

芻狗觀時莫認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噓風熾火之器也。言其愈虛而愈動。愈動而愈出。如一氣當中。活潑而不窮也。

詩 天地原來橐籥同

由中達外兩相融

曰 當心運轉渾元氣

一竅通開萬竅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人當閉口不出。謹無聲之言也。然此言不在口中而在

心中不在心中而在橐中。故曰不如守中也。

詩 諸般言語莫如無

早悟當陽造化爐

曰 點破其中真一竅

操持久久步天途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神在谷中也不死言其常生不死變化不測所以爲玄牝也。

詩 天下至靈莫若神

神遊谷口乃真神

曰 真神只在花開現

現出真神滅識神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此言虛無之竅。生天在此。生地在此。故其爲天地根也。

詩 先天祖氣本無根

恍惚難尋不二門

曰 玄牝啓開求至寶

相逢一刻住仙村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言神存於中。一出。一息若綿綿然者。

詩 一氣綿綿一氣真

渾然無我亦無人

曰 衆生壽者全消去

乃見當年神上神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此言天地不生天地而生萬物。是生而不自知其生。卽生亦猶之乎不生也。

詩 天地長而久

生生不自生

陰陽藏至理

日月蘊真精

觀感和壬丙

交通會甲庚

曰 有餘周不足

兩兩慶昇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愈後其身而身乃先。愈置其身於外而身乃內。這正是

無私處。故能成其私。如不愛而偏有愛。不積一物而反多其物也。

詩 身外有身 身外身

凡身視假 假身真

曰 真身原在假身內

聖哲無私身自親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至極之善。言其若水。灌溉萬物而不矜誇其功。乃處衆人所惡汚地。故有道者幾近也。

詩 一團清水利羣生

灌溉源通不自爭

曰 認得真時方得用

洗心滌慮古金城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如水在善地而居之。心在深淵而藏之。於時愈濟。夫人而愈有益於已。且其言出必信。政行必治。事起卽能以動必乘時也。

詩 動善勝於衆善多

多多善舉甚堪歌

曰 歌聲遠近誰能和

和唱音音徹大羅

夫惟不爭故無尤。

言上善皆無所爭。無爭不取人欲。亦自不取人棄。如天不與。

爭。故善勝而無尤也。

詩 上善處高而善下

誰來相與爭其大

曰 不爭定許無人尤

兩兩戰時嬰會蛇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言學道者若自足必不能保其足。自剛必不能保其剛也。

詩 盈銳由來不久長

何如持守挫鋒芒

曰 終身定有無窮樂

立造精微奧妙堂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

道。

此言盈滿遺咎。非人所致。乃己自致。故當功成名遂。法天而退也。

詩 金玉滿堂不易守

須詢坤地長生酒

曰 閑來醉飲一醍醐

笑語雍容稱富有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言精神抱一。交媾不離。再能專守。其氣柔而又柔。自必洗

滌清潔。妄見盡滅。令人見之。光明必照焉。

詩 魂魄包藏日月精

相離未許得相生

曰 中天說合東西會

水火調和一處烹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此言愛民治國者。用神智於外面。淨念慮於中。自清靜而不疲勞也。言天門開闔者。一呼一吸而調停均和也。言明白四達者。目雖見外。而心不動中也。

詩 養氣養形並養神

形神氣象不猶人

曰 箇中別有波羅密

顛倒乾坤定主賓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生而不有。無所爲。有爲而不恃。無所爲。爲蓋其動作云。爲皆屬無心。故其德爲玄妙而莫測也。

詩 無心處處養天和

日應萬機卻不羅

曰 靜靜清清常若此

晨昏齋戒禮彌陀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天下事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如爲人役而不能久存。利天下而必爲天下所傷。不如守已而爲己用。乃爲大有用矣。

詩 衆用何如自用高

沉中輕外稱英豪

曰 虛心事事如無事

別有良緣食絳桃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此言欲於外者皆損於中也。

謏言外欲多。多內念續。

續紛物色擾精神。

小國。神清。冠。裴元君定。

定靜須尋一點春。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實腹所以養氣。悅目實以徇私。故聖人去彼而取此。

詩。實腹原爲養氣基。

五年交感一朝施。

曰。太根清淨先端目。

可許溫溫火候知。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求患若身。

此言寵我而欲用我。不如辱我而不我用。蓋以我爲人用。實

可驚而可患。不如我爲自用。無可驚可患事也。

詩 寵貴由來辱且驚

愚夫不省喪殘生

曰 道人看破南柯夢

三藐菩提夜月耕

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此言寵之甚貴。而辱之實下。人生往往於此。得之甚驚。而失之甚驚也。

詩 寵辱原爲身外事

窮通得喪關天意

曰 前生造就最難移

何必驚疑亂厥志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

言人視外物之輕如我身之重。一朝偶失而大患生焉。

詩 人生大患患其身

身去患無入聖津

曰 跳出樊籠千載壽

形神俱妙任天真

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此言以身爲貴。以天下爲輕。乃可以寄百里之命。以身自愛而不以天下爲愛。乃可以託六尺之孤也。

詩 天下至尊本罕對

當陽南面居其位

曰 學人名遂功成時

朝賀帝王夜宴會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言至德杳冥。視之而無迹。可視。聞之而無聲。可聞。搏之而無形。可搏。雖分爲三。而合則一也。

詩 混然祖氣本中藏

微渺希夷不可量

曰 合一分三均莫測

真君宴樂醉壺觴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

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此言大道上不覺明。下不覺昧。不昧不明。繩繩焉若連環然者。故狀之而無名。可狀。象之而無迹。可象。止擬之。似有似無。恍惚而已。

詩 上下四方本不旁

中心一點寓真陽

曰 無名無象實難狀

默隱機關恍惚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恍惚不可名者。迎之於前。前不可見。隨之於後。後不可

見執古御今。謂執一以御萬也。古始者太初之氣也。道紀者道之綱紀也。

詩 恍惚真機不可狀

迎前隨後皆無象

曰 靈山一點化人迷

自得身中好主杖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此謂有道之士。精微奧妙。無所不通。且淵乎若水之深。而不可測。故強爲之擬議其容以示人也。

詩 古之善士道惟尊

靜夜輕敲月下門

曰 微妙玄通人不識

容光普照滿乾坤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此言小心至意。懔懔兢兢。有遲回不進之象也。

詩 戰戰兢兢涉大川

無邊水勢洄滔天

曰 臨流執定篙和舵

渡過凡夫卽是仙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此言極濁之水。久待之自然可清。亦如天地安然而萬物自然得生也。

詩 動靜濁清一體連

徐徐敬俟任天然

曰 箇中妙旨相終始

串串元珠處處懸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言凡物敝而缺者。非盈新而成者爲盈。保此道者務必爲其缺敝。不爲其充盈。亦如大成若缺而已矣。

詩 日中則昃月中盈

天道常常有變更

曰 若是無生無滅者

方能敝缺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此言虛無可虛。致其虛而窮極。篤無可篤。守其靜而篤厚也。

詩 虛之極者靜而篤

洞洞空空毓聖主

曰 只許元神裏面遊

團成三五歸真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此言萬物齊生。吾觀其來復之初。當其生植之時。氣自根而上。達於枝。及其靜斂之候。氣自上而下。藏於根。故芸芸曰歸根。歸根曰復命也。

詩 萬物生焉四序行

歸根復命守元精

曰 學人參透其中妙

內外調和大道成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迺公公迺王王迺天天迺道道迺久沒身不殆

此言能知常人不變之理乃能包容萬物而不遺於是保守一身兼有天下與道合一終身而不沒矣

詩 大道昭昭世反迷

達人悟此壽天齊

曰 飛昇羽化三清上

定許終身不殆兮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

信焉。

此言太樸之時。渾然相忘。於無爲不知不識而已。其次或親之如父母。親之不已而譽之焉。其次或畏之如神明。畏之不已而侮隨之矣。於此而言信。信不足焉。信不足而又有不信焉者。

詩 太上渾然太樸時

昏昏默默罔爲知

曰 先天妙景誠如此

杳杳冥冥造化奇

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言貴己之言而不輕出於口。百姓皆陰受其賜而不知也。

詩 珍重言辭良足貴

須從靜裏領而會

曰 端然九五當陽居

惠我應知不已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此言仁義爲大道之餘。自大道廢而仁義始。名大僞在於智慧之中。自智慧而始有大僞也。

詩 仁義出於大道廢

機謀智慧良非貴

曰 先天一氣渾然無

何事多言反事贅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六親相和之時有孝子而不見。至不和乃見。國家太平

之時有忠臣而不知。至昏亂乃知也。

詩 孝子忠臣不易知 須從危亂辨賢愚

曰 綱常整頓綱常重 自作人間上上師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言導民者不貴智慧而貴淳樸也。

詩 樸素無文合妙道 誰云仁義非常教

曰 世人若以語言求 翻令聖賢作柄笑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言不貴尚文。而貴重實。外示民以素。內自守之以朴。是以

民雖有身而似無身。有心而似無心。又何私欲之不去乎。

詩 掃除私欲好尋春

洞裏桃花別樣新

曰 自有知音知此者

煉神乃悟不神神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此言學有不能者則憂。惟絕學乃無憂也。

詩 絕學無憂狀若癡

昏昏默默築根基

曰 世間多少聰明客

費盡心神入火池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此言唯阿二字。其迹本不相遠。而唯則爲善。阿則爲惡。其心大相殊也。

詩 善惡兩端一念生 其間分判少人明

曰 相差毫髮雲泥隔 幾箇悟通幾箇行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人之當畏。不可不畏者。本多多而無盡也。

詩 世人所畏本難量 何若回頭認故鄉

曰 地奧天精藏至理 包羅萬萬在中央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

孩。

此言世人以外爲樂。故悅口必求其美。悅目必壯其觀。若我獨泊泊然。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孩之時也。

詩 口目歡欣便入迷 何如醉卧得菩提

曰 靈臺一點波羅密 佛火三更步月梯

詩 我獨泊然其未兆 無聲無臭真元妙

曰 嬰兒未作孩提時 此段姻緣誰可道

乘乘分若無所歸。

此言道寄於物。而不著於物也。

詩 不著於形不著色

天然景況誰成作

曰 箇中別有妙元真

此道常人莫與說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此言衆人皆喜多得。而我慊然若無所得也。

詩 舉世有餘我獨遺

心懷慊慊默而知

曰 古今學道諸君子

自問當躬莫事遲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

詩 我豈昏昏獨若癡

波羅密密鮮人知

曰 若從世外來尋我 便認狐邪作保師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此言人皆知而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詩 舉世昭昭是假明 誰能悟徹理源程

曰 何如消去假明者 認取中庸一點誠

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

此言人生世上。往往漂兮若在海。颺兮無所歸也。

詩 漂海颺風蕩蕩然 悠悠無所止而前

曰 順流忘返歸人道 誰得相逢緣外緣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此言衆人皆爲名利。故均有所得。我獨連身皆遺。故似愚鄙也。

詩 人皆有以我能無

鄙陋林中造化圖

曰 祇樹園中常洗足

清明獨酌一醍醐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言人皆食五穀。而我獨食母之氣也。

詩 母氣原來本道心

廣施法乳滅羣陰

曰 純乾不變剛堅體

萬古千秋住寶林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真經註卷一終

道德真經卷二

純陽道人註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此言盛德流行。皆由道中出也。

詩 萬物昭昭本不窮

均從一道貫而通

曰 乾坤廣大渾無限

三五攢成三五中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此言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惟擬之以恍惚而已。恍惚者似無似有。有不可得而見焉者。

詩 恍惚由來不可見

空空色色濃而淡

曰 色空二字兩難名

入色入空道理半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此言道本恍惚而均有實功。非杳冥而無憑也。

詩 渺渺先天無朕象

中藏妙有莫輕喪

曰 權衡廣大地天參

悟會方堪作主杖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此言窈冥之中而寓天地之精。精者非濁精乃聖精也。

詩 聖道由來貴聖精

知言養氣幾人明

曰 古今多少儒門士

誰繼先賢集義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言至道之中本屬至真。至真之內又存至信也。信者非第
不虛不詐。無貳無虞。乃仁義禮智中之真信。卽金木水火中
之真土也。

詩 信乃調和金木隔

東西會合中央國

曰 相逢恍惚兩相親

顛倒乾坤洞裏作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此言大道自古至今以其有常不息之體而歷無常之萬有

也。

詩 大道包含大寶輝

昭昭赫赫作閑圍

曰 通明本末原終始

衆甫歷經定不違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言吾知萬物之變滅無常者。以此大道之有常者知之也。

詩 衆甫歷經造至微

明通是道甚非奇

曰 萬殊本自一原貫

彼此相推志不移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者不全之謂。然欲求其全。必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方能旁達乎彼也。枉者不直之謂。然欲求其直。必先如尺蠖之屈。乃能伸也。窪者不盈之謂。然欲求其盈。必先如科坎之陷。方能充也。敝者不新之謂。然欲求其新。必先如秋冬之凋。乃能新也。少者易於有得。故積累而能多。多則易涉於雜。故不免而生惑也。

詩 天下全人道自輝

力行久久返而歸

曰 始終前後成功一

彼此何分二字違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言天下之法不外一貫之旨也。

詩 抱一於身天下規

千秋萬古永昭垂

曰 虛靈廣大包含遠

宥密深淵莫易窺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大道愈隱而愈顯。愈不自長。天下莫與爭長。愈不自功。天下莫與爭功也。

詩 大道至微實至顯

含章內美繁而簡

曰 枝枝葉葉全爲虛

泯此爭端精氣返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言人能全其誠實者。自以誠實之效歸之也。

詩 全受全歸保至全

其中道理最精玄

曰 學人悟得機關妙

自有先天在目前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此言大道本無可言。強名之曰道而已。

詩 道本希夷自自然

無聞無見最難傳

曰 形形色色全消去

乃得相期不二天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言天地狂風暴雨。尙其反常而不能久。而人安可不順其自然乎。

詩 天地反常尙不長

狂風暴雨甚堪傷

曰 乾坤大式且如此

何況於人性燥強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者。言其以道爲事也。下三句言有道之人同於道。有德之人同於德。庸下之人同於失也。

詩 道德精微不易尋

爐中造化水中金

曰 根源一體通而徹

得失分明在自心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此言同於道德失者似異。而其得者實同。然此必有道者乃能信之。苟道實有不足。則待其人焉可也。

詩 大道本歸於大同

非非是是欠深通

曰 分門別戶皆旁學

焉得從容造化中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

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此言有道之士。重身內之道。而輕身外之物。舉凡外事紛紜。皆作浮雲觀耳。

詩 重內定然輕外觀

沉潛恬靜妙中看

曰 不然試看聰明士

反被聰明累百端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此言混沌初分之時。本先天地之一物也。

詩 有物先天地

無聲本寂寥

曰 能爲諸象祖

不逐四時凋

此二句與此詩大意同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此言大道本屬寂寥。無聲而無形。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所變易。周行於萬物之中。而無所窮匱。故其爲天下之母。天下皆其子也。

詩 獨立寂寥玄又玄

周行萬物更無偏

曰 羣生繁劇皆其子

天下紛紜盡枉然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此言物無可名者。借道以爲之字。字者名之副也。字又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名之。大者至大無外之謂也。

詩 語大天原不可載

無窮造化覆而蓋

曰 聖人推極猶難知

何況愚夫識見隘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此言大道之初。本自己而失諸外爲逝。因逝必致於遠。因遠務須求其反也。故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也。

詩 逝遠反還道自然

玄中祖氣不飛遷

曰 修成藥物功夫久

始得超凡入九天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此言天地之間惟道爲大。天地得此道以爲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大者以其有此道也。蓋有道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君王也。

詩 四大域間道不神

生天生地亦生人

曰 如能悟得其中理

色色空空莫可論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言聖人所以大者。以其與地爲一。地之所以大者。以其與天爲一。天之所以大者。以其與道爲一。道之所以大者。以其

自然。自然者道中之自然也。蓋其不動不搖。轉輪不息。無我無人。貴之不知其貴。賤之不知其賤也。

詩 道本自然一氣游

空空靜靜甚難求

曰 得來萬事皆無用

色象應當赴水流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此言有輕不可無重。有躁不可無靜。蓋重爲輕之根。重卽能勝輕。靜爲躁之君。靜卽能勝躁也。

詩 靜躁重輕本不同

君臣根葉在其中

曰 先天主宰羣生附

感應相交兩兩通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此言君子駕輕車而行。終日不與重車離也。蓋明輕者必以重爲本也。

詩 輕車先動重車後

糧足兵精逢敵寇

曰 奪得明珠大寶歸

雍容笑語凱歌奏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此言天下之境。雖有榮觀萬變。而我身之所。獨燕處而超然也。

詩 境遇榮觀景象華

超超世外自堪誇

曰 悠然自得瀟然樂

穩駕青牛步月槎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此言最貴之主。不可以身輕天下也。

詩 萬乘至尊何可輕

深宮靜坐養神精

曰 乾坤真宰虛靈室

異草奇花四面榮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有輕不可無重。猶有躁不可無靜。蓋以無重無靜。失根而失君也。

詩 躁靜重輕貴兩分

陰陽妙道自氤氲

曰 世間多少相偏者

不是失根卽失君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此言行極其善而無轍迹之可見。言極其善而無聲音之可聞。計極其善而無籌畫之可指。善閉者無用門鎖而自不可開。善結者無用繩約而自不可解也。

詩 天下渾然稱至善

渾然卻是本然面

曰 本然不露顯然形

俗眼淺心誰得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此言聖人之救人。以不救爲救。故均救之。而無棄。聖人之救物。以不救爲救。故亦均救之。而無棄。此其所以爲善救也。善救者。有救之之實。而掩其救之之名也。

詩 人物多多不可數

誰能盡救均無忽

曰 聖人不與常人同

自必相拯入大路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此言明道之人爲不善人之師。不修道之人爲善人之資。如

聖人爲凡人師。凡人爲聖人之資也。

詩 善人不善均稱師 天下諸人不可遺

曰 取益進觀原有裨 誰云誰不赴瑤池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言人之學道。不必以爲師爲尊貴。以資財爲親愛。方能無識無知。如登春臺。如嬰兒之未孩也。

詩 師資泯滅渾無名 方得其中要妙程

曰 不是大迷偏若似 和光混俗任天行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此言人當知其光明而白。而守其塵暗而黑。於是爲天下法
式而不亂。平常之德。復歸於無窮極矣。

詩 知白原當守黑爲

範圍天下入其規

曰 法垂千古誠難易

無極復歸何所疑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言人當知爲雄而剛強。而守其柔弱爲天下之谿谷。而不
散其平常之德。若嬰兒之無識矣。

詩 知雄何故守其雌

造化陰陽顛倒施

曰學道諸公早早悟

常中乃得異中爲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此言人當知榮而尊貴而守其辱而卑賤爲天下之空谷而平常之德乃足復歸於太初矣。

詩谷神虛徹應無窮

有感遂通內外功

曰守辱知榮常若此

自然默默兩相融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言樸一散而爲萬物之器聖人成全此器而爲官長蓋能使已散之器而收來之也大制不割者謂其大散不散大用

不用。卽方而不方也。

詩 製器總當割裂先

誰知大制不其然

曰 人間事事皆如此

卽是一端可悟玄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言以天下讓。我。我猶不得已而受之。若推之不得。然非樂取

天下也。

詩 天下由來不可取

德深民化自然理

曰 試觀世上妄爲人

強取山河反害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言天下至神之器。不可以智力爲之。蓋以愈爲之而愈敗。愈執之而愈失。當如平常之時。淡然而已。

詩 大器神司不可窺 關乎天數非人爲

曰 不然妄執妄爲者 俟後殺身可怨誰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言天下之物。或行隨响吹强羸載隳。入者之相反而實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如此。故去甚欲其常如微時。去奢欲其

常如儉時。去泰欲其常如約時也。

詩 天下諸般不可過

持盈保泰自然得

曰 聖人知此事相因

何慮日中則必昃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此言以道德佐人主者。不以兵力強取天下。蓋以天下事德好還。以兵取天下。必以兵傷。以德取天下。必自德化也。

詩 人主以兵不以道

誰知强者終歸弱

曰 殺身遺禍本無窮

焉得逍遙極樂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用兵之處。田事廢而荆棘生。用兵之後。殺氣勝而年穀傷也。

詩 師行荆棘卽隨生

荒辟無人四野耕

曰 況且凶年猶不免

焉能軍後慶昇平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言其兵之善者。果斷而已。不敢以取勝爲強。猶必不矜。不伐。不驕。所以爲勿強也。

詩 果斷英明最可嘉

驕矜胥化慶無涯

曰 一時勘亂四方定

遠近凱歌唱處除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言有道者常幼而不老。若物而壯老是謂不道。不道不如早已。言其如露結卽如霜至也。

詩 道者童容精氣還

嬰兒形態笑顏閒

曰 不然空作修行客

焉得回春人我出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言卽佳兵猶屬不祥。故受兵之處人人皆惡之。有道者豈肯

以身處此乎。

詩 兵戰凶危自古傳

驕矜一起禍當前

曰 若非至意兢心至

焉得大軍保萬全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言其居是雄。而守則雌也。

詩 居貴左來兵貴右

陰陽顛倒兩相救

曰 學人悟此妙中玄

感應交通福祿湊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爲不美。

言兵者乃凶災之器。非吉人所。用之器也。卽有時不得已而。用之。必恬淡而不歡欣。雖美猶謂之爲不美也。

詩 兵者非祥器

何須勝負論

曰 襟懷常淡泊

喜好笑他人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上言勝猶不美。蓋以戰勝爲美者。是以殺人爲樂也。樂殺人者。安可得志於天下乎。

詩 嗜殺難得衆

莫若德臨民

曰 遠近咸爲感

其機應自神

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此四句卽迭爲賓主之意也。

詩 吉凶分左右

上下定君臣

曰 動靜浮沉易

依然換主賓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此二句言不以此爲樂。乃爲有道之人也。

詩 戰勝殺人者

悲哀禮葬宜

曰 存心常若此

大道定然知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言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而已。

詩 道乃先天氣

何嘗有姓名

曰 寂然無色象

萬物箇中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言太樸之道雖極其小。天下均不敢以爲臣妾。一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尊之爲主。而自賓化矣。

詩 道本先天地

渾然太樸初

曰 洞中方混沌

七日見真如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天地氤氲相合。甘露自然下降。聖人首出庶物。不號令而自均平也。

詩 上下高卑合

陰陽造化時

曰 剛柔顛倒用

甘露降天池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制制作也。言自無名而至有名。所宜急於知止。乃不至於殆也。

詩 有名知止道圓通

天地陰陽造化中

曰 悟得死生同一路

終身不殆壽無窮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言道如百谷之王萬川歸之不見其盈天下不歸之亦不見其虧也。

詩 大道包江海

滔滔衆水歸

曰 羣流咸在抱

百派盡刪揮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言不求知人而我乃能自知。自知者自勝於知人。不求勝人。

爲有力。而我乃能自勝。自勝者天下皆無敵矣。

詩 知人莫若自知明

勝外何如勝內行

曰 定見自然有定守

將來可入聖賢程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言知足者常見其有餘。強行者勇於善而有所秉持也。

詩 知足強行最足嘉

紛紜物色不分差

曰 富而有蓄剛而斷

自坐逍遙錦繡車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言人能修道於己。卽能不死。其氣不死。其氣斯時不忘其神。

所以爲大壽也。

詩 萬壽無疆原有術

非同尸鬼守形住

曰 道通自得永生方

詎怕閻王催死簿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道蕩蕩如天之大淵。淵似水之深。而細悟深求。則皆取之。左右逢其原也。

詩 大道汎兮不易參

淵淵莫測理中含

曰 流通洋溢渾無際

佛火三更月一龕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言萬物均恃道生。而道不辭。萬物皆恃道成其功。而道不居也。

詩 萬物生焉理本同

誰云天地居其功

曰 明通大道誠如此

長養栽培杳杳中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言春生之時。道普遍萬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而道亦不自主。是以惠惠天下而不自知。其惠泊然無心而已。

詩 無欲名雖小

生焉萬物持

曰 若知真主宰

慈惠廣恩施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言萬物皆歸於道。而道亦不自主。第泊然無欲而已矣。

詩 萬物一原世盡知

誰知歸我我無期

曰 功成本末相忘後

靜退陰符退有時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言其不自大於己。故能成其大於物也。

詩 天地無窮極

誰堪並此功

曰 聖人成大業

隱隱兩相融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言其執無形之大象。渾然於己。自泰然天下也。

詩 大象原無象

能操萬象權

曰 咸宜攸往利

天下慶安然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言樂者爲聲容之盛。餌者爲飲食之味。有客過此而必暫止也。獨道淡淡泊泊。非如餌之可飲食。樂之可視聽。但用之而

不盡取之而不竭。又非他物所能比矣。

詩 至味原無味

其中味乃良

曰 視聽全減度

飲食太倉糧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言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歛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蓋此道與天相同。如天熱必有寒之之時。生之必有死之之時也。

詩 莫道微明是大明

明中隱暗暗中明

曰 明通至道真明者

方謂大明作聖明

柔勝剛弱勝強。

言剛強在前而我以柔弱應之。而剛強不自知而我終能勝之。蓋與之相反而使之不測也。

詩 天下至剛畏至柔

剛中道理柔中求

曰 人間大抵皆如此

推彼弱強亦共修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魚一脫淵而人易制。易制者自必致於死。利器示人而

人易起盜心。起盜心者自必欲竊此器也。

詩 魚脫深淵禍卽臨

江湖岸上定遭擒

曰 況爲利器國家重

焉得示人起盜心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此言其一無所爲。而於當爲者無一不爲。蓋其有爲中而無爲。無爲中而無不爲也。

詩 色在空中色不空

無爲卻寓有爲中

曰 世間徒以無爲者

焉得從容大道通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言侯王守此無爲之道。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也。

詩 侯王能守道心堅

耳目視聽感應篇

曰 上有唱兮下有和

其機神化性情聯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言其欲之之心一起。必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樸者如無名

姓。卻聽呼之謂也。

詩 太樸無名不易名

包羅萬象古金城

曰 若知奧妙玄機處

三十三天第一程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言其靜而不欲。已心先正。天下孰敢不正。不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詩 鎮以無名樸

中心欲默捐

曰 我身先克正

舉世自無偏

右第三十二章

道德真經註卷二終

道德真經卷三

純陽道人註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言上德卽高上之德。爲道之真氣。無知無爲者也。下德爲德之下者。本來無德卽不失德。亦謂之無德也。

詩 上下分人我

陰陽主作賓

曰 玄機深密密

好煉不神神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此言上德下德。一無所可爲之事。無用於爲。一有所可爲之

事。有用於爲也。

詩 上下顛而倒

陰陽造化兮

曰 始終如一貫

立得上天梯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此言上仁上義。一雖欲爲之而無以可爲。一雖不爲之而有以可爲也。

詩 仁義原爲主合賓

剛柔金木本然真

曰 東西相就中央地

上下分焉仔細論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此言上禮雖爲之。而人莫之我應。人不來我就。我將往而就人。故將卻其袂於臂。以行而就之也。

詩 上禮猶如上智同

感而不應理難通

曰 若從道德尋其本

一法融時萬法融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言愈失愈下。至禮而極也。

詩 禮智義仁道作首

首端一失萬端否

曰 學人若悟靈源根

煉已築基壽乃久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言禮爲忠信之極薄虛文之首也。欲其理而不亂。而適以肇亂。故曰亂首。前識者猶前所識仁義禮德爲道之精華。而迂愚之始也。

詩 禮下於人自古宣

深深密語寓精玄

曰 若徒揖讓爲文具

忠信薄焉禍亂傳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言處其端厚。不處苛薄。居其誠實。不居光華。究之是去禮智。而取仁義也。故云去彼取此。

詩 道德爲先禮智後

誰能細悟誰參透

曰 實華厚薄從中分

君子畱香乃去臭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一者。中庸之德。中庸謂之一善爲此一。魯論謂之一貫爲此一。莊子所謂太一亦此一。故天地谷神萬物侯王必得此一。方能常清。常寧。常靈。常盈。生生不窮。貞固永久也。

詩 得一卽明變化中

虛而藏實感而通

曰 能全大道終而始

永保天根常茂豐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所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壓。言天無主宰以清將恐分判。地無主宰以寧將恐震動。神無主宰以靈將恐歇而無感。谷無主宰以盈將恐竭而不充。萬物無主宰以生將恐息滅而不生。侯王無主宰以爲貞將恐到貴高之處。跌壓顛覆而失其位也。

詩 天地清寧恃得一

推之諸理無他異

曰 不然空具虛名立

何以長生不老世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

賤爲本耶非乎。

言處貴而以賤爲本。如爲高而以下爲始。蓋謂千里之行。必由於跬步始也。故侯王自稱爲孤。爲寡。爲不善。等等不美之名。豈非以賤爲本乎。

詩 貴賤尊卑有定論

誰將本末問元因

曰 陰陽反覆天機露

下作主兮上作賓

故至譽無譽。不欲瑱瑱如玉。珞珞如石。

言淺小之譽人。皆得而稱之。獨至譽。無人得而譽之。幾如極好之玉。視爲平常之石而已。

詩 至譽應知泯譽名

無名乃得大名成

曰 人間石玉曾堪比

極美視爲極賤行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此言反求諸己。反身而誠爲道之勇動。極其虛而極其弱者。爲道之用爲也。

詩 動靜有常反弱因

真中藏假假中真

曰 假心煅煉真心露

始見當年舊日親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言萬物從無而有。從有而無。蓋其始皆自無中來也。

詩 萬物產於一氣始

誰知一氣無中起

曰 無中生有有中無

此是循環真道理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此言有識之上士。黽勉而急行之。識已不及之中士。聞而不免。或二或三。無識之下士。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蓋道至精至深。世多不解。若一聞而卽識。又何足爲大道乎。

詩 道字由來不二道

箇中一點真靈竅

曰 吾今指示妙玄機

反令世人作柄笑

故建言者有之。

此言古之有立此言者。如下文所謂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此言。既明是道者。若昧焉而不解。能進是道者。若退焉而在後。平坦之道。若絲之有類。究之若昧。若退。若類者。正其所以爲明。所以爲進。所以爲夷也。

詩 大道愈明愈若昧

進前恍似後而退

曰 平平坦坦上天梯

何以曲偏反覺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得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此言極上之德若山之谷。極大之白若色之污辱。極廣之得若狹小而不足。極建立之德若偷薄然。極真之質若渝而不信。極其大方而無隅角。極其大器而成反晚而遲。極其大音而聲反疏而希。極其大象而無形之可指究之。此皆反言之而益見也。

詩 大德充盈若不盈

尊人收已總因誠

曰 以情定性情歸性

內照返觀道自成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言道本隱而無名。而天下萬物皆借道而成也。

詩 道本無名姓

須憑善貸施

曰 有餘增不足

兩兩慶咸宜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此言道自虛無生一氣。一氣產陰陽。陰陽合一氣而爲三。故曰生三。三非在於二與一之外。三實本於二與一之中也。萬物皆以三生者。蓋以天下諸物。後負陰而前抱陽。各包大沖。

之氣。以爲中和也。

詩 道自虛無生一氣

更從一氣產陰陽

曰 人間物物由交感

天地功深造化堂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此言孤寡不穀皆非強於人之名。乃人之所恨而不樂者。而王公獨以此爲稱。是以弱而用之也。

詩 孤寡之名。人各惡

王公偏以爲稱。祝

曰 高卑上下有攸分

方得深深道理入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言物或損去之而反有益。或添益之而反有損也。

詩 損者益來益者損

交通變換兩相準

曰 推移盡利在施爲

理路詳明火候審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言人我之所教。教以用弱。若强梁者。必不能保其善終。父者爲衆人之綱領。而教父者。又出衆人之首領也。

詩 教者原爲天下綱

况爲教父更稱王

曰 强梁一定難爲久

焉得從容壽命長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

之有益也。

此言天下之至柔。能克天下之至堅。一無所有者。自入於無間隙之地。蓋無有人相。我相。衆生壽者相。所行之處。自無不自然也。

詩 無有入於無隙地

至柔用克至剛易

曰 諸般色相盡消除

獨食陰陽日月氣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言天下有言之教。有爲之益。猶可以及之。獨教而無言。益而無爲。天下皆不能及也。

詩 至教無言者

無言雨露覃

曰 聲施宏遠近

萬象靜中含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言姓名雖傳之久遠。而較諸我身。孰爲我愛者乎。一身之微。而視諸天下之貨。孰爲可重者乎。物之得與物之亡。而較諸一身果孰病乎。

詩 身貨須分仔細論

誰輕誰重誰爲親

曰 世間妄以利名嗜

焉得從容認道津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言人甚愛惜貨物。必大費精神。多藏貨物。終必至於多亡也。

詩 多藏寶玉不爲良 莫若回頭認故鄉

曰 利鎖名韁全打斷 西南笑指一蟾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言本身知足者。自然不至受辱。有過知止者。自然不至於危。不辱不殆。又何至損壽隕而不長久乎。

詩 知足須從知止先 依然殆辱兩相捐

曰 長生永慶平安樂 跳出樊籠壽萬年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此言天下以成爲成。盈爲盈。直爲直。巧爲巧。辯爲辯。小矣。若缺本非成。而若缺實爲大成。沖本非盈。而若沖實爲大盈。拙本非巧。而若拙實大巧。訥本非辯。而若訥實大辯。此均言相反而相爲用也。

詩 相反定然相用宜

反中乃有正中奇

曰 大成若缺成其大

等等相推自可知

躁勝寒。靜勝熱。

此言極其陽躁能勝陰寒。不如極安靜能勝炎熱也。

詩

躁勝寒來靜勝熱

當中一點靈光佛

曰 磨開明鏡見清天

洞裏會和極樂國

清靜爲天下正。

此言清靜無爲者。非寂然一無所爲。蓋無爲中有爲。有爲中無爲。故能爲天下之正路也。

詩

清靜無爲天下則

寂而不動感而作

曰 人緣湊合待天緣

自破暗扉見古佛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言天下有道之時。去善走之馬以拉載糞之車。無道之時。備戎之馬不得育於國廐。而育於郊原。以爲武事之用也。

詩 戎馬昇平服糞車 一朝擾亂育郊馳

曰 放歸田里凱歌後 乃得家園耕耨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言人罪愆有大小。而獨至於愛欲罪愆莫大。咎禍亦有大小。

獨至於貪得無厭。不知厭足。咎失禍患極其大也。故自知其足。再能止足爲常足也。

詩 罪莫大於所欲爲

咎愆禍亂亦同之

曰 學人悟此須知足

自得明通造化池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言天下事物之理皆在於我心。故不出戶庭而徧知天下。不窺戶牖而窺見天道也。

詩 不出戶庭窺上下

乾坤一望知非大

曰 靜中悟得動中機

事物紛紜終屬恆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言其所出者極其遠而所知者極其少也。

詩 出者遠來知者少

萬殊本自一原曉

曰 操之甚約推之宏

悟徹詳明大作小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言聖人不出行於外而已如其出行。故悉知天下之事。不待
窺見天下諸物而已如其窺見。故能名天下諸物。惟其不行
而周知。不窺而洞見。故不待作爲而事事乃有成也。

詩 不行而至勝於行

不見而名乃可名

曰 兩事無爲功甚易

依然道路作前程

右第三十九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言爲學者日求其益。益者損內而益外也。爲道者日求其損。損者損外而益內也。

詩 損外益中損固良

非同損內甚堪傷

曰 若能參透損中益

乃得當前造化堂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言爲道者損外而益內。損之又損。損之至於無可損。於是天下之事畢舉而無遺矣。不然者必事事皆爲。又焉能事事而無不爲乎。

詩 莫謂無爲不有爲

沉浮動靜兩相宜

曰 損中又損。損中損

始得登臨浴德池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以無爲取天下者。言其以無爲而民自化。德盛而民自歸也。及其有事之時。用智力而有作爲。又何足以取天下哉。

詩 德盛民歸。理自然

權謀術數不堪宣

曰 治身治國原無二

本固邦安樂性天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言聖人之心虛本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如天地以衆人之心爲心。衆人心變。天地之心亦變。衆人心和。天地之心亦和。天地何嘗有心於其間哉。

詩 聖人天地渾然真

若有常心豈至仁

曰 四海蒼生咸被化

不忘不助不神神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得信矣。

言聖人視天下之善者。吾善之以爲之師。視天下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以爲之師。見天下之信者。吾信之。而不疑。見天下之不信者。吾信之。而待化於此。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卽不善不信者。亦得善而得信矣。

詩 天下賢愚可作師

渾然無識更無知

曰 形同萬象忘人我

一任羣生自化之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言聖人視天下之人忙亂無主。而爲天下渾一其心。雖天下
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聖人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而已矣。
詩 天下茫茫無了期 聖人默默盡孩之

曰 混和一世何人見

雲海反觀上德池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

此言生死之地。在乎人之出入而已。出之者由死而致生。入
之者由生而致死也。

詩 生生死死靜中看

出入輪迴血肉團

曰 參透死生嚴出入

立超苦海上雲端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言人生生死死本不一類。而要得其正生正死者。皆十之中有三焉。

詩 生死之徒世最多

生生死死在雲窩

曰 無如世上昏昏醉

缺少明通可奈何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言世人往往於生地而求生。動之死地而趨死也。蓋以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詩 生厚死多兩入迷

生皆歡喜死皆啼

曰 世間怕死貪生者

焉得長生不死兮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言攝生而長生者。雖遇兕虎甲兵不必遠避。而自馴狎不我害也。不惟不我害。而且我生所謂害裏藏恩者。亦此意也。

詩 善攝生人無死至

殺機變作生機地

曰 竊來造化少人知

賓主迭爲天地易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此言道萌動而生之德。止聚而畜之。物品類而形之。勢完實而成之。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

詩 道我父兮德我母

渾然一氣宅中土

曰 生生化化此間分

莫不尊稱他作主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言人之尊貴。或命之天子。或命之諸侯。此皆有命而非莫之命也。而獨至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而出於自自然者。蓋

萬物莫不尊道爲祖。稱德爲宗。非力驅而勢迫也。

詩 道尊德貴自然然

莫命莫爲造物權

曰 順以聽天無悖謬

高空獨駕法輪船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此言天下諸物。自始至終。皆不能離乎道也。

詩 復命歸根草木然

生生化化有微權

曰 陰陽反覆藏真妙

永世延春景色鮮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天下諸物。道皆生之。而不知其生。道皆爲之。而不仗其

爲道皆長之而不知其長。此兼生長收藏四者。故謂之爲玄妙之德也。

詩 生長收藏玄又玄 其間體用要精研

曰 乾剛坤順深而密 造物功夫運大千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言天地開闢之時。本有始氣以爲之道。始氣者卽爲天下之母也。

詩 始氣由來天下母 生凡生佛皆斯主

曰 玄機點破無多言

只要五行歸正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此言得母者。卽得天之命。既得天之命。卽知其子爲吾之性。既知其子爲吾之性。卽當復守其母。以聽天之命。知性聽命。卽沒身之時。而神亦不至於危矣。

詩 子母別離非一朝

而今一見喜相朝

曰 終身不殆原堪慶

自許他年駕鶴橋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言人當塞其兌口。閉其門戶。使之不言而調息。減息以至

無息。於是氣專於內。終身不因勞而致耗矣。不然開其兌口。成濟其應接之事。不幾氣耗神虧。終身而不救乎。

詩 塞兌閉門神內遊

空明靈府駕青牛

曰 不然妄用些兒力

反惹災殃不自由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言見小者本微茫而不欲明。要其神明自守。自必日進於明。守柔者本柔懦而不欲強。要其不暴以害強。自必日進於強。蓋其愈小而愈明。愈柔而愈強也。

詩 隱明日見大明生

柔弱強剛共此程

白 若達其間顛倒處

西南現出月三庚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用其光者。言用其三日之光。回而照內。內體復其明。自去其
身之殃。且暗中得其平常矣。

詩 回光返照在當陽

陰氣肅然自退藏

曰 一點真神消識鬼

君王宴樂會中黃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此言使我恍惚極其小而自己有知。乃能行於大道。唯施是

畏言施之多而甚可畏。

詩 知行大道莫憂艱

須悟陰陽生死關

曰 水火調和成至寶

當中一點杳茫間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大道者平平坦坦之路。徑者曲曲偏偏之路。奈世人多舍大道而好行小徑也。

詩 大道平平理至常

初無奇異路歧羊

曰 凡夫愚昧誰參透

曲徑旁門得意揚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

盜夸。非道哉。

此言朝甚除治。取其宮室奢靡。至於田倉荒蕪。空虛。且華其佩服。豐其酒肉。私其府庫。是卽爲盜之人。得物多。而甚夸張。豈道者所肯爲哉。蓋此猶如身之空虛。徒事外觀而已。

詩 外事何關內事中

虛張聲勢盡歸空

曰 盜夸往往常如此

焉得豁然一貫通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凡人建一木於平地。有拔而偃仆之時。謂之爲建。不得謂爲

善建持一物於兩手。必有脫而離去之時。可謂爲抱。不可謂爲善抱。善建者一建而永建。永無震動之憂。善抱者一抱而終抱。永無失去之恐。亦猶善保國延祚者。無心於畱天命而天命自畱。故世世子孫祭祀而不輟也。

詩 天命無心天命畱

簪纓累累慶名流

曰 香烟嗣序終無輟

世世華榮代代侯

修之於身。其德迺真。

言人能修德於身。乃全吾常道之真也。

詩 修身積德道之基

外物紛紜自不移

曰一本貫通萬事得

何憂昧昧路途歧

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
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

此言道之真以治身治身之餘光可以治家治家之餘光可
以治鄉治鄉之餘光可以治邦治邦之餘光可以治天下卽
如大學格物可以致知致知可以意誠推之心正身修家齊
國治平天下皆本此也

詩天下邦家治有由

吾身以外莫爲求

曰感而卽應神而化

道德光輝四海流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此言德修於身。天下自無一不修其中。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如大學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邵子所謂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亦此意也。

詩 人人各遂其心願

一理通明天下見

曰 觀道觀心先築基

聲施遠近流通漸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吾之所以知天下者。以天下至於邦鄉。家身不待問而

知也。

詩 欲知天下以天下

天下遙遙不算大

曰 道字包羅本不窮

收藏天下正相洽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言其德含於內。專氣致柔。不搖不動。故含德與嬰兒同也。

詩 含德於身養性天

渾如赤子未生前

曰 空空洞洞誠堪比

不識不知自自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言修道者果能煉已堅實。卽遇毒蟲猛獸。攫鳥亦不畏懼。渾然而無事也。

詩 惡物誰云不我妨

無心相遇卻無傷

曰 凶中乃寓吉中象

反掌之間災化祥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噎。和之至也。

此言修道者。如孩兒骨弱筋柔。斯握手自然完固。所以牝牡不知。陰陽不曉。精神內全。雖終日號啼而不啞。然亦如未嘗號啼而已矣。

詩 骨弱筋柔氣自專

雍容和悅養先天

曰 功深力永堅而固

明月西南照碧川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此言修道者如赤子之和。無識無知。精神氣血焉有不長乎。
修道者非如赤子無知之和。無知之明。必須如水和而不流。
虛明靜澈而萬景豈有不照於其中乎。

詩 養氣沖和大造中

光明返照寂寥宮

曰 空空洞洞無人我

一點天機默默通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此言修道者不可益生。益生者是以非天地之正氣養一己之幻身。故名之曰祥。祥者妖氣也。又不可使氣使氣者是因情而動氣。不啻引氣而搖精。故名之曰強。強者強持也。

詩 外養功夫不足奇

歸根復命未深知

曰 益生使氣原無益

何若遙觀月海池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言益生使氣者。雖然形壯情壯。而均不得常道者也。不得常道。又焉能延年益壽。永生而不死乎。

詩 不道早終勢必然

總生能活壽多年

曰 花開花謝人人曉

滿樹榮華幾日鮮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言明道者知言耗我之氣。必先塞其言所出之兌。閉其氣所從出之門也。

詩 塞兌閉門。戒有傷

中藏寶劍在中央

曰 十年鋒刃片時用

萬里斬魔一電光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言修道者先自挫其銳利。以不銳利解人之紛亂。隱其光

明以不光明。同人之塵昏。於是光無不和。塵無不同。獨不謂之玄同乎。

詩 挫銳和光與世同

方稱玄妙有無通

曰 解紛混俗何人見

大隱世塵養大雄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我既玄同。雖親如骨肉。亦莫我親。疏如途人。亦莫我疏。推之利害貴賤均如是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已獨能之。有不爲天下之至貴乎。

詩 至貴原來不得貴

親疏貴賤誠堪費

曰 十方天地獨稱雄

可謂至尊無有對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言修道者。如治國用兵。然辟治國者。修身齊家爲本。不恃法制禁令。待國富兵強。再出奇謀大計。方能取天下。若無事也。

詩 治國用兵兩有分

一奇一正定超羣

曰 全形延術良師在

總要辛勤志不紛

吾何以知其然哉。

此言治國用兵取天下。吾何以知其如此哉。

詩 無事誠堪天下取

其中默默有深趣

曰 世人欲問此根由

密祕玄機包至理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此言天下禁止愈多而民愈困乏。蓋以舉手措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安生業故也。民利器愈多而國家愈昏。蓋以利器民得自爲。卽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則國家自黷。無精采而昏矣。人多技巧自必競尙奇僞。蓋以爭利逞能故。

也。法令愈嚴而盜賊愈有。蓋以民憚法令有畏威而無懷德者也。

詩 治國治身兩兩同

誰能會悟杳冥中

曰 此間寓意何人曉

水火交通寂寥宮

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言在上無爲。好靜。無欲。本無心致天下之歸服嚮附。而民正富樸者。其間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也。

詩 清靜無爲民自理

應知隱語寓深趣

曰 箇中別有妙玄機

動靜沉浮藏用體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此言爲上者其政悶悶如不出然其民淳淳若無知然其政察察極其昭明其民缺缺與淳淳反也人以為福者不知福伏於禍之中禍藏於福之內也

詩 禍福由來爭一會

玄關妙竅死生隊

曰 兩機仍在一機求

利及萬人我不費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詖民之迷其曰固已久矣

此言正之中有奇者。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同至於善中。反爲詆者亦然。但此惟聖能深明之。若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曰固已久矣。

詩 正善奇詆世少知

順中造化逆中施

曰 聖人獨具超凡眼

乃得昭明萬古師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言聖人以不方爲方。故方而不割。以不廉爲廉。故廉而不剝。以不直爲直。故直而不肆。以不光爲光。故光而不耀。何則。蓋聖人均以無事爲事。故以四者均如是也。

詩 聖人迴與凡人殊

外應世兮內養符

曰 廉直光方全削去

空空洞洞養真吾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此言治人事天者。所謂修人之所成之形。養天之所受之氣。要其所以修且養者。莫若簡嗇也。

詩 畱形惜氣修而養

日日灌滋夜夜長

曰 固守牢持永不移

何憂傷害精神恍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此言修道者果能簡嗇。是以早返還其初。返還其初謂之蓄積其德。蓄積其德自必無不克勝。無不克勝自必莫知底極。莫知底極自必有國於一身矣。

詩 天命復來須要早

精神煥越功修好

曰 終身萬事概然除

自駕祥雲入海島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以國爲嬰孩而有母以養之。自可綿長久遠。是謂養形培根。則根深不拔。養形滋蒂。則蒂固不脫。此身所以長生目。

所以从視而能度世不死也。

詩 聖母抱嬰坐

逍遙極樂國

曰 一朝出現時

自作長生佛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三終

道德真經卷四

純陽道人註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治大國若烹小鮮者。言治人之大國必須小心謹慎。乃能得其位也。

詩 治大國兮烹小鮮

功夫火候要周全

曰 抽添進退分時刻

自有先天了大緣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此言以道臨莅天下。其身之鬼亦不能神也。

詩 道臨天下萬魔消

何慮人身鬼合妖

曰 九五當陽君坐主

元神朗朗衆神朝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此言修道者其身之鬼不神非其鬼之不神卽其神亦不害
人者也非其神不害人而先天之德卽是聖人聖人亦不傷
人聖人者卽先天之德一鬼一神者也

詩 鬼不神兮神不神

其中別自有原因

曰 聖人本是先天主

神鬼後天何足論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言神不傷鬼。鬼亦不傷神。兩不相傷。故先天之德交相歸焉。

詩 兩害而今兩不傷

離南坎北會中央

曰 交通匹配成交感

太上筵前飲玉漿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此言大國爲小國交會。水下流爲天下衆水之交會。愈大愈低。天下交歸。如萬水來朝已矣。

詩 大國交通地

滔滔衆水朝

曰 渾然無所事

天下任逍遙

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此言修道者。知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牝以靜勝。且以下勝也。

詩 牝牡陰陽別

高卑定有分

曰 下偏能勝上

兩氣自氤氲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此言大國不恃其尊。包容涵養謙遜。以下小國。自必致小國。

之樂附。小國自處於下。慮以下人。卑以自牧。俯伏以事大國。自必能得大國之見容。於以知大國能取小國。小國能取大國。無他道也。

詩 大小無傷兩國全

兩親自不兩相燃

曰 高低貴賤陳而列

下者能收上者權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此言大國下小國者。不過欲包容庇護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不過幣重禮卑入事大國而已。大國小國兩各相

下。卽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日在大國之下。能下大國。固所其易。大國日在小國之上。能下小國。實其所難也。故曰大者宜爲下。

詩 大畜小兮小事大 大而事小終而恰

曰 此間妙處少人知 顛倒乾坤日月法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此言道者爲萬物之奧。卽萬物之最貴者。惟其物之最貴。故善人以其爲寶。不善人以其保生而化樂也。

詩 道字門中別善惡

智愚賢否都經過

曰 生殺長養操其權

謗者死來禮者活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言美好之言令人樂聽。自必如美物然喧嘩於市也。卓瑩之行。令人尊崇。自必高出衆人。惠加於人也。

詩 言行善惡有攸分

動止深藏顯見聞

曰 道德積中形體廣

英華美潤著續紛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此言不善之人以道保身。自必身獲全安也。又何可棄之有。

乎。

詩 善善無非惡惡一

人而不善何堪棄

曰 善人隱在惡人中

只在惡中覓善士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言道爲萬物最貴者。故有道天命爲天子。有道君立爲三公。至於拱壁駟馬。又天子三公之所有者。又何如跪而坐進此道乎。

詩 道爲天爵勝人爵

人爵何堪天爵列

曰 雖有三公天子尊

莫如坐在道中歇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此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道爲人之所寶。求以得之。僅曰以道保身。免陷於罪而已。此道所以爲天下貴也。

詩 一免罪兮一遂求

其間人品不同儔

曰 雙修性命兩歸一

善惡無殊何必侔

右第五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此言老君有爲中無爲。是以不爲爲爲推之。爲其事而無所

事味其味而不知其味。均以無事爲事。無味爲味也。要之下二句。皆演說上句之意也。

詩 莫道無爲無所爲

無爲卻向有爲思

曰 深明體用達斯語

寂寞無爲何足奇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此言圖難事者。必先開始於其易事。爲其大事者。必先開始於其細事。蓋以天下事始易而終艱。始細而終大。故圖爲者。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不致難大而無能爲也。

詩 天下圖爲須著意

難中有易大中細

曰 精心研慮微茫間

事事稱能念惕厲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天下事之安然者易於把持未兆端倪者易於籌畫至於薄脆者如窗紙然易於破也微小者如烟霧然易於散也爲之於未有如無病而治病然有不易爲者乎治之於未亂如無過而防過然有不易治者乎。

詩 安而驚懼易爲持

莫待臨危後悔遲

曰 未兆先謀終有益

何愁不達造端基

合抱之木生於亭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言極大之木而始生之初必非大極。高之臺而始起之爲必非高極。遠之行而始行之時必非遠也。

詩 莫因細末輕而易

重大由來從此出

曰 天下諸般均可推

相觀理路無非一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此言始則輕於諾人者。其終必難於踐言。始則多易者。其終必至於多難。是以聖人雖始易之時。而心終以爲難。故無難。

也。

詩 始覺難兮終覺易

聖人不敢輕而視

曰 竭精殫慮莫辭勞

前後圖爲自可意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言已雖大且多。而心以爲至小且少。故推之有怨當報。不敢急於求伸。亦惟甘受屈辱。姑報以德而已。蓋其始終均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詩 不爲大處終成大

德怨分明良可怕

曰 就外觀形未必真

世情悖謬道翻恰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此言愚人之爲事。往往至於將成之時而敗之。無他。開始未
懷故也。故從事者。當必慎終如始。小心懷懷。至意兢兢。有成
事而無敗事也。

詩 事敗垂成者

凡民大抵然

曰 慎終如慎始

事事盡周全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此言天下有心於爲事者。本欲求成而反敗之。有心於執物
者。本欲求得而反失之。觀此則知。愈爲愈敗。愈執愈失。反不

如無爲無敗。不執不失之爲得也。何則。無爲不執者。無心於其間也。

詩 爲者敗之。執者失

有心莫若無心得

曰 求成反不見成功

任適周旋乃適意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言聖人欲人之所不欲。學人之所不學。故他人一往過去之處。而聖人獨能回來。以輔其自然之理。相依附而爲一也。

詩 聖人所作衆人遺

惟有聖人此處奇

曰 輔佐裁成功赫耀

自然因應自然宜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此言善爲道者。非欲使人學浮華。但欲使人尙淳樸也。

詩 治國安民理自然

聖人首出掌其權

曰 蒼生抱本相安際

教化一興性命全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言愈以智慧治而賊害愈多。蓋在上用聰明睿智。在下尙機巧慧黠。故以智治國爲國之賊害。不若以不智治國。國之

福利也。此段乃道中託語。治國者深思細會。以治國而治身可也。

詩 治民用智不如無

賊福其間判兩途

曰 看破玄機離色象

詩中乃得鏡中吾

知此兩者亦楷式。

楷者以爲模楷效法也。知此以智以不智之兩者。

詩 兩者均楷式

何堪不我知

曰 中藏玄祕法

悟者可爲師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此言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方爲玄妙之德。玄德者深而
且遠。惟其深遠。人皆莫能測識。如人欲彼而彼欲。此是與人
大相反也。相反本爲不順。而誰知不順中而爲大順。其故云
何。以其順乎物之自然也。

詩 與物反兮實不反

反中乃是順中感

曰 感通造化兩相宜

宜法乾坤日月轉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

此言江海能兼百谷之水。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在水下。

流故也。

詩 衆水滔滔入海流

千支百脈一時收

曰 君王坐鎮天樞內

遠近來歸道法優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此言聖人欲高於人。必先卑以自牧而不尊崇。欲前於人。必先退焉。若後而不前進也。讀者當深思其祕。勿以字面觀之。可也。

詩 莫上人兮莫上人

上人先作下人身

曰 高卑分列乾坤定

顛倒施爲造化因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此言聖人先能下人。後人卽處人之上。而人不以爲上。處人之前。而人不以爲前。又何重患之有乎。

詩 善處上兮善處前 先爲卑下理當然

曰 聖人深得其中妙 烈火騰騰種白蓮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聖人處上處前。而人樂推不厭者。蓋以其謙恭遜順。不與天下爭。天下亦自莫與之爭也。

詩 退謙卑下者 人人莫與爭

曰 相推猶不厭

孰有勝心生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人矣其細。此言我道大似不肖者。言其無得而名焉。夫惟其極大而愈似不肖。若有所肖。則反爲細小矣。何足爲大乎。

詩 大道巍巍似不肖

羣然莫得名其妙

曰 不然一世盡推稱

反等微茫細小教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言我身自有三寶。果能堅守固持。一曰慈惠。一曰儉約。一

曰不敢爲先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詩 三寶由來不可失

進前持握堅其志

曰 雖然極大莫能名

翼翼小心兢兢意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此言慈本非勇。而不勇乃爲大勇。儉本非廣。而儉乃爲至廣。不敢爲先者。本居後。而不敢長。而乃首出庶物。爲器之長也。何則。蓋以其不囿於常道也。今乃舍慈。儉退後。而不用。是行常道。而爲死之徒矣。

詩 取死忘生實在我

人間三寶一爲舍

曰 修身悞入害身途

不啻所爲事事左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言慈者生之道。而愛之德一寶。可爲二寶之首。故以慈戰者。戰則必勝。以慈守者。守則必牢。卽或人力不逮。天必救助之耳。救助者。默默中衛護之也。

詩 慈爲三寶首

能戰且能守

曰 一遇有緣人

相逢作好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言善爲士者。不尚兵武。善戰者。不尚兵威。善勝敵者。不待與之對陣。而彼將自屈。善用人者。用衆人之力爲力。若不智而不能也。如是。是以不爭爲德者。卽如天之以不爭爲勝。用人力者。成已功。亦卽如天之無爲而成。豈非配天立極爲古之聖人歟。

詩 用人之力成其功

配合乾天化物工

曰 古極聖真方若是

孰能卽此暢玄風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此言用兵者有主客之分。主者肇兵端以伐人。客者不得已而應敵。吾今不爲首兵。第爲應兵。卽爲應兵。猶不欲戰。故不敢進一里而退十里也。進戰者整旅以行陣。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此進戰之常也。獨以慈用戰者則不然。

詩 主客用兵原有說

誰先倡首誰非客

曰 進前退下高卑陳

靜字之中反勝作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此言行軍者。若一有輕敵之心。則必至於輕戰。輕戰者雖未

至經戰之時。而已有喪寶之漸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蓋以其兩軍未戰之際。早有哀憫殺傷之心也。哀心切而天人助之勝矣。

詩 輕敵由來喪我寶

強兵相尙禍非小

曰 悲哀自得天人憐

萬馬千軍一筆掃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此言道祖教人柔弱謙下。其言似易知。易行。而世人何以莫能知。並莫能行。蓋以其寄意深遠。不可以形迹擬也。

詩 大道易知且易行

言中盡是道中情

曰 誰知天下無人悟

致使平常理未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此言宗統一族而爲一族之主。君貴於國而爲一國之主。但世人不知此主。無名無姓。爲真一之主。故道祖歎時人無知。不知我之之爲貴也。

詩 宗貴族兮君貴國

操權持重堂前坐

曰 尊崇顯赫誠堪稱

一處主人一處佛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此言知我者少。而我所以貴。蓋我之爲我。非猶夫人之爲人也。被聖人被褐懷玉。但觀其外之所被如褐。而不知其中之所懷乃玉也。

詩 玉在褐中知者少

我生獨作衆師保

曰 世人叩問在何居

倒坐觀音十字島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此言假不知而爲真。不知者上。真不知者而爲真。知者病也。

詩 知不知兮知不知

知知爲上又何疑

曰 不然反此終爲病

雖有醫生不易醫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此言人惟知此病。病所以不病。何則。蓋以人能言其病者。病之輕者也。不能言其病者。病之重者也。

詩 病病方能以不病

病中乃去病中病

曰 試觀在上病無知

不病病時自入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言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能知其病。能知其病。自無慮其病矣。如人皆有過。而不能自任其過。過之大焉者也。有過而

能自任其過而過乃能無過也。

詩 聖人何不病

病病自無病

曰 病去病如常

終身焉有病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此言民不畏威者。如不怕病而病愈大。若大威一來。則必戕身而死矣。

詩 不畏威兮威大至

大威至處損生易

曰 損生損壽再求生

生死輪迴萬劫畢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此言無狎其所居者。乃能居天下廣居。無厭其所生者。乃能生生而不有也。

詩 狎所居兮厭所生

生身寶地害身阬

曰 若能回首一顛倒

萬丈蓮花足下呈

夫惟不狎。是以不厭。

此言惟不狎。所以不厭。於是自能居其所居。生其所生。卽大威之至。又何畏乎。

詩 不狎生機處

生生自不生

曰 更兼無所厭

好景目前呈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言聖人自知其道而不自見於外。自愛其道而不自誇於人。故能棄此不畏。則有大威之禍。取此不狎。則有不厭之福也。

詩 自知自愛本爲宜

見貴心生反不奇

曰 古聖渾然無世事

襲明韜慧狀如癡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勇於進前者則殺。勇於不敢者則活。一活一殺卽有利有害。然其間誰利誰害。不可不自酌之也。

詩 勇卻其間利害陳

退生進死總由人

曰 若能參透元冥處

柳媚花明景自新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此言勇於前進者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遠難測。何以知其果爲天所惡乎。是以聖人處此猶有難之之意也。

詩 爲惡固爲天所惡

聖人焉敢輕而忽

曰 酌情度理細推尋

莫使其間暗昧伏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此言天之道非若人以力相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若人以口與言。而不言自能善應。至其間報應速捷。且不召而自來。雖天無心不言。而坦然平易。巧於報應。又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似疏而不密。而要無一能逃於其間者。

詩 天網恢恢無得漏

疏而不密咸容受

曰 莫云作惡默爲逃

報應速遲自有候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

殺之孰敢。

此言爲惡者必遭刑殺。彼其時亦無所懼。奈臨死而皆懼之也。若使民常常畏死。以生死事大。且以死爲奇事。吾焉得而殺之乎。

詩 民非畏死死何懼

殺一人焉犯一例

曰 若使常存畏死生

誰能刑戮輕而易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此言殺人者罪不赦。斯時人人盡可殺之乎。曰有司殺者在。

司殺者天也。惟天司殺。惟大匠司斲人。若代天殺人。卽猶代匠人斲木。有不自傷其手者乎。彼未學道者。而令其進道。亦作如是觀耳。

詩 殺人代殺。罪何辭。

代匠斲焉。手自夷。

曰 修道反蒙。修道害。

誰能黜化上蓮池。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此言爲上者坐而收稅。若民一動卽收其稅。又焉能免於飢乎。

詩 黎庶因何盡號飢

多多征取驗於斯

曰 若能稅食反而用

四野咸歌聖澤施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此言在上有所爲。作以御下。在下亦多所僞詐。以欺上。故治之難也。

詩 在上無爲在下理

無爲卻向有爲起

曰 始終本末兩分張

四海鏡清天地喜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以賢於貴生也。

此言人之輕死者。以其生生化化之多也。若無願以生生化化爲者。處世而能出世。在塵而能脫塵。豈不賢於貴生乎。

詩 殺生不死死生

莊子南華畱妙語

曰 學者若知隱至真

五千言字良堪比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此言人之生也肌膚柔弱。屈伸聽其自然。人之死也身體強直。屈伸難以自便。觀此而草木可知。觀此而道更可知矣。

詩 柔弱堅強不一體

生生死死其中取

曰 有人看破死生機

自悟先天真道理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此言堅強者。任其堅強。自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守其柔弱。自必可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詩 生死死生世罕知

假生真死有何疑

曰 剛柔只在一顛倒

不死長生自可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此言用兵者。外示以弱。敵輕而玩之。故勝。外示以強。敵懼而備之。故不勝。觀此而木可想。觀此而道更可推矣。

詩 強字由來不可恃

驕矜暗長輕浮意

曰 求生未許慶長生

焉得從容水火濟

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此言堅強者處下而化爲柔弱。柔弱者處上而化爲堅強。兩相化自必兩相得矣。

詩 柔弱堅強上下均

高卑品列妙含真

曰 浮沉二字陰陽道

顛倒乾坤定主賓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

補之。

此言天道所處猶張弓然。凡高者不可使之長高。下者不可使之長下。卽推之有餘不足均以類觀。蓋其舉損補二字。皆裁成而悉當也。

詩

閑居無事觀天道

俯仰乾坤旋轉妙

曰

品物豐盈慶吉恒

一開奧竅見真藥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此言天之道於盈者虧之。謙者益之。是虧其所當虧。益其所當益。虧益咸宜。卽損補各當矣。至於人之道。多有不然者。

詩 人道孰知天道反

多爲趨死去生遠

曰 輪迴萬劫若求逃

總去割繁而易簡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此言有道者能以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於此有無相濟。多寡停勻。不期道成而自成矣。

詩 天地陰陽交感中

相期自必得相通

曰 黃婆戊己爲媒娉

調會共成旣濟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此言聖人功蓋天下而不自居其功。能出一世而不自知其

能。是有功而若無功。有能而若無能。正其所以損己之有餘。益人之不足也。

詩 伐善施勞舉世同

何堪尊大自居功

曰 聖人參透其間理

諱德隱賢默默中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此言天下柔弱之水能攻堅强之物。以其能破內也。雖有他物無以相換易之。

詩 天下柔弱惟有水

攻金破石聖功偉

曰 觀而鮮澤點而神

自許真鉛化汞僞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此言柔能勝剛。弱能勝強。天下皆莫能知此理。而行此道也。

詩 天下惟知柔弱屈

誰知柔弱反無敵

曰 堅強感服並非難

彼此交通戊己地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言垢爲污穢。不祥爲不善。此均人人所不樂受者也。惟深明斯道者。受國之垢辱。而與忍辱仙人相同。受國之不善。而能消除天下妖孽。斬滅人間障魔。自必神歆享而爲社稷之

主。民所依附而爲天下之王也。

詩 社稷主爲天下王

巍巍赫赫本非常

曰 聖人何故居其位

能受垢兮並不祥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此言天下之事。正言之以見正。不若反言之以見正也。

詩 反中寓正正中反

欲復先天原不遠

曰 但此機關世罕知

其中妙竅憑師點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此言人生之小忿易解。獨至大怨爲難釋。卽或偶和其怨。而仍有餘怨。又安爲爲善乎。

詩 和一怨兮餘一怨

誰云遂可稱爲善

曰 相仇終必兩相傷

焉得各隨其志願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者刻木爲券之謂。責者取財於人之謂。聖人執守左契。無識無知。不動不搖。靜以自得。毫無誅責於人之心也。

詩 左右由來契不一

聖人用左右何必

曰 專求於己莫求人

力永功深自得意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此言有德者執左契。無責於人。非若無德者。執徹法有取於人也。無責於人者。清清靜靜以待人爲有。取於人者。計較籌畫。用心於已而已。

詩 有德迴非無德同

陰陽造化各西東

曰 兩相會合中央地

水火調成既濟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此言觀天之道。體天之行。至公無私。親疏不黨。所親者善人而已。善人者。煉已功深。築基日久。久則非功夫漸進者所能。

同。深則非根底淺鮮者所可比。故其人雖不期天道慈憫。而天道有自然慈憫者矣。

詩。天道無親。善人

尙書早已盡爲陳

曰。明通斯語達斯道

靜法乾坤轉轉輪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此言小國寡民。不營不求。不貪不取。推之卽重大器具。亦置而不用。且猶愛生重死。不敢他適。何其不慕於外而自足於內。若此乎。

詩 重死不遷抱本性

人心靜靜待天命

曰 渾然敬謁杳然真

隱隱感通默默應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此言舟輿甲兵今世所不能免。而上古無所乘陳者。其故云何。蓋彼時彼此不尙往來。國家不起隙爭。所由爾也。

詩 上下相安無事然

動中皆是靜中仙

曰 浮華掃去歸純樸

永慶歡娛熙皞天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此言上古不用書契。至後世人皆用之。今民治事簡結繩之。

治可以復興。又豈但不用什伯之器已哉。

詩 事簡風淳曰

渾然太樸初

曰 結繩雖上古

樂性自如如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人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蔚然自著。養生重死。坐以待化而已。且以此身之居爲安。居而安之。此地之俗爲樂。俗而樂之。安而且樂。樂而且安。又安肯遠離故土。而命駕他適也哉。

詩 養內依然忘外馳

逍遙自在樂先知

曰 平生愛惡全消去

不識不知何所之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各得其所。各安其居。雖鄰封友國相望在前。雞鳴犬吠相聞在側。猶必至於年高歲暮。不尙往來之禮。又豈但不遠徙已哉。

詩 老少終無異

相思永不知

曰 天機常暢樂

何地敢來移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此言信言者以不美爲美。美乃在於不美之中。美言者雖千
方百計。粉飾遮蓋。善聽言者自知其不信已矣。善者不尙爭
辯。而不辯中乃寓大辯。辯者雖利口交爭。巧言相紿如簧如
流。如鼓如琴。明理者自知其不善已矣。知者不求多能。以文
爲富。止求一貫。以理爲宗。操之至簡。而推之至宏。不博中而
極博。寓焉。至於博者。雖統覽大全。搜羅殆徧。彼羣聖諸書。皆
尋章而摘句。是求多而實歸於不知已矣。

詩 含明不露乃真明

和俗混光意氣平

曰 學到如愚方入妙

渾然樸素自天成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此言聖人不尚積聚。虛而無有。雖有迹似屬於無。而已愈有。蓋以其所言有。本因應不窮故也。雖其與人愈多。而所能不
乏。蓋其所知者有。本愈出愈多故也。

詩 積之厚者流之光

本固枝榮理自當

曰 有感遂通無滯礙

何憂暗昧路歧羊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言人第知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隱相隨爲者爭之
端。有爲則必有爭。以相附。獨天道聖人則不然。天道者以不

利爲利。雖利而不害。是利在於不利中也。聖人者。以不爲爲。爲。雖爲而不爭。是爲在於不爲中也。學道者。當取法乎天道。聖人庶不致走入旁門曲徑。罔費平生之功夫。方爲得也。

詩 人法聖人聖法天

天中日月作師傳

曰 傳心密祕誰人悟

悟徹玄機壽大年

右第六十八章

道德真經註卷四終

純陽道人註解

黃庭內景經

醉僊亭

原书空白页

黃庭經序

黃庭經者。太上所作以傳世也。黃庭者。菩提蓮花之大路。如來祇樹之孤園。外著寶樹之森森。七珍池邊發異草。內有真人之密密。三藐境上種奇蓮。按之甚近。居然寸田而尺宅。推之甚宏。不啻海角而山崖。蕩蕩乎放於六合之外。微微然隱於一竅之間。此乃黃庭二字之解義也。內景外景者。前後功夫有兩層。始終造化歸一路。上德純乾未破之體。固綽綽然而有餘。下德以陰離中虛之形。乃空空也而不足。故太上作道德五千言。言言樸素。而無鼎爐之喻。次作黃庭內外景。

景顯露而有庭院之分。細陳本末深體用。明言卯酉寓主賓。一了性而一了命。一救己而一救人。此內景外景之解義也。第此經語句挺拔。意味遠深。寫經換鵝者。固昭昭然之可指。作經傳世者。實落落而罕聞。此經自古及今。未有縷晰條分。而明註之者也。今幸蒙

孚佑帝君仙慈博厚。聖德玄黃。廣啓修真之路。大開方便之堂。發明內景之祕。條分外景之綱。施金臂提攜賢良之士。吐蓮心遍傳道德之詳。此經之所以註之者也。雖然。註釋淺近庸常之語。闡揚精微奧妙之真。洗世內塵心而不覺。吐太上蓮

舌而細陳。逐句深解。句句成爲連珠。依然放河燈於永夜。按字細批。字字猶如寶玉。不啻賞夜月於青天。發天地日月之藏。而機關洩露。啓乾坤坎離之密。而義理昭宣。點破天門。滌學人之肺腑。鑿開地府。吐道祖之心肝。三才四象。顯端倪。五行八卦。分爻象。縱言淺而意深。要卷藏而彌放。舉凡經中全形延術之妙。語均指示於當前。以主迎賓之真言。皆躍然而紙上。破鬼域而開神域。啓仙傳而滅狐傳。納清吐濁。何關性命。集神叩齒。豈係丹元。大道洞徹。明至理。旁門歷盡。見真天。上慈航而乘寶筏。登道岸而寄德園。若非如此批示。誰能深

思細悟。大智聖慧一見而豁然。一見而了然也哉。雖然此經
比喻深深。託言密密。終有註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殆與大洞
靈文。金剛寶卷。意旨語類。兩兩相同。要非他書。說法講玄。所
能及其萬一。學者務須讀經悟註。讀註悟經。萬遍自然一會
其神。一悟自然。萬貫其理。朝考夕究。日就月將。猛勇回頭。苦
海茫茫。登彼岸。急速下手。烈火騰騰。煉真仙。悟元關於一竅。
三寶皆屬虛空。斬羅網於千層。六根自然清淨。再能真積力
久。身體力行。有不出奈河。而上天堂者。斷斷乎無是理也。今
既遇慕道之人。好修之士。洞徹性宗。深明命術。置身於聲色

貨財之外。盡心於道德仁義之中。養氣養神。默然玄真而
悟會。盡心盡性。隱隱間智慧而潛通。立弼厥而積德。建仙祠
而奏功。雖云年過於花甲。依舊景遇於月庚。若得良朋而晤
對。定許羽客而相逢。巨室丹房。豁然而領悟。奇花寶鏡。倏爾
而貫融。況今之際。竭力捐資。而盡心鑄布。流傳於盛世。必使
文章學士。洞達黃庭之寶卷。爲入道之門。善德賢人。明通紫
府之金書。爲修仙之路。如此者。一則不負

太上道祖著經之鴻慈。一則不辜

孚佑帝君註書之恩惠。是予之所願也。而今而後。此經昭明永

垂萬古千秋而不朽也已矣。

溪橋道人序於畱有餘齋中。

黃庭經

太上道祖著

純陽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張文恒

李文純

鄧景芳

鄧景崧

鄧景華

李廷桂

劉鋈

恭校

董成惠

董成慶

劉文志

顧桂保

太上黃庭內景經

純陽道人註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虛皇前。

上清宮名紫霞殿。名虛皇前者。言上清宮內紫霞殿中。空空洞洞無此皇也。

太上大道玉晨君

太者至大之稱。上者至高之謂。玉晨君者主宰也。言太上至大至高。而爲大道之主宰也。

閒居藥珠作七言。

藥珠宮名。言太上閒居無事。坐藥珠宮內而作七言句也。

散化五形變萬神。

五形者五行之形也。萬神者全神也。言修道者進陽退陰。畱清去濁。自必化形而生神矣。

是爲黃庭曰內篇。

黃庭者本不一名。如偃月爐。硃砂鼎。乾坤鼎。坎離匡廓。太乙神爐。混元丹鼎等。等不一。而要皆黃庭類也。然此名雖多。究其所以然之理。不外上數句而已。

琴心三疊舞胎仙。

琴者無絃琴也。胎仙者忍辱仙也。言人彈此無絃之琴。靈音達於坎戶之內。而忍辱仙人自必爲之鼓舞矣。

九氣映明出霄間。

九謂九陽。霄卽空霄。九氣映明者。言九陽之氣而出九霄之間。自赫赫而其明矣。

神蓋童子生紫烟。

童子謂聖童。言九氣映明而神蓋。以下之童子亦生烟霞之彩矣。

是曰玉書可精研。

玉書寶卷也。言玉書與他書不同。彼他書者淺嘗之而淺解。其詞深味之而深得其理。而獨是玉書。苟非深爲精研。罔不茫茫然而莫解也。

詠之萬遍昇三天。

言誦他經卷每以千遍爲一藏。而獨此寶卷必須誦之又誦。詠之又詠。至於萬遍之多。乃可昇三天而朝衆聖矣。

千災以消百病痊。

災病人之患難也。言人詠此寶卷數至萬遍。無論小災小病。

可以捐免。卽干災而百病罔不消除。觀此。患難最大皆可轉易。其他更可知也。

不憚虎狼之兇殘。

言此經卷靈驗最多。被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兵摧折。火燄不傷是也。茲舉不憚虎狼兇殘二端。以概其餘也。

亦以卻老年永延。

卻老年延者。言其與天地齊壽也。不然如前人有譏。駐顏佳世不能脫殼飛昇者。謂之守尸鬼而已。又焉得卻老而延年乎。

上有章第二

上有魂靈下關玄。

魂對魄言靈活也。關謂關口玄妙也。言修道者上擒靈應之魂必下過玄妙之關。故曰魂靈上而關玄下也。

左爲少陽右太陰。

少陽太陰者卽艮震之謂也。然陰陽有太少之分亦必有左右之別。故曰少陽左而太陰右也。

後有密戶前生門。

密戶卽幽戶。生門卽命門。但知之者以幽戶而作命門。後者

即可謂之爲前。迷之者。以命門而作幽戶。前者又反謂之爲後。故曰後密戶。前生門也。

出日入月呼吸存。

日月者陰陽也。言修道者。必須出日之中入月之內。一呼一吸而存至精至妙之神也。

玄氣所合列宿分。

玄氣玄妙之氣也。列宿羣星名。言人玄氣當中。而色身護外。較諸北辰居所羣星旋繞。其理同也。

紫烟上下三素雲。

素雲卽白雲。白雲者。如冬至子半開放之鉛花也。然鉛花開於子半之時。而或子前子後。上少下。皆作紫烟觀也。

灌溉五華植靈根。

灌溉猶浸潤。五華內五行之法象也。靈根先天之靈根也。言修道者以外水而潤內神。而靈根孕育。自有生生而不已焉者也。

七液洞流衝廬間。

七液七陽之液也。廬謂神廬。言人之用功務要精液流通。貫注於神廬之所。而了命工夫乃能盡也。

迴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

迴紫猶化紫。抱黃卽歸黃。丹田謂丹元之地。幽室猶暗室。言修道者果能化紫歸黃。水到神室。雖幽隱之地。而陽光照戶矣。

口爲章第三

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災不干。體生光華。氣香蘭。卻滅百邪。玉鍊顏。審能修之。登廣寒。晝夜不寐。及成真。雷鳴電激。神泯泯。

玉池猶華池。太和官者太和之天官也。靈液卽金液。邪魔也。

廣寒宮名。雷天雷言修道者果能於殺氣之中而咽其生氣。如大本既立而千枝萬葉莫不暢茂而條達矣。至於陰鬼邪魔而猶不卻滅消除者。無此理也。但常人多昧夫此故不能體而行之。惟聖人深明夫此乃能審而修之。所以由凡塵之地而登廣寒之宮耳。然此猶須晝夜清醒朝夕護持。雖其間如雷之鳴。電之激。而內室之神實泯泯矣。

黃庭章第四

黃庭內人服錦衣。紫霞飛裙雲氣羅。

黃庭卽黃庭院。內人謂主人。錦衣猶纖纖五色錦也。言主人

內服錦衣。外著飛裙。霞光萬道。雲氣千條。不惟常人所不能服。亦常人所不能知也。

丹青綠條翠靈柯。

靈柯寶樹也。寶樹者非世上之樹。乃身上之樹。丹青綠條者。壯其枝葉崢嶸而已。

七蕤玉簫開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

簫管簫扉門也。關關口。樞天樞。言靈柯當中而外杜兩扉。且玉簫完堅。金關重掩。其樞機隱密有非人所得見者也。

玄泉幽闕高崔巍。

玄妙泉水也。幽隱闕庭也。高崔巍言其外勢巍巍。有高莫與京者也。

三田之中精氣微。

三田。上下中三田也。精氣微者。言元精元氣極其微細也。

嬌女窈窕翳霄暉。重堂煥煥揚八威。天庭地關列斧鉞。靈臺盤固永不衰。

嬌女卽少女。窈窕美好貌。霄空暉光也。堂堂階煥煥猶昭昭。八威謂八方之威。靈臺卽蓮臺。言少女居中而外障堂階。列斧陳鉞。殺氣騰騰。威威武武。而靈臺於是慶永石之貞矣。

中池章第五

中池內神服赤珠。丹錦雲袍帶虎符。

中池猶神池。內神池中之神也。赤珠赤色珠也。雲袍謂雲衣。虎符猶兵符。言中池之神服赤色玄珠。著雲霞錦袍。已足壯其形色矣。然又身帶虎符。而威風益著。所謂金光一幌。散灑宇宙是也。

橫津三寸靈所居。隱芝翳鬱自相扶。

津津口。三寸謂三寸宅扶疎也。言中池內神不在人身四體。而在三寸之宅。且芝草障蔽繞室扶疎。故其隱非常人所能。

窺也。

天中章第六

天中之嶽精謹修。

天中天心處也。嶽山名。言山在於天中。必非尋常之山。乃崑崙山也。崑崙者聚天下之脈者也。苟非精心修治。又焉能聚乎。

靈宅既清。玉帝遊。

靈宅神靈宅也。然此宅既靈。亦必甚清。靈而且清。故此宅爲玉帝所遨遊也。

通利道路無終休。

道路者道之路也。但此路塞而不通。亦幾荆棘滿道而已。惟通利焉。平平坦坦。行斯路者。又何至於休止乎。

眉號華蓋覆明珠。

華蓋者如蓮花蓋也。明珠卽寶珠。言眉名華蓋。下覆寶珠也。九幽日月洞虛玄。

幽隱洞徹也。言雖幽隱之地。而其中一陰一陽洞徹玄杳。人自不易測也。

宅中有眞常衣丹。審能見之無疾患。

宅中同上池中。真謂真人。衣丹丹色衣也。言修道者有此良緣。見此真人。而疾病患難。有不期無而自無者也。

赤珠靈裙華倩燦。

赤珠赤色珠也。靈裙寶裙也。言真人佩此赤珠。服此寶裙。自生華著彩。燦爛而可觀矣。

舌下玄膺生死岸。

玄膺穴名。生死岸者。言此岸能生人。亦能死人。故曰生死岸也。但世上迷徒。不知妄作。謂玄膺寶穴在於舌下。於是嚙液納氣。以爲得道。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大謬大謬。

出清入玄二氣煥。子若遇之昇天漢。

二氣陰陽也。出清入玄。言二氣一出一入不尋常也。但此氣遇之而不可見。見之又不可遇。果能於杳冥之中偶爾相遇。雖不期昇天漢而自昇矣。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煩。決存真。

煩雜也。言至道錯綜雖屬煩多。而至道根宗乃簡要也。決存真者。去其至煩而存其至真也。

泥丸百節皆有神。

泥丸宮名神靈也。百節有神。言諸節皆有神也。

髮神蒼華字太玄。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隴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峰字羅干。

此數句言泥丸宮一部而成神。而髮腦等衆皆有名而成神也。

一面之神宗泥丸。

宗卽主如海爲衆水之宗也。言一面諸神皆宗泥丸宮也。

泥丸九真皆有房。

九卽九五之九。真卽真一之真。房舍也。言泥丸之宮有九五之舍也。

方圓一寸處此中。

方圓猶上下四方。一寸一寸地也。然此地雖小。而可處諸神。故曰處此中也。

同服紫衣飛羅裳。

紫衣紫色衣也。言諸神雖衆。而所服皆同也。但思一部壽無疆。非各別住居腦中。

一部卽泥丸一部。壽無疆壽數莫限也。然諸神雖衆。取名不

一但思泥丸一部即可。又何必名別所住乎。

列位次坐向外方。所存在心自相當。

此言列位不一。而所存獨在泥丸宮一。心自然皆相當矣。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玄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腎鬱導烟主濁清。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六腑五臟神體精。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此章言五內諸神爲一身陰質。而其要總在心內。天經運轉合一而已。修道者果能晝夜存此。又何患不長生乎。

肺部章第九

肺部之宮似華蓋。

華蓋謂華美之蓋。似華蓋言肺部與此同也。

下有童子坐玉闕。

童子猶元景。童闕謂闕庭。言華蓋之下有童子坐玉庭也。

七玄之子主調氣。

七玄之子。猶云七日來復之子。主調氣者。言其善於調和二氣也。

外應中嶽鼻齊位。

中嶽謂中央外應中嶽者言外應中央與鼻齊其位也。

素錦衣裳黃雲帶。

素樸錦燦也。黃雲謂黃色雲。言童子衣帶有如此者。

喘息呼吸體不快。

此言忙忙亂亂體不快樂也。

急存白玄和六氣。

白素玄妙也。言修道當急存白玄之素而調和六候之氣也。神仙久視無災害用之不已形不滯。

災害謂患難滯塞也。言神仙久視於此自必患難悉捐而形

體永不滯矣。

心部章第十

心部之宮蓮含華。

蓮猶西方之蓮。含華言心部之宮。含美可章也。

下有童子丹玄家。

言蓮華之下有童子。在於丹玄之家也。

主適寒熱榮衛和。

此言寒熱榮衛本不一致。而心部皆能順適。使其調和而不傷也。

丹錦衣裳披玉羅。

丹謂丹色。錦繡也。玉羅猶寶羅。言童子服披有如此者。

金鈴朱帶坐婆娑。

金鈴謂庚金之鈴。朱帶謂朱色之帶。婆娑仙境也。言童子繫鈴束帶而坐婆娑之上也。

調血理命身不枯。

血者後天陰質之物。命者先天陽光之神。言修道者果能調血理命而身體自不枯焦。視諸本固枝榮根深葉盛其理一也。

外應口舌吐五華。

五猶五內。華謂華彩。言其外應口舌之間。而吐五華之氣也。臨絕呼之亦登蘇。

絕死絕。蘇復蘇也。此言心部之宮。卽至臨絕之際呼之。亦立時而復蘇也。

久久行之飛太霞。

太霞宮名。言修道者果能久久行此。自必飛於太霞之宮矣。

肝部章第十一

肝部之宮翠重裏。

翠猶翠色重疊也。此言肝部之宮在翠重之裏也。

下有青童神公子。

青謂青色。童謂童子神靈也。下有言翠重之下有青衣之公子也。

主諸關鏡聰明始。

鏡謂寶鏡。此言肝神主諸關鏡司聰明之始也。

青錦披裳佩玉鈴。

青青色。錦美也。玉對金言。玉鈴鈴之次者也。言童子之披佩有如此者。

齋制魂魄津液平。

齋調和也。魂魄謂陰陽。言人果能以陰順陽。以陽制陰。陰陽調和。而周身津液自然平矣。

外應眼目日月精。

日月卽兩目。言肝神內蘊。外應兩目間也。

百病所鍾存無災。

病謂病。此言百病所鍾存無害矣。

同用七日自充盈。

七日謂七日來復。此言人用此來復之日。而精神自充盈也。

垂絕念神死復生。

垂絕謂臨絕。此言人當臨絕。念此肝部之神。亦必死而復生矣。

攝魂還魄永無傾。

攝伏還返。傾覆也。言人果能於輕質之魂。而攝伏之於堅重之魄。而返還之。自必煉成金剛不壞之體。永無傾覆之患矣。

腎部章第十二

腎部之宮玄闕圓。

玄渺闕庭也。此言腎部之神在於玄渺之庭也。

中有童子冥上玄。

冥謂杳冥。此言玄闕之中坐杳冥之童也。

主諸六腑九液源。

九陽也。液謂精液。此言腎神爲六腑之主。司九液之源也。

外應兩耳百液津。

百液衆液也。此言腎神在內外應兩耳衆液間也。

蒼錦雲衣舞龍蟠。

此言童子服素錦雲衣。舞動龍之蟠也。

上致明霞日月烟。

日月謂兩目。此言上致雲霞之燦外。應兩目之烟也。

百病千災急當存。

百病千災全身病災也。言人欲消此病災。急當存腎部之神也。

兩部水王對生門。

兩部謂左右兩部。水王水中王也。生門猶命門。此言兩部水王對命門也。

使人長生昇九天。

昇飛九陽也。此言水中之王。可以使人長生永壽。飛昇九天。

矣。

太上黃庭內景經中

脾部章第十三

脾部之宮屬戊巳。

此言脾宮之神屬中央之土也。

中有明童黃裳裏。

言戊巳門中有神明之童在黃裳之裏也。

消穀散氣攝牙齒。

消滅穀糧攝制也。言脾神內消穀氣外攝牙齒也。

是爲太蒼兩明童。

太蒼謂戊巳兩明童者。言脾神爲戊巳兩明之童也。

坐在金臺城九重。

言明童坐金臺之上。外護九天之城也。

方圓一寸命門中。主調百穀五味香。

一寸謂寸田。命門猶生門。百穀五味皆飲食之物。言脾神居

方圓之地。調穀味之香也。

避卻虛羸無病傷。

言脾神避卻虧損而疾病悉捐化也。

外應尺宅氣色芳。光華所被以表明。

尺宅謂一尺之宅。言修道者內養寸田。外應尺宅。有諸內者形諸外。自必光昭於四表矣。

黃錦玉衣帶虎章。

黃中色玉謂顏如玉。虎章猶虎文。言明童衣文有如此者。

注念三老子輕翔。長生高仙遠死殃。

老而曰三。必有三老之數。獨脾爲三老之中老。老者。救人之老。亦害人之老。敬之則生。毀之則死也。但此老非常人所能知。自非常人所能念。惟修道者。注念此老。香花供養。不敢或

違。自必身輕體健。翔翺飛昇而成不老之仙也。又何慮死歟之不遠乎。

膽部章第十四

膽部之宮六腑精。

精元也。六腑精者。言膽神爲六腑之元也。

中有童子耀威明。

威明卽膽字。耀威明者。言膽宮童子耀武揚威也。

雷電八震揚玉旌。

雷電謂天威。八震謂八方。震動揚宣玉旌玉旂也。

龍旂橫天擲火鈴。

龍旂五色旂也。橫天謂橫空擲動。火鈴者鈴響而火出也。

主諸氣力攝虎兵。

主諸氣力者。言膽爲氣力之主也。兵凶器也。兵而曰虎凶而益凶。苟非有英雄之膽。又焉能攝伏之乎。

外應眼瞳鼻柱間。

瞳謂瞳人。柱謂梁柱。言膽神在中。外應眼之瞳人鼻之梁柱也。

腦髮相扶亦俱鮮。

扶疏鮮明也。言膽神既應眼鼻猶應腦髮。善於彼者也。亦善於此也。

九色錦衣綠華裙。

九色錦衣者。陽光煥越也。然其衣既煥越可觀。而其裙亦必綠華可採也。

佩金帶玉龍虎文。

金謂庚金。非膽力所不能佩。亦非膽力所不敢佩。然金一佩而玉自帶。一金一玉。卽一虎一龍著金玉之光。卽昭龍虎之彩矣。

能存威明乘慶雲。役使萬靈朝三玄。

威明膽也。慶雲謂祥雲。萬靈猶衆靈。三玄卽佛典所謂三藐三菩提也。苟非存此膽神。身駕祥雲之上。我身內之衆靈。必不爲我役使。身外之三玄。又焉得我朝見乎。

脾長章第十五

脾長一尺掩太倉。

太倉謂中部。中部者包乎百部之首也。故善歧黃者。先理中部。爲要。中部理而百病全無。掩太倉者。言脾長一尺。掩中宮也。

中部老君治明堂。

中部謂中央之部。老君猶主君。治明堂者。言主君坐鎮中央。而修理明堂也。

厥字靈源名混康。

靈源。源根。混合康寧也。言修道者。欲孕育靈根。混合陰陽。離此脾部之宮。而不可得。故厥字曰靈源。厥名曰混康也。

治人百病消穀糧。

百病謂全身之病。穀糧謂五穀之糧。言脾宮修理自能治病。而消糧也。

黃衣紫帶龍虎章。

黃衣謂中黃衣。紫帶謂紫色帶。言老君服此衣帶。而著龍虎之文也。

長精益命賴君王。

精者非濁汚之精。乃真一之精。命者非數命之命。乃天命之命。然欲長此精。益此命者。非賴他君王之相不可也。

三呼我名神自通。

我名卽脾神之名。脾神爲五臟衆神之宗。故三次招呼其名。而諸神皆相通也。

三老同坐名有朋。

三老卽三仙。同坐者言其名雖三而其坐則一也。朋謂同類有朋者。言道不孤立。必有類應如居之有鄰也。

或精或胎別執方。

精元精。胎胞也。執謂拘牽方相也。

桃核合延生華芒。

桃核桃之核也。言修道者如桃核內合而華芒自外生也。

男女廻九有桃康。

男女卽陰陽。言一陰一陽廻風混合而有桃之君。自天天而

康泰矣。

道父道母對相望。

道父道母謂戊己之門對相望者言其兩相對而兩相望也。
師父師母丹玄鄉。

師父師母度我者也。丹玄鄉言師父師母度我上丹玄鄉也。
可用存思登虛空。

虛空謂虛空之上。登虛空者言人欲登虛空之地必存此而
思想也。

殊途一會歸要終。

此言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其始入道之途。似異。其終所至之域。則同也。

閉塞三關。握固停。

三關上中下三關也。握固停者。言閉塞三關。把握堅固而停止也。

含漱金醴。吞玉英。遂至不飢。三蟲亡。

金醴。玉英。謂聖水。蟲。猶邪蟲。言人果能漱吞此水。自必永不飢渴。而邪蟲亡去矣。

心意常和致忻昌。五嶽之雲氣彭亨。

心意猶性情。彭煥亨森也。言人果能以性隨情。以情和性。根本既立。而道自忻昌。定如五嶽之山。雲氣煥森也。

保灌玉廬以自償。五形完堅無災殃。

玉廬謂神廬。五形五內之形也。言人果能於神廬之地。灌溉浸潤。保守完堅。而大病奇災自斷乎。其未有也。

上觀章第十六

上觀三玄如連珠。

上觀第一都也。三玄猶三神。如連珠者。言三神串串如連珠然。

落落明景照九隅。

九隅謂天下。照九隅言光明之景照臨天下也。

五靈夜燭煥八區。

五卽九五之五。靈謂靈光。夜燭謂夜明大燭。煥八區者煥乎。

天上天下也。

子存內皇與我游。身披鳳衣御虎符。

內皇謂內主。鳳衣五彩衣也。虎符猶王符。言人果能守此內。

主與我外神相游相泳。自必披錦帶符而入神邱之上矣。

一至不久昇虛無。

言外神一至與內主相會。卽不久昇於虛無之界矣。

方寸之中念深藏。不方不圓。閉牖窗。

方寸中謂心中。不方不圓。卽不卽不離。閉牖窗者。閉天牖塞天窗也。

三神還精老方壯。

此言陽神返照。老變爲少也。

魂魄內守不爭競。

言以魄制魂。相守而不爭也。

神生腹中銜玉璫。

神生腹中猶根生五內。銜玉璫者。言玉器中含也。

靈注幽闕那得喪。

言靈光注於至幽之闕。是陽化乎陰也。何喪之有。

琳條萬尋可蔭仗。

琳條謂玉枝。萬尋極其高也。可蔭仗者。言其可作蔭仗也。

魂魄自寧帝書命。

帝書謂丹書。帝書命者。言其魂魄相安。大道成就。自必丹書。

下詔飛昇玉京矣。

靈臺章第十七

靈臺鬱靄望黃野。

靈臺靈山之臺也。鬱森靄霞也。望黃野者。望中黃之野也。

三田異室有上下。

三田三寸田也。異對常言有上下者。言其田分上下也。

間關榮衛高玄受。

言其要關榮衛高遠而玄渺也。

洞房紫極靈門戶。

紫極謂北極。靈門戶者。門戶靈異也。

是昔太上告我者。

太上謂老君告我者言老君告我也。然老君告我與他人告我不同。他人告我在於目前。老君告我在於昔日。故他人告我不過訓我。而老君告我卽能度我也。

左神公子發神語。

公子猶金公。神語謂珠語。發神語者言其語不妄發。發必珠語也。

右有白玄并立據。

白玄謂真人并立據者言其并一處而立憑也。

明堂金匱玉房間。

言明堂之地。有藏金之匱。寶玉之房也。

上清真人當吾前。

上清謂上清之地。真人猶主人。當吾前者。言其瞻之在前也。

黃裳子丹氣頻頻。

黃裳謂黃衣。氣頻頻者。言其氣之索也。

借問何處兩眉端。

兩眉端者。言其在兩眉中間也。彼世上旁門執此兩眉中間之語。以爲真人住此。是不知此爲比喻。而執爲實象矣。大謬大謬。

內挾日月列宿陳。

日月謂陰陽。內挾日月者。陰陽會合也。然陰陽內挾。必須列宿外陳。方能卽內驗外。卽外驗內也。

七曜九玄冠生門。

七曜謂七曜星官。九玄猶九玄祖氣。生門謂天門。冠生門者。言其冠乎天門之內也。

三關章第十八

三關之中精氣深。

三關謂天地人三關。精氣深者。言其中之精氣極淵深也。

九微之內幽且陰。

微對顯言。幽且陰者。言其暗之極也。

口爲天關精神機。

天關謂上關。機謂機關。精神機者。言其主精神之機也。

手爲人關把盛衰。

人關謂中關。把盛衰者。言其握盛衰之節也。

足爲地關生命扉。

地關猶下關。生命扉者。言其生命之門也。

若得章第十九

若得三宮存玄丹。太乙流珠安崑崙。

三宮三陽之宮。玄丹玄妙之丹。太乙卽真乙。流珠輕浮而流動也。崑崙山名。言修道者。若得外來之玄丹。以擒流珠。雖不期安於崑崙之山。而自安矣。

重重樓閣十二環。

言樓閣從上至下。重重十二層也。

自高至下皆真人。

言太乙安於崑崙。從上至下。皆化假而爲真也。

玉堂絳宇盡玄宮。

玉堂絳宇極言其堂宇之貴也。盡玄宮者言此堂宇之內爲玄妙之宮也。

璇璣玉衡色蘭干。

璇美玉璣機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天色。蘭干壯其色之盛也。

瞻望童子坐盤桓。

童子謂大帝坐盤桓者言其坐上而旋動也。

問誰家子在我身。

子曰誰家無名無姓之謂然。名姓雖無而呼喚卻聽。蓋以其

不在他處。而在其身也。

此人何去入泥丸。

泥丸宮名。入泥丸者。言此人入是宮也。

千千百百自相連。一一十十似重山。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推之。千百萬億。雖似山之重重。而要萬

殊皆連一本也。

雲儀玉華挾耳門。

言雲之儀。玉之華。挾握兩耳之門也。

赤帝黃老與我魂。三真扶胥共房津。

赤帝謂大帝。黃老者中黃老子也。我魂猶真魂。三真大帝老子。我魂也。共房津者。言此三位真人相持共守。入於房津之地也。

五斗煥明是七玄。

五斗五星斗也。七玄七玄靈也。煥明煥越而昭明也。

日月飛行六合間。

日月飛行者。卽日月照臨之謂。日者晝則照內。夜則照外。月者月前照外。月後照內。一日一月。而六合罔不被其光矣。

帝鄉天中地戶端。

帝鄉帝之鄉也。天中地戶者。言其在天之中。居地之戶。卽坎離水火交姤之鄉。四大五行不著之處也。

面部魂神皆相存。

言心君泰然。五官四體皆聽命也。

呼吸章第二十

呼吸玄氣以求僊。

玄氣者。玄妙之氣。生於無形無象。始聚於無極太極中也。求僊者。必須調息其氣。使其一呼一吸。一出一入。如爐鞴之抽風。生於管。爐火自然也。

僊公僊子似在前。

僊公僊子卽主人翁。似在前者。不遠之謂也。言修道者。先要知自己主人。對前不遠。方能下手而修道也。不然。如入山守靜。孤陰寡陽。不過弄影撲空而已。又焉能修道乎。

朱鳥吐縮白石源。結精育胞化生身。

朱鳥卽朱雀。白石源者。坎中一點真鉛。以點真汞。自必住精養胞。萬化生乎身矣。

畱胎止精可長生。

畱胎者。畱而不走。止精者。止而不失。言修道者。果畱止胎精。

自必延年而永壽矣。

三氣右迴九道明。

三氣猶三日出庚之氣。言修道者果能陽氣返迴。本立而道自生。較諸旋漆油而燈不滅。續漆炭而火長然者。其理一也。正一含華乃充盈。

言學道者果能於正位之地。而含一陽之神。自必根心生色。睟面盎背。而四體充盈矣。

遙望一心如羅星。

一心謂天心。天心者如乾中一爻。交坤而成坎。外陰內陽。外

坤內乾。坎中有乾金。故曰天心。望如羅星者。言天心當中。列星羅外也。

金石之下不可傾。延我白首返孩嬰。

五器之用。惟金石主殺。苟修道者。於金石之下相遇。而不相傷。則我殺者。轉相我生於此。而不皓返童容者。無此理也。

瓊室章第二十一

瓊室之中八景集。

瓊室謂玉室。八景猶八方之景。集言其會集而攢簇也。

泥丸夫人當中立。

泥丸宮名。夫人泥丸宮之人也。當中立者。言不偏不倚。非左非右。立在當中也。然此中字最不易識。必須深思細察。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中堂爲中。卽此可類推也。

長谷玄鄉繞郊邑。

言泥丸宮人在於極長之谷。極玄之鄉。且外繞郊里城邑。有非尋常所易擬者。

六龍散飛難分別。

六龍散飛者。反乎時乘六龍之謂也。難分別者。言其九二而不九二。九五而不九五。欲分別而無由也。

長生至慎房中急。

房中者丹房也。言人欲求長生。其所至慎之處。務必以房中爲急急也。

何爲死作令神泣。

死作生言。神泣神哭泣也。

忽之禍鄉三靈沒。

之往也。禍對福言。三靈精氣神也。三靈沒者。言其忽往禍鄉而泯沒也。

但當吸氣錄子精。

吸氣者言其以心吸氣氣與心常相和吸氣入心心與氣常守也錄猶書錄子精者如書字於紙不可沒也

寸田尺宅可理生

言人理生之道不必向遠求也

若當決海百瀆傾

海者衆水之源瀆者海水之脈若排決此海而天下衆流猶不傾壞乎

葉去樹枯失青青

葉者樹之苗根者樹之本本壞苗去斯青青失之矣

氣亡液漏非已形。

言學道者。必須存其氣而不亡。守其液而不漏。則己之形乃爲已有。不然難矣。

專閉御景乃長寧。

御景御華景也。專閉御景。言專守御華之景。乃長安寧也。

保我泥丸三奇靈。

言守我泥丸之宮。而精氣神三般大藥自有靈矣。

恬澹閉視內自明。

恬澹者。澹然無欲之謂。閉視自明。言其閉目內視。雖外似暗。

而內實明矣。

物物不干泰而平。

物物猶衆物干涉也。泰而平者言其與我無涉。自泰然而和平矣。

慤矣匪事老復丁。

慤誠也。匪事猶無事。老復丁者言其純篤無事。老返爲童也。

思詠玉書入上清。

思索也。詠誦也。玉書謂玉簡入上清言其思詠玉簡之文自入上清之地也。

常念章第二十二

常念三房相通達。

三房猶三奇。通達者。言常念此三奇。自通達而不滯也。

洞視得見無內外。

言三房在內。本不易見。苟修道者。洞視得見。又何內外之分乎。

存漱五芽不飢渴。

五芽五之黃芽也。言修道者。果能存漱五芽。自必永不飢渴矣。

神華執巾六丁謁。

巾謂金巾。六丁神名。言神華執此金巾。而六丁諸神自來朝謁也。

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

精室精之室也。言學道者當急急守此。勿爲輕泄。如閉門不納外寇。自必相安而永壽矣。

起自形中初不涸。

言真起自形山。初無涸乾之慮也。

三宮近在易隱括。

三宮初一初二初三之宮也。隱括者。言其隱在括囊之中。如不下帶而道存之謂也。

虛無寂寂空中素。使形如是不當污。

言虛無之地。清清寂寂若空中素。然苟學道者。使其形之如是。又何垢污之有乎。

九室正虛神明舍。

九陽。虛空也。神明舍者。言其中正大虛空。乃爲神明舍也。存思百念視節度。

言其念念不絕。視節制之度也。

六腑修治勿令故。

六腑身內六腑也。修治言修治六腑。以去其污使其常新而勿故也。

行自翱翔入雲路。

言果能六腑勿故。自必翱翔飛昇入雲霄之路矣。

治生章第二十三

治生之道了不煩。

言治生之道與他道不同。彼他道或喫齋。或念佛。或納氣。等等甚煩。而獨治生之道。不事繁多也。

但修洞玄與玉篇兼行形中入景神。

洞玄謂洞裏玄奧。玉篇謂玉簡篇文。形中謂形山之中。入景上弦兌了也。言人治生大道修行有如此者。

二十四真幽自然。

二十四真。真人二十四也。幽自然者。言其在於極暗之處。自然然也。

高拱無爲魂魄安。

魂魄卽精神二字。魂魄安者。言高拱而魂魄自安。不待其有所作爲也。

清靜神見與我言。

神者非思慮之神也。思慮之神乃假神。不神之神乃真神。言修道者果清靜靜靜。神自我見而我言也。

安在紫房幃幃間。

紫房謂紫霞之房。幃幃猶寶帳。言神與我攜手同行。相安於斯也。

立坐雲外三五玄。

言其坐於內室之外。三五合一玄而又玄也。

燒香接手玉華前。

燒香者。非燒草香。乃燒信香。信香者。一縷之香能達九天之上也。接手玉華者。言香花供養。接於玉華之前也。

共入太室璇璣門。

太謂太乙之室。璇璣門猶衆妙之門。言修道者。必須與人同入此也。

高研恬澹道之園。

研求也。恬澹猶淡泊。道園大道之園也。言修道者。欲入此園。必須仰高鑽堅。方能臻斯境也。

內視密盼盡見真。

內視謂內照密盼猶密證。盡見真者言其所見之處皆真機也。

真人在已莫問鄰何處遠索求因緣。

已身也。鄰謂鄰家言真人近在於此莫事遠求也。不然是舍易而求難也何以見真人乎。

隱景章第二十四

隱景藏形與世殊。

隱景景在暗處也。藏形形在隱微也。與世殊者言其與世不相同也。

含氣養精口如朱。

含氣氣內息也。養精精內涵也。口如朱者言含養氣精如朱砂之在口也。

帶執性命守虛無。

性命者人之大事也。守虛無者言性命機關在於虛無一竅苟非把守此地又焉能帶執性命乎。

名入上清死籙除。倏歛遨遊無遺憂。

上清宮名。名入上清者言其名造上清之宮自拔死鬼之籍也。於是跳出樊籠遨遊世外不幾瀟瀟洒洒永無遺憂乎。

羽服一整八風驅。

羽服謂道服。道服者無縫之龍衣。非有縫之道衣。言修道者。道服一披。如身駕八風之上。任我驅馳而行走也。

控駕三素乘晨霞。

駕馭也。三素謂三素之雲。晨霞謂清晨之霞。言修道者必乘駕乎此也。

金輦正位從玉舉。

輦者駕人以行之車。舉者兩手對舉之車。言人道成之日。乘金輦坐玉舉也。

何不登山誦我書。

山謂方寸山。我書謂黃庭卷。言學道者不可不登此山而誦此書也。

鬱鬱窈窈真人墟。

鬱鬱窈窈猶杳杳冥冥。真人墟者言真人不在形形色色之中。而在杳杳冥冥之內也。

入山何難故躊躇。

言修道者登方寸寶山所宜剛勇精進。不必躊躇輾轉也。人間紛紛臭如帑。

紛紛猶擾亂如帑者言人間事事與弓帑同也。

太上黃庭內景經下

五行章第二十五

五行相推返歸一。

五行卽五氣返歸一者言其旋轉廻返五氣而歸一也。

三五合氣九九節。

三五如東三南二爲一五北一西四爲一五戊己居中爲一五也合氣九九者言三五攢成九九節度也。

可用隱地廻入術。

隱地極暗處也。廻入術者言此幽隱之地。大洞廻入術也。

伏牛幽闕羅品列。

伏降也。牛謂白牛。羅品列者言白牛在於幽闕之地。四面包羅而品列也。

三明出華生死際。

言修道者於三日出庚之際。或出或入或死或生在乎人之自爲也。

洞房靈象斗日月。

言洞中一點真靈象乎天之星斗日月也。

父曰泥丸母雌一。

言父爲泥丸之宮。母爲真一之氣也。

三光煥照入子室。

三光謂三日之光。煥燦也。入子室者。言其入室而返照也。

能存玄真萬事畢。

玄真玄妙之真也。言人果能存此玄真。而修道無餘事矣。所

謂得一萬事畢者此也。

一身精神不可失。

一身謂周身。精神真髓也。不可失者。蓋以精神一失。形體卽

枯焦矣。

高奔章第二十六

高奔日月無上道。

奔走也。日月謂天寶無上道者。言一日一月高空往來。爲無上之妙道也。

鬱儀結璘善相保。

鬱森儀威璘玉也。善相保者。言其外示森嚴之威。內守珍寶之庫也。

乃見玉清虛無老。

玉清宮名。虛無老者。非人間之老。乃天上之老也。修道者。必須內煉已性。乃可外見此老也。

可以回顏填血腦。

顏者本來面目也。血腦者。後天陰質也。言學道者。果能謁見此老。自可迴此而填彼也。

口銜靈芝。攜五皇。

靈芝草名。口銜者。服食之謂。所謂喚龜吞玉芝者。亦此意也。攜提也。五皇。中皇帝也。

腰帶虎籙。佩金璫。

虎籙猶虎符。金璫璫之。貴者帶虎籙佩金璫。極形其威嚴而貴重也。

駕欵接生宴東蒙。

接生猶接引生路。東蒙猶東閣。宴東閣者。言其駕雲接生宴飲東閣也。

玄玄章第二十七

玄玄上一魂魄鍊。

玄玄者玄之又玄。上一者乃無上第一先天之祖氣也。魂者陽也。魄者陰也。以魄制魂。以魂攝魄。陰陽混合而鍊大丹。豈

非玄玄上一之道也。

一之爲物。亘卒見。

一之爲物者。爲何物也。乃道之德。無象無形。無聲無臭。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見之不可用。形而下者。無非有質之器。若用之不可見。形而上者。乃是道中之德。所以一之爲物。不可卒然而見也。

須得至真始顧盼。至忌死氣諸穢賤。

至真者。純一不雜。審察而顧盼。默識而潛通真一之道也。死氣者。陰氣也。陰而無陽。乃幽冥之路。鬼門之關。豈不至穢而

至賤。實修丹之大忌也。

六神合集虛中宴。結珠固精養神根。

六神者六腑之神。合集而爲一。同至太虛空中黃庭之內。赴二十四排珠之宴也。結珠者。先煉已結丹也。固精者。固其精而待元精之真精。養神根者。養其神根而待不神之神根也。玉篋金籥常完堅。

玉篋者。七孔曰篋。篋者滌也。蕩滌乾坤之邪氣也。金籥者。三孔曰籥。籥者和也。調和天地之正氣也。玉得金配。金聲玉和。始終條理。豈有不完全而堅固乎。

閉口屈舌食胎津。使我遂獲飛仙鍊。

閉口者閉巽離之地戶。屈舌者塞乾兌之天門。閉戶塞門。日食懸胎。鼎內金液之津。豈不是飛仙之藥而鍊大丹者乎。

僊人章第二十八

僊人道士非有神。

僊謂神仙。道士謂道人。神奇也。非有神者。言其行日用之道。不尚奇異之行也。

積精累氣以爲真。

精氣人之根本也。積精累氣。言其但於根本之地。日積月累。

以成真也。

黃童妙音難可聞。

黃童中黃童子也。妙音謂靈音。難可聞者。言此音來自天上。非凡人所可聞也。

玉書降簡赤丹文。

玉書降簡。卽黃庭寶卷。赤丹文者。言此書爲大赤丹文也。

字曰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

註見外景。

火兵符圖備靈關。

火兵火牛神兵也。符圖信符寶圖也。靈關謂天關。天關者內杜管籥。外合兩扉。苟非得此兵符。又安能開此關乎。

前昂後卑高下陳。

此卽顛倒二字之意也。

執劍百丈舞錦旛。

劍謂寶劍。百丈極其高也。錦旛旛之上者。卽元上旛也。執劍舞旛極壯其天威也。

十絕槃空扇紛紜。

槃涅槃也。十絕槃空。形其槃之險也。扇紛紜者。言借此涅槃。

而動紛紜也。

火鈴冠霄隊落烟。

火鈴鈴中有火也。霄雲霄也。隊落烟者。言火鈴一搖烟隊天下也。

安在黃闕兩眉間。

黃闕中黃天闕也。安在黃闕。言真人住此地也。此地者非口。非鼻。非心。非腎。乃兩眉中間一竅也。但此竅非比凡竅。學道者甚勿妄爲指也。

此非枝葉實是根。

枝葉者如旁門曲徑也。此獨爲道之總根。而非枝葉所可比也。

紫清章第二十九

紫清上皇大道君。

紫清宮名。卽高上旻紫清也。上者至高之謂。皇者至尊之稱。大道君者。言紫清上皇爲大道主宰也。

太玄太和俠侍端。

太玄太和二位真人也。俠侍端者。言其俠侍而端方也。

化生萬物使我僊。

言二位真人。能使我生凡。亦能使生聖。而其間順逆之機。在我一顛倒耳。所謂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亦此意也。飛昇十天駕玉輪。

十天謂中天玉輪玉輪輦也。昇駕者。言其使我高昇中黃之天。穩駕玉輪之輦也。

晝夜七日思勿瞑。

言七日來復之候。思之勿使滅也。

子能修之可長存。

言學道者。果能於七日之候。盡其修命之功。無命者而可有。

命。不生者即可長生也。

積功成鍊非自然。

言學道者外則混俗和光。內則潛修密煉。積功累德。要非自然事也。彼昔日長春真人。大起塵勞。三丰祖師。衣破鞋穿。又或如白石梁仙。打水運柴。以混俗。仙畱丈人。背河打樵。以磨煉。要皆出於勉然而非出於自然者也。況今之學道者乎。

是由精誠亦由專。

精進誠篤專切也。言學是道者舍此而無由也。

內守堅固真之真。

內守守在內也。言修道者果內守不移。堅固不變。而其中之真乃真真也。

虛中恬澹自致神。

言虛無之中。恬澹無欲而神自相致也。

百穀章第三十

百穀之實。土地精。

百穀之實。穀中之精也。土地精者。言穀中之精。爲地中之髓也。

五味外美邪。麗腥。

言五味之味外雖美好。而內實邪穢也。所謂五味令人口爽者。亦此意也。

臭亂神明胎氣零。

神明神之明也。胎氣胎之氣也。神明亂胎氣零者。言五味令人神擾而胎消也。

那能返老得還嬰。

言其老不能少也。

三魂忽忽魄靡傾。

魂者藏於精也。魄者藏於神也。忽忽靡傾者。言其昏昏而亂。

亂也。

何不食氣太和清。故能不死入黃寧。

氣者不氣之氣。乃爲元氣。元者太和清氣也。黃寧神室也。言學道者。當精漬神亂之時。苟非服食此氣。又焉得入神室而不死乎。

心典章第三十一

心典一體五臟王。

心典一體與他體不同。彼他體或肝部。胃部。肺部。皆爲奴僕。臣妾而已。獨此一體乃千體之一體。衆體之大體。故曰五臟

王也。

動靜念之道德行。

道者形而上之之理。不雜乎氣也。德者形而下之之氣中有此理也。動靜念之者。言其一動一靜念之不忘也。

清潔善氣自明光。

清淨潔白也。善氣浩然之氣也。但此氣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昏也。苟學道者。沐浴溫養。直而無害。則其體段不虧。自充塞於天間也。有不光明而燦爛乎。

坐起吾俱共棟梁。

棟梁身之肉架也。坐起吾俱者。言吾起坐之間。棟梁與之共也。

晝日耀景暮閉藏。

耀明景光也。晝耀暮藏者。言其白日光天夜則入地也。前所謂晝自昭昭。夜自守者。同此意也。

通利華精調陰陽。

華精美精也。美精者不精之精。乃爲至精通利。華精言其流通。利貫陰陽。自調和也。

經歷章第三十二

經歷六合隱卯酉。

六合天下也。卯酉東西也。隱卯酉者。言經歷天下之外。不出卯酉之中也。所謂推之至遠。按之至近者。亦此意也。

兩腎之神主延壽。

腎神腎部神也。主使壽數也。言此兩部腎神。使我延年而益壽也。

轉降適斗藏初九。

斗謂斗牛之宮。初九潛龍勿用時也。藏初九者。言其轉一輪迴適此宮。而潛藏也。

知雄守雌可無老。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學道者。苟知人爲雄。而不犯其鋒。知已爲雌。而善養其銳。又何難於不老乎。

知白見黑氣自守。

白謂光明。光明卽陽神也。黑謂塵暗。塵暗卽陰質也。學道者果能知此見彼。而其中真氣自保守也。

肝氣章第三十三

肝氣鬱勃清且長。

肝氣肝經氣。鬱森勃盛也。清且長者。極形暢茂而清遠也。

羅列六腑生三光。

言其包羅六腑之內。而生三日之光也。

心精意專內不傾。上合三焦下玉漿。

心精意專人之本也。學者苟能用功於此。誠誠篤篤專專切切。斯五內自不覆矣。

玄液雲行去臭香。

玄液靈液也。雲行謂其形若雲。去臭香者。言其飛空舞地。乃能去臭氣而畱香氣也。

治蕩髮齒煉五方。

髮齒身之餘也。但欲修治乎此。必先團煉五方。五方煉而髮齒蕩矣。

取津玄膺入明堂。

玄膺穴名。明堂謂神堂。入明堂者。言取津於玄膺之內。而入神堂之中也。

下漑喉嚨神明通。

漑灌喉嚨咽也。神明通者。言其喉咽灌漑。而精神煥越也。坐侍華蓋游貴京。

華蓋華美蓋也。貴京猶玉京。游貴京者。言其侍於華蓋之地。

而游玉京之城也。

飄飄三清席清涼。

三清宮名。清涼意味清涼也。飄飄三清者。言其飄飄乎登三清之地。自必火滅烟消。如坐席之清涼也。

五色雲氣紛青葱。

五色五彩也。雲氣慶氣也。紛青葱者。言此祥霽之氣極青青也。

閉目內眄自相望。

閉目謂合目。內眄內顧也。自相望者。言迴光內顧。五內自相

見也。

使諸心神還自崇。

心神人之大體本自崇高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私欲所累。則有時而卑。學道者當返光內照。以復其高也。

七玄英華開命門。

七玄七玄之氣也。英華光華也。命門謂生門。開命門者言取此真氣之英華。火鈴一響而立開命之門也。

通和天道存玄根。

道猶路。玄根卽靈根。存玄根者言開通中天之路。而存玄妙。

之根也。

百二十年猶可還。

言人年至百二。大丹猶可還也。然此特爲年老者勉之。恐其自安於老。而不求進於道也。

過此守道誠甚難。

道者日用倫常之道也。守者持守之意。但此守道功夫。非百二十者所能爲也。

唯待九轉入瓊丹。

九轉卽九還。瓊玉也。言修道者。必待九還入玉之丹。乃能了。

性而了命也。

要復精思存七玄。

精者不精之精。乃爲元精。然此元精。因一陰來姤而失。今仍於一陰來姤處。復還現在目前。不必遠求。欲要復者。當切切焉思此七日之玄也。

日月之華救老殘。

日月之華。金烏玉兔也。金烏者。喻靈知之精華。玉兔者。喻真知之慧光。學道者。果能運此三昧真火。猛烹急煉。日月交合。兩相兌換。而卻老救殘。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肝氣周流終無端。

肝氣肝經氣也。端謂端倪。周流無端者。言其流通不滯。指點無端也。

肺之章第三十四

肺之爲氣三焦起。

言肺經之氣起自三焦之地也。

視聽幽冥候童子。

幽冥卽杳冥。童子先天子也。候童子者。言其視聽杳冥之關。等候先天之子也。

調理五華精髮齒。

五華五華氣也。精髮齒者。言調和五氣。髮齒精潤也。

三十六嚙玉池裏。

言此三十六嚙之中。獨有一嚙爲真果。能嚙此一嚙。自必吐微細細納微綿綿。入於玉華之池也。

開通百脈血液始。

百脈血液週身血脈也。學道者。果能一脈打通。諸脈皆貫也。

顏色生光金玉澤。

言人道得於心。自德潤於身也。

齒堅髮黑不知白。

言其齒髮之間始終不易也。

存此真神勿落落。

言存此真一之神勿令其泯滅也。

當憶紫宮有坐席。

言人當思紫霞有坐席之地也。

衆神會合轉相索。

衆神諸神也。轉相索者言諸神齊集兩相索會也。

隱藏章第三十五

隱藏羽蓋看天舍。

羽蓋蓋似羽也。看天舍者。言其隱於羽蓋之下。仰視中天之舍也。

朝拜太陽樂相呼。

朝拜朝前拜謁也。太陽謂太陽之神。樂相呼者。樂爲呼喚也。

明神八威正辟邪。

明神謂光明正大之神。八威威振八方也。正辟邪者。言鼓動神威以正而除邪也。

脾神還歸是胃家。

脾神謂脾宮之神。還歸還而歸之之謂。胃家猶胃宮。

眈養靈根不復枯。

眈養猶藏養。靈根謂玉根。枯焦也。培養靈根不復使其枯焦也。

閉塞命門保玉都。

保守也。玉都謂玉京之城也。

萬神方酢壽有餘。

萬神謂衆神。酢飲也。壽有餘者。言衆神朝會酬宴飲而壽數自無窮也。

是爲脾建在中宮。

言脾中之神。建在中央之地也。

五臟六腑神明王。

言五內之地。獨此脾神而爲王也。

上合天門入明堂。

天門昇天之門也。明堂謂神堂。言此神明之王。上合此下入彼也。

守雌存雄頂三光。

雌者雌裏懷雄也。雄者雄裏懷雌也。三光謂三日之光。苟學

道者。守存乎此。又何難頂此三光乎。

外方內圓神在中。

外西也。內東也。神在中者。言其不偏不倚在於東西之中也。

通理血脈五臟豐。

血脈貫乎五臟者也。苟學道者通理乎。此五臟自然豐矣。

骨青筋赤髓如霜。

言學道者。必須骨煉爲青。筋煉爲赤。髓煉爲霜。方能道成之候也。

脾救七竅去不祥。

脾中宮之神也。中宮爲諸宮之本。若一去之。又焉救此七竅乎。

日月列布張陰陽。

日月太陰太陽也。列布張陰陽者。言日月布於空中。卽陰陽張於天上也。

兩神相會化玉漿。

兩神日月也。玉漿謂瓊漿。言學道者果能提撕日主。勤宣月神。不交而使之交。不合而使之合。自然化作一泓清水。絕無一毫之渣滓也。

淡○然○無○味○天○人○糧○。

天○人○糧○太○倉○米○也○。然○此○米○與○他○米○不○同○。彼○他○米○或○甘○美○可○欣○。而○此○米○獨○淡○泊○無○味○。無○味○者○。要○非○一○無○所○味○中○。而○存○至○味○也○。子○丹○進○饌○肴○正○黃○。

饌○謂○美○饌○。肴○謂○嘉○肴○。正○黃○色○也○。但○此○饌○肴○爲○常○人○之○所○輕○。故○進○此○者○。非○常○人○之○所○能○。乃○子○丹○之○所○能○也○。

乃○曰○琅○膏○化○玉○霜○。

琅○膏○謂○玉○膏○化○。玉○霜○化○成○白○玉○霜○也○。

太○上○隱○懷○八○素○瓊○。

言真一之氣。隱懷八瓊之丹也。

溉益入液。腎受精。

溉灌也。腎謂腎宮。腎受精者。言灌溉入液而腎宮受精也。

伏於太陰見我形。

言其伏在真陰之下。而欲見我之形也。

揚風三玄出始清。

風信三玄三分之水也。三分與二分不同。與五分更異。蓋三分水有餘。而此獨無餘。五分水濁。而此獨非濁。故揚風三玄之地。其出始極其清也。

恍惚之間至清靈。

恍惚猶杳冥人所不見人所不聞之處也。至清靈者言其極清而極靈也。

戲於飊臺見赤生。

飊臺謂大風之臺。赤氣也。此言修道者不入虎穴難得虎子。必鬪戲於大風之臺。乃見赤氣之生也。

逸域熙眞養華榮。

逸安熙和也。養華榮者言學道須於安逸之域。熙和之眞。養精而榮血也。

內盼沉默鍊五形。

言其默坐內視鍊五氣而成形也。

三氣徘徊得神明。

三氣陽氣也。徘徊珍重意。得神明者。言珍重於陽氣之下。自得神之明也。

隱龍遁芝雲琅英。

隱龍潛龍勿用時也。芝靈芝也。琅玉也。此言龍潛之時而靈芝仙草與雲玉英華皆隱而不見矣。

可以充飢使萬靈。

飢餒也。萬靈謂衆靈。使萬靈言靈芝玉英可以充飢實腹。而使衆靈也。

上蓋玄玄下虎章。

蓋華蓋也。玄玄者玄而又玄也。虎章謂虎之文章。下虎章者。極言其上蓋下章之華也。

沐浴章第三十六

沐浴盛潔棄肥葷。

言沐浴之時既盛且潔。自當畱其清香。舍其肥葷也。

入舍東向誦玉篇。

入舍東向從西室入東家也。玉篇謂黃庭。誦玉篇者言東西會合所讀皆黃庭也。

約得萬遍義自鮮。

萬遍數之多也。義自鮮者言其熟能生慧。義趣自解釋也。

散髮無欲以長存。

散髮被髮無悶也。無欲澹然無欲也。以長存者言其在慾海中而能離慾。處紅塵內而能出塵。自必脫凡入聖而長存矣。五味皆至正氣還。

五味五穀之味也。正氣浩然之氣也。正氣還者言五行歸一。

正氣返還也。

夷心寂悶勿煩冤。

夷傷煩索冤仇也。言學道者。卽傷心之處。落寂之時。而意念亦坦坦然也。

過數已畢體神精。

數五行之數也。體神精者。言五行之一數一完。察此有神之精也。

黃華玉女告子情。

黃華黃中之華也。玉女謂姤女。告子情者。言姤女侍於黃華。

之下。禱告而祈請也。

真人既至使六丁。

真人至真無上之人也。既至復來也。到此寶地使役使也。六丁。丁火也。言至真無上之人復來寶地役使六丁神也。

卽授隱芝大洞經。

授教也。隱藏也。芝靈芝也。大洞。世上之洞無大於此洞也。經道也。言六丁之神。卽授教隱藏靈芝大洞之經。卽授寶而持文不敢懈也。

十讀四拜朝太上。

十讀勤讀也。四拜叩首拜下也。朝覲也。太上無上第一主宰也。卽授此經勤讀叩拜恭覲無上之尊之恩也。

先謁太帝後北向。

謁朝也。太帝謂先天之子。後北向者。言以朝謁先天爲先。北向居後也。

黃庭內經玉書暢。

黃庭內經無字真經也。玉書暢者。言誦此無字真經。玉書宣揚於天下也。

授者曰師受者盟。

授傳也。盟誓也。受者盟者。言遇明師口訣。受者必須誓天口受也。

雲錦鳳羅金紐纏。

鳳羅五彩羅也。金紐纏言服此貴裳。必須纏以紐乃相稱也。以代割髮肌膚全。

割髮削髮也。肌膚身體也。言學道者。當知身體受於父母。不可毀傷。必須叩求佛祖削髮受戒。乃可以保全而無傷也。但此削髮之意。非同僧道削髮之說。學者甚勿以辭害意。可也。攜手登山。軟液丹。

攜提也。山謂寶山。歛液丹者。言兩人攜手共登寶山。歛液以收也。所謂入寶山滿載還。亦此意也。

金書玉景乃可宣。

言此黃庭玉篇。可以徧宣天下也。

傳得審受告三官。

三官天地人三官也。告三官者。言傳道者。必須於受教之人。審之又審。告三官之重也。如正陽祖十試學人。亦此意也。

勿令七祖受冥患。

言傳道者。甚勿輕傳妄授。令七代先祖受此冥患也。

太上微玄致神僊。

言太上微玄之道。可以致人成神成仙也。

不死之道此真文。

言長生之道。不外此經之文也。學道者。其於此經加之意焉。
可也。

純陽道人註解

黃庭外景經

醉僊亭

原书空白页

太上黃庭外景經

純陽道人註

太上黃庭外景經上

老子閑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

言太上閑居無事之時。解說一身之全神也。

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

黃庭謂黃庭院。關元卽關元竅。言到黃庭之院。必過關元之地。故黃庭上。而關元下也。幽闕謂死戶。命門生命門。言欲拔死戶。必由生門。故生門前而死戶後也。

呼吸廬間入丹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

玉池謂天池。靈根卽玉根。言一呼一吸。而神入於丹田。於是勤邀清水。浸潤靈根。乃可長存而不亡矣。

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杜籥合兩扉。幽闕俠之高巍巍。

中人卽中帝。朱衣者朱色衣也。關門猶閉門。巍巍者高聳也。言修道者必謁見黃庭中人。乃真修也。然其人內坐蓮臺。外合兩扉。且杜籥關門。高不可及。有非尋常所得謁見者。

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老不衰。

言人精氣至微。須借玉池清水浸灌澤潤。乃能清氣上昇。濁

氣下降。而靈根堅固。至老而不衰矣。

中池有士衣赤衣。田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

中池士者主人也。田下三寸者三寸之宅也。言中池之士居三寸之宅。內有所阻。外有所閉。要必真積力久。摧折不回。兩相距者。乃得兩相通矣。

神廬之中當修治。懸膺氣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

言神廬者。爲不神之神所居之地。人當募資化財。早爲修補。懸膺氣管。速受精符。而子精之地。自持守而不失矣。

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立長尺約其上。子能守。

之可無恙。

宅中士者中黃帝也。衣絳者衣絳色衣也。修道者果能朝見中帝。自必永卻災門矣。然中帝橫立之處。大約長尺之上。但呼之卽來。守之乃能無恙。不然不幾隨得而隨失乎。

呼喻廬間以自償。保守完堅身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

言真神一呼一喻。入於神廬之間。於是囑託心知。謹爲護持。雖不期其受慶。而自受矣。

精神還歸老復壯。俠以幽闕流下竟。養子玉樹令可杖。

言修道者精還神返。老轉爲童。生子生孫卓而不偶。於是俠

以幽闕之間。養於玉樹之上。有非常人所可知者。

至道不煩。無旁午。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闕下。玉房之中。神門戶。皆是公子教我者。

中野者。中野之地也。公子謂金公。教我者。誨我也。言至道簡要。本無旁午之說。而靈臺通徹。時臨中野之地。於是對戶金公。惠然而教我矣。

明堂四達。法海源。真人子丹當吾前。

四達者。四達不悖也。真人子丹。猶主人翁。言明堂通乎法海。而主人乃向我而不悖矣。

三關之中精氣深。子欲不死修崑崙。

三關者。上中下三關也。崑崙山名。言三關乃上崑崙必過之地。欲不死者。守其精氣。先以修崑崙爲急務也。

絳宮重樓十二級。宮室之中五氣積。

重樓者。十二層樓也。五氣者五行之氣也。言樓臺在外。而宮室在內。故五氣積於宮室之中。而人知者罕也。

赤城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

赤城子者。先天子也。中池者。中正之池也。長城者。遠城也。言先天子立於中央。而下有遠城玄谷。密互相封也。

長生要妙房中急。

言長生之術非關襲取。而其要妙在於房中耳。

棄捐淫慾專守精。

言在淫慾之中而出淫慾之外。切切焉。守聖精而不變也。

寸田尺宅可理生。

言人理生之道。不必深山大澤。而在尺宅寸田。何則。蓋以深山大澤。孤陰而寡陽。寓此者罔受飢寒而已。尺宅寸田。寓真而藏妙。明此者。修大道而不難也。

繫子長流心安寧。觀志游神三奇靈。閑暇無事心太平。

言修道者。繫子之處。在於長流之水。水動而子常活。故其心泰然自安。怡然自得。觀乎其志。游乎其神。卽三日元敷之映。亦淡然而無事矣。

常存玉房神明達。

玉房者。玉女房也。存此不失。而神明自通達矣。

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

言人式食式飲。暫焉不飢不渴。獨食太倉之米。終身不飢。飲太倉之水。終身不渴。於是德潤身富。陽神日全。而六丁神女不順適而聽命者。未之有也。

閉子精路可常活。

言修道者。當知子之精路。爲人之生路。故善閉者。乃常活也。正室之中。神所居。洗身自理。無敢污。

言正室者。爲不神之神所居之地。人當洗身於斯。浴德於斯。甚勿輕而污穢。以取罪孽可也。

歷觀五臟視節度。六腑修治潔如素。

言五臟本有節度。不可或紊。六腑本屬潔白。不可少污。不然。一紊而無不紊。一污而無不污。又焉能修金丹大道乎。

虛無自然道之故。

言大道自然。虛虛空空。洞洞澈澈。亦幾如虛空之表而已矣。
物有自然。不事煩。

物者何。卽道也。不事煩者。不尙煩索也。

垂拱無爲。身體安。

言其不事矯揉。不假作爲。端然不動已矣。

虛無之居在幃間。寂寞曠然。口不言。恬澹無欲。游德園。

言虛無之神。寓於幃幃之內。寂寂寞寞。曠然不言。澹澹恬恬。

淡然無欲。直不識不知。游於大德之園而已。

清淨香潔。玉女存。

玉女者姤女也。言清淨素潔而姤女長存而不失也。

修德明達道之門。

道之門者。卽衆妙之門也。苟非素修功德而欲通達無礙也。豈可得乎。

太上黃庭外景經中

作道優游身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

言作道者。游優自得。欲養性命之微。當在於虛無之竅。不然。或坐禪。或息氣。是均一切旁道者也。

恬澹無爲何思慮。羽翼已成正扶疎。長生久視乃飛去。

言人恬恬澹澹之神。養於何思何慮之鄉。如珎之含珠。似龜之息氣。久久羽翼長成。自超然而飛昇矣。

五行參差同根節。

言五行之氣。雖參差不齊。而要其根節。乃同體而生者也。

三五合氣要本一。

言三五本非一氣。而攢成合一。是卽統萬殊而一本也。

誰與共之。斗日月。抱玉懷珠。和子室。子能知之。萬事畢。子能存之。持勿失。卽得不死入金室。

言修道者。斗日月而抱玉珠。依然寶貝而得身者。但此爲一。

已所獨喻。而非人所同喻也。果能知之勿疑。持之勿失。卽得卻老延年。升堂而入室矣。

出日入月是吾道。

言人取金烏精髓。而入於廣寒宮殿。是卽出日之中。而入月之中也。然此爲吾道。要非旁道。卽易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天七地三。廻相守。昇降進退合乃久。

言修道者。當七日來復之日。而召廻金公。再能當昇則昇。當降則降。可進則進。可退則退。自然常久而不變矣。

玉石珞珞是吾寶。子自有之何不守。

言修道者。不以他物爲寶。而獨以玉石爲寶。玉石者非凡物。乃天寶也。天寶者不在山川而在人身。根於天。率於性也。豈非人所固有者乎。雖然自有之。要不可不自守之也。

心曉根基養華彩。

言道之枝葉本屬甚多。而根基則一。彼昧厥根基者。固無足論。而曉此根基者。自當以養金華之彩爲急急也。

服天順地合藏精。

服天者服天母也。順地者順地心也。言人於天母地心。兩兩相合。而精元內藏。有必然者。

九原之山何亭亭中住真人可使令內陽三神可長生。

言九原之地。而出崑崙之山。巍巍莫京。亭亭可愛。且其中要地。真人居住。真人者不死人也。彼世之欲不死者。須求不死入可也。

七日之午廻相合。

七日者。一陽初動時也。故謁見真人者。當在於七日之內。而迎廻以相合也。

崑崙之山不迷誤。

崑崙山。本當修治者也。然常人於此。往往多迷多誤。故不能

修而至人於此。不誤不迷。自必能修。如應物而不迷。不迷性自住者。此也。

蔽以紫宮丹城樓。俠以日月如連珠。萬歲昭昭非有期。

言真人當中。而蔽其外者。有紫霞宮殿。丹陽城樓。且俠以日月串串若連珠然。於此而不萬歲昭昭者。斷乎其未有也。外本三陽神自來。內養三陰可長生。

言三陽本在於外。而三陰乃在於內。以三陰而挽三陽。三陽入於三陰之內。三陰卽化爲三陽之神。於此而不長生者。無是理也。

魂欲上天魄入泉。

鬼云爲魂。鬼白爲魄。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故上天也。金堅故重濁。重濁故入泉也。

還魂返魄道自然。

魂魄者。陰陽也。還魂返魄者。猶云還彼坤之六虛。補我乾之一缺。歸道體之自然已矣。

太上黃庭外景經下

璇璣懸珠還無端。

卷下

璇璣謂以璇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懸珠還無端者。言虛空中一粒黍珠。非比他物易爲還也。

玉牝金籥常完堅。

言懸珠當中。本無形象。外杜牝籥。極其完堅。是豈尋常所能得此珠乎。

載地懸天周乾坤。象以四時赤如丹。

此言寶珠上懸於天。下載於地。與乾坤合其德。與四時同其序。故曰周乾坤。象四時也。

前仰後卑各異門。

前後者有仰卑之分。卽門戶之別。何則。蓋前爲生門。後爲死戶。故曰各異門也。

送以還丹與玄泉。象龜引氣至靈根。

還丹九還丹也。玄泉靈泉也。然送於我前。而不引以相入。雖欲其至靈根也。勢必不能。

中有真人巾金巾。負巾持符開七門。此非枝葉實是根。晝夜思之可長存。

真人主人也。符靈符。七門天門也。言先天主人。首帶金巾。身披堅甲。手持靈符。方能開天門也。然此均屬根源妙語。而非

枝葉膚言。必須晝以繼夜。夜以繼日。思之又思。乃長存而不失也。

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和專仁。

言修道者不可尙奇立異。別戶分門。但積精累氣。推而致極者。和專仁而已。

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既。

言人所食者五穀而已。而道人獨以陰陽二氣爲食。五穀者故能養人之色身。而二氣專能生法身。色身康強。不過卻一生災殃之侵。而法身養成。乃能脫萬劫輪迴之苦也。於此而

不長生不老而不得天之輔相者。吾不信也。

試說五臟各有方。心爲國主五臟王。

五臟者如列侯然。各據一隅。而其心獨爲至尊。故曰王也。

意中動靜氣得行。

動靜者陰陽也。言陰陽之氣不能自行。必意中動而靜。靜而動而後行也。

道自持我神明光。

此言氣卽道。道卽氣。氣從外來而我內受。內外相合。打成一片。其精神有不著彩者乎。

晝日昭昭夜自守。渴自得漿飢得飽。

言人身本屬貧寒。如常飢渴之狀。必須晝則昭明。夜則持守。方能國富邦安。食太倉而飲玉漿矣。

經歷六腑藏卯酉。

卯酉者東西二門。卽沐浴之所也。言得道者。歷遍六腑之內。必先隱於東西之門也。

轉陰之陽藏於九。

言人以陰迎陽。而陽向陰。於是一身陰氣。自藏於九陽之內矣。

常能行之不知老。

言無上妙道。本足卻老。若常能行之。老何慮乎。

肝之爲氣。修且長。羅列五臟。生三光。上合三焦。下玉漿。

此言氣之最長者。惟肝爲然。故能於五內之中。包羅無遺。三光之下。生發不已。上下相貫。有流通而不滯者。

精候天地長生道。

生道者。天地生人之道也。言內養陰精。而外等生道。必須以生道而點陰精。方爲得也。

我神魂魄在中央。

言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此肝目所寓魂魄若此。而非我神魂魄也。蓋我神魂魄非內非外。而在中央也。

精液流泉去臭香。

言人身精液本有臭香。彼昧之者每取臭而遺香。故所行者多旁道。而明之者獨畱香而去臭。故所行者乃正道也。

立於玄膺舍明堂。

玄膺穴名。明堂猶天堂。言至真精液不在人身四體。而獨在玄妙穴天堂間也。

通我華精調陰陽。

調陰陽者。調陰陽二氣也。然調陰陽之氣。與調呼吸之氣不同。彼調呼吸者。或靜坐定神。或納清吐濁。均屬易能。獨調陰陽者。要非通我華精不可也。

伏於玄門候天道。

玄門者。玄妙門也。天道者。先天道也。言修道者。必須伏於玄門之下。以等天道之來。方能度我而出世也。

近於我身還自守。

此言凡事皆在我外。而道獨在我內。我內者。卽近我身也。近

我身者。要非自守焉不可。

清靜無爲神畱止。

神者不神神也。彼不知是神者。輕舉妄動。故多喪亡。而深知是神者。清靜無爲。乃得畱止也。無爲者。非一無所爲。實無爲中而有爲。有爲中而無爲也。

精氣上下關分理。

精者上也。氣者下也。故精化而爲氣。氣化而爲神。此其間宜分理也。

七孔已通不知老。

言修道者得此真一之氣。過三關而穿七孔。上下貫通。豈非
已得長生之術乎。

還坐天門候陰陽。

言人先煉已性。還須坐於天門之下。默察陰消陽長之機。以
待天心之發見也。

下於喉嚨通神明。過華蓋下清且涼。

言修道者。遇波羅密寶。吞而下咽。通神明之堂。過華蓋之下。
覺其滋味。清且涼者。

入清虛。困見吾形。期成還丹可長生。

言修道者得混元之寶。入清虛之困。方能見吾形骸。而結成丹藥。再用沐浴溫養之功。勿忘勿助。運天然真火。薰蒸變化。自然期至。蒂落。羽化而飛昇矣。

還過華池動腎精。

華池。華美之池也。言人之腎精。每貴乎靜。而修道者之腎精。獨貴乎動。動者非專主於動。而不主於靜。乃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也。然動腎精之所。要非過華美之池。不可也。

望於明堂臨丹田。

明堂者。清淨之堂也。丹田者。丹落之田也。言修丹者。欲丹落。

此田。要非望於明堂不可也。明堂者。乃至清至淨之堂。但喜人供養。而怕人垢污也。

將使諸神開命門。

命門者。陰陽闔闢而成變化。卽真息呼吸之關也。但常人遇此命門開者。而使之閉。一閉而三年轉首。聖人遇此命門閉者。而使之開。一開而九竅皆通。修道者。須令諸天衆神。而開啓命門可也。

通利天道藏靈根。

天道猶神道。靈根卽玉根。言真神藏於玉根之下。非通神道。

不能藏也。神道者非凡人所行之道。乃神人所行之道。神人行此道。必神人方能通此道也。

陰陽列布如流星。

流星者。與辰星不同。辰星者居在中央。不動而不搖。流星者布在外面。流動而旋繞。或金或木或水或火。而皆有陰陽之分。故曰陰陽列布如流星也。

肝氣似環終無端。

肝氣者肝經之氣也。然其氣內藏於肝。外應於目。但其似環之際。終無端倪之可擬者。

肺之爲氣三焦起。伏於天門候故道。

肺氣者。肺經之氣也。言其氣起於三焦之中。而伏於天門之下。天門者。上天之門。故候故道者。非此門不可也。

清液醴泉通六腑。

清液卽靈液。醴泉謂甘泉。言人果能於虛無中而飲此靈液。酌此甘泉。自必另換一段六腑而濁氣全消矣。

隨鼻上下開兩耳。

隨鼻上下者。言隨其呼吸之氣。而開兩天之耳也。天耳一開。自耳入而心通矣。

窺視天地存童子。

童子者。元景童也。言修道者。上窺夫天下。視夫地於上天下地之中。而存元景童也。

調和精華理髮齒。

精華者。人之所當調理者也。但世人往往情欲牽纏。耗精損氣。而調和者絕少。惟修道者。調理善而精華萃。則精華之體發。而爲炳蔚之觀。又何至齒搖動。而髮蒼蒼乎。

顏色光澤老不白。

言修道者。道得於心。原不期潤乎色。而不知有諸內者。必形

諸外純粹之體發而爲澤潤之容如文帝所謂及老變皓形髮白返童容者此也。

下於喉嚨何落落諸神皆會相求索下入絳宮紫霞色。

下於喉嚨者下咽喉嚨也言修道者下咽精液落落而降萬神來朝兩兩相合於是一賓一主宴飲唱歌下入於絳宮之中外著夫紫霞之色此乃效之必然者也。

隱藏華蓋通神廬。

華蓋光華之蓋也神廬神隱藏之廬也經言三光回紫蓋下通神廬之中此之謂也。

專守心神傳相呼。

言修道者。不必持心息神於未得道之先。所貴守心養神於既得道之後。何則。蓋以未得道先未有先天種子。守心神者。如守空鎗然。既得道後已有無價連城。守心神者。自可傳相呼也。

觀我諸神辟除邪。

言修道者。觀我一身諸神。而諸神皆從我令。除我一身邪穢。而邪穢自不我污。從我令。而滅作耗之識神。不我污。而消爲亂之穢尸矣。

脾神還歸依大家。

脾神者。脾經之神也。言脾神本屬於外。而令其還於內。以外入內。自依於大家而不失矣。

藏養靈根不復枯。

靈根者。靈柯之根也。然靈根非等閒所能栽。猶非等閒所能養也。善養者。內焉默運神火。虛極而靜篤。外焉勤邀聖水。灌溉而潤滋。於是發生長養。又何至復枯乾乎。

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似玉都。壽傳萬歲將有餘。

胃管者。猶云氣管。氣管者。通乎虛無之竅也。言修道者。得此

虛無之神。收入胃管之地。必須內護寶帳。如金籥之完。外塞命門。似玉城之固。方能一得而永得。長生而不死矣。何則。蓋以若人之壽。與他人之壽不同。他人之壽數。得而奪之。而若人之壽數。不得而促之。故曰壽傳萬歲。將有餘也。

脾中之神游中宮。

脾神者。脾經之神也。中宮者。中央之地也。言脾神之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不在外舍。而游中宮也。

朝會五神和三光。

五神猶五氣。三光三庚也。言修道者。欲聚五行之氣。先和三

庚之光三庚和。而五氣朝。自必形神俱妙。與道而合真矣。
上合天氣合明堂。

天氣者元氣也。言修道者以養性爲主。而養性之要。在於上
合元氣。若不元氣上合。又焉能合於明堂乎。

通利六腑調五行。

通達調和也。言修道者。必須六腑通達。五行調和。方有所依
據。不落空亡。如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
安。可以不事作爲。漸至超脫矣。

金木水火土爲王。

土者真意也。言修道者以土而統金木水火。卽以金木水火而歸於一土也。卽以金木水火而歸於一信也。亦卽以金木水火而歸於中央也。故曰王也。

通利血脈汗爲漿。

血脈者。周身之血脈也。但常人往往閉塞不通。則元氣易爲耗亡。惟修道者保守元氣常聚而不散。自必血脈通利。永流而不滯也。流則融會貫通。亦幾汗流浹背而已矣。

二神相得下玉英。

二神者。陰陽二氣也。言修道者果能使陰陽二氣兩兩會和。

和則相生而不相害。不相害卽相得矣。然二氣會於戊己之門。自入於玉英之地也。玉英者。非內非外。乃精神萃聚之所也。

上稟元氣年益長。

元氣者。二日映元之氣也。言修道者。果能兢業小心。臨深履薄。於恍惚杳冥之中。而上稟元氣之主。而益壽延年。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循護七竅去不祥。

七竅猶云七孔。言修道者。以打通七孔爲主。而猶以護守七

孔爲妙。不然。不幾去祥。而至於不祥乎。

日月列布張陰陽。

日月者陰陽也。言修道者欲曉陰陽。須觀日月。日月於朔望之日。陰陽交媾。月借日光而生明。亦日借月光而著彩矣。伏於太陰成其形。

言修道者。於玄牝門中。而求一點真陽。伏於太陰之上。自必陰陽團聚。而成真人之形矣。

五臟之主腎爲精。

腎者水也。彼修旁道者。以腎水而填心火。是不知腎爲一身

之陰水。而非身外之陽水也。然腎雖爲一身之陰水。而要爲五臟之主公也。故曰五臟之主。腎爲精也。

出入二氣入黃庭。呼吸虛無見吾形。強我筋骨血脈成。

二氣者陰陽也。言修道者務令二氣調和。入於黃庭之院。乃能一出一入。一吸一呼於虛無而見吾形矣。然吾形旣見。而不筋骨強。血脈成者。斷乎其未有也。

恍惚不見過清靈。

清靈者。清靈之地也。然此地非有形有象者所能到。乃恍惚杳冥者所必過也。故曰恍惚不見過清靈也。

坐於廬下觀小童。

廬謂神廬。小童卽童子。然此童不在人間。乃在天上。故觀之者當坐於神廬之下也。

旦夕存在神明光。

神明者。我身之神明也。果能旦夕之間。而存神明之主。斯昭光著彩。有必然矣。

出於無門。入無戶。

此極言人之當學道也。苟其不然。亦幾如欲出而無門之可出。欲入而無門之可入矣。

恬澹無欲養華根。

華根者靈根也。然養此靈根。非恬澹無欲不可。恬澹無欲者。言其處紛紜之境。不紛紜。在慾海之內。而無慾也。

服食玄氣可遂生。

玄氣者。玄妙氣也。但人服此玄妙之氣。與服雲霞之氣不同。服雲霞之氣者。雖光生五內。而終不免於狂妄。不惟難以遂生。而且促壽。服玄妙之氣者。如一身皆屬後天陰質。而得先天種子。自必遂生。而永壽矣。

還返七門飲太淵。

太淵者。太淵水也。觀其來源。且清且漣。嘗其滋味。且甘且香。然欲飲此水。非還返七門不可。七門者。玄妙之門也。

通我喉嚨。過清靈。

喉嚨要關也。清靈福地也。言人飲此淵水。必如轆轤之聲。不絕。打通要關。而福地方能過矣。

問於僊道。與奇功。

僊猶仙。奇妙也。言仙人之道。而有奇妙之功也。

服食靈芝。與玉英。

靈芝。草名。玉英。花名。但此草芽初萌。花鉛初現。非常人所能。

知。惟道人乃能食也。

頭戴白素足丹田。

白素猶白練。戴者猶邱君披白練也。言人果於金精旺耀之時。冠於首上而自入於丹田中矣。

沐浴華池灌靈根。

沐浴猶洗濯。華池喻靈竅。靈根卽玉根。言人當靈根已栽之時。必有危險之恐。然防危慮險。非沐浴不可。沐浴者又不可舍華池而別言沐浴也。

六腑相得開命門。

六腑者。人身之六腑也。但六腑相傷者。卽肝膽之近。而楚越視之。又焉能開命門乎。惟六腑相得者。六根清淨。而先天命門有不期開而開者矣。

五味皆至。蕭氣還。

五味猶五行。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人能於此逆而修之。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而真一之氣。猶有不還歸者乎。大道蕩蕩。心勿煩。

蕩蕩平也。煩索也。言大道與小道不同。彼小道者。或餐霞。或納氣。或移星換斗。均屬曲徑。而非正學。若大道者。一竅而爲。

萬竅之祖。故其用雖繁。而其體要甚簡也。

被髮行之可長存。

被髮者。倉猝時也。言人於此蕩蕩之道。果能被髮行之。而他時更可知也。又何至於喪亡乎。

吾言畢矣。勿妄傳。

此言太上黃庭外景畢。舉於此。彼明乎此者。甚勿妄傳。匪人以取洩天機之罪。可也。

純陽道人註解

大

洞

經

醉僊亭

原书空白页

文昌帝君大洞經序

昔文昌帝君七十二化以來所作本願經卷陰騭諸文誠所謂明白顯達勸忠與勸孝兩途平正圓通勵善與勵道一轍雖文理燦然而可觀而道體淵乎其未備較諸大洞真經其淺深有不同者大而曰洞空空洞洞統三才而咸包洞而曰大至大至極胥萬物而一致要其間金銘玉簡取乎尊而無對之名神室帝宮形其淵乎莫測之意推諸道之皮毛咸置之而莫論也故世間只行小法未明大道者僉曰此經極深深則非淺士所能測此經極高高則非卑見所能窺總鄙而

陋之者未之或見。而精而通之者。實屬罕聞。故吾

演正祖師孚佑帝君。刻苦研求。細加註釋。闡發經中之旨趣。詳明經中之蘊藏。雖精微奧妙。非淺見者所能深通。而規模範圍。要大才者可以小喻。吾願斯世文人學士。勿以管見窺天。庶乎升堂入室。不致道岸之難登矣。

雲龕道人序於畱有餘齋中

大洞經

文昌帝君著

純陽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張文恒

李文純

鄧景芳

鄧景崧

鄧景華

李廷桂

劉鋈

恭校

顧桂保

周隆祥

屠震榮

豫慈雲

文昌帝君大洞經卷一

純陽道人註

第一章

真陽帝賓老。

真陽真一之陽。帝賓帝之賓客。老者長老之稱也。

受事會玉皇。

受事兩相合一。如任事然。玉皇中帝也。

滅魔除穢尸。

滅消滅。魔魔障。尸三尸也。滅之除之。乃無意外之紛擾也。

百司詣絳宮。

絳宮非取象乎心。而言乃狀其名也。故曰絳宮。

逸宅丹元內。

宅地也。逸安逸也。丹元丹室。元房也。若謂丹爲紅色。元爲黑色。其論淺矣。

五氣結十方。

五氣結者。五氣聚會也。十方十字之方。如必曰南北東西上下四隅。則知之易矣。何深之有。

七轉司命至。

七轉卽七返。返其陽而制陰也。司命主乎命也。然主乎命而不能禁人復其命。蓋命在天而復在人耳。要其間非先煉性不可。

三回召仙宮。

三回三還也。仙公卽仙元。召者招而來之之詞。

泰山主鬼者。

泰山東嶽山名。卽山之首也。鬼者陰之靈。泰山主鬼者以陽而伏陰。卽以神而伏鬼。

急校三官中。

三官三官之地。校考也。非謂天官地官水官。令人執相而忘真也。

十德初成基。

十德中庸之德。基根也。然必明此中庸之德。乃能腳踏實地。不然總有出神之功。其生生化化所不免矣。

同飛七覺元。

同飛共飛昇也。覺慧元通也。此間包羅萬象。只執七覺爲口耳。鼻舌心意目。又失之拘矣。此總言人之修道。以身內之主。而會身外之賓。清氣上昇。濁氣下降。於是絳宮丹元之地。安。

逸而堅定。司命仙公之主。回顧而召還五氣朝元。十方鎮定。至德凝聚。厚羽飛昇矣。至於識神陰鬼。又何不聽命之有乎。詩 孕育真陽一氣藏 包羅萬象蘊中黃

曰 玄天司命三官理

佛說西方極樂場

第二章

清靈扇八極。

清靈清虛靈活也。道極其虛。虛而入妙。道極其活。活而不滯。扇揚也。八極八極之地。如南華經所謂無何有之鄉也。雖推之甚遠。而按之甚近。卽道之無所不在乎。

鼓輪三華城。

鼓鼓動。輪輪轉。華城華美之城。三華城者如主宰居中而外有城垣密密森森以壯威也。

披此胞胎結。

披披開也。胎胎元。結凝結。胎元蘊寓黃庭。非披之不得明也。然胎元一氣結聚乃成丹也。

六祖受福生。

六祖非六根之謂。乃六氣也。福福祉。受福生者乃受福祉而超生也。

辰宿皆衛道。

辰宿星名。衛護也。皆衛道者。如衆星之拱北辰也。何得指辰爲早。指宿爲暮乎。

常守第一營。

守持守。常守時時守也。第一營紫微居中。四圍衆星旋繞也。如營寨護衛兵甲重重然也。

公子執五符。

公子金公也。執執守。五符九五之符。五氣凝一。如心肝脾肺腎。日日相通息也。要之總以脾爲主。借淺以喻深耳。

太乙居紫房。

太乙太始也。居寓居紫房紫陽之房。太始之氣本未始之始。即先天氣也。然藏於紫房。總係寓氣所也。第密語深深。知音者罕耳。

三合永不紊。

三合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一分爲三。三合爲一。要其次序不紊亂也。

拔昇玉帝宮。

拔昇提拔而上昇也。如高上一層樓然。玉帝宮上帝之宮也。

少女郁墨子。

少女卽姤女。墨子卽嬰兒。總屬金公木母之別名也。郁燠乎。有章之象極形其浩大流形也。

預兆一氣中。

兆端倪也。嬰兒姤女交結而成夫妻。合爲一氣。修煉之始也。拘制精血液。

拘制攝伏也。液者金玉之液。必使此液兩兩相合。乃有拘制。方能萬劫而不壞矣。

盈滿五臟充。

盈充也。五臟心肝脾肺腎也。此借色身中以形容耳。

十真登紫房。

十真十真之德。登昇也。紫房紫府也。

帝子化金仙。

帝子先天之子。金仙天仙也。化金仙者。由帝子而修煉成仙也。總在一變化無窮之象耳。

白玉飛符召。

白玉狀其色也。符信書也。召者言信書合而一之之謂。飛者形其速也。

引昇龍臺天。

引誘也。昇上也。龍臺天道成書召以飛昇也。此總言人之修道於性宗之地。而得虛靈之神。自必結胎成嬰。六祖受福。再能靜而有常。合而不紊。如北斗居中。羣星旋外。永護帝座。常守一營。於是拔昇於玉帝之宮。益映金光之彩。精神煥耀。身體堅凝。自然庫滿倉盈。心廣體胖矣。雖欲不成神仙之體。而來丹書之召。豈可得乎。

詩 鼓蕩華輪運氣精

周而復始昧而明

曰 胞胎不是凡精血

故爾神宗萬萬生

第三章

紫金毓華林。

紫金卽庚金。毓養毓。華林華美之林。庚金之氣養於華林之中。蓋庚金屬陽。陽發於震。以狀其華榮而發生也。然曰林者。借東方甲木之象。以喻陽金之所由來也。

長眠太無外。

眠安也。太無外。其大無外。長眠者。杳杳冥冥。無識無知。其卽一太樸之象乎。

玉房生寶雲。

玉房精華之色。寶雲吉祥之雲。生者和氣藹然。混而合一之象也。

九扇胞胎內。

九卽九五之九。非明道者不知此九也。扇動也。九五鼓蕩地六成之。自然內結胞胎。有出於不及覺者。

帝賓奉玉符。

帝賓卽真陽之老。玉符通信之圭。奉玉符者。上下交通執此以爲信也。殆不啻媒妁傳信。合兩家之好也。

三光回紫蓋。

三光乃庚金之光。非精氣神之謂。回旋也。紫蓋紫府之地。取三光而藏紫蓋。卽擇中得一善之謂。道書所說三華聚頂。亦與此意相通。

蒼玉斌來生。

蒼玉蒼色之玉。特借之以壯觀耳。斌盛也。文彩貌。來生則玉液漸生。草還丹矣。

衛此長夜會。

衛守護也。此指蒼玉。長夜會永夕會合也。彼此相期而相見。自然別有一段造就。非尋常所可比者。

五靈度符籙。

五靈猶五行。度符籙攢簇也。由此超度飛昇。黃泉不註名也。
九統合九光。

九統合九光。九五而合九陽之光也。總狀其金光炳煜。卽道書所謂木去求情。金來歸性也。

太元居玉清。

太元太元之氣。玉清玉清之宮。居安也。太而曰元。杳冥莫測之謂。玉而曰清。潔而無疵之說。

紫陽發萬生

紫陽老陽之謂。萬生發萬物而不窮也。蓋老陽爲天下諸物之祖氣。故云。然也。要其間非取一身之腎水。潤一身之心火。便生生發發於不已也。觀此而懷疑豁然釋者多矣。

元精育九靈。

元精真一之精。育孕也。九靈非九竅乃九宮。要之總係真一之氣發生之所也。多名象均託言耳。

元父結胎仙。

元父卽天父之謂。結凝也。結胎仙者。凝胎元而有象也。蓋其間乃係天父天母。卽聖父聖母。逆則生仙生佛之謂也。彼凡

精凡血所生化者。雖亦生生不窮。無足論矣。此帝君極讚
紫金之光。言紫金卷之退藏於密。散之則彌六合也。

詩 西南祖氣有朋來

五品蓮花七品臺

曰 未許凡夫能悟此

崑崙山下任徘徊

第四章

高上洞元。

洞元者。洞中之元神。非山中之古洞。幽深莫測。隱士之所居
也。高上洞元者。言其高莫與京。上莫與並。是高之而無可高。
上之無可上也。要其間總與西遊記。斜月三星洞作隱語觀。

耳。

元生九天。

元者渾而莫測之名。九天九天之數。一元生於九天。實九數生於一元也。如釋典所謂始清太清。始丹太丹。始素太素。始玄太玄。中央大梵等等名目。恐學者執名而求反難明矣。故辭簡而意該。不尚富麗之爲工也。

氣祖太無。

氣祖猶言始氣。太無卽杳冥不可見。見之不可用也。若由斯以推是無極也。由斯再推是太極也。愈推愈妙其旨深矣。

衆風映元。

衆風衆象也。映元衆象映乎元始也。究之總屬萬殊一本之謂。故一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生生化化其無窮矣。

曾親絕散。

曾親絕散。言乎學道者不敢違乎仙景。落於凡塵。以致曾不顧親。親不顧曾。分離而四散也。如國家然。君臣一體。內外一心。方能治家而治國也。不然夫豈不難。

四清睹閒。

四清四方清靜也。閑安也。總形其元神在內。不染一纖塵垢。空空洞洞。渾然無事之象也。

帝一上景。

帝一乃尊而重之之謂。上景最上之景。舉凡天下之物無得駕而上之。要其實總屬中一之神。爲天下之至尊也。

連衆攝烟。

衆烟物類之殊。言第一之景。而攝萬殊之繁也。總係一本而攝萬殊。萬殊歸於一本。操之至近。推之至遠之謂也。

長契一運。

契合也。運動也。言長契一運而天地混沌。當一陽發動。用九而不可爲九用也。故一運而須停止。不可輕視而淺觀也。七世投閑。

七世七日來復也。此乃七世之所以然者。如曰七世爲七識。又曰七世爲七竅。均皮毛相之矣。欲得真訣。不綦難乎。

託靈屬命。

託寄也。屬付也。託靈屬命。託神靈而屬天命。卽以性就命。引命制性。乃得性命雙修之法。不然只修性不修命。雖神則靈。而聖則難矣。若修命不修性。如鑑容無鏡。總難活蕩圓通耳。

華灼自然。

華灼彩耀也。自然者出於自然。不待勉強之謂。蓋恐學者造作安排。如運河車擺骨搖精。一切小法爲大道耳。

流輝六曜。

輝光輝。流輝光輝彩著。曜煥也。六曜有云南斗離位者。尙淺論耳。蓋其意乃用六而不爲六用也。第非易理深通者。均未知此句也。

泯邈沉遷。

泯滅邈遠。沉墜遷移也。總之乃係恍惚有象之謂。第常人侮

狎而輕慢。聖人欽崇而轉移。故當泯邈之地。沉遷而不素也。彼未能伏虎降龍者。尙未臻此。

凌梵御暉。

梵者釋典所謂佛殿也。御駕馭之謂。言上凌夫殿閣而馭暉光也。此乃隱語如斯。如謂梵爲西域之經。暉爲一身之氣。亦此意也。

西華彰安。

西金位華光也。彰著安穩也。總形庚金發於兌宮。光華燦爛得其氣而還元也。然兌宮者。非甚懸遠也。

併編帝簡。

併同編載簡書也。併編帝簡。乃將所受之玉經合成一卷。非別有所云云。令人幽遠而難測也。

盡得解源。

解悟源本也。盡得解源。乃豁然貫通。而無毫髮疑也。卽魯論呼以一貫。應之以唯之謂也。

胎田遼路。

胎田祖竅也。卽生之田也。遼路幽路也。卽死之路也。

世發玉蘭。

發生玉貴蘭草名之最香者。世發玉蘭者。不外乎胎田邃路。世發荆棘者。亦不外乎胎田邃路。均此田路。凡人不識乎此。而荆棘日生。道人深明乎此。而蘭枝日養。故世發玉蘭。且暢茂而條達也。

靈光入極。

入極入極之地。靈光者。靈光照耀於入極也。

萬神俱生。

萬神衆神也。俱生者。衆神朝會相和而鼓唱也。如萬國來朝。宴樂君王也。此章總言虛空靈明之洞。寓渾然無象之氣果。

能如天地氤氲。四時周流。自然長生不老。與天地而齊壽矣。
第世人往往咸昧乎此。卽或有煉氣出神者。不過高山之隱
士耳。若有體有用。性命雙修者。概不多見。故 帝君述此經
以傳世也。

詩 靈光一點萬神元

那曉胎田鏡裏存

曰 若是旁門七十二

人人妄執一苗根

第五章

高上宴紫清。

高者至尊之謂。上者至貴之稱。有云太虛之表。其意亦通。晏

息也。紫清宮名。非取紫黑赤色。清純無疵也。宴紫清者。高上宴安於紫清也。

五老扶玉根。

五者卽九五之五。龍德中正者也。五老者。謂爲五行。其意亦通。但淺論耳。扶玉根者。言九五歸根於玉華也。

太素拂渺景。

太素猶云太乙。卽東極妙岩太乙天尊之謂。拂搖動。渺景玄渺之景。此乃推極而論。若謂太素爲純白無疵。纖毫未染。拂爲逆反。未嘗不通。然而去道遠矣。

合符帝一尊。

合符合會符信也。渾而爲一之象。帝一尊乃尊而最貴者。合符帝一尊。乃互相抱依。不可須臾離也。言人能於玄渺之中。拂而不亂。元景之上。動而有常。於此而不華。精日萃萬神聚會者。斷乎其未有也。

白帝皓玉漿。

白帝西方帝名。西方象秋。秋氣殺物。而天心愛仁存乎其中。殺中有生也。然此乃人之真情。正對真性而論。皓潔白精瑩貌。玉漿卽瓊漿。月現庚方其斯之妙景歟。

回金太霞清。

回金回光返照。復其原本也。金來歸性。亦此意也。太霞紫陽之氣。太霞清者。言其氣之澄清也。悟真篇。化成一塊紫金霜。其此之謂也。

度我死戶閉。

度超也。死戶卽正陽祖云。生我之門。死我戶之戶也。度我死戶閉者。言平均此一戶。生我者在此。死我者亦在此。果能閉其死戶。則死戶卽轉爲生戶。吾知害裏反有莫大之恩焉。拔出三途生。

三途死途也。卽苦海之茫茫乎。拔出者。脫離苦海而昇天堂也。

十通由斯生。

十通卽始而見終也。蓋豁然一貫而智慧聰明有發生於不已者。

妙行由斯興。

妙行玄妙之行。蓋一得乎斯道。舉凡動作云爲。自然中規中矩。有不待於勉強者。

洞明光景中。

洞虛明徹也。光顯景色也。蓋學者臻此。有如是之景象者。

帝一真元經。

帝一極其尊貴之意。真元至真元妙也。蓋此經有如是者。苟非升堂入室。未易窺測其萬一也。此章言人能於上清之地。而收瓊華之漿。閉我死戶。拔我生途。則十道之通。奧妙之行。有不期生而自生。不期興而自興者。於是光景大地。洞洞明明。殆不啻石蘊寶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也。豈非萬古千秋第一真元之妙經乎。

詩 黃泉姓字若求無

總要持操太素符

曰 自必霞卿成福地

天關拔滅地關途

第六章

玉虛順元歸。

玉虛者卽玉根。內五行之法象也。謂爲太虛空空洞洞。萬緣俱絕。一塵不生。乃五行之本原也。順者順而不逆。元者元極也。猶云乾元歸服也。

天晨金霄遊。

天晨卽主宰。非平旦之氣。乃真一之氣。混而合一。則相同而相遠也。金霄金光發見於霄殿也。遊行也。主宰純而不雜。明。

而極淨。然而問其定所。則不可以迹象求之也。

朗朗生帝境。

朗朗猶明明。帝境上境也。若謂心境與主宰相謬。恐學者認人心爲道心矣。

頃爾駕玉洲。

玉洲瀛洲也。頃爾駕玉洲。倏忽之間。高駕瀛洲之地。卽凡軀而造仙境矣。主玉根聽命於主宰。主宰卽灌溉夫玉根。遊於靈霄。煥乎帝境。倏爾之頃。有不高駕乎瀛洲也哉。

左撫命神童。

左陽也。撫安也。命令也。神童卽嬰兒。

右弼命書符。

右陰也。弼輔也。書符謂信圭。命書符音信相通也。

明眞煥九霄。

明通也。眞元也。煥燦爛昭明之貌。九霄九天也。彼云九霄等於九宮。殆未深通道術者矣。言明乎眞元之精。堅持而固守。斯煥乎九天之上。燦爛而昭明也。

三日映元敷。

三日者三日出庚之謂。映照也。元敷元乾。敷布也。庚金之象。

得自坤方。卽道詩所謂山頭月白藥苗新也。

千景併生矜。

千景卽衆景。景景齊觀渾而併同也。矜者矜持慎重之意。雖衆景在外。而一心持內。自然送歸於土釜中矣。

內有幽寥無。

幽渺寥落也。無卽太無。內有幽寥無者。渾然太極之謂也。

令我得長年。

長年永壽也。道成功完。與天齊壽也。

千劫始一周。

千劫衆劫也。非必切切焉。六十花甲爲一劫。至於千數之多也。千劫一周。極形其代遠年湮。時越而境遷也。言衆景併生於外。而太極操之於中。推之使我延年。使我益壽。雖千劫之遙。有不一周始之也哉。

黃籙保劫仞。

黃謂中黃籙圖書。中黃上帝所賜圖書也。保護也。劫數也。仞入尺曰仞。狀其高也。

披錦入神邱。

披被也。錦者五色彩絲織成。卽無縫之衣也。神邱神明之邱。

太清仙界也。入乎此者則大道成矣。

太乙務命根。

太乙卽太素。萬緣俱淨。一念不生之謂。

公子召合符。

公子卽金公。太乙渾然太樸。乃能命根清淨。守之而不失也。於此召引公子。是以我身之子氣。引天地之母氣。卽是以我身之本性。召外來之至情。自然子母相戀。性情合一。渾化於無窮也。

十回度初心。

十回數次回轉也。深而言之返陽也。度化也。初心卽初志。由始及終。願滿而功成也。

得入大信根。

信根至誠之靈根也。得入者如樹之靈根。培植灌溉。永久而不衰也。言人受中黃之寶籙。乃免萬劫之牽纏。披錦爛衣。入神逸所。太乙公子合而爲一。於是而不十德普化。大信歸根者。無是理也。

詩 神邱高聳越華峯

萬劫千秋始一逢

曰 煉得凡軀渾不壞

太陽門下叩神鐘

第七章

玉帝元上旛。

玉帝聖帝也。卽玉清主宰元元極也。旛旂旛也。真一主宰乃太清一氣活活潑潑如旂旛之輾轉也。

制命九天元。

制度也。命令也。九天卽九霄元始也。卽玄杳之謂。特此端倪在於於穆之表詎。可以聲音笑貌窺哉。

七覺乘妙道。

七覺卽釋典七剎大覺之謂。非七竅也。乘載也。妙道玄妙之

道變化不測如神龍之無首也。

歡熙神風還。

歡熙暢遂和協也。神風卽金風。非秋日金風。乃取金丹之象也。歡熙神風還者。兌換心情和悅迴還也。要其間鼓之舞之。以盡神伴焉。奠焉以自適。正見化機之一片也。

飆燦北停華。

飆燦卽坎中一點真精。北停華狀其華光之色。以露本來之面目耳。

紫英列東班。

紫英震內。七般孤陰。謂爲紫陽之精。乃陰中之陽。與東班欠和。與北華相依。故曰孤陰象震之位也。

琳和九霄外。

琳玉名。極其美者。和飾玉器也。九霄丹霄也。光輝遠著。與天地相同。故云九霄外也。

玉符徵太玄。

玉符卽太乙。徵召也。太玄太極也。卽易之乾元。

三素生泥丸。

三素三元皎潔也。泥丸宮名。乃三素所生之地。卽聚精會氣。

藏神返本還元處。如無根樹。所謂過三關到泥丸也。

發越金靈間。

發見越顯。金靈金靈之殿。間中也。西南瞻光發見乎此也。

元君誦萬遍。

元君真君也。道詩所謂真君宴樂在當陽。正此意也。誦萬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勿忘勿助。從容而自得也。

一心守衛專。

一心中心也。守衛專。嚴爲操持。無所變更。不啻城國完固。而盜賊不能入者然。

十善生元中。

十善中庸之德。名爲衆善。其意亦通。生元中蓋十善生於無何有之鄉。卽杳冥混沌之地。雖十善而包萬善。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度厄而自然。

度超厄難也。度化厄難而歸仙鄉。乃道成之日。情枷愛鎖全釋卻矣。此章言人引此。燦爛統制紫英。一唱一和會於天宮之中。一陰一陽符於太虛之表。由此三華聚頂。五氣朝元。再能誦而弗輟。守而衛專。十善自然日生。而厄難自然可免矣。

詩 太玄飛召玉符來

九五雲霄紫氣開

曰 覺照幽明神舍裏

琳和鼓動玉英臺

第八章

太真統九氣。

太真至大而至誠。統會也。九氣卽真氣。謂五方四隅是爲數目拘也。夫豈其然。

洞景寄神通。

洞景空空景象。虛而不實之謂。寄存也。神通神化而通靈也。雖然中虛莫測。而一感卽應。自然活蕩而流通也。

玉帝乘朱霄。

玉帝卽元帝。朱卽朱紫。乘駕也。乘朱霄乃元帝駕馭乎朱霄也。然不必拘拘焉。指朱霄爲離恨天。乃老於句下也。

綠霞煥金墉。

綠霞霞光燦爛。言綠狀其色也。煥越也。金墉金垣也。城垣四固。中央鎮定。以見外藩之不可少也。

上館雲珠內。

館舍也。上館館之極其貴者。雲珠狀其華美也。乃神仙境界。凡夫不得到也。特爲未之深明者言之耳。果其專心致志仙。

境卽在目前。豈相隔於塵世乎。

仰接無極中。

仰接通而上之之詞。無極無上之極。稱所謂眞人居乎上境。仰接於斯地也。

靈關太漠下。

靈關神關也。卽神明之地。太漠卽恍惚杳冥之鄉。指爲丹田等等。相反悖矣。

靄靄竟沖空。

靄靄雲氣貌。卽祥光四射之象。竟沖空氤氲祥靄直通霄漢。

也。然此雖非指空中而論。而要非指兩腎而言。蓋屬比喻。以待學人之自悟耳。

冥化混坎離。

冥默。化合也。混坎離。北坎南離兩相交合。真水真火自然相濟。以成胎元。然要非心腎相交之小術也。觀西遊記諸僧遇難等處。自知之耳。

一元寂火空。

一元真氣也。寂滅也。寂火空。乃以真一之氣。點化羣陰。狀以烈火沖空之象。自然消滅而潛藏也。若二乘法門。謂念動爲

火止念淨念息念爲寂。未嘗不能清心寡慾。然特性分中功耳。

寂滅高洞上。

寂滅清淨不染一塵。卽不生一念。高超洞虛也。果能寂滅若斯。諸般障礙紛然釋去。此乃老僧之常談耳。雖然就淺言淺。至於深思大意當別有說。

玉宸保大洞。

玉宸帝宸也。保全也。大洞卽神洞。帝宸安於神洞之中。如如不動止乎其所。猶北辰居中。羣星外護之象。證諸儒書中者。

天下大本。卽此意也。

西拔六祖根。

西兌宮。西方之佛地也。拔除也。六祖根禍根也。去其根株卽俗緣斬斷。不入乎輪迴中也。

南解累劫凶。

南離宮。解脫也。累劫凶大凶也。解釋凶險。消除孽障。幾幾乎屢空境矣。

體矯萬景波。

矯強貌。波水波也。萬景波衆水滔滔下流不返。必須矯強迴。

轉。不使順波下也。

神王攝十分。

神王陽神。卽眞陽之氣。攝持也。十方十方之地。總在中央所也。不必云上下等等。亦不必云無處不在也。

大歸返胎元。

大歸全歸也。返還也。胎元卽胞胎。然此胞胎不易成就。蓋靈父靈母生前一點靈氣。以相構而結者也。

三合乘天龍。

三合精氣神混而爲一也。乘駕也。天龍卽乾龍。五氣朝元未

有不由三華聚頂以先之也。此章言人於杳冥之內坎離既濟。真火滅於真元之下。真元保於大洞之中。拔除禍根。解釋凶險。則禍轉爲福。凶化爲吉。休祥之徵何大如之。推之置於衆波之中而堅毅有守。十地之上而鎮定有常。於是我身之陰質化爲純一之陽神。朗朗輝輝。出入乘龍。言復此圓陀陀。光炯炯之胎元。任我乘龍而上天也。

詩 混化坎離內外通 靈關大漠不歸空

曰 太真一點藏真象 寂滅識神合大同

第九章

紫金太無中。

紫金紫色金也。乃庚金之氣。名爲紫者。示以正也。太無中者。言紫色之金。祕在形山。不在四體。乃在太無之一竅耳。

三元上景衢。

三元眞元也。謂爲上中下。名易解而論淺耳。上景至上之景。衢卽天衢之路。四達不悖。無所滯礙也。

秀朗大寶輝。

秀美朗明也。大寶謂天寶。輝煌遠近。天寶燦爛也。

昭昭扇帝敷。

昭昭明也。扇揚也。鼓蕩不息之機。帝敷卽元敷。吐下四方。靈光萬道。卽其所以總元敷之發越也。

伯史啓三素。

伯史卽太史官名。記事者也。然其實乃使臣解意。方屬真切。啓開也。三素解見前。

帝臨登玉虛。

帝上帝也。卽主宰臨降也。玉虛宮名。謂爲太虛澄清之地。其意微同登玉虛。上帝臨汝。昭其敬也。論其真妙。乃昇玉虛之宮下降時也。

慶氣育五雲。

慶氣卽瑞氣和霑祥明之氣育生也。五雲五氣亦通。五氣繚繞朝元而聚頂也。

司命神明初。

司命主命者。卽無極也。神明初者。言命之主宰。爲神明之始氣。故云初也。

十華妙行仙。

十華十華之地。妙行仙卽真仙。總狀真仙之無方無體。不卽不離。奧妙而莫測也。

制魔生六明。

制伏也。魔尸魔也。六明六根清淨不染纖塵。乃人用功之初。必然不可缺者。此言臣本非主。而求主以爲之主。於是慶氣合於元珠之下。司命制夫尸魔之侵。六明之生有必然者。

詩 三日庚金蘊妙藏

神明司命在中央

曰 洞天福地春常在

仙酒仙花醉一場

第十章

太元天地通。

太元卽元氣。謂爲太上之名。元妙之理亦屬通稱。天地通者。

通天而徹地也。太元渾然一氣。雖推之天地之遠。罔不貫通。於其間也。

浮雲不能入。

浮雲卽微雲。淡薄而清浮也。不能入者。如釋典纖塵不能入也。蓋大道至公。彼如一切纖塵私欲。兩相扞格焉。得入其中乎。

神宗理靈襟。

神明宗主也。理卽太玄。靈襟神靈之衣。謂爲胸襟其理亦合。蓋吾神之主。幽深難測。然其間按序以察。觸類而通。不啻理。

錦繡之衣。織毫而不紊也。

龍山秀玉峯。

龍山山名。西方嶽名。秀秀潤而爽朗。玉峯潔白而皎著。要其間深有包羅。非第取象而命名也。

金房鬱明霞。

金卽乾金房室也。鬱叢生也。明霞霞光明顯也。蓋真金藏於丹室。有炳煥發越。不啻霞蒸彩橋金光萬道也。

九天爲高宮。

九天卽九霄。非九竅。一切之名謂爲九宮。亦屬支詞。爲高宮。

蓋極形其高莫與並。非尋常所可擬議者。然而均屬比喻。外乎身以求之。總驚遠耳。

黃庭涉北元。

黃庭中黃院也。涉渡也。北元真神也。蓋真神在於黃庭院內。周流而不滯也。

元父在回明。

元爲生身之本。故曰父。謂爲聖父更屬真切。第陽春白雪知者希耳。回明回光返照也。

朱晶啓明師。

朱紅色。晶。水晶也。啓求也。明師蓋以朱晶而求明師。卽如以弟求師。乃能得所度也。要其所以云云。總係水火既濟之象。卽易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幽寥登上清。

幽寥虛明而寂落也。上清宮名。總屬清清靜靜。非凡所也。登者卽升堂入室之地。與事俗兩相遠也。

參透元中妙。

參悟透徹也。元中妙元妙而深淵。參透元中妙所謂至理幽渺。貫徹深通。無一毫疑意也。

長保大洞經

蓋一部真經拳拳弗失。常守不斂。久則由淺及深。由賢造聖。自入於精微奧妙之室。超超乎仙矣。言人於冥冥之中而求明師之度。斯能參透元妙。而守大洞經矣。

詩 黃庭內院有真人

向外搜尋不足論

曰 若是回明元父宰

玉皇殿上去稱臣

大洞經註卷一終

文昌帝君大洞經卷二

純陽道人註

第十一章

辰中五景氣。

辰帝辰也。五景氣者。言辰之中五行之氣也。總屬攢簇五行。合和凝結之意。

三秀登霄庭。

三卽三陽。秀秀美也。登昇也。霄庭靈霄之庭。謂爲天庭。亦可。蓋三陽發見不在濁污之地。而在靈秀之庭。非深思切求者。

殆悟旁門曲徑矣。

滄臺飛羽輪。

滄臺謂滄茫之臺。乃仙鄉境地。瓊華艷麗。故名滄臺。飛騰羽輪。羽化之車。飛騰鼓蕩。有難把握之象。

迎延道已成。

迎接。延謁也。成卽就。蓋迎之來。而延之入。賓主慶合。仙胎就而大道成矣。

司命奉帝書。

司命主命者。帝書。天書也。奉帝書。司命主宰。奉持帝書。以聽

命也。

號爲元度卿。

號稱也。元妙度化也。卿官名。乃爲太元之卿。受職從命以謁天命之頒召也。

保生太霞宮。

保護也。生卽長生。太霞宮紫霞之宮。卽玉清聖境。

列賓館玉清。

列賓謂賓客也。玉清猶云上清。館玉清總係敬之之詞。

命門合津涎。

命門生戶也。津津液。合津涎者。合津涎於生舍也。總係煉一團聖水而成丹也。

守我身常寧。

守持寧安也。我者非身中之我。乃箇中之我。不知我之爲我。褻我而謗我。深知我之爲我。乃禮我而敬我。禮而且敬。則天君泰然矣。有不常寧而常靜乎。

左攜元數君。

攜持也。元數君乃坎中之陽。先天主宰。生生化化之本也。

右攜朱育靈。

朱育靈朱火之象。葱葱鬱鬱。狀其淳然流動不可遏止也。乃離中之陰。卽本來之性。

太元度迷覺。

太元太元之神。度化迷昧也。覺有迷而省悟之象。總屬一點靈神超度。性迷頓然而開覺也。

遍施大洞文。

大洞文卽經文。遍施者。將此大洞經文發明而宣著。使天下人人家曉而戶喻也。

紫華領胎仙。

紫華卽紫華林。所以然者。乃紫華林中之紫氣領受也。領胎仙者。紫華受安胎仙也。自然得以長生除卻死籍矣。

元命真中神。

元命元中之命。真神真中之神。總屬一陰一陽。本來之面目也。

詩 太清宮裏太霞明

肅肅嚴嚴列陣營

曰 打破其間真一竅

先天主宰後天呈

第十二章

金闕上景氣。

金闕卽上闕。上景氣至清之氣。蓋此氣藏於金闕。爲人所不見。不聞之區。靜極虛微之地。故曰上景氣。

十方暉紫烟。

十方中庸之地。暉光耀也。紫烟卽紫烟之宮。而藏先天之氣。正十字之街。別名而喻言也。

三合太一尊。

三合太一尊。蓋言太上一尊。爲至尊無對之稱。必須混三爲一。乃得其常。若推而言之。千變萬化。枝枝葉葉。轉無窮矣。

帝召太元神。

帝召召而回之之詞。太元神乃元妙之神。蓋此神者乃不神之神。非思慮之神。召而致之來。正所以使之還元而返歸矣。

七轉召嶽真。

七轉卽七返。嶽山名。真者山之靈氣。蓋真陽返還成爲七轉。於斯混合陰陽。自然原本到手。腳踏實地矣。

玉符告三官。

玉符謂信圭。三官天地人三官也。謂爲三元亦通。總屬寶信。貫合此三官。方能精氣神會合而融通也。

拔籍三途下。

三途卽死途。拔籍三途者。乃將黃泉姓字消滅。從此六根清淨不染。夫一塵矣。

受生高上晨。

上晨帝晨也。高者高莫與京之象。受生高上晨。蓋言上晨之地。必須受生於此。乃能脫去輪迴。以免劫數之苦。雖然人人受生者。如涅槃超度。然而知其所以者。蓋寂寂矣。

太帝八靈王。

太帝太極也。由無極而生爲天下之祖氣。八靈王總屬渾化無窮。推極而論。如經中割利王其意相同。

一化回慶雲。

一者萬物之始氣也。化。渾回轉也。慶雲猶祥雲。蓋一元渾化而慶雲回護也。有如甘露洒須彌然。流通貫注也。

桃君守六合。

桃君謂春君。守持六合天地中也。桃君一解世人罕詳其旨。乃取先天一點春光之意。守六合者。蓋直養無害。氣自充於天地間也。至於色身皮囊。自然脫化於不覺矣。

謹精衛泥丸。

精乃聖人貴精之精。非濁精也。貴精之精。生仙生佛。濁精者。

生身之本。卽凡夫根種。萬劫輪迴而不息也。泥丸宮名。果其謹守此精。衛護泥丸。自然有脫化之期。不至水乾而火燥矣。太清入景觀。

太清卽上清。入景衆景也。蓋上清之地無色無聲。而衆景齊觀。有出於擬議外者。

十德真文宣。

十德中庸之德。若云二五之數。雖屬易解而未得其精。真文宣蓋有德於中者。自著於外。不啻山蘊寶而增光。水懷珠而覺媚也。

保守神中神。

神中神非思慮之神。乃不神之神。不神之神正是真神。自宜保護持守。勿使有用之神。用於無用之地。則斯神貴矣。如道詩中煉神須煉不神神。亦此意也。

元命生自然。

元命主宰也。儒書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卽爲斯命第性分。人人可與言之。而命術一節。擇人而言。因人而教。倘根本淺薄者。卽黃金萬兩不敢輕談。以遭天譴。然元命生機不已。爲天下生之本。苟不聽其自然。加以矯揉造作。則生之本。

者。轉爲害之之原矣。故聖人罕言命也。

詩 十月胎成入聖基

陰陽回化混元時

曰 總歸高上桃君在

鏡裏春光景象奇

第十三章

太素三華氣。

太素卽太樸。三華氣者。三曰之庚氣也。總屬虛空中一點真靈。超出聲色之外。不落塵緣之中。爲氣祖也。

晨登廣寧堂。

晨謂道君。不作晨夕一解。廣寧堂極樂鄉也。卽正大光明之

域登者造斯界而上昇也。

玉京表玄籍。

玉京卽神京表記。玄籍卽仙籍。蓋造仙境之地。自入仙籍。猶云天榜標名地府除丁。所以飛昇而羽化矣。

守命核道康。

守持命。天命核。考核省察也。康泰然自得之意。總是形容火候純熟。如如不動之象。

回風散萬魔。

回風回光返照也。散者去之之辭。萬魔魔障累累。不可指屈。

自然均化爲無有矣。蓋學道一節。未得真神返照而識神作號。一得真神返照。斯識神聽令矣。不惟不作我魔。轉作我護法之神。雖然此境不易及矣。

金符超廣鄉。

金符謂金圭。符合之意。廣鄉廣遠之鄉。超廣鄉乃會合廣遠之地。如從下地而入天門中矣。

撫御地下戶。

撫安御駕也。地戶卽死戶。總言學道者於羣陰肅肅之時。閉門潛修。靜而勿動。不然則有咎矣。

保守長生王。

保守操持。長生王真君也。乃陰中真陽。萬劫千秋不墮輪迴者。故曰長生王也。

轉入上仙門。

上仙卽金仙。蓋仙有數等。鬼仙。人仙。地仙。南宮列仙。而要總以金仙爲上仙。必須換骨脫胎。方能無方無體。變化而莫測。故轉入斯門者。誠罕見矣。

入景齊洞陽。

入景入方之景。洞陽空洞之中一點真陽也。蓋入上仙之門。

者。陰盡陽全。自然赫赫昭明。而無纖毫之渣滓矣。

詩 人人有分入仙門

還是魔鄉至道存

曰 不外廣寧堂一座

齊觀八景覓無痕

第十四章

皇上超無景。

皇上卽皇極。至尊無對之稱。乃爲十方眞宰。超無景者。蓋狀其上無可上。尊無可尊。舉天下莫得駕而尙之。雖恍惚杳冥之境。猶超超乎遠矣。

輪轉九曜停。

輪轉周流不息也。九曜卽九星。停勻也。蓋九星煥越。氣機流行。總不失其次序。有左旋右轉。按周天八卦然者。此乃藉天上之九星。以喻金丹九轉之功也。

回風混帝心。

回轉。風散也。混合。帝心卽天心。蓋神風混合天心。默化一氣。上下如連珠。然吾知始焉。卽無而復入有。誠所謂不滯於虛。杳頑空之景象矣。

入景運常寧。

入景八方之景。謂爲入節之氣。其意相同。運動寧安也。蓋言

氣貫序行。代擅推遷。總屬陰陽交遞。而無或戾之象。蓋修道者。當準乎此。庶不致孤陰寡陽。有亢違之咎矣。

廣霞參神天。

廣大霞光。參同也。神天謂有神之天。非有形有象仰觀而堪擬議者。要其間總云在天之表。光明莫掩。自然五內凝結。大本到乎手矣。

五帝散日精。

五帝中帝也。不必切切焉。指爲青黃赤白黑有五色之判。散分也。日精日中之精。猶坎中之陽也。果能於中央之地返還。

真陽則還丹有象。從此護持防範。依然仙體矣。

液逸立中膜。

液卽精液。非精血也。第悟旁者。以七般陰質云云。又屬差矣。逸安也。立中膜。乃精液之所。惟須去臭畱香。則天理充足。人欲消亡矣。

血凝五華平。

血液亦非汚血也。如道書中白血膏名殊而理一。凝結也。五華五氣充元。五內光華也。平則均平合一。兩相資助。各無侵犯。庶幾乎陰陽得所矣。

體寶元珠映。

體寶身內之寶。非世間之寶。元珠玄珠也。圓陀陀光灼灼。元妙而莫測也。總是一粒黍珠。懸於非空非色之間。圓滿而充足。光華而爛著。有擬議之不可得者。

流曜瑩光形。

流曜活活潑潑。昭明顯著之象。瑩精潔貌。光形積之厚者。流自光映。四體而生色也。總是形容心廣體胖。誠中發外之意。號爲壽逸阜。

壽康逸安也。承上而言。其效蓋以道成名立。自造壽域之境。

與世人終日營營奔走不息者。兩相懸絕。故曰號爲壽逸。皇也。豈不與天地同其並峙。與日月同其永明。與山川共其無疆也哉。

亦曰澄源亭。

澄清源本也。亭仙亭也。蓋以其間清清澈澈。特然不染。故曰澄源亭也。洗心者恃乎此。滌慮者恃乎此。第悟會而貫通者。誠屬難矣。

俱滅三惡機。

滅消也。三惡卽三途。機者機緘已露。而潛釋默化。有令其根

株永絕者，吾知六根清淨。一纖不生，可豫爲決之矣。

啓籍登大明。

啓開籍簿也。蓋典冊所載，原始要終，自然於此明白顯著。令人一閱而卽解者，故曰登大明也。

令我保仙真。

保守也。仙真卽仙胎，必須圍爐侍火，勿令飛遷。俟夫面壁功圓，則可得矣。

仙綬披綠青。

仙綬卽仙家印綬，與凡間印綬迥不同也。蓋此印綬佩服，則

黃泉姓字卽早朽矣。披綠青者。總是隱語深深。如丹書所謂女子著清冰是也。蓋狀其孤陰之象。以令學者自悟耳。

解禍冥途中。

解釋禍患。冥途陰途也。蓋金丹一成。陽神赫赫而陰鬼尸魔。瓦然解去矣。

祈福超上靈。

祈求福澤。超昇也。上靈卽上真。學者果無禍患。自有福澤。從此化歿爲祥。超超乎遠於凡世矣。豈不名列上真。與天上諸仙同其班位也哉。

度世登玉清。

度超世俗也。玉卿仙境也。果能超脫塵凡。不墮輪迴。自然身膺仙職。去昇天界也。

累祖返胎嬰。

累祖累代祖也。胎嬰謂嬰兒。蓋一子成聖。九祖昇天。乃言得返元而還本也。

洞觀無礙空。

洞觀卽易經大觀云者。無礙空蓋大觀天下視遠。惟明俯仰。間無窒礙者。豈不洞徹一切如鑑之空哉。

元始通其明。

元始卽元初。總言受生之初。自有所以始我者。要必須由後溯前。貫通天之所予。乃可謂之豁然於其間也。

驪珠現真形。

驪珠卽龍珠。現發也。真形返本還元也。要其所以然者。由於罔象以求真機。踴躍有發現於不及覺者。

內外洞照清。

內外內丹外丹也。洞照清者。總是內外合一。清氣貫注。如膠如漆。渾化於無形者。言人於逸壽之阜。澄源之亭。養神天而

散日精。身體光澤。精神潤華。三途消滅。大明啓登。內保仙真。外披綠青。冥途之苦。不期解而自解。上靈之地。不期超而自超。近接諸世。度世而上玉卿。遠推之祖。累祖而化胎嬰。由是高觀天下。遠近如一。通明元宗。本末昭著。寶珠高懸。有不空。空徹徹。而內外不蔽者乎。

詩 回光返照便成仙

色色形形總是偏

曰 混合帝心珠寶現

三途孽障永無牽

第十五章

太陽化五晨。

太陽卽真陽化變。五晨星名。蓋真陽一氣乃自虛無中來。最能攢簇五行。凝結丹藥者。

紫霄歸元路。

紫霄卽丹霄。歸順也。元路妙境也。總是形容紫精之氣。混沌沌。漠漠溟溟。有視之不見。搏之不得者。故曰歸元路也。

元君保容重。

元君卽主宰。至尊無對之稱。保容重者。總是形其莊重不佻。端莅自持。威可畏而儀可象。甚勿狎侮侵犯。以取罪愆之爲得也。不然如金剛經云。割截身體。吾知其難免矣。

守胃塞死戶。

胃陰土也。謂爲真意。名異而講同也。塞斷也。死戶卽道詩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戶。此乃舍生而言死也。蓋學道者於土釜中用功。操存固守。蘊蓄養涵。務必將死我之戶孽障消除。庶幾乎輪迴種子從此而永息矣。

金符煥北華。

金符卽信符。煥越也。北華北華之地。蓋真信一潮。總係北海寄音發越顯著。有淳然而欲動者。水中金氣卽母中子胎。何昭昭若此乎。

玉晨拔六度

玉晨卽帝晨。拔除也。六度六根超度毫無連茹也。蓋是以滅度一切苦處。舍玉晨無所祈告也。

帝真灌上昇。

帝真元神也。灌注也。所謂醍醐灌頂。穿九竅透三關。元神元氣混而合一。則大道成矣。

斷息三途苦。

斷息滅釋也。三途三惡之機也。總以六根清淨。而三途苦障有默化而潛消者。要非強爲操持者。所可與同也。

洞明清淨光。

洞明洞洞空空明明徹徹。清淨光者。總是形容靈光普照。毫無滯染。有湛然而特立者。

帝心大神通。

帝心卽天心。大神通者。乃謂神靈莫測。廣大無邊。何其陽神燦著。隱顯而難擬議乎。

命宿出自然。

命宿乃羣星旋拱。聽令從命者。出自然者。總謂其居中不倚。端然自持。任乎上下左右運動施爲。則所操者約。而所應者。

宏真乃有本之學業矣。蓋上帝神通莫測。廣大靈感。雖淵默之中。清清淨淨。而命宿之下。融融和和也。

根本源由中。

根本源宗也。由中者。蓋外之枝枝葉葉。千變萬化。實由於根本發達。乃生生化化於無窮者。有體有用。而與著空執象者。難爲同日語。

未來及他心。

未來乃機緘未露。尙在擬度意料之間。及他心者。蓋云天心未及於他心。猶是修性未修命也。雖亦能益壽延年。不過如

空房無柱。久經風雨必然瓦解。焉得飛昇乎。

一切無礙融。

一切舉其大概而言。無礙融者。總云一切妄念俗染均爲融。化。所謂六根清淨體堅牢者此也。又何窒礙之有。

洞源與洞明。

洞空源宗也。此句總狀其虛靈府內。只許元神裏面遊玩。而一切人欲之私。不得稍侵於毫末也。

萬道由通生。

萬道衆道也。由通生者。所謂萬殊雖多不外一本以主之正。

是予一以貫之說。由冥然而豁然矣。

詩 持負金符啓七門

方知洞裏玉宸根

曰 太陽化得太陰景

自此真人命永存

第十六章

養精上華氣。

養精者非養凡精。乃養聖精。然聖精之所以爲聖精者。卽上華氣也。此氣不在色身。而在形山。亦非潛於腎而匿於心也。雖然如此。而學者入門。舍色身無所保養。更舍色身無所修持。吾知當先堅其色身以築基。甚勿謂色身爲道體矣。

太微元景童。

太微杳冥不測之謂。元妙也。元景童卽金童。無知之赤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卽修道也。特此語意深微。非尋常所可憶度者。不然如謂頑童無知。便是修道。而聖道淵淵。何待細講乎。

神化玉室內。

神靈化融也。玉室卽蘭室。蓋言神氣融會。不在聲聲色色之地。而在芝蘭室內。有不啻雲霄間者。

飛羽逸紫空。

飛羽超騰之象。逸安也。紫空卽紫霄。總言神靈變化。飛騰莫測。而要必逸於虛空中間爲定所也。言真神煥於蘭室。斯羽化而逸於紫霄矣。

曰爲三才貴。

日者天寶也。三才天地人也。蓋日之精主統乎天地人也。豈非爲貴不可言者乎。

奉符照地中。

奉持符信也。照地中者。乃謂以一點陽光照入陰地。必須寄信奉符。默默調和。方能互相感召。有不約而同者。

開關把金節。

開啓關竅把持也。金節寶符也。蓋關口津路不易相通。務須符信節度持以相驗。乃無阻塞壅礙之憂。此特借以演道而陽春白雪知音希矣。

閉戶叩瓊鐘。

閉塞戶門叩擊也。瓊鐘卽玉鐘。希音而罕見者。學道者務須叩擊此鐘於丹房玉室。則靈韻一作羣陰戰退。庶乎陽全而陰盡。依然仙矣。

滅魔三艷野。

滅消也。魔卽陰魔。三酆野猶如酆都城區。陰靈所歸之所。果其以一身慧劍。消滅一切魔障。雖幽渺之區。無所凶咎。則一片化機。躍然紙上矣。

招靈上清宮。

招致也。靈謂真靈。上清宮名。與太清同者。總之乃清而不污之宮。招得至靈至妙之神也。不然根本先頽。靈何以招乎。冥冥窮陰關。

冥冥卽暗暗。渺默難狀之象。窮考也。陰關卽陰途。總言冥冥暗暗入於死地也。何則。蓋一切陰道把弄元胞者。均難成仙。

矣。

聚精六合中。

聚凝精元也。六合天地也。然此天地乃一身之天地。元精凝結妙合自然。雖寥空中而實靈明府中也。

及老變皓形。

老對少言。皓形白首也。蓋道成丹熟有諸內自形。諸外自然不致白髮蒼蒼。牙齒動搖也。

髮白返童容。

髮白返童容。蓋爲年老而言。果能悟通性命雙修。由六十以

及八十。甚至百歲。均堪還丹。老返爲童也。

洞源清淨光。

洞空源根也。清淨潔白。象光明也。總言洞洞清清。根源無所污染。則寶地生光。真乃佛光燦爛矣。

操持有其功。

操存持守也。果能操持有常。堅真不變。待至虛極靜篤。則功夫昭昭也。

咽液生萬神。

咽吞也。液乃精液之液。非叩齒咽津之津。萬神衆神也。果能

精液下咽。如釋典所謂喃唵。喃唵則一氣貫注。自然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神相會。不幾一神而生萬神乎。

神水華池融。

神水謂聖水。華池天池也。蓋聖水爲先天靈氣。周流不滯。變化不窮。必須入於天池。則瀾漫者得所依皈。庶不致流蕩忘返。與蛇龍險境。終無回頭之鄉矣。

湧泉灌而潤。

湧泉活泉也。灌溉潤滋也。蓋湧泉於鍼法爲要穴。於道脈爲要津。雖學道者以修性爲本。苟不明乎此。則修命無由終落。

於二乘法門。其去金仙也不綦遠乎。

往來無有窮。

往來周而不息之象。無有窮無窮而無盡也。此乃承上而言。蓋狀湧泉之間。活活潑潑有逝者如斯之象。

道成周而始。

道成丹熟也。周而始如天行健。周而復始。要其間有一定度數。不可變遷者。觀天之道。可想人之身矣。

天根常茂豐。

天根卽天命。茂豐暢茂而豐厚也。總言大道一成。則根心者。

生色。積厚者流光。至於五官四體。有不期然而然者。言曰。爲天地人之主。奉符照於地中。三關開啓。守金節而不亂。死尸閉塞。叩玉鐘而有靈。於是陰路拔出。昭真靈於上清。冥途淨清。會元精於六合。老返爲童。陰化爲陽。根本之地。清清明明。操守之功。專專切切。衆神生生而不已。活水流流而不息。往而復來。周而復始。此真一片化機。活活潑潑。不長充盈於天地間乎。

詩 養得精華聚衆神

童容返老卽真人

曰 依然清靜源光體

下詔丹書謁帝賓

第十七章

玉宸九天司。

玉宸卽主宰。九天司乃統九天而司命者。蓋言天下萬物無窮。人身四體不一。而要總有運之者。以爲之主。故主宰天下至尊者也。人可舍此而他求乎。

太上大道君。

太上卽太清。大道君大道主也。此二句同總是一意而兩寫。迹雖異而理無殊也。

常保向化人。

保護也。向化人蓋預保其本。本固不洩。再向化人以求滅度。方無一得復失之虞。不然人雖我度。我將難向化於人矣。

九回鏡中清。

九回卽九轉還丹之謂。鏡中清對鏡返觀清而不染。所謂在塵離塵。處世出世者卽此意也。

解帶玉映室。

解帶如釋褐然。玉映室有虛室生白之象。總屬美在其中。必須刮垢磨光。洗心滌慮。方能見得寶玉。煌煌滿屋而生輝也。

乘景入四明。

乘馭景光也。四明統遠近而渾言者。亦爲宮名。蓋修道者乘此虛渺之景而入四明之宮。則腳踏實地。庶不致走入歧羊矣。雖然如此。比喻終不外一身而他求也。

提撕日中主。

提撕有提拔警策之意。日中主乃陽中陰也。總係借真日真月以形真嬰真蛇。不可拘拘以形迹論者。不然入三峯之路將何以分明而解悟乎。

勤宣月中神。

勤宣有慇懃宣明之意。月中神對日中主言。雖卽其迹而論。

則太陰之象。而核其實以考。則真陽之君。何則。蓋舍外而言內也。兩句合一。則性命雙修矣。

太乙召天魔。

太乙太乙之尊。召還也。天魔魔極大者。蓋此魔降伏。則天命復還。大本到乎手矣。然其間非太乙神力。無術以爲召之降也。

帝君校萬精。

帝君卽玉宸。校考也。萬精猶衆精。蓋言萬精紛擾。私欲交營。苟非天君鎮定焉。能校考而分明乎。

拔擢死籍氣。

拔擢有消滅超除之意。死籍氣陰氣也。謂爲濁氣其理亦通。蓋修道者。務須將陰氣消盡。則陽光可還。然要非有數十年滌盪之功。則有亢龍無首之咎矣。

越度仙黃庭。

越超度化也。仙黃庭中黃院也。總言越度一節不在人身四大之中。又非虛無杳有之所。乃不虛不實。非色非空。爲仙家中黃院也。雖道書中繪圖等等。而深明者鮮矣。蓋人於天魔而召還。萬精而校考。死籍默拔。仙鄉超度。於此超凡入聖。神

仙可立躋也。

帝立三關止。

帝主立停。三關猶玄關。上中下三關亦通。蓋主宰所立不可擬議。然其間舍此玄關一竅。則別求主宰皆虛妄矣。如黃庭經。公子所立等等殊名。亦此意也。

八風舞神兵。

八風入方風動之象。古本入方亦與此同。舞鼓蕩也。神兵卽聖兵。總言神兵不比凡兵。威威武武有令人難犯之觀。雖然論兵如此。而卻論道矣。

洞微無窒礙。

洞微洞虛微渺也。無窒礙四達不悖。通而無塞之名。總是形容虛靈洞府元神運動。雖有識神爲殃。而終無所窒礙也。

化及衆幽靈。

化變也。幽靈陰氣也。蓋仙道者。陽光返照。斯陰氣潛藏。有莫之爲而爲者。豈不爲上仙乎。

詩 陰陽越度鏡中清

太乙回風校萬精

曰 乘景四明光不滅

三關赫赫舞神兵

第十八章

太清浮絕空。

太清清而極者。無所纖塵。無所滯染也。浮對沉言。絕空有高。大難名之狀。總是太清。渾化。清清淨淨。不著一色。而運動於不息也。

三天保神符。

三天卽精氣神。保守也。神符精氣與神兩相符合也。蓋分而言之。名雖不盡合。而言之實而有歸也。

日中開五輝。

日中卽天寶之所開五輝。天開日朗。有明珠發越之觀。總屬

天寶蘊藏一經發現。則光天徹地。有出於尋常憶度之外者。
大地恩無窮。

大地遍地也。恩惠也。無窮無所底極之謂。蓋一身屬乎純陰。
一旦陽全陰盡。不啻皇恩浩蕩。廣大而無邊也。

捧籍登大明。

捧持籍書也。大明三日出庚之象。總屬守持。把握運作。抽添。
以待庚金發動。登超於其間也。

受籙金華樓。

受籙猶云受命。金華樓珠寶樓也。此樓金梁玉柱。乃地設天。

成之所。非假人工所修爲者。故修道者。受命於斯。如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也。

五臟植玉根。

五臟卽五內。植栽也。玉根猶玉液。總是形容玉液還丹之象。則地仙已成。與守頑空而學寂滅者。高上一層矣。

氣通生清明。

氣通真氣貫通也。生清明有皎皎光明之概。蓋誠中形外。不啻浮屠舍利。蘊寶昭彩著光華。美而莫掩者。

定和妙明覺。

定安和順。妙玄覺徹也。總是形容精純不雜。活蕩而圓通也。至於精微奧妙。豈有不一貫而豁然者乎。

玄息自長生。

玄息卽胎息。乃真息流而不滯者。自長生無所消滅也。蓋真息如此。則元神不敗。有不與天齊壽者。無是理也。此言人於上清之地。精神合符。三天之中。性情連貫。於是日中陽光輝煌五曜。真君大帝恩澤無涯。捧書簿而登大明。受符籙而上寶座。召身植培。元神爽朗。胎息綿綿而不已。真氣化化而不窮。妙靈莫測。華精長盈。人之得道。益背辟面。猶如浮屠蘊寶。

昭彩著光。其理一也。

詩 霹靂一聲產玉英

虛空洞裏慶長生

曰 清明獨抱嬰孩坐

總要防閑第一營

第十九章

太極元景王。

太極渾然也。元景王謂太極爲元善之長。卽爲元氣之尊。故曰王也。

拔出一切魂。

拔提也。魂卽陰氣。對魄而言。果能太極圖在手。則諸竅一切

貫通無礙。舉凡死籍根株。若有以拔出然者。如天榜有名。而陰曹地府不敢拘牽者也。

九玄解重劫。

九老陽也。玄卽玄真。解開也。重劫萬世大劫也。總係一陽復始。而萬象全然更新。雖有孽障重重。愆尤交集。無難解釋而開除者。

六合得上昇。

六合老陰而合老陽也。得上昇者。總屬陰陽混合。大洞回風。自然清氣上昇。而濁氣下降也。

徘徊秀華下。

徘徊盤旋也。秀華下。華林樹下也。蓋修道者於此華林之下。鄭重欽崇。不敢理欲交雜於其間也。不然則仙道轉爲凡道者此時也。

俯仰化五靈。

俯察乎地。仰觀乎天。化合也。五靈卽五行。總言天地交接。陰陽旣濟。顛倒間而五行攢簇。所謂精神魂魄意等。自然融會。鑄鎔有默然而渾然者。

飛仙昇玉堂。

飛騰昇超也。玉堂卽天堂。總言冲舉飛昇。羽化登仙。由下界而造天宮也。如儒書升堂入室超凡入聖之說也。

形神回孩嬰。

形神內外合一而論回還也。孩嬰聖嬰也。蓋言學道者老返爲童。斯形神俱妙。有出於尋常之表者。所謂脫胎換骨其斯之謂歟。

洞虛清和淨。

洞虛有若空若谷之象。清純和順淨盡也。蓋狀道成而壁之功。有防危慮險之意。務期無識無知。純一不二。有準有則。和

而不流。所謂一切凡塵俗染。永遠而斷絕也。

華通引玄明。

華通光明而融會也。引進也。玄明玄妙明覺。有通微而徹隱者。蓋學業成就無所不通。舉凡一切杳冥恍惚人不可測者。而我恍然而大悟也。總言人於華林之下。徘徊而珍重。斯五行之神聚化而團成。由是羽化而登仙。嬰回而忘形。洞徹明虛。光華靈覺。仰觀自得。不立臻於神化莫測乎。

詩 冬至一陽始得生

兩儀初判景微明

曰 玄丹妙理何時見

夜半春雷震一聲

第二十章

無極真仙機。

無極太極之先也。仙機仙人樞機也。總言天地混沌草昧未闢。雖無極中而包羅一點真機。有隱隱而未現者。

洞中保元氣。

洞中靈洞之中。如四百字所謂。洞中雲雨作。其洞一也。保守也。元氣浩然之氣。蓋言此洞之中。乃爲修仙之本。然其間必須保守太和。使渾然一氣盛大流行。充而不塞。庶幾乎其有成矣。雖然若指爲深山古洞。入寂滅之宗。吾恐將此經湮沒。

而不見也。

正位左右仙。

正位中央也。左右仙左之左之左卽仙也。右之右之右卽仙也。此乃丹成下詔。雖職有異。而仙則同。無非內丹外丹團結。大藥已成至寶方能然也。

長生虛靈世。

長生萬古不朽也。虛靈世對紅塵世言。蓋修成金剛不壞之體。卽不老長生之仙。雖在世修功。而仍出世化形。所謂吾有何患。有身爲患者。無庸爲斯人慮也。

洞有五符籍。

洞空也。五符卽五行籍冊也。蓋言五行之理。雖推之愈廣。擴之愈宏。而要不外空洞之中。蘊蓄而包藏也。

玉宸得合一。

玉宸卽帝宸。得合一。乃謂一氣陶鑄五符。五符化爲一氣。混合爲一。則大道成矣。

魂生太無中。

魂對魄言。魄主靜而魂主動。一白一黑也。太無中。乃謂魂無其魂。以太無爲魂。究之總係太無中而生魂。故曰然也。

魄受五道密。

魄對魂言。乃靜而安者。密微也。蓋魄無其魄。以道爲魄。無非從道中所領受者。何其幽隱而莫測乎。

從茲化幽無。

幽無虛空一氣也。學道者從茲化爲虛空。有不隨形變化。至於無聲無臭之表乎。

七氣永不滯。

七氣陽神也。謂爲涕唾津精溺血液等。是修外道功者。與餐霞服氣一切名目大抵同也。永不滯有形神俱妙之意。總而

言之陰轉爲陽。義理合而渣滓盡。自然由無入有。由有化無。虛虛靜靜。何窒礙之有乎。

靜真明至理。

靜真寂然而至誠也。明通也。至理玄妙之理。蓋靜則不擾。無朋來客。感之投真。則無妄具。至誠不息之真。舉凡一切理路。無論淵深玄妙等等。罔不聲入而心通也。

至老長不易。

至老舉始終言。易改也。蓋學道者至於此境。雖由始及終。不一其境。而由少至老。總屬一心。所謂一得永得。其斯之地步。

歟。言無極之中。機神圓熟。大洞之內。元氣保和。左之左。左
卽仙也。右之右。右卽仙也。於是虛靈世界。不老長生洞裏。
乾坤合五而一。真魂靈魄。化爲虛無祖氣。神靈永不塞滯。學
道者以此爲師。而不沖舉飛昇者。斷乎其未有也。學道者勉
之。

詩 丹成九轉卽天仙

依舊形神妙自然

曰 若問先天何處覓

須於父母未生前

溪橋道人註解

主

生

數

醉
僊
亭

原书空白页

生生神數序

生生者生生不已也。數者周天之數也。五行錯綜。三才統會。遠取諸易象寶卷。近著乎神數靈文。誠所謂補四書五經所不及者。奈何當時術士。書字數筆。假道範爲網利之階。逐文論詞。借眞言爲肥身之計。至於作書者之婆心苦志。咸湮沒於斯世矣。何不思伏羲作易。孔子繫辭。是屬何心。專爲卜蓍占卦設乎。故吾

演正祖師孚佑帝君。不忍將道書作爲卦書之用。於是按節安排。逐句參考。雖言語淺顯而思意幽深。闡發神數中之精神。

並披露神數中之蘊蓄。俾素執爲卦書者。可以恍然悟矣。其裨益於世道人心也。豈淺鮮哉。

溪橋道人序於畱有餘齋中

生生神數序

生生神數。數者。自無而有。一生二。二生三。四象五行八卦。三五以變。錯綜其數。遂成三百八十四爻。擴而充之。當萬物之數。究之有玄有牝。有雌有雄。陰陽交感。萬物化生。所謂一而貫萬。順行而成人道也。有生有死。有成有毀。詎足謂生生者乎。若知玄守牝。知雄守雌。性情相合。化相無形。萬而歸一。逆修而成仙道。無生無滅。無成無毀。誠可謂生生者乎。無奈此數不興於世久矣。所以然者何也。皆因言淺而意深。詞微而道大。智者見其言淺。詞微不足以悅目。

愚者觀其意深道大實難以開心。誰知其間包藏奧妙。隱括玄機。所爲將來待其人而後行。必有能參考者而詳明焉。千載以下以至於斯。未遇知己知音之士。盡逢求名求利之人。竟將此數作爲占卜之書。卜吉凶而不驗。占禍福而不靈。不驗不靈。棄之而弗惜。委之而弗顧。弗惜弗顧。陷沒已久。沉溺已極。豈不誠可嘆哉。且予自有識以來。情枷錮體。愛鎖纏身。應機擾擾。接物紛紛。勞形矻矻。憂心殷殷。總然溫飽。難免沉淪。修真無路。入道無門。欲逃世網。思出迷津。未逢桂使。難結芳鄰。尋師訪友。臥谷棲雲。求經求典。

問卜問神。今得神數。推錄成文。察之與仙經難分。同異究之。合周易不差毫分。雖然知非占非卜。原來是化世人。始思之可窺月窟。終悟之難探天根。今欲待觀竅觀妙。誠屬難難耳。幸蒙

雲龕溪橋

二師節節註解。句句詳明。洩盡玄機之密。闡揚妙道之

宗。啓千年之隱括。開萬載之光明。破迷團之劍。然暗室之燈。濟人之寶筏。醒世之金鈴。明珠出於海底。朗月照乎天中。內外無不洞徹。表裏盡皆玲瓏。悟者見之而愈悟。通者觀之而益通。既通且悟。作德行功。可逃輪迴之外。乃見太

上之翁。削黃泉之字。標紫府之名。果能若此。豈不是人生第一快樂之事乎。雖然。若非賢人善士。立志剛堅。焉能洞達生生數之妙也哉。當此之際。一則恐辜負

孚佑帝君之恩惠。二則應發明仙師註解之慈悲。三則予不得不竭力刊梓。以廣其傳。必使當時後世仁人君子。所當敬重。作爲修仙之路。不可遊戲再爲占卜之書。是予之所以志願遂矣。

肯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孟夏月望日

潞河散人雪中鄧懷琨序於廣漠山村悟非齋中

詩 神數湮淪已有年 我今推算寫周全

曰 並非術士陰陽卜 普度賢良悟妙玄

詩 既逢指點肯回頭 須向此書刻刻求

曰 參透生生玄妙數 凡人皆可上慈舟

詩 錯綜神數號生生 誰曉真生與假生

曰 有滅有生皆幻相 無生無滅是真生

詩 生死機關在目前 幾人會悟幾人傳

曰 數中窮到精微處 回首乾坤別洞天

詩 死死生生世盡知

生生死死到何時

曰 而今不求生生路

數到將終悔也遲

詩 寓意深深卦象包

其間妙數細推敲

曰 果能參透黃中理

取坎填離第一爻

詩 一而生二二生三

卽至擴充萬象含

曰 欲向數中窮變化

陰陽順逆要詳參

詩 生生數隱妙玄玄

變動彌綸萬萬千

曰 參透箇中真體用

還元返本見先天

詩 萬象包羅易理中

生生不已數難窮

白 收來歸在黃庭院 有化爲無寂火空

目錄

生生神數卷一 詩詞九十首

生生神數卷二 詩詞九十九首

生生神數卷三 詩詞一百三首

生生神數卷四 詩詞九十二首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著

溪橋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鄧景蕃

張文恒 鄧景華

李文純 周隆祥 校

李廷桂 趙恒林

鄧景崧 張連福

劉鋈 顧桂保

鄧景芳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生生神數

溪橋道人註

天有道。誅強暴。龍泉劍手拿。乾坤不難造。

天者非有形有象之天。乃無形無象之天。有道者言此真一之氣至大至剛。遇強橫者誅而絕之。遇暴逆者除而去之。蓋不啻手持龍泉寶劍。卽開天而天無難開。闢地而地無難闢。故曰乾坤不難造也。

地有神。助威靈。興邦輔國尊王庇民。

地有神者。言下地有神。赫赫者其威。濯濯者其靈。足以上助

於天下資夫已振興其邦輔佐其國於是不期尊王而王無不尊不期庇民而民無不庇矣。

人在天涯外那得鴻鴈來家人頻望眼春草放儂懷。

此言人非尋常之人乃尊貴之人在天涯外者極形遠也鴻鴈者傳信鳥也那得來者極形其遠而難至也家人頻望眼者言其同修侶伴望之深而俟之切也春草放儂懷者言其三春景況正春草青青之際故得襟懷舒暢非等閒所得擬議者。

金秋旺泉始通三冬地面點水成冰。

金者旺於西方。卽旺於秋令也。泉者金液之泉也。故通於金旺之時。俟一至嚴寒之地。不啻陽氣赫赫。陰氣肅肅。兩相交合。一點而成冰也。

木向陽春發。秋時又復根。樵子不知道。砍去作柴薪。

此言木旺於春令。發榮而滋長。敗於秋落。復命而歸根。使遇有識者。加以培養之功。自作棟梁之器。奈何樵子昧昧。運斧斤以伐之。將有用之材。置諸無用之地。豈不深可惜哉。

水一天生。地成六數。一六到頭。押爲七布。

天一生水。地六成數。言乎天屬至陽。地屬至陰。陰陽合德。故

生真水。至一與六合。乃爲先天之氣。七日而來復也。

火二地生。七陰天成。分明算了。五行數靈。

地二生火。天七成陰。言乎二爲丁火。七爲丙火。丙丁分明。乃陰陽之五行也。

土中黃。四維拱。干上搖。支下取。旺處生。囚處死。

土中黃。四維拱。言乎土主於中。金木水火四拱於外。上而天干。任其運轉。下而地支。加以採取。逢乎旺地。自然得生。置諸囚鄉。亦無死患。此乃先天之大道也。奈何世人偏反乎此。吾知無往非囚鄉矣。雖欲得生。不綦難乎。

勿怪我見錯。心性自成疴。偏執非妙用。真神卻不磨。

此言人生有錯。貴乎自知。倘其不知。勿怪我見。蓋錯者。性命之大症。卽身心之沉疴。若其執焉未化。固而鮮通。久久習以爲常。雖有仙師。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於此總真一之神。未嘗汨沒。而固執之弊。究未消除。吾知有路終難明矣。

春雷震。夏風巽。卧龍起。猛虎驚。風雲會合。救濟蒼生。

春雷震。夏風巽。言乎春爲百卉爭妍之會。雷聲以震之。夏爲萬物全盛之時。風聲以巽之。究之總屬風雷合德之象也。於是龍爲之起。虎爲之驚。龍虎相爭戰於無何有之鄉。從雲從

風雨兩相會。而猶慮四海蒼生。萬邦黎庶。不被救濟者。無是理也。

天心日光正照。萬里雲氣都掃。人人共仰真明。西沉落鴈海島。此言日在天心。光照四方。自必雲烟霧靄之氣。煥然消釋。於是下土之人。共仰真明。然真明在天。不能留而不去。故西沉之際。又落鴈於平沙。日入於海島也。

君須去。勿狐疑。有平路。任馳驅。隨時交易。便見咸宜。

君須去。勿狐疑。言乎人當一往直前。不可退委。不可退委者。卽不可狐疑之謂也。果能打起平生之志。自有坦易之途。任

我往來。憑我馳驅。於是遇知音者。兌換性情。交通心志。兩有功德。依然頓超無二之上乘矣。謂之隨時交易。便見咸宜也。誰曰不可。

非玄非牝。非淺非深。一箇妙道。著意搜尋。隨時應兆。到處通神。此言一箇妙道。將謂之爲玄。而若非玄。將謂之爲牝。而若非牝。將謂之爲淺。而若非淺。將謂之爲深。而若非深。總而言之。極形其奧妙也。若學道者。果能著意搜尋。用心體會。自必兆一時應之。時時應之。且無時而不應之也。神一處通之處。處處通之。更無一處而不通之也。

元首股肱同德同心。坐朝問道垂拱端臨。

此言君臣合德。儼若一作元首。一作股肱。不可分而二之之謂也。學道者修身之法。亦當內外相孚。始終如一。結同心爲輔佐。覓巨室作良圖也。

猛虎卧林邱。猶未張牙爪。一日嘯風生。飛舞出海島。

此言猛虎非山中之虎。乃西家之虎。卧林邱者。伏而未動之謂。若學道者入虎穴以探之。自必立張其牙爪。旋逞其威風。出海島於坤地。踏平地於艮方。得朋喪朋在此時也。

屠火傷人。人必受驚。屠刀一落。身喪殘生。

此言學道者身入旁門。不啻置火焚身。不知其咎。持刀殺已。不悟其病也。

堂堂陣正正旂。揚威武。直長驅。凌烟閣上標名姓。萬里前程際遇奇。

此言學道者如用兵然。當夫兵刃未接之時。整飭軍旅。申明號令。振之以堂堂之鼓。持之以正正之旂。及一旦兩陣相交。聲赫赫而靈濯濯。足以奪敵人之氣。而收一己之功。舉旂斬將。唱凱旋。兵有不名。標凌烟閣者。吾未之聞也。

龍子早修鱗甲。行時奮迹天池。平地一聲雷響。搖頭擺尾舒眉。

此言學道者如龍子然。鱗甲未全。先修其鱗甲。鱗甲既全。猶養其銳氣。待夫雷聲震之於天池。乃得奮身於海角。自必搖頭擺尾。揚眉而吐氣也。

手提三尺劍。要斬賊臣頭。跨下烏騅馬。騰空上比邱。

烏騅馬。天驥也。比邱。佛地也。言修道者。手提寶劍。斬斷六塵。方能清清靜靜。洞洞空空。騎烏騅而上比邱也。

世人多馳逐。馳逐有榮辱。榮者匆匆。辱者碌碌。

馳逐。奔走也。匆匆。忙忙也。碌碌。勞也。言人爲名利馳逐。無論名敗利盡者。受其辱而不免勞。卽名成利就者。享其榮而仍不

得夫逸也。

勿尋舊轍。再駕新車。東西南北。穩步康衢。

勿尋舊轍。再駕新車。言勿履素日之路。再駕今日之車。卽出苦海而上天堂也。於是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往不宜。卽無所不可。殆不啻直超下界。穩步天衢也。

天上人。地下鬼。世間有英雄。黃泉名不毀。大笑虛聲都是鬼。黃泉冥間也。不毀猶云不去。言人生學道。總貴純陽無陰。方能脫鬼籙而入仙籍。雖閻王鬼使。於我兩不相涉。不然黃泉之姓字不得而去。卽黃泉之輪迴不得而免也。

人世託生。恩霑雨露。耀後光前。改門更戶。

此言學道者與讀書然。讀書者禮樂文章精通一貫。自必身
霑雨露之澤。改換其門庭。學道者水火陰陽團成一氣。亦必
身顯道德之光。脫換其胎骨。上而宗祖七代得以超昇。下而
子孫百世霑其麻澤。豈不深可幸乎。

躬耕畎畝。形神似勞。無拘無繫。其樂陶陶。

此言求名者爲名而困。求利者爲利而亡。反不若躬耕畎畝。
心慕道德。神雖勞而意甚逸。形若苦而志實甘。優優自得。鼓
之舞之以盡神。落落不拘。伴焉與焉。以自樂者之爲得也。

由故轍。非良謀。索長策。猛回頭。圖新更舊。集慶休休。

此言學道者宜改舊轍。而要。不離乎舊轍。宜鼎新機。而要。不別有新機。新機無非在於舊轍之中。舊轍實不出於新機之外。第過去而回首也。舊轍便是新機。隨風而下流也。新機仍是舊轍。斯二者同學人細爲思之可也。

夏火燥烈。冬水汪洋。交濟其美。煥乎文章。

火者屬於上升。水者屬於下降。上升者任其常升。升必無所收斂。下降者聽其習降。降必至於汪洋。其爲害也豈淺鮮哉。學道者當使上升者有所制伏。下降者有所歸依。自必水火

相合交濟其功定昭昭乎與日月而爭光矣。

非虎非熊非蛇非龍上天不得下地不容。

此極言真一之氣難以形容將謂爲虎而非虎轉謂爲熊而非熊且謂爲蛇爲龍而並非蛇非龍甚至以上天喻之而上天不得以下地擬之而下地不容吾知其無名無始人不得名之始之無窮無盡人不得窮之盡之只謂之曰道而已矣。

三元復轉運日月復旦賡雲霧都蕩掃萬國仰咸明。

三元復轉運日月復旦賡言乎癸水滔滔混沌之候忽然氣象一新天運一變咸頌月旦之明共歌清晨之况殆不啻天

開霧淨。煥然而聿新也。

急起行。急起行。前途去。結同盟。伸手擎天柱。史冊好標名。

此言學道者。當急起極追。勿爲退縮。任道而行。專心以往。結同心之侶伴。作共志之良朋。煉陰陽於水火。調戊己於中黃。久久拔宅飛昇。豈不名標萬古也哉。

開天門。闢地戶。布陣成。明有路。軍馬齊奔。鳴鼓進步。

天門生門也。地戶死戶也。學道者果能上開天門。天門之生機常在下闢地戶。地戶之死氣不臨。惟其生氣常在。生氣永無死氣之侵。死氣不臨。死氣永無生氣之撓。從斯布陣成伍。

明通路途。振軍旅於當道。催車徒以奔程。於是乎始得鼓聲陣陣以鳴之。武夫赳赳以進之也。

倏爾迅速。走馬上來。龍蛇奔馳。齊上雲臺。

此言學道者。當曉龍蛇二字。龍者非天上之龍。而擬其形迹。觀其飛騰。蓋不啻龍也。蛇者非人間之蛇。而察其跳躍。揣其蟠結。蓋不啻蛇也。究之。龍離夫蛇。則龍無主。蛇離夫龍。則蛇無歸。必使共志奔馳於一道。同心結作於一團。兩相變換。盡得飛昇。有不齊入雲程者。無此理也。

好放縱逞威。最喜能制伏。一索奮將來。不知生死路。

此言道之一字。卽氣之流行。若使之縱而收之甚難。若任其威而斂之不易。學者總須先伏其氣。伏氣者非服其氣。乃降其氣也。若氣不伏。直索其氣。則氣奮而來。將必出之於不知。發之於不覺。於此勝之者。雖由死而致生。若敗之者。當更由生而致死。吾知可危可懼者在此一時。卽可喜可賀者亦在此一時也。

勿用煎。卻有一洞天。君行早。他鄉到客船。

此言人不學道。空煎歲月。徒負春秋者。屈指不勝數矣。惟學道者。乃能於天外見天。洞中尋洞。天外見天天非共見之天。

洞中尋洞。洞非易尋之洞。明此天便明此洞。得此洞便覓此天。天之外無洞。洞之外更無天。天卽是洞。洞卽是天。無論入山避世者不曉乎此。坐禪養氣者不通乎此。甚至於讀書萬卷。孤修性宗者。吾恐於此亦罔罔然也。若君身學道。果能明通一貫。自必他鄉到客船也。

入山擒猛虎。虎嘯出山窩。揚威抖擻。何怕人多。

此言學道者。道之未明。以明道爲先。道之旣明。以擒虎爲急。擒虎者。明知夫虎嘯風生。雄威猛烈。雖有多人。無所恐怖。而鼓其擒虎之力。逞其擒虎之能。自必制伏而無患也。

人不識仙。那有真得。一入玄門。津津有益。

此言仙有仙傳。不知者終屬無益。卽或慕乎仙之迹。學乎仙之術。不啻水中撈月。鏡裏觀花。總未得其真也。若學者果能入玄牝之門。通不二之法。雖屬聞道。已昭昭而若揭。待一行道。更津津而有味矣。

黃牛身青首尾。到頭來。正一已步天衢。直到底。

此借牛演道。牛者非世上之牛。乃天上之牛。究之不過借牛之力。以形道之力。借牛之勇。以形道之勇而已。又何嘗實有此牛哉。學者若能通此託言之意。隱語之機。自必乘神牛而

上天衢也。

功名似多實際。何能修煉成真。真身不朽。萬載長春。

此言功名之路。非不聲名動衆。富貴驚天。亦非不行功濟世。治國安民。而習其迹者。未明其道。究不能學同孔聖。千載而不朽也。若求真身不朽者。卽或學儒。當必求夫儒之真。不然學道。總宜求夫道之實也。

祿馬動。怎畱停。著鞭要早。勿誤前程。

祿馬意馬也。言學道者。祿馬一動。總須小心戒慎。恐懼惶惶。而要可。不急爲收韁。勿令馳逐。以誤前程之道途。而負百年。

之春秋也。

八門排八位。九星佈九方。青赤黃白黑。五運盡錦裝。交鋒對壘。兩兩相當。

八門卽奇門。所謂八門也。九星卽星家所稱九星也。言學道者必先通乎陣法。陣法者排八門以定吉凶。佈九星以驗休咎。再詳明五色之分五行之數。方得兩軍對壘。而操必勝之券也。

位中有神。照住凡人。不知其要。大寓奧妙。其中之微。顯簡應兆。此言位門中有一真神。真神者雖無姓名。而卻聽呼。能穿九

竅而透三關。故其光一耀。輝煌遠近。煥煜古今。凡庸子凡夫。罔不被其所照。要其根底極其奧妙。包羅中精微莫測。端兆間顯簡難知。雖曲喻旁通。而終不能窮其量也。

行須要堅心。堅心可到京。建功勲。早回程。造茅庵。養真身。一曰飛昇。仙班列名。

此言行道者。總要堅心。堅心者。不以安危易其志。不以貧富移其心。惟憑一己之修爲。任乎蒼昇之造就。早到神京。以建業。早回故里。以收功。於是別建茅庵。再立爐鼎。方能沖舉飛昇。跨鶴而離凡境也。

勿謂說話太泥。泥了就不成真。悟出千般奧妙。方識仙道最神。此言悟道者。不可離乎道。別有一說。亦不可擬乎道。專指一說。蓋別有一說。固不免於著空。專指一說者。又不免於執象。惟於非空非色之中。足履實地。不虛不實之內。意會真機。方能悟出千般妙法。百種奇觀。則道學之能事盡矣。

青龍已出世。頭角生成。雲興施雨澤。救濟蒼生。

此言修性未修命者。如大旱之望雨。然必待夫青龍出世。鱗甲養成。降甘霖以救羣生。施法雨以蘇萬物。於是乎淳淳然衆卉而蕃昌矣。

火勢漫天。天邊盡赤。偶遇水源。庶有底極。

火者性也。水者情也。火性飛揚。使無水源。以爲灌注。則飛揚者益爲飛揚。水源流蕩。使無火勢。以爲塞阻。則流蕩者益爲流蕩。惟以火就水。以水制火。庶幾乎其有濟矣。

近夜裏。忽前往。遇人攔。要定想。牢牢記。須結黨。

此言學道者。晝則易防。夜則難測。易防者。著意以防。難測者。恐生不測。惟於不測之中。加以必防之計。無所畏阻。無所張惶。要其所以若是者。總須牢把篙舵。固守心猿。結同心之盟。而爲助己之黨也。

有田有畝。儘可躬耕。無窮收穫。都在西成。

此言學道者如耕田者。然始則播種。繼則耕耘。已而灌溉。終而收藏。故向之望南畝之蕃滋者。而今也。到西成之有慶矣。其獲利也。豈淺鮮哉。

西南一大道。乘馬入雲深。不期吳山頂。更有一知音。

此言學道者當知西南爲坤地。東爲震方。坤地金也。震方木也。使有木而無金。則木爲無用之木。使有金而無木。則金爲可惜之金。惟借金以尅木。足以顯金之氣。借木以用金。足以成木之材也。謂爲知音。誰曰不然。

玉女守門。任爾遊行。馳驅周道。山程水程。

此言煉道者於六門之中。守一真門。操持嚴而把握固。一任平真氣之流行。或剛。或大。或勇。或威。無所恐怖。無所失遺。又何有山程水程之足慮乎。

山山山。山上建茅庵。不比人間棟宇。卻似天上神龕。

山靈山也。言修道者必先建此茅庵。以安神靈。茅庵者爲天成地設之所。不用人工以成之。不假地材以就之。故不爲人間之凡屋。而爲天上之神龕也。

水雲原無定處。時來時去。順程跋涉。無虞榮辱。不記年月遊行。

言乎行雲流水本屬無心。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無涉於懷。不介於意。任天而動。聽命自由。雖人情好榮而惡辱。而彼不知榮辱。此真一片化機之流行也。學者其法乎此焉可。

申子辰成水局。時遇火。既濟復。不必過憂疑。人間萬事足。

此言水爲陽局。火爲陰局。陽者乃陰中之陽。陰者乃陽中之陰。果能兩相既濟。不偏不陂。一爲呵成。無過不及。自必從此大爲還丹。得一萬事畢也。又何憂疑之有乎。

六年辛苦。千年丹養足。七載功成。九載入雲路。

六年六六之數也。七載卽七返之年。九載九年而壁之功也。此言學道者必先受其六六辛苦。苦盡者乃能七返還丹。還丹一說。始則煉已築基。繼則安爐立鼎。久久取坎中之真氣。以點離內之陰精。養其丹苗。保其丹藥。再加煅煉之功。以去其渣滓。寂滅之學。以待其飛昇。此乃修道之全功也。

葵花向日。傾心社稷。君正臣忠。樂享休息。

此言邦國有道。君臣一體。君不失爲君之道。臣不失爲臣之職。一唱一和。同德同心。故羣然享太平之福。而尙鏡清之頌也。

勿嫌兔無脣疾足追不及。一入深山中。走狗何處覓。

兔無脣劣兔也。此四句乃借兔狗以演道。兔者本屬畏狗。狗者實以制兔。而兔爲無脣者。當必益畏夫狗。而狗號善走者。當必益制夫兔。第恐畏之極者。走之速。一入深山之中。尋之無踪。覓之無術。雖有善制兔者。亦歸於無用而已。

大牛耕地。犁闢無疆。收成結實。盈廩盈倉。

大牛神牛也。此言學道者如耕地。然耕地者。始借神牛之力。以開其疆。繼借神牛之力。以遺其種。然後加以人功。靜待天時。自必告熟。而有西成之慶也。

大奮擎天志。勿苦戀家鄉。七八君行早。揚威在沙場。

擎天志大志也。七八卽十五之謂也。沙場戰場也。此言學道者。當大奮志。勿戀家鄉。家鄉者窮鄉也。戀之者爲守尸之鬼。雖入定出神。投胎奪舍。亦枉然也。惟於七八之日。奮其神武之威。再能見機而作。方得一戰而收全功矣。

羊逸羣。曰戴民。水牛口。月咬人。一个君。一个臣。君臣有些驚。須仗真神。

此借牛羊以演道者。羊者非人所共見之羊。牛者非人所共見之牛。乃爲神牛。神羊。羊逸羣者。羊安其羣中也。水牛口者。

水牛之口也。日者君王之象也。戴民者愛戴飢民也。皎者皎照也。言此神牛神羊爲一陰一陽兩相剋制而無傷害者。要其中總恃乎真氣之流動也。

不知好消息。消息驀地來。月圓月缺夜。土國把門開。

消息者信息也。信息者有月圓月缺之分。圓缺者有或盛或衰之別。盛衰者分乎真假。真者可以復命。假者可以煉性。煉性復命卽玉液金液之說。從斯見矣。學者其知之。

火旺處要安排。水深處藥方來。到頭當酌量。毋得惹忤嗟。

火旺盛時也。水深盈候也。盛時者加以安排之力。盛者可保。

其全盛。盈者探夫淵深之精。盈者不失其爲盈。於此兩相斟酌。勿使盛者敗其盛之真。盈者喪其盈之氣。雖真氣未必遽得。而真氣要不可或失。學道者當知此理。勿使惹出無窮之此異焉可。

月中有丹桂。人苦扳不著。雲梯足下生。此際好落腳。

丹桂仙桂也。雲梯天梯也。此言丹桂生在月中。觀在月外。惟身履天梯。足踏實際者。方折桂而還。榮錦而歸也。

杏臉笑春遲了。惟有枝頭紅。奪得總要早。

此言杏臉含笑。滿目春風。卽春日之景象也。然春者爲先天。

已過之春。非先天正際之春。學道者當此之際。果能奪得枝頭一點紅光。便是無窮佳況。又安得遲而不早乎。

躍馬去長安。看花花正發。一日雨來淋。花開花又謝。

長安西地也。言學道者躍馬以往。正當花發之際。卽當培養灌漑。不可任其凋零。第恐天爲雨以催之。是養花者。天謝花者。亦天花開花謝。不可不預爲之思也。

男兒若帶封侯印。不負世間走一遭。烟霞笑傲志沖斗霄。功成名遂。方是英豪。

此言人生世上。往往空負歲月。無善可述多矣。惟學道者果

立男兒自強之志。建功立勲。封侯掛印。方堪笑傲烟霞之過客。無雷雨之經綸也。又何至空走一遭。而無蓋世之業也哉。走走。遇惡狗。急思尋。可長久。

惡狗天狗也。若遇之而無長策。則必由安而致危。果遇之而有良謀。則必由危而得安。危者雖身享其榮。而神必受辱。安者雖身受其勞。而神得其逸。要其間總須早爲思尋。勿爲遲誤。方得爲修身之大計也。

藥餌真服了。寧三劑後。見分明。神中神。精中精。固得緊。可長生。真藥仙藥也。仙藥與草藥不同。草藥者無非五金八石之類。

仙藥者乃精中之精神中之神也。若服草藥僅能了人之病。服仙藥者可以接人之命。了人病者不過身安。身安者無非百歲。接人命者乃能神聚。神聚者可以永生。學者於此當細爲思之可也。

木逢金。木逢金。棟梁器。削琢成。天建勛名。

此言金木本相尅也。相尅者實以相害。惟學者能於害中生恩。相害者反能相生。自然成棟梁之材。功就而名建矣。

江南地。將來是故屋。燕薊地。蒼生無存濟。若不大奮維心。廢墮不知何處。

江南離方也。燕薊坎地也。果能取坎中之實。以還離內之虛。自然飄飄乎於江南之故屋也。到此之時。方知坎地屬乎六虛。不能使蒼生者復得生也。要其間總須發奮自強。勇於有爲焉可。不然亦不過幾回出沒。幾回得新。生生化化。化化生生而已。雖欲不廢墮也。豈可得乎。

全仗神威。羣魔消滅。邪滅正生。人喜神悅。須要牢牢記取。免致久後失跌。

此言學道者全仗真一之神。消除其魔怪。神者正也。魔者邪也。果能以正降邪。邪者不敢侵夫正。正者自能制夫邪。於元

神益神。識神不爲之撓。識神不神。元神更爲之著。久久元神盡滅。夫識神。識神亦歸於元神。自必人神悅服。天地驚寒。若再牢爲計取。吾知斷斷乎無失跌之虞矣。

金名白礬。遇火成明。火候若到。亦可飛昇。

此言頑金之物。遇火自成其明。火者有文武之分。武者燄燄以煅之。文者微微以養之。煅之者猛烹而急煉。勿緩勿遲。養之者刮垢而磨光。勿忘勿助。久久火候純熟。功績昭著。自必立見其飛昇矣。學金丹之道者。先學煉金焉可。

木逢春天根幹老。子實三秋枝葉凋。不凋不謝不見根牢。

此言木者當夫將春未春之際暗有生機。卽不啻藥嫩時也。及至春深春暮之候。便非生象。亦幾如藥老時也。何則。蓋其已根深而葉盛。本固而枝榮也。推之由春及夏。由夏及秋。子雖實而精已消。自必立見其凋零矣。若云不然。何得謂根牢乎。

叫道。叫道。天將明了。何不伸目舒眉。反作蓬蒿到老。

此四句喚醒世人。急爲回首。勿待天明以致遲誤。總須趕緊進步。絕不裹足。方能目伸眉揚。不終老於蓬蒿間也。

三天曾結社。四海盡知名。長騎駿走直入天廷。

三天卽三日出庚之謂。結社者交好友也。此言學道者果能於三庚之日。結交良朋。雖四海甚遠。罔不知名。於是乎身騎駿馬。直上天廷。殆不啻身跨仙鶴。直上揚州之謂也。

山上風。天邊月。月朗風清。兩兩映發。

此四句言人之清風高節。不與濁世同榮辱。殆不啻清風明月。映發人間。清者常清而不濁。濁者斷難污其清。明者常明而不暗。暗者斷難蔽其明也。兩兩相同。所謂人間之至清至明者。其以此夫。

木歸根。長立天地。水歸源。長流湖海。人得金丹。長生洒洒。

此言木歸其根。根者待春而復發。水歸其源。源者長流而不盡。斯乃爲長生不滅者也。學道者若金丹到手。便能神中有神。身外有身。而猶慮不與天地同壽者。未之有也。

俗人難。只是隔仙關。道不凡。得了不思遷。河清海晏。其地同天。俗人常人也。仙關天關也。言乎常人識見庸劣。不曉河洛無字之真經。未明周易參同之妙理。所謂醯鷄。只知甕大。夏蟲難與語冰者也。彼夫天關高峻。焉得而超越乎。惟根器深重。學力非常者。方能得道飛昇。永無遷移。故其清也如河之清。其晏也如海之晏。其悠久也與地相同。其長遠也與天相共。

此之謂不老神仙也夫。

玉兔東升。清光可挹。萬里無雲。海天一碧。

此言學道者如挹玉兔然。玉兔者天之精華也。果能梯雲取之。得天之精華者。卽全我身之性命。性命全而身體潤。光輝四著。瑟兮暄兮。斐然而成章。殆不啻雲淨星稀。萬里無塵。纖之氣也已。

漢水無情。蜀水澄清。黃河滾滾。四海無塵。

漢水濁水也。蜀水清水也。濁水爲後天之水。清水爲先天之水。後天之水。雖人所共知。而要非人所易解。况先天之水者。

乎。果能以濁水而濯足。濯足者煉性之功。以清水而濯纓。濯纓者修命之學也。兩兩盡之。雖濁水之滾滾。亦終歸於清水之澄澄矣。

魚養池中。終非活計。將就釜烹。哭天泣地。

魚者金色鯉魚也。第此魚游之於海。不可養之於池。游於海則遂其生。養於池則拘其性。遂其生者。可以全生。拘其性者。終非本性。惟其終非本性。蓋終不免一就夫釜烹。呼天而泣地矣。

潛龍已受困。尚不見雲雨。既見雲雨兮。飛去入天府。

潛龍藏龍也。此言龍之爲龍。若不見雲行雨施。不免藏而未見。困而未舒。未舒未見。只在人間受苦。未得天上飛昇也。惟待夫蒼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自必變化不測。飛入於天府中矣。

三殺曰。正好興兵。三奇地立已揚名。

三殺卽三殺之氣也。言學道者當此之際。正好出奇兵而用良策。奇兵者出於敵之不知。良策者出於敵之不測。不知不測。自必能取國寶而收全功矣。功之收者。名之著有。不稱揚遠近也乎。

秋來白虎旺。太白可用兵。正西隊伍。門臨死驚。

此言修道者。遇白虎之鄉。卽太白之氣也。果能於此內整隊。伍外列鼓旂。雖門臨死驚。而心無恐怖。自必能伏白虎。而虎不我傷。且不惟不我傷。而反爲我用矣。

天門陣高。勢如壓卵。王國耀兵。賊首喪膽。

此言修道者。如擒賊然。賊者口耳鼻舌心意也。而賊之首者。猶屬難擒。必須天門排陣。地角安營。勢如壓卵。聲如破竹。方能兵威肅肅。殺氣騰騰。羣首巨魁。喪膽而驚心矣。

人道險。慮艱辛。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

此借天道以言人道。天道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者損不足而益有餘。故天道雖險。險中而寓安。人道雖安。安中而藏險。學者果能歷盡辛苦。不畏艱難。在於苦之中而受苦。苦之盡者甘自來。自於人上而作人。人之上無二上矣。

天雖高。有大梯。步上去。見高低。快騎馬。勿滯遲。

此借天以喻道。天雖極高。而有步天之梯。則高者無慮其高。道雖極遠。而有煉道之法。則遠者無患其遠。久久功夫一到。自必至乎其極。造乎其巔。要其間總須急爲加鞭。勿爲停滯。方可得也。

木春榮茂。可以擎天。天下欽仰。萬姓依瞻。

此言木逢春際。欣欣向榮。雖此木向日。未必能擎乎天。而此際便能擎也。擎天者。非擎天上之天。乃擎洞中之天。蓋天上之天。木所不及。焉得擎之。洞中之天。木所能支。便得擎之。果能擎天之重。而不被其傷。自必天下欽仰。共鄭重於懷來。萬姓依瞻。咸賡歌於復旦也。

此處滋味濃。濃艷不耐久。何如淡泊。生涯到好。

此言世態景况。不過紛華靡麗。人間之富貴而已。又焉能長生而永久乎。惟於淡泊中。而作生涯。生涯者。非生財取利之

謀。乃煉性復命之法。故較諸濃艷中高超遠矣。

本社裏有小人忙打點。好起行。日月逝。勿久存。

本社裏卽此地也。小人卽陰謀之小人也。言乎此地之中有陰謀之人。暗裏生害。隱處藏奸。害而且奸。雖欲復生不可得矣。惟學道者急爲打點。早爲起行。打點者團練之功。起行者攝伏之法。要其間總須兩兩並行。勿爲停滯可也。非然者不岌岌乎。日月逝矣。我身難以久存乎。

零零零。水成冰。天地人有真神。盜聽者聾。盜視者盲。

零零零。零星之謂也。真神真一之神也。天地人三才也。言乎

學道者先加以團練功夫。靜待夫真神一到。不啻點水而成冰也。要其間總宜正視。正聽。庶無聾盲之慮也。不然。卽或用盜之之說。無非盜天地竊造化。彼此無損。兩國俱全。謂之知機。知機者天機也。天機者神。若暗中盜聽盜視。謂之乘機。乘機者人機也。人機者出於造作。非發於自然。又焉能免於聾與盲乎。

龍生頭角。將霑甘霖。六七久旱。普濟萬民。

此言龍生頭角。將霑甘霖。是龍有施雨之能。尙待施雨之候也。至於六七月間。天爲久旱。草木枯槁。黎民塗炭。一降甘澤。

孰不歡聲而載道者乎。

一把刀。提在手。斬妖魔。折羣醜。

此言學道者總須剛斷。剛斷者不啻提刀在手。斬妖魔而折羣醜也。妖魔者非別有妖魔。羣醜者非別有羣醜。乃心中之六賊。身內之識神也。斬之折之。是以真神而制假神也。不然徒爲提刀。而欲斬折。則反難矣。

生生神數註卷一終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生生神數

溪橋道人註

兩虎相持。四龍生翼。飛舞其中。望者失色。

此言學道者總須先明龍虎二字。龍者本屬難降。惟借虎以降之。虎者本屬難伏。惟借龍以伏之。雖然未降未伏之先。及夫將降將伏之際。必須兩相搏擊。互相飛騰者。如紫陽真人所謂。虎躍龍蟠是也。當此望之者。有不驚心而駭目者乎。

太白現西南。龍蛇相競逐。龍自飛上天。蛇卻遭刑戮。

太白星名。西南坤地也。言修道者。當夫金光現於西南。如寶

月一鉤然。必須龍蛇相鬪。方見真機。然龍與蛇競。龍自取勝。於蛇。蛇與龍戰。蛇自見敗於龍。取勝者固得飛昇。見敗者卻遭刑戮。要其間總分龍蛇不一致也。

三仙出世。四海盡知。堪笑狂夫。悔恨猶遲。

此言人之修仙。當夫未成之先。人不得知。及夫既成之後。人莫不知。何則。蓋以其內雖煉道。而外實混俗。隨方卽方。隨圓卽圓。就其迹觀之。無異於尋常。而卽其時聽之。獨稱爲賢哲。故其沖舉飛昇。狂夫下士。罔不嘆當面錯過。交背叛離。雖然。追悔亦甚遲矣。

書齋靜。文藝精。到頭處。要成功。急急回首。勿誤前程。

此言人之爲學。貴乎靜地。地之靜者。心自專。心專則實。心實
乎實學。實學本於實心。於此文理成就。斐然可觀。自必求名
而名無不遂。建功而功罔弗成矣。雖然。學業精者。榮其身。何
如道業深者。榮其神。榮其身者。不過人間之福祿而已。榮其
神者。乃得天上之功名也。學道者。總須急急回首。勿誤前程。
以貽身後之咎也已。

曾把花栽。也要待春來。東風嫋嫋。徧滿天街。

此四句。借花以演道。花者。非草木之花。乃金玉之花。草木花

者只得香風陣陣。入人之鼻。金玉花者。乃能香氣冉冉。侵人之心。入人鼻者。僅在於外。侵人心者。實入於內。故折草木花者。不過薰物而物香。折金玉花者。實能修仙而仙就。均一花也。其相去也遠矣。要之栽此花者。要必待春光一點。方能滿天街也。

腰下佩青劍。步入金光殿。覆獲三山。永垂一伴。

金光殿寶殿也。三山神山也。言學道者佩寶劍而登寶殿。自必到寶殿而得寶器矣。於此覆獲神山。而永垂一伴。斷斷乎有必然者。

竹索一條緊把孤舟繫長刀一把早砍頭落地。

竹索寶索也。長刀寶刀也。言修道者以寶索而繫孤舟牢不可破。繫之緊者舟自穩。以寶刀而砍真機。真機觸者頭自落也。究之此均密語。甚勿淺之乎。測大道矣。

手段真。要訣妙。隨人來見大道。一服靈丹。卽時笑傲。

靈丹仙丹也。言修道者不尚法術之妙。惟憑手段之真。法術妙者總屬虛誕。手段真者要皆妙訣。故其隨機應變。罔非大道之流行也。雖然此猶屬內丹之功夫。而非外丹之景象也。待一服仙丹。卽還丹也。還丹者卽宜面壁深山。笑傲烟霞之

爲得也。

火光炎炎宜水相濟。寶鼎丹成。掀天揭地。

此言學道者必須先明水火。水火者上炎下降。非心腎之相交。亦同神定形舒。非血氣之相配。惟於鼎內自必還丹於身中。還丹者而丹已就。丹就者而丹可熟。待夫一出鼎外。自必光天而耀地矣。

孩啼了。叫不早。有人行。隨風到。

此四句言學道者趕緊前進。勿爲遲迷。以至人是卽是人。非卽非。如風之隨物然也。

十二時中。緊緊煉著。一刻少延。無處下腳。

此四句言學道者於十二時中。而不可少延一刻。蓋此一刻者。卽活子時也。生藥在此時。採藥亦在此時。若認之真而察之細。自必得道而無疑矣。不然少爲遲延。雖欲措足而得所。也不亦難乎。

水盛時。有際遇。過炎天。聊存濟。

此言真水盛時。滔滔不斷。不知者將謂無所歸宗。其知者自謂有所際遇。際遇者所謂遇之而不見。見之而不遇之謂也。雖然一過其時。卽無所用。便當聊爲存濟也已。

風起西南紅日當天奇門妙訣一掌能看。

此四句借奇門以演道。奇門者風之所起。日之所懸。窺其始而知其終。舉凡禍福吉凶罔不應也。若道之爲道。揣其理而尋其妙。自有不約而從同者。

萬籟無聲候。一月正當空。忽被雲遮掩。皓魄反朦朧。

此言靜夕之候。萬籟無聲。仰明月者正當取此明月。勿爲遲遲。蓋得此明月者立躋聖位也。不然霧靄遮掩。雲氣迷蒙。吾知向之皓魄者。而今反朦朧矣。雖欲復觀其明也。不擾擾乎三年之久哉。

隨步出西域。舉眼見天日。萬里無雲霞。日光杲杲及。

西域佛地也。杲杲日光也。言人未學道者。不啻置身甕中。觀天井底。一旦身登佛地。而睹日光也。佛地者。非甚遠之西域。乃對面之西域。第悟之者。只在目前。迷之者。遠隔千里。學者果能豁然。頓悟。儼然萬里晴空。舉目而見天日也。

金鷄時報道。報道五更了。顛倒衣裳。朝門未曉。

金鷄司晨者也。言金鷄一報天。卽將曙。所當急爲起舞。勿爲停止。此乃驚省之意。恐人遺怠惰羞也。

一箇知音。卻在天邊等。勿得遲延。靜夜要思忖。

知音同心之侶也。天邊遠之之詞也。言學道者先覓巨室。次結同心。同心者雖屬甚遙而實甚近。蓋其間在乎人之一省悟也。究之總須勿得遲誤。急急尋思之爲得也。

衆犬相聚。磋齒磨牙。搖頭擺尾。只顧主家。

主家主人家也。言衆犬相聚。磋齒磨牙。搖頭擺尾。若他人誘之。忽然弗顧。主人引之躍然而前。蓋其間情之本相親也。學道者當於此加之意焉可。

鼠伏穴。得自寧。一露首。貓跟踪。揚威伸爪。鼠喪殘生。

穴者伏鼠之地。貓者降鼠之物也。言鼠伏其穴。進退自便。出

入自由。隱其身而不露。藏其首而無形。雖降之者。揚威伸爪。而亦無所逞其能矣。不然。雖欲全其生也。豈可得乎。

一念上天堂。一念入地獄。地獄天堂。便分榮辱。可見念頭要真。不可隨時碌碌。

天堂神仙之地。地獄鬼使之所。要其間均在一處。若一念之克私而循理。地獄便是天堂。一念蔑理而徇欲。天堂便是地獄。一念間而公私判焉。一念間而神鬼分焉。公者爲神。神者不期榮而自榮。私者爲鬼。鬼者不期辱而自辱。可見人之立念。不可碌碌而宜醒醒也。

風來水而月到天心。意味儘有。解悟成真。

風來水而月到天心。此其意味深焉者矣。惟其意味甚深。而欲知之者不甚難乎。欲知之而並欲知之甚確。不更難乎。且欲知之甚確。而猶顯爲形容。兼使人知之甚確。不難中而愈難乎。惟學者深爲體會。細爲尋思。果能一解其機。自必會悟而成真也。

仙家妙訣。只在修真。逢人頻點化。居渡要指津。

此言修仙之道。首在口訣。口訣授者。乃能修真。然一已既能修真。逢人焉得默默。必須指其身。在苦海。萬劫千秋難免輪。

廻再指其居渡要津。彼自知在苦海而得寶筏。一路輕帆到岸頭也。

火下降。水上升。子午候。要調停。金丹飽滿。霞舉飛昇。

火者真火也。水者真水也。升者上也。降者下也。言乎水火兩相湊合。各適其宜。無太過亦無不及。待夫子前午後。調停不息。子午者。非天上之時刻。乃一身之時刻。認之者。須俟河清海晏。聖人出世時也。學者果能明乎此。自然天關在手。造化隨心。煉金丹而金丹成熟。待霞舉而霞舉飛昇矣。

火遇水。有相妨。反參用。既濟良。

此言火遇水至有相尅之患。相尅者實以相妨。相妨則兩相害矣。若其間加以反用之功。相害者使之相生。所謂害裏生恩者此也。

鷄鳴屈神氣真。聖狂路從此分。主宰一定。爲天爲人。

此言主宰未定之時。或者爲聖。或者爲狂。爲聖者天理也。爲狂者人欲也。若金鷄一屈。須當存心天理。便入聖賢之域。於是神氣真而無僞。自必出人上矣。若存心人欲。便入禽獸之路。於此神氣妄而不真。自必居人下矣。學者於斯兩端。細爲尋思可也。

扳桂客。心要堅。有雲梯。在月邊。亭亭直立。才子爭先。

此借扳桂以喻學道。桂者生在月窟。長在雲間。苟扳之者。當存永久之心。永矢堅強之志。趁此少年光華。如雲梯之在望。闕捷爭先。勿爲退怯可也。

十分求。十分有。閒裏過時光。無計可長久。

此言道之一節。一分求。一分有。十分求。十分有。要之總須苦志研磨。方能破壁而透光也。不然惰以自安。待夫時光一過。雖欲求長久之計。亦甚難矣。

勿怨久不發。發達自有期。西北轉角處。揚眉吐氣時。

此言求道者如求貴然不必求速勿怨久待總須於西北之方轉角之處尋其真機察其妙理真機者便是生機妙理者無非至理果能真機省悟妙理明通自必揚眉吐氣耀祖而光宗矣。

乘金馬步玉堂秋深節屈衣錦還鄉。

此言世間本無金馬而學道者獨乘金馬天下本無玉堂而學道者獨步玉堂蓋玉堂者天堂也入乎其地卽造於正大之域光明之區爲學力微淺者所不能及然斯人者時屈秋深自必身衣錦繡而還家鄉矣。

太白西現。猴地承恩。功勲就緒。陰子榮孫。

太白星名。猴地坤地也。言學道者行西南之地。觀太白之星。承金氣而煉金身。不啻學者功成名立。陰子而榮孫矣。

金入明爐。煅煉成器。平地一聲驚天動地。

明爐煉丹之爐也。言學道者必先明夫真金來歷。方能取而煉之。煉而熟之。久久真金煉爲寶器。再加以靜守工夫。如鷄之抱卵然。自必寶器之出爐。而聲震天地矣。

明正道。平易行。同伴去。奔前程。

同伴者同心之侶伴也。前程者對面之前程也。言正道果能

明通無危無險。坦坦平平。要其間行之者。總須結朋交友。同心共志。兩相好合。共走一途也。

五畝宅。百畝田。耕食鑿飲。永樂天年。

此言人能耕食鑿飲。安於不識不知之天。方能無拘無束。靜享天年之樂境也。

陽春地。百草生。水流源潔。天地平寧。

陽春者。言乎春令之際。百草發生。水源清潔。無垢無塵。乃爲先天中第一之景况也。

天門曾掛榜。預定奪標人。馬嘶芳草地。秋高聽鹿音。

嘶者聲也。鹿音鹿鳴之宴也。言乎天門掛榜人所共見。而不能人所共奪。見之者徒勞無益。奪之者衣錦而還。要之其所以能奪者。必須學力精純。方能萬馬營中奪錦標。萬軍陣上逞英豪也。

耕牛伏軾。闢土開疆。坐看收穫。黍稷稻粱。

此言耕牛得地。苦用其力者。雖開疆闢土。不免於勞。而收穫坐看。乃享其逸也。自必西成之時。而有盈倉盈箱之慶矣。狡兔離穴。走狗追行。隨人發縱。兔死狗烹。

此言兔之爲兔。總以守穴爲本。蓋穴者生兔之所也。守之則

有安無危失之則有險無夷要其所以追之者隨人意以發縱向人心以追行雖屬有功而狗不能無所害也

碧水澄清魚龍出沒雲起雷興活活潑潑

此言碧水澄清之際不能阻龍之出沒卽不能禁魚之游行然龍之出沒龍神者水亦因之而神魚之游行魚凡者水亦因之而凡凡者不過隨波擊浪蠢蠢而動動神者乃能作雨行雲活活而潑潑也

茫茫黑地自有明處苦苦奔投空生在世

此言人生黑處之地乃有一隙之明蓋黑者爲生明之處明

者實隱黑之間。若能於黑中加以揣摩。自必於黑處露其機關。此乃謂真明也。不然雖苦苦奔投。終被情枷愛鎖所牽纏。不幾空生一世無所得失乎。

只言消息好。怎若回首早。天家明有數。數定饒不了。

消息信息也。言學道者只謂景况甚嘉。而不早爲回首。是明之者而未嘗行之者也。雖貫徹無遺。而要不能行持。待夫天家定數一到。雖欲求其相饒也。斷斷乎其不能矣。

一人不可去。一人不可行。二三知己共策定平。

此言凡事不可孤立。而於道爲猶甚。若作事者必須有共事

之人行道者必須有同道之友。有共事者成則前。敗則助。無慮其不成也。有同心者得時進。失時守。無慮其難進也。果能二三知己。同志合心。自堪共計而策太平矣。

仗劍降魔。靈丹濟世。紅塵一斷。隨上天際。

魔妖也。妖者非外來之妖。乃一身之妖。身實則隱而未見。身虛則出而相戕。學道者果能仗劍降之。則相戕者而反相生。相生者實以相濟。不啻無價之靈丹也。待夫久久紅塵一斷。自必飛昇天表矣。

位門一箇妙訣。未可與人便說。若還遇著知音。縱然要祕也洩。

位門玄妙之門。妙訣仙訣也。言人之明此妙訣。若於匪人輕談妄洩。遭乎天譴。在所不免。惟遇知音者。其人天資明敏。學力精純。自當與之談論而考究。然其間猶須半祕半洩。以待其人之自悟耳。

正午當門。坐向極正。造宅安廬。一財綿盛。

此言正午爲日中之候。端然正坐。不偏不倚。於此修宅而爲安宅造廬。而爲神廬。有此宅廬。自可受財萬萬緡矣。

九秋霜菊。分外幽香。凋殘無藥。破臘傳芳。

此言菊花開於九秋之候。清香馥郁。分外非常。然此均屬全

盛之時。而非凋殘之日。待繁華閱盡。再爲傳芳。當益覺意味之非常矣。

人生世。在大川。心要主宰。務要心堅。心若堅。石也穿。世人呆了。何不爭先。

大川苦海也。主宰真氣也。言人生世上。不過均在苦海之中。隨波汨沒而已。雖然此特未能存堅忍之心耳。若能存堅忍之心。再覓真一之氣。卽鐵石亦可穿矣。何堪與世爭先鬪捷。而爲呆漢也哉。

金龍五爪。露出天表。撥霧掀雲。青天日皎。

此四句言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象。特迷之者只謂以龍論龍。龍只見其變化之能。而悟之者不謂以龍論龍。龍益顯其撥掀之妙。均此一龍。而其中之所蘊者深矣。

猛虎嘯山林。神龍歸大海。風雲際會時。頭搖并尾擺。

猛虎卽白虎。神龍青龍也。言虎之爲虎猛烈非常。龍之爲龍神化莫測。以猛虎而降神龍。卽以神龍而伏猛虎。則必嘯山林而山林震動。歸大海而大海潛藏。於此一降一伏。自必風雲際會。頭搖而尾擺矣。

烈烈轟轟。男兒志氣。立功成名。可謝天地。

此四句極言男兒志氣總貴烈烈轟轟一往直前立功而功垂竹帛成名而名標天府然後謝天謝地之爲得也。

三冬水旺冰冷莫當陽和運轉溫暖非常。

此言三冬之際如人混沌之時水則旺而冰則寒萬卉凋殘羣芳消滅此其時無足取也惟一陽發動真機暗生此爲先天之景况正爲修道者所宜重也。

青雲客在眼前乘駿馬再加鞭前程萬里勝似登仙。

青雲客者仙客也言此青雲之客立志極高超乎俗表再乘駿馬而急加鞭自必造乎萬里之程而登仙矣。

蟄蟲伏穴。龍潛於淵。四陽震動。飛龍在天。

蟄蟲名。龍神龍也。言此潛伏之日。蟄雖大異於龍。而不見其異。龍雖不同於蟄。而若見其同。何則。蓋一陽未動時也。未幾而一陽初動。萬物漸生。蟄則入乎地。而龍則飛乎天矣。豈不兩相懸絕也哉。

河圖數。歸五。五縱橫其中。陽生陰杜。

此言乎河圖妙理。人所難明。要其間分乎四象。別乎五行。學者果能合四象而團五行。自必縱橫者爲之攢簇矣。然其中一陰一陽。一生一杜。正爲學者所宜深思而細察也。

數已定勿勞心。視履處百祥生。無意得者受享自豐。

此言人生世上窮通得喪皆有定數。不可過爲勞心。以增愁煩。惟視履祥生之處。加以揣摩。無意而得此祥光者。便能受享無窮之福澤矣。

黑夜行不知路。直待天明方能進步。

此言未明道者。如深宵無燈。東西南北茫乎莫辨。道路崎嶇。豈得知乎。惟深以思之。靜以待之。東方旣明。天光燦爛。方能尋得一條道路。進步而無阻也。

樹遭風鳥失宿。風靜時窩已覆。審視回翔。別尋棲木。

此言大樹遭風。根本動搖。枝葉隕墜。鳥宿者而失其宿。失宿者而無所托矣。卽或風聲靜息。而鳥巢已覆。不幾戚戚焉。無所依歸乎。當此際者。正宜熟思遠策。回視翱翔。尋一高聳之木。以爲棲身之計也。

濟大川用舟楫。再遇一帆風。千里眉捷。

大川者大水之無津涯也。馮河者所不能濟。失帆者難以輕濟。惟善濟者。始焉借舟楫之力。繼焉借帆風之功。兩相資助。自必一無所險。雖千里迢迢。亦可直到岸頭。眉捷而色娛矣。騎馬出門去。羊腸大路循。猿啼歸旅邸。鷄鳴渡關津。

羊腸者小路也。小路者而名爲大路。吾知其不以羊腸論羊腸。直以羊腸演道路。第此道路區區。僉曰不情者紛紛矣。蓋未知其所以然也。學道者果能騎馬前行走此大路。猿啼則歸旅。卽以待其時。鷄鳴則渡關津。以走此路。此乃善於學道者也。夫豈尋常碌碌者所得比乎。

萬卉爭妍。過了三春。竟徒然。九秋霜露降。枝葉盡凋焉。

此言三春時節。萬物蕃昌者。卽萬卉爭妍之時也。未幾而白露既凝。嚴霜既降。自必枝葉凋殘。草木微脫。雖向之昌然者。至是亦徒然也。

勿自在。勿自在。匆匆混世界。名利一關心。露出千般態。

此言學道者總貴混俗而不染俗。在塵而能脫塵。至於虛名浮利。自必無關於心思。不然。或隱於學問之中。而有利名之心。或隱於山邱之內。而掛利名之懷。此皆學道不專者也。甚至於口道聖賢之言。而身居名利之場。身居名利之場。而存利名之心者。其情態百出。更卑卑不足道矣。

源遠流長。根深葉盛。實大聲宏。內真外應。

此言學道者總貴以實爲重。以內爲本。蓋實大者聲自宏。聲者實之應也。內真者外自應。外者內之感也。亦如源遠者流

自長流者源之所貫注也。根深者葉自盛。葉者根之所生發也。此四者輕重本末。要人自思之可也。

勿嫌命途舛。時來風送。臨西南明有路。此地遇知音。

此言人生總貴任命。不可嫌命。任命者聽天命之自然也。嫌命者強人事之勉強也。然其間聽天而不強人者。要有東北西南之分。東北者喪朋地也。西南者得朋地也。由東北而待西南。此乃遇真知音者。夫豈同尋常交友者。篤金蘭之益而歌伐木之章也哉。

鐵樹開花能有幾家。不如安分。莫要願賒。

鐵樹者無根樹也。蓋此樹之爲樹也。混沌初分。鴻濛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箇鐵樹。故此樹遇常人則花不放。遇仙人則花常開。故有鐵樹者家家也。有此鐵樹而如無此鐵樹者亦家家也。果孰是鐵樹開花。層層疊疊。艷麗芳春者哉。所以天下之人。不如安分守己。勿存無窮之賒望也矣。

打起平生志。西南好遨遊。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西南坤地也。卽月生之鄉。如西遊記指出西南之地。有解陽山。迎陽驛。破兒洞。落胎泉等等隱語。亦此意也。學道者總須打起平生之志。而遊月生之鄉。登寶地而載寶還到仙鄉。而

結仙友。殆不啻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矣。

浮花不結果。枝幹枉然青。根枯葉焦後。猶幸有煩惱。

此言浮花爲流蕩之花。飄然莫定。無所底止。故結果而果難結。雖枝葉青青亦枉然也。况未幾而根本枯矣。未幾而枝葉焦矣。又焉有餘望也哉。究之總屬枯亡。而萌蘖尙在。故曰猶幸有煩惱也。

白日休閒。青春難再。失今不爲。何時可待。

此言人生世上。如水泡之浮。如石火之光。倏爾逝矣。惟學道者。不可空負春秋。徒熬歲月。總須急急回頭。早早省悟。甚勿。

今日不爲遲之來日。來日不爲遲之後日。吾恐我雖時待。而時不我待矣。

日來未得意。發迹在今朝。若逢龍虎客。決定顯英豪。

此言昔之日雖未得意。今之日正可發迹。發迹者平地一聲雷也。若學道者。當乎其時。逢龍作伴。遇虎爲鄰。自當兩相血戰。而逞英豪矣。

水雲人多瀟灑。煉丹成。超苦海。一入仙班。千年萬載。

水雲人者。無心人也。內無其心。外無其形。墜肢體而黜聰明。不識不知。無思無慮。故動作云爲。瀟瀟而洒洒也。於是煉丹

而丹立就。修仙而仙立成。自必飛昇九天之上。超出苦海之中。也有不千年萬載而脫紅塵也哉。

駕扁舟。遭風玩。把舵不堅牢。休想登彼岸。

扁舟者一葉扁舟也。駕者每畏乎風。遭風者總須牢把篙舵。勿爲或二或三方。能脫離苦海而登彼岸矣。不然豈不戛戛乎其難哉。

秋霜肅。夏火炎。世情看冷暖。達者自超然。

此言世態炎涼人所不免。炎者如夏火炎炎。涼者如秋霜肅肅。炎炎者得時得勢。人爭媚之。肅肅者失時失勢。人皆厭之。

此乃常情大抵然也。惟達者明乎世態。達乎人情。獨超然而
不爲此。豈非大異於俗常也哉。

萬花榮不久。松栢獨長青。造物分已定。浮生何認真。

萬花衆花也。此言花開爭艷。雖榮不久。至於萬卉凋殘。羣芳
闕盡。而松栢九九獨超然。而長青也。推之天地造物以來。均
有陶鑄。各有裁成。分已定而數難移也。雖浮生之景况高下
不一。貧富難定。又何必切切焉。認以爲真乎。

東風蕩百卉。鬪芬芳。春富貴。最非常。及時行樂。曲水流觴。

此言春日景况。人生大快境也。蓋紛華美麗者此時。富貴榮

顯者亦此時。但營營世故者。每負良辰而不知。而優優世情者。恒樂佳節而不置。營營者終屬擾擾。優優者更覺瀟瀟。一忙一逸。其中之甘苦分焉矣。學者正宜知此一刻千金之候。及時行樂。飲酒高歌。隨遇而安。登高作賦。豈不飄飄乎世情之外歟。

蛇無足。行反速。頭角一時生成。化龍超忽在目。

此言人生如無足之蛇。然終日忙忙無所底止。果孰優優自得者乎。惟羣蛇中而獨有一蛇。非常一蛇。自超羣蛇之上。於是頭角咸備。鱗甲生成。飛昇羽化。豈不超乎在目也哉。

兔東升。黃昏候。到中天。光清涵萬里。無雲霞。掃盡烟塵。勦封凱奏。

此言兔者天之寶也。待黃昏之候。東升而未西落。中天之候。清光而非濁光。再得萬里無雲。露出一點礪光。此爲第一之景況也。學道者正宜當此之際。封勦而奏凱。行功而作德也。金遇火。不受傷。經百煉。自光芒。

火者尅金者也。故金遇木而木折。金遇火而金傷也。若置金於火之中。煅煉而體無虧。極輝煌而光芒並著。有不煉成真金寶器者。無此理也。

逐紅塵。何時了。入玄門。訪道好。

此言人在紅塵之中。生生死死無時了歇。雖欲脫此輪廻也。豈可得乎。惟入玄妙之門。訪精一之道。始則煉已築基。繼則修性了命。庶乎脫離紅塵。不至無所底止矣。

念頭要把定。不可持兩情。若還多猶豫。萬事總無成。

兩情者。游移未定之詞也。言學道者。總貴立志堅固。不動不搖。制行果決。勿二勿三。方能不與世俗爭長短。惟於一已煉功修。庶乎作事其有成矣。不然爲一事而一事不就。爲萬事而萬事無成。此均優柔寡斷。念頭不定之弊也。

丈夫立天地。何苦戀家鄉。邊塞揚威武。名芳姓亦香。

家鄉者故鄉也。特常人俗士每被情欲牽纏。物欲痼蔽。雖欲其置焉。弗顧豈可得乎。惟大丈夫身立天地。遠在塞外。近括囊中。自必揚威耀武。名芳而姓香矣。

茅屋萬山遠。黃麋白鹿吟。風來松作韻。清趣有誰侵。

茅屋草屋也。萬山極言其高而且遠也。黃麋白鹿皆獸名。言此二獸一鳴一吟。如松風之入耳。一唱一和。儼然竹月之當頭。則此清趣逸韻。人所不得而侵矣。

光陰休差過。龍虎急調停。丹爐火候到。一舉自飛昇。

光陰歲月也。差過空過也。龍虎陰陽也。言此一龍一虎擒來一處。兩相調和。方得安爐立鼎。丹煉九轉之數。待其功夫久。火候純熟。自必天書下降。沖舉而拔宅矣。

一樹花開。風雨驟來。止畱根蒂。花落塵埃。

一樹花開。風雨驟來者。言花被風雨妒也。雖根蒂猶生。而花萼已落。是去有用而畱無用者也。無用者。陷入淤泥。有用者。空畱根本。卽或有來春之望。非過三冬而不得矣。

大鵬時斂翮。山谷養成真。一日同風起。飛搏九萬程。

大鵬金翅鳥也。斂翮集而未飛也。言此大鵬之鳥。毛羽未厚。

必先養其毛羽。搏騰未精。必先善其搏騰。久久容其養成。自可飛騰雲路矣。甚至於高飛大舉。一日九萬之程。總有寓意。而非虛誇。要學者細爲悟之可也。若必謂無稽之談。則反謬矣。

玉質金箱。琢磨成章。若行獻享。列入明堂。

玉質美質也。金箱保其美者也。琢磨攻之謂也。明堂佛地也。言此溫潤之質。比德於玉。初焉借頑石以勵之。則美者益成。其爲美。繼焉借真金以箱之。則美者始張其爲美。於是美好無比。非等尋常。然後行享獻之禮。昭祭祀之誠。方可入佛地。

而邀佛靈矣。

莫謂花發晚。春來發自昌。清風微動蕩。飄聞十里香。

此言花發之時。莫慮其晚。春來之日。自見其昌。然此花發。蕃滋。再加以清風動蕩。自必馥郁相生。飄飄乎而侵人矣。

功勛隨人奏。獨我一仙靈。匡扶應有數。不是等閒人。

仙靈神靈也。匡扶左右輔也。數定數等。閔尋常也。言學道者。必須敬禮神靈。神靈者。非有形有象之神靈。乃無聲無臭之神靈。特尊之者。隨人而降福。而侮之者。隨人而降禍。降福者。奏功也。降禍者。見過也。而要其所以降福降禍。非神靈所得。

而主乃人所得自主。若必謂神靈屬於等閒。匡扶非關定數。其謬也甚矣。

長生陰火。不滅其光。若到成玄地。更自大輝煌。

長生悠久也。陰火丁火也。言此丁火之光。本屬易滅。滅則其神消散。其氣汨沒。雖向之有其光者。至是無其光矣。學道者果能保其光而光不暗。養其光而光常明。且更以外來之光。照其本來之光。久久道成。真玄益著。炳耀夫豈常人俗子所得測其本末也哉。

深入青山。自建茅庵。萬事不管。立鼎造壇。

此言學道者不在繁華之地。而入深山之中。建茅庵者道庵也。於此立鼎而鼎可立。安壇而壇可安。立鼎則丹可煉。安壇則神有歸。故斯時舉世擾擾而我獨清清。非第萬事不得而管。更諸事不得而知矣。

洪水平川。順舟行速。逆水遇風。勢如破竹。

洪水大水也。洪水平川。順舟行速者。言其一往超然。有行而難返之勢。惟學道者逆其水而不下。轉其風而不行。其回首也。亦必勢如破竹之快也已。

游赤壁。游赤壁。起風帆。勿偏執。眼望旂旌耳聽消息。

此言游赤壁者。總貴飄飄洒洒。樂洋洋。如蘇子之對客。然要其間必須無拘無束。毋固毋我。起風帆而望旌旂。方得一點消息來於不覺中也。消息者非聲聲可辨。乃隱隱無形也。苟非清心寡慾。靜氣凝神。雖欲聽其音。而審其理也。勢必不能。

仗策前行。自有一得。平地風波。束手不及。

仗策懷策也。言學道者如對壘然。必須設計用謀。方能前行制勝。而有一得之時矣。不然風波四起。束手無策。又安能斬將搴旂。而制服敵人乎。

去到長安東北轉角。逢著天門。便有下落。

長安西地也。東北艮方也。天門方便之門也。言人到西地長安。卽到福地也。然福地之間。必有轉角之處。果能於轉角之處。逢著方便之門。自必腳踏實地。非同惝恍而無憑。口受真訣。不致游移而鮮據。故曰。便有下落也。

浪滾滾。水滔滔。狂風起。不見梢。舵把定。勿徒勞。

滾滾滔滔極。言水之勢也。言學道者如行舟然。當此風波浪湧。由生而至死者。此時由危而得安。亦此時。果能牢把篙舵。直到岸頭。將必不徒勞而無功矣。

投入於市。自有價售。金錠錢貫。買去得頭。

言美玉者藏之於櫝。終無出身之時。不如投之於市。自有見售之時。然其間不可不售。又不輕售。蓋不售則有用者置之無用。輕售則至重者實以自輕。必須禮貌恭而金錢備。方得買此無價之寶。而爲鎮國之器也。

徐步入天臺。爲見好消息。採藥有仙童。洞府藏眞色。

徐步緩步也。天臺瑤臺也。言學道者身入瑤臺之地。採得風息月信。卽見好消息也。於此採花心。而作仙藥。命仙童以配丹材。自露出一片化機也。然此生藥之處。要在於百花之村。

苟非入洞天福地。不得見此真色也。

思量一夜。不如營幹一場。若還差過。惱人腑腸。

思量揣摩也。營幹作爲也。言學道者當於不色不空之中。奮其有作有爲之力。自必精進不已。而獲無窮之福澤也。不然若猶畏首畏尾。且卻且前。空過善地。罔登靈山。不幾惱人肺腑。而爲無用之漢也哉。

天念辛苦人。終日落紅塵。清心能見道。定不喪真神。

辛苦勞碌也。真神真一之神也。言蒼界有好生之德。垂慈憐愛。無所不至。而於勞碌者。猶加之意焉。學道者果能身在紅

塵之中。心超紅塵之外。清心寡欲。參性悟真。自必見性而明心也。見性則必不以修性爲修命。明心則必不以人心爲道心。於此而猶慮真神不保也。豈有此理也哉。

若是有緣人。一指便回首。執迷不悟者。屢引也不走。

此言根器非常。因緣素重者。本有求通之心。故一指而便通。原有探隱之志。故一指而卽無隱。通者通其所難通。隱者隱其所寓隱。難通者而無不通。寓隱者而無所隱。斯乃爲上士之子。一指便回首也。非然者。執焉未化。則不免於虛拘。固焉難通。終難望其變化。總引之者屢而不止。而聽之者茫若罔

聞又焉得策於前而卽隨之於後也哉。

驗五事。布九宮。按八方。列九星。一通符咒。賊膽裂驚。

五事卽五行也。九宮猶九數也。八方卽八門。九星卽數家所講九星也。果能驗之精詳。無所疎畧。布之周密。無所荒唐。按之方圓。無所偏倚。列之齊整。無所散亂。再一通符而符極靈。一通咒而咒甚驗。於此以之平賊。而賊無不平。以之消寇。而寇罔不消矣。

國步或多艱。營顧肯袖手。仗策入家門。奸邪望風走。

此言國家多難之日。內憂未靖。外患迭生。草野有倒懸之苦。

國家無磐石之安。忠臣志士豈肯袖手而旁觀乎。惟須仗策設謀。身入家門之中。除寇滅黨。鞭策堂階之外。吾知奸邪小人當必望風而奔逃矣。

生生神數註卷一終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生生神數

溪橋道人註

心要細。膽要巨。勇往前去。成效立覩。

此言學道者當先小心懍懍。固守元精。至意兢兢。堅持天性。至於修命還丹。總貴猛烹急煉。迎其機以觸之。倒轉逆施。伏其氣以降之。自必功成。一旦羽化而飛昇矣。

一箇真身。靈性通神。慧眼照見。渾是真身。

真身真實之身。靈性靈明之性。慧眼佛眼也。言學道者煉成一箇真身。無貳無虞。不欺不詐。性地活潑。靈神變化。再能以

身外之身而照身內之身。自必識神寂滅。元神靈通。假身而化真身矣。

一箇惺惺。天地長存。隨時變化。圓轉如神。

此言真一之氣。卽一箇惺惺也。然此氣與天地同其悠久。與日月共其無疆。且一時有一時之變化。時時有時時之流行。視之而弗能視。聞之而弗得聞。圓圓轉轉。自自如如。有令人莫測其所以然者。

一箇明星。蕩蕩平平。馳驅萬里。更見文明。

明星者。辰星也。居乎其中。平平蕩蕩。照乎其外。朗朗明明。雖

論其光。固隱而不露。而論其明。要照而常馳。久久光照萬里。自必四海而尚文明之頌矣。

小小小心。不滅不明。一點真性。化作紅塵。

此言學道者總宜小小小心。小小勿使一點真性。垢而不明。方得有生無滅。有益無損。庶不致化作紅塵沉落苦海矣。不然其難免矣。

人苦沉淪。何不猛省。念頭轉來。修行爲本。

沉淪汨沒也。猛省回頭也。言人以汨沒爲苦。卽當以回頭爲急。回頭者苦中得甘也。果知初念甚差。轉念便是。自必切切。

焉以修行為要務也。

捕兔於海。捉魚於山。從朝至暮。功損力損。改弦易轍。方可圖焉。兔者生於山也。魚者生於海也。捕之者當捕於兔生之處。捉之者當捉於魚生之鄉。斷不可捕捉於萬不有一之所也。若必反乎人情以論。出乎理法以言。雖天下未必有是事。而正不妨作是形。作是形者。實以設是喻。要其所以然者。正喻其徒勞而無益也。惟改其前弦。易其故轍。方可別有圖謀。以爲終身之長策也。

一牛埋首茫茫自走。寧戚角歌。田單尾灸。

一牛神牛也。埋首者不得所也。茫茫貿然也。甯戚齊臣叩牛角而歌者也。田單齊將炙牛尾而戰者也。此四句借牛以喻道。言牛爲埋首之牛。茫茫自行。昏昏自走。雖向之有用者此牛。至是而無用者亦此牛。故初焉借叩角之生牛以形之。轉焉卽炙尾之死牛以比之也。此乃推而愈下。降而愈卑之詞也。學者其悟之。

豕白蹄。月離畢。雨滂沱。澤萬國。

蹄豕名。畢星名。滂沱霖雨也。萬國四方也。此借上天垂象以喻雨澤施行者。言天未雨之先。旣示其端倪。人當將雨之際。

須默悟其元妙。窺其機以察其理。當必昭然而若揭矣。
手持一木魚沿街去化米。不見齋公至。卻遇一丐子。

言修道者如貧僧然。貧僧者遇齋公乃可生活。齋公者。非家
國種種富有一鄉。乃根器重重富有一身者也。然遇此機緣。
非素有功行者。不可得也。若不見齋公。卻遇丐子。則兩貧難
以相濟。不幾徒勞而無益乎。

水火既濟。陰陽相聚。育物新民。參天贊地。

水火者陰陽也。陰陽者天地也。果能天地合璧。日月連珠。自
然雲生雨降。萬物蕃滋。氣象爲之一新。人民爲之一變矣。於

此萬邦黎庶。罔不革故而鼎新。四海蒼生。無不洗心而滌面。豈非功成效奏。參天而贊地者乎。

騎赤兔。到廣寒。遇嫦娥。把桂板。天香馥郁。玉林轉還。

赤兔馬名。廣寒宮名。嫦娥仙姬也。玉林猶寶林。言學道者身。騎赤兔之馬。而來廣寒之宮。此乃由凡間而上天曹也。再能遇嫦娥作伴。寶樹爲鄰。自然承天香之馥郁。折仙桂而轉還也。

火候到。丹藥成。非恍非惚。非杳非冥。神生形化。白日飛昇。

火候文武火也。言煉丹燒藥者。總分文武之火。文火宜進。武

火宜退。進者進陽也。退者退陰也。然此陰陽妙道。將謂之爲恍爲惚。而非恍非惚。謂之爲杳爲冥。而非杳非冥。究之蓋其間之妙訣。終不外形神二字。果能識神滅而元神生。生者變化而莫測。凡形去而聖形化。化者隱見之無踪。如此者有不自曰飛昇也哉。

一箇神明。隨爾遊行。風雲際會。龍蟠虎吟。

神明神靈也。言此一箇神靈。隨人以行。任天而動。行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實。行。其。所。無。行。也。動。者。動。乎。其。所。不。能。不。動。實。動。其。所。不。動。也。動。而。行。行。而。動。兩。兩。聚。會。自。必。風。生。雲。現。

龍蟠而虎吟也。所謂五行攢簇者。卽此機也。

天邊月。水中漚。人如草菅。風苦霜愁。

言乎天邊之月。周而復始。水中之漚。任而自行。此皆自得之趣也。若而人者。生生化化。無時了歇。恰與草菅相等。徒使風苦霜愁。作一輪轉種子而已。

爐中火。沙裏金。功候到。丹鼎成。

此言爐中煉藥。沙裏淘金。煉者去其渣滓。淘者淘其精光。渣滓去而精光乃見。精光見而渣滓始淨。到此功夫火候。方謂鼎成而丹就矣。

春移一種。夏已發榮。秋收生氣。冬藏靈根。

此四句借物以演道。物者種之於春。榮之於夏。種於春者。種得其時也。榮於夏者。榮應其候也。至於秋收冬藏。復氣者。而生氣潛隱。歸根者。而靈根默藏。隱者。正所以待其見。藏者。實所以候其生也。

此去萬里程。卻遇一知情。同心共濟。大立功名。

萬里極其遠也。知情知音也。言在至遠之地。卻遇知音之人。便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彼此合爲一志。始終並無別心。自然功成名立。而顯赫於一世矣。

尋芳春日。遇花開際。朵朵堪摘。枝枝可戴。

此言三春盛景。萬花齊開。真乃一片化機也。學道者身當其際。採花藥者此時。摘花戴者亦此時。朵朵堪觀。枝枝著彩。豈非層層疊疊。先天之景况乎。

虎隱山林。牙爪威伸。陡然一嘯。百獸震驚。

虎猛獸也。言其牙爪一伸。羣相悚懼。蓋以其性兇殘。其勢猛勇。傷人傷物。無所恤憐。故陡然一嘯。莫不謂驚心而駭目也。龍吟雲興。快覩太平。爲文爲武。君君臣臣。

龍者變化不測之謂也。言其一吟興雲沛然作雨。太平景象。

指日覩也。然其變化之間。要分君臣。上下。文武。東西方。得次序不紊。而位置相別也。

香閨寂寞。惹起一番情思。停鍼三復。標梅卻喜佳期在目。

香閨內室也。佳期吉日也。言守貞不字之女。非不字也。守貞以待時耳。然其間寂寂寞寞。不無情思之動。而停鍼三復。自有佳音之來。此乃爲抱璞自完。而待嫁則娶者也。

程途原自穩。捷徑甚可奇。得人來指點。平步上天梯。

此言人生道路。遙遙原自穩妥。此乃大道非曲徑也。曲徑者捷徑也。捷徑雖屬甚近。而實甚奇。奇者杳杳冥冥之謂也。苟

非得人指點。罔不走入歧途。歧途者去上天也遠矣。惟學道者先立功行。再訪明師。明師得而指授聽。指授聽而旨趣領。不啻平步而得上天梯也。

苦志芸窗。鷄鳴犬吠。際會風雲。龍蟠虎踞。

此言學道者如讀書然。讀書者三更燈火。五更鷄鳴。奮然興起。苦志研求。待考期在目。自然如日月之高明。慶風雲之際會。有不一舉飛騰龍蹕而虎踞也哉。觀此學道者可知矣。

金沙澄清。水洗塵穢。金斷紅塵。自能共濟。

此言金沙在水。被其洗滌。澄澄清清。無塵而無垢也。然其洗

滌之功不懈。斯舊染之污全消。則此金沙爲有用之金沙。自然能共濟而相生也。

虎出金傷虎無存處。志在山窩猶爲得趣。

虎出金傷虎無存處者。言虎傷其虎之寶。卽損其虎之神也。苟非志在山窩靜養。三年則有用之虎轉而爲無用之虎矣。焉能望其得趣。而有搏擊之能乎。

龍鱗萬點金。頭角卻生成。久旱施甘雨。萬物盡回春。

言上天久旱。萬物枯焦。正望雨如望歲也。然當此際。飛龍變化頭角。生成作雲下雨。萬卉羣生。罔不復蘇於一旦也。於是

耕者唱於野。商賈歡於市。愁者喜而病者愈。豈非盡有回春之慶也哉。

日已西。光猶烈。衆星也。光耀。怎如月皎潔。

言紅日西墜之候。雖其明已非當陽。而其威猶屬甚烈。於是隱隱焉。羣星顯耀。究何如朗朗焉。一月光明乎。

過羊腸。入城裏。去朝天數方止。

羊腸路也。言人生欲登仙路。必須過羊腸之路。入雲霞之境。方得聽衆仙之詠。而被五色之衣。如此者。庶乎無忝於所生也已。

鼠入土穴。最得安寧。日中不見。靜夜隨行。

鼠者地湧。夫人也。生在土穴之中。安於土穴之內。雖日中不見。隱隱無所窺其動靜。而靜夜必行。往往焉。觀其行止。然此鼠甚微。而所喻實大。有非尋常所能窺者。

東閣會開。佳客自貴。暢飲高歌。風雲際會。

東閣者。東閣宴也。言當東閣開宴。自有佳客來臨。佳客者。貴客也。貴客者。乃人之所同貴。非一己之所獨貴。卽此貴客相食。暢飲高歌。兩相歡娛。自有風雲際會之慶矣。

山上有古松。亭亭沖漢斗。幹老枝更長。蒼然長地久。

古松老松也。亭亭卓然也。沖漢斗者極其高也。言此古松一林與他林不同。他林者三春崢嶸。首夏呈艷。乃爲紛華靡麗之境也。待夫嚴霜既降。陳雲迭生。卽猝然而變態矣。惟古松者高標洒落。勁節堅凝。至羣芳凋落之會。更蒼蒼然而生色矣。

跳龍門。須桃浪。雷雷轟轟。踴躍萬丈。

龍門海門也。上有疊山。下有立水。躍龍門者必須先走桃浪之路。鼓神武之威。雖雷聲震震無所恐怖。電影爛爛不爲張狂。方能萬丈踴躍而一身飛騰也。飛騰者超越而成龍也。不

然吾其魚矣。

水流歸根。火滅入墓。如此方圓區區陌路。

言水流萬里終有歸根之日。火發萬丈終有入墓之時。歸根者有所收斂。不至泛溢而無歸。入墓者於是卽滅。不至炳耀而不已。如此者。隨方卽方。隨圓卽圓。故陌路遙遙。任我之往來矣。

火遭水尅。火滅其光。水勢滔滔。源遠流長。

言乎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若火遭尅於水。則火必滅其光。若水卽尅夫火。則水必見其盛。滅其光者。靜以養其神。見其盛

者日以增其勢。所以滔滔天下。源遠而流長也。

火逢生地。已有光芒。再延少刻。天下流光。

生地者寅地也。光芒者盛也。言火死於酉而生於寅。寅者東方木也。木能生火。自有光芒之象。再少爲遲延。由寅而轉於丙。丙者陽火也。火到火地。當必益見其盛矣。謂爲天下流光。不其然乎。

蠱惑衆心。衆心莫覺。青牛出首。衆志隨攝。

蠱惑惑亂也。青牛神牛也。言人生世上。情欲爲之牽纏。繼變蠱惑也。然天下之人。罔不被其所擾。而未有能覺之者。以其

所擾者深矣。若非空非色之中。神牛一爲出首。而衆志之紛
紛者。當必爲之攝服矣。

世界似清寧。不知已亂伏。打疊要心勤。不然人遭毒。

此言治世者。當治於未亂之先。不可治於已亂之後。蓋時際
太平。雖其迹似屬清平。而其時已伏危亂。故操持風化者所
宜勤心苦志。保邦於未危。治世於未亂也。非然者。縱天下尙
清靜之頌。而蕭牆有惑亂之伏。不幾幾難爲理哉。

天下混混。英雄思忖。大奮維心。除奸爲本。

混混彼此無分之謂。言當天下有道。庸人俗士安坐而無所

事孤隱泉石者。恒匿迹消聲以匿其形。惟英雄豪傑晝夜憂愁。思量忖度。故切切焉以奮其志。疊疊焉以鼓其神。而先以滅黨除奸爲急務也。

六合內。六合外。不遠天邊。一隨日月。日月大明。中天攸潔。

六合天下也。內外方內方外也。言學道者遊乎方內方外。便曉得天邊日月。洞裏陰陽。至於進退功夫。剛柔火候。亦自豁然而貫通也。

急行傷力。追悔無及。再欲步趨。勢不可濟。

言學道者貴乎進退有序。不可躡等。而前方得一步一趨事。

相濟而力相及也。非然者急遽無次。不免半途而轍止。何則。蓋以其傷力過甚。心有餘而力不足也。總然追悔於後亦無及矣。

東風來。李自開。大家暢飲唱秉三杯。

言乎三春佳節。正宜及時行樂。載酒高歌。此唱彼和。飲酒賦詩。飄飄乎偕同人而共暢。洒洒焉與天地而同流。豈非悠悠自得之景況也哉。

九華山頂紫霧騰騰。異書一冊。取獻家庭。

九華山名。非尋常之山。乃崑崙之山。紫霧猶紫氣。騰騰盛也。

異書卽奇書。奇書者修道書也。一冊一部也。家庭者內院也。言乎九華山巔。紫氣彭彭於此。取奇書一部獻於家庭。便得等金書而同玉簡也。

黃牛闢土大力開疆。西成時候。穀粟盈倉。

言黃牛闢土之日。尙未見收其功。至於萬寶告成之時。自然實獲其利。此借黃牛以演道者。又當深悟其微焉可也。

一箇猪可祭天地。雖喪身亦得好處。

猪者木母也。言一箇神猪祭祀天地。非同尋常割烹之用。乃爲天地享獻之用。是其用亦不可計矣。雖喪身致死。亦得好

處而無慚矣。

與其日營榮何如夜思忖。日間多勞形。夜間卻安穩。

此言人生紅塵世上。必切切焉。利祿熏心。功名在念。於是宦途中多一營謀。卽於方寸間增一紛擾也。究何如清夜自思。返躬自問。質諸天地而無虧。便對諸君親而無慚矣。豈非安妥而無危乎。

入出有緣。人自不覺。直待功成。那時方曉。

言學道者一動一靜。隨緣而自便。一入一出。有緣而難窺。緣者非俗緣。乃仙緣也。仙緣者內焉煉丹燒藥。無得窺其形踪。

外焉隨方就圓。亦自任其游泳。直待功成願滿。到那時方得曉也。

蛇可化龍。頭角將出。一聲平地雷轟。方顯化化莫測。

言蛇之爲蛇。不得名之爲龍。猶龍之爲龍。實大遠過於蛇。然爲蛇爲龍之時。故自有分。而蛇化爲龍之時。要自無別待。夫頭角一出。雷轟一震。自必化化莫測。高飛於九天之上矣。

人謗言。勿評論。到頭來。數已盡。碌碌浮生。不如安分。

謗者毀也。言人當毀謗迭生。甚勿與之評論。亦如行其無事而已。究之到頭之日。定數難移。或正或偏。依然可見。總碌碌

浮生意外妄想。不過如夢如幻而已。又何若安分守己。乃爲得計乎。

茹蔬飲水。樂在其中。膏粱美味。及足歲生。

茹蔬粗食也。飲水淡泊也。言境遇雖困於莫加。而性情適見其暢。遂至於膏粱美味。忽焉置之而已。

西南路可進。逢火卽有用。通水不相和。金人破了夢。

西南坤地也。火者陰火也。水者陽鉛也。夢者南柯也。言學道者。每託西南寶地。必須造乎其間。然而逢火之妙用。通水之神機。非第緇黃者。難以得曉。卽飽學而好道者。亦未必深明。

要其密密真訣。非金人之破夢。而木母不能得長生也。何則。蓋陰火雖屬有用。而非陽鉛不能成功。卽或與之相遇。而非稱爲知音亦甚難矣。舍金人而奚可哉。

一入深山。寒暑不問。榮辱不知。卽是養定。

此言入山者。惟恐不深。如入林者。惟恐不密。至於寒來暑往。暑往寒來。茫然不解。榮則顯耀。辱則擯斥。昏然不知如此者。便是養氣入定。世態人情全不叩也。

六橋著意。天步可行。要知下落。前去分明。

六橋西湖橋也。著意用意也。言學道者於人所難遇之橋。用

意揣摩。使得登乎其間。至西湖之下落等等。前去自分明也。六爻卦已定。生生不絕羣。支干皆相似。機緣大異人。

六爻卦名。支干者如甲寅乙卯等等是也。言一氣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六爻卦定。生生不已。均錯綜也。然其間天地支干。總迹相似。而實相殊。若能於機關中。別有機關。俗緣內。能結仙緣。卽出人頭地。迥異常人俗子。混沌於世界中也。金牛駕車。最相當穩步。康莊勿用忙。徐徐緩緩登途去。萬里前程任翱翔。

金牛白牛也。康莊寶境也。言人能明白牛之出處。便能駕白

牛以馳驅。頓離凡境。直步康莊。自必優優自得。徐徐自行。登前途而翱翔矣。

巨浪排空。神威不測。風險舟沉。濟者失色。

巨浪大浪也。排空騰空也。言當此風波浪湧。勢不可支。觀之者罔不驚心。濟之者豈不失色。若能於失色之時而定其色。便得超苦海而登高岸矣。

火已將然。再加風力。炎炎莫當。烈烈不滅。

言火當將然未然之際。已有烈烈炎炎之機。隱乎其內。若一加風威之助。必炎炎莫當。恐欲滅其炎炎而不能矣。

月上杆。光猶小。若到中天。清明潔皎。

言月上杆時。卽東升之際。雖其光未嘗不明。而要未必盛大。若蟾宮一轉。兔影數移。自到天樞之中。光耀而無際矣。

往釣深淵。金鱗忽至。鉤餌已投。著驚遠逝。

金鱗。金色魚也。言人投竿江湖。以待魚至。忽爾怡然而來。又瞬息悠然而逝者。其故何哉。蓋其間香餌一投。斯魚必至。一爲驚駭。斯魚必去也。

鼎中滋味。最不尋常。調羹在內。手段高強。

言鼎鼐之中。最有美趣。美趣者。非比尋常滋味。令人易厭。若

調羹者手段高強。自如烹小鮮。如治大國然也。

更已深水。又寒。魚不餌。好收竿。

此言夕靜宵深。冰寒水冷。雖有往來之魚。亦必突然而不顧。吾知香餌虛設。無所益也。究何如收竿停釣。反爲得計乎。

泛五湖。須舟楫。抵在中流。揚清激濁。

此言人欲泛五湖。總須先設舟楫。舟楫者。渡大水之所需也。然既有此舟楫。即可抵在中流。中流者。分清分濁之間也。學者果能清者揚而濁者激。則清者益見爲清。而濁者不見爲濁。如是以言。清濁是兩有所用。而一無所失矣。

腰下佩青鋒。光芒射牛斗。欲除鼠竊奸。併戮狗偷首。

青鋒劍名。光芒雪亮也。牛斗星名。言人持此光芒寶劍。勇往前行。至於鼠竊狗偷。罔不斬滅而剿除矣。

萬里長空。朗明日月。忽被雲霧遮。風來卻掃潔。

萬里長空。朗明日月者。言寶鏡繫於中天。光明照乎四面也。第雲烟靄靄。霧氣騰騰。必須風聲陣陣。乃得復覩其皎潔也。走遍羊腸路。塵埃滾滾來。染手更濡足。南北好安排。

羊腸小路也。言人走此小路。便知塵埃滾滾。不比尋常。滾滾者。飛沙走石之謂也。學者於此。須當染手濡足。不憚跋涉之

勞方能於南北中樞兩兩安排矣。

一箇真身煅煉得力。遇火不傷。入水不溺。

真身卽真神。煅煉陶鑄也。言人生諸般物件。難以常存。卽吾身五官百骸。亦難久立。惟此真神一節。煅煉得力。雖水火無情。而遇火可以無傷。入水可以不溺。彼置身於水火之間。渾然無事而已矣。

三冬節屆。破臘梅開。一枝表表。先報春魁。

言三冬之際。羣芳消滅。正冰寒水冷之日也。然此天氣嚴寒。梅開一枝。便是冬之盡者。春之來。卽一陽發動時也。豈非春

日信息於此而先報乎。

三春桃放。九秋桂芳。登龍登虎。變化非常。

言此三春之景况。羣卉爭妍。而惟桃最著。三秋時節。萬物凋殘。而惟桂爲芳。觀斯一桃一桂。殆不啻登龍登虎。變化而飛騰矣。

凶方宜避。吉方宜趨。看屬何處。達者認取。

凶方東北也。吉方西南也。言此一凶一吉。宜避宜趨。無論無心出世者。不知向往。卽有心悟道者。亦未必洞徹機緣。世有達者。其煉已也。斯時已久。其復命也。指日可待。便能認取無

疑爲第一之上士也。

深山出羣狗。狗來兔斂首。窠穴隱藏身。不向山林走。

言此深山之中。羣狗往來。彼善走之兔。當必斂首窠穴。隱然而不見矣。豈猶至山林奔走。馳驅道路者乎。

火遭水。必受傷。若還交濟。自不相妨。

火者畏夫水也。水者傷乎火也。言此一火一水。順而受之。兩相傷者。實至兩相害。逆而用之。兩相妨者。而反兩相濟矣。

三陽向氣。百物同春。九秋霜降。葉落歸根。

三陽春日也。言此三春之日。萬物蕃滋。正鉛花發現時也。學

者於此當急爲揣摩。趕緊思尋。甚勿辜負此光陰也。不然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忽然氣象一變。屆至清秋。嚴霜旣降。木葉
歸根。卽如望遠不堪嘗也。豈不深可惜哉。

天下太平日。將軍斂甲兵。入山修妙道。返本見元精。

此言四海戰鬪之時。總宜觀兵閱武。誓衆出軍。以翦除賊寇。
爲急急也。待夫四方向化。天下歸心。自當斂甲收兵。入山而
修道也。修道者養靜之謂也。養靜者以其已返故本。早見元
精故也。不然夫豈其可乎。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籌時獻策。安上治民。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者。乘龍九五。人生得志之時也。學者於此。正宜運籌於掌握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上者安之。必使致君如堯舜之君。下者全之。必使澤民如唐虞之民。方得爲天下醫國手也。

馬劣須制。追風顯技。失策不調。後馳莫議。

追風馬也。策鞭也。言此劣馬未馴。必須制伏。制伏者。調當也。調當妥適。便得顯技。爭能馳驅而中法矣。不然失策不問。後馳安可議乎。

一人住。二人行。前山有知音。可問仙鄉。勿誤前程。

住者不動不搖也。行者一往直前也。知音猶侶伴。仙鄉佛地也。言學道者須當明行住二字。方知一二之說。再能前山結伴。仙鄉共行。自然無誤前程之道路也。

毒蛇盤石上。衆人不敢覷。咒法籙符來。鈴振卧投地。

毒蛇害人之蛇也。言此極毒之蛇。盤結石上。衆人罔不爲之震駭。誰則敢起而覷之乎。然其間加以籙符法咒。更兼鈴聲陣陣。鼓聲堂堂。自必卧身而投地也。

方欲靜。又被紅塵混。不如深隱了。榮辱不問。

言人欲靜未靜之時。卽將隱未隱之時也。然其間必俗情擾。

擾人乃茫茫。若能於名利場中置焉。弗顧。便得引身退隱。榮辱而不計矣。豈不勝於紅塵營營者乎。

勿心焦。勿性暴。數已定。時自到。若多言。被人料。

焦悴暴躁也。言人總宜心平性和。方能明得天時。曉得定數。卽涉身處。乃且羣焉而弗窺也。况大道乎。不然心焦性暴。言語多多。雖欲不爲人所料也。勢必不能。

仙機明似鏡。物來別妍媸。身心打疊起。隨時變化宜。

言乎仙機之運用。與明鏡相等。遇物之妍者。形其妍。不住其妍。觸物之媸者。露其媸。不畱其媸。爲妍爲媸。過而卽去。學者

果能存心如是。自必身心打成一片。出處聽乎自然。又何致拘牽之未化哉。

人人有靈性。人人具仙機。不是靈機運。未來怎得知。

靈性天性也。仙機神機也。言此靈性神機。人所共有。卽人所同具也。第涉身處事之時。總貴靈機運用。方得知已往未來之事。不然將必茫乎其莫辨也。未來之事焉得知乎。

三尺泉。深不得。一堆泥。高不得。漸漸加。徐徐掘。功深力久。山成水及。

三尺泉者。淺之之謂也。一堆泥者。卑之之辭也。淺者難以求。

深而要不能阻其深。猶卑者難以造高。而要不能禁其高。果能漸漸加功。由淺入深。徐徐加力。由卑造高。待夫功深力永。自必山成泉及矣。此一節言人日積月累。不可躐等而進也。六馬交馳。男兒得意。早辨前程。榮歸有日。

六馬意馬也。交馳共進也。言男兒奮起平生之志。駕六馬以交馳。便能得意前程。早辨功果。自然衣錦而榮歸矣。

等閒白了頭。畢竟成何濟。不如趁此精神。猶好覓些真趣。

此言人生等閒之間。便白髮似雪。兩鬢如霜。卽壽考亦無濟矣。究何如趁此精神強壯。氣血方剛。覓些真機妙趣。爲修身

之大法也。

分別開雖不易。同伴行猶濡滯。早早起程。免著汝意。

言孤修靜養。避世入山。必須齋口齋心。空空洞洞。方能然也。然孤修自立者。誠屬不易。不易者難行之謂也。同伴相拉者。猶多濡滯濡滯者。遲迴之象也。學者早早起程。打起平生之志。免著汝意。絕夫妄念之思。庶幾乎其不遠矣。

了卻心頭事。三生夙有緣。香聞十里桂。移步入天邊。

心頭事者修身事也。第根器淺薄者。欲了而不知了。知了而不能了。惟因緣深重者。期了而便知了。知了而卽克了。此非

第緣結一世。乃緣結三生者也。有不香生陣陣聞及十里之遙。步移程程直入九天之上也哉。

萬馬歸天。千猴朝地。虎伏龍降。道高德重。

萬馬衆馬。歸天附天也。千猴衆猴。朝地向地也。言此衆馬衆猴。卽龍虎之別名。歸天朝地。卽降伏之大法。學者果能兩相制伏。便來賓儀。豈非虎伏龍降。道高德重也哉。

念盡千聲佛。轉念墮火坑。蒲團清徹坐。超躋邁倫常。

此言人日日念佛。口口喫齋。其立念本欲上天堂也。而究不免墮火坑者。其故何哉。蓋以其口在佛。而心不在佛。口持齋。

而心不持齋也。彼身坐蒲團而心生竊盜者。雖曰望其超出
倫常也。豈可得乎。

聞報上林。春色鮮明。加鞭快著。馬奔前程。

上林仙園也。言此仙園花開。春光爭媚。正學者正宜急爲加
鞭。勿爲停滯。方得馬奔前程。而身登紫府也。

春色新。春景明。春花旁水生。春天無限致。好去走天庭。

春色春景春花者。無非點綴春天之燦爛也。所貴者值此良
辰。休負佳節。必須切切焉走入天庭。尋春探春。拾得一點春
光之爲得也。

藥肆放靈丹。救人萬萬千。到頭登彼岸。渡過入仙班。

藥肆卽藥境。靈丹仙丹也。言此靈丹妙藥。所救貧乏不可指屈。第庸愚俗子不知此藥爲何物。焉得服此藥乎。惟上士之子。夙有因緣者。方能服此靈丹。超彼岸而入仙班。於此回頭再看。豈非兩相懸絕者哉。

隱中顯。顯中微。箇中有玄機。參透彼岸。隨上天衢。

彼岸卽道岸。天衢猶天街。隱中顯。顯中微者。卽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謂也。然此玄機奧理。均在箇中。學者果能參透機關。卽明道岸自可平地上天衢矣。

一帶水。碧澄澄。舟行水上。月到天心。穩步其中。玄妙得聞。匪人視了。喪厥三生。

一帶水。碧澄澄者。先天水也。然此先天之水。極其清明。舟行其中。月印其上。豈非第一之勝景也哉。第此玄機妙境。一經匪人竊視。微持妄傳。妄洩者。必遭天譴。彼若此人者。不喪三生而不止矣。

無上法。在前頭。回頭一悟。繩韁好收。千條萬線路。常在好搜索。無上法。在前頭者。乃無二之法門。第一之勝境也。特迷之者。茫乎莫辨。而悟之者。倏爾便通。要之其間。總須牢鎖心猿。謹

拴意馬。急早回頭之爲得也。學者果能若斯。卽旁門外道。萬線千條。亦必於其中。搜求一條正路也。

碧水澄清。魚龍變化。雲蒸雷興。活活潑潑。

此言澄清碧水者。至善之上水也。然其間魚龍變化。爲飛騰踴躍之象。必須雲氣騰籠。雷聲振作。使得活活潑潑。化機一片也。

樹陰深處。晏息天然。勃然風雨。無處安眠。

樹陰深處者。如山窟處也。晏息天然者。自以爲安樂也。此言人生安樂之鄉。未必非危險之境。何則。蓋以人事可籌。而天

事難料。總晏息者在於一時。而震撼者未必不在於轉時也。此其間學者細爲思之可也。

黃鐘大呂。音律分明。明堂享獻。振響元聲。

黃鐘者六陽也。大呂者六陰也。音律分明者。一陽一陰之分。明也。明堂享獻者。列在離宮也。此借樂器以演道者。樂器有陰陽之分。卽有高卑之別。故登明堂而享獻。振元聲以行禮者。要其間必須分別先後之次序。始終之安排也。

苑馬騎將出。飛雲渡十洲。要知三島客。九紫數方休。

苑馬者上苑之馬。非尋常之馬也。十洲四方也。三島仙山也。

言人身騎苑馬。欲到三島之地。必渡十洲之間。見得紫氣彭彭。便是祥光靄靄。遇此九紫方可休矣。

三日不知飢。七日不知飽。寒暑任推移。順時長不老。

此言不食亦不知飢。卽三日亦然。數食亦不知飽。卽七日猶然。然猶不止此也。推之寒暑往來。安然無所事而已。如是者。豈非長生不老第一之上仙也哉。

地上有青雲。人何不肯步。步了上九天。方是歸元路。

青雲梯名。元路雲路也。言地上有此雲梯。但世人多所紛擾。竟被情欲牽纏。罔不天理淪喪。不知雲梯在何處。又焉得爭。

先而快登乎。惟學道者煉已築基。彼雲梯在望。便得造乎其
上。達九霄而歸雲路矣。

強欲上雲梯。雲梯漸漸遠。一領紫羅袍。嫦娥不肯翦。

雲梯者不可不上。亦不可強上。不上者則必至終難於上。強
上者則必至暫緩於上。難於上者去雲梯者遠。緩於上者去
雲梯者亦遠。究之緩於上與難於上者其病一也。然其間一
領紫袍。爲天上之霞衣。卽爲人間之法寶。故漢女宮娥旁觀
坐視束手而已。

四顧無門路。桃源路可通。修煉成正果。萬歲色如松。

桃源仙路也。言人生學道。必須再三躊躇。張皇四顧。窮理中。益爲窮理。始能悟徹此仙路也。仙路者。別有一洞天。要非塵世間也。果能貫徹通達。無所疑礙。自然修煉成真。如松之九。九萬世而不變矣。

不用忙。不用慌。自有駐足鄉。鳴鐘響鼓處。三寶見門墻。

駐足鄉者。棲身所也。三寶精氣神也。言人生一心煉已。專心悟道。不可過忙。而不忙中。大有所忙。不可過慌。而不慌中。別有所慌。如是者。自有棲身之所。而入三寶之門也。究之總要。尋聲察韻。在於鐘鳴鼓響處也。

生生神數註卷三終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生生神數

溪橋道人註

奔波一世。總是虛浮。無常一到。萬事都休。言念及此。何不回頭。言人生世上。此強彼勝。爭名者只知名之可慕。謀利者只知利之可求。僉曰功名財利。烏可少乎哉。孰知無常一到。名高者歸諸無用。利富者又屬何需。有赤手空拳而已矣。雖然此時知之晚矣。言念及此。萬事皆空。究何如早早回首。速爲來生修根器。更爲今世保後裔也哉。

真真真。人要尋真真真。神莫淪歸根返本。人便作神。

此言人要尋者。非必一無所尋。是所尋者如不尋也。神莫淪者。非必日見其淪。是一淪者盡道其淪也。要其所以要尋莫淪者。無非保此渾然一氣而已。一氣者返本。恃乎斯歸根。恃乎斯歸根。返本謂爲聖。而不知之神也。孰不云然。

走盡天涯。風霜歷遍。不如問入三天。漸漸有箇雲澗。

天涯極遠也。雲澗古洞也。言人生道路馳驅。不憚其苦。風霜嚴肅。罔辭其勞。是營營者外也。總非切切於內也。究何如問入三天之中。漸至雲澗之路。可以修性而修命也哉。

日染沉疴。不見天心。雷門一震。體健身輕。

沉痾大病也。雖有良醫無所爲力。以其不見天心故也。然此大病非一己所能理。更非一己所能言。惟恃夫同心侶伴。共室修持。自然雷門一震。大病而全消矣。於此而猶不身輕若葉。體健如金。千古而不朽者也。則吾未之聞也。

財馬兩勿怕。官祿有定章。猪羊牛犬。自去主張。

財官祿馬也。言財官祿馬兩兩當前。不必畏懼。而人生官祿原有一定。至牛羊猪犬四庫相臨。便見得主宰也。主宰者能生人亦能死人人。可不警惕乎哉。

該問天亨屯。人人娶知音。不知音不知音。踏遍長安不見春。

亨屯卦名。知音者同心之侶伴也。言學道者當問亨屯。屯卦亨屯者。陰陽反復也。必明乎此。方通乎彼。彼者對乎此而言之也。苟非彼此同心。聲氣相應。雖踏遍長安。又焉得覓此春光乎。

六出花飛是故知。雲龍天際有鶯啼。問會期。酉丑時。趕緊下手。急早勿遲。

故知故友也。酉丑半合金局也。言六出天花飛來復去。便是故知也。然其間要在於非空非色。鶯啼龍躍之表也。學者當此佳會之期。覓夫兌宮之氣。必須切切焉。下手速修。殷殷焉。

回頭務早之爲得也。

賓鴻遠塞外。飛來卻幾時。從北向南去。引我入天池。

賓鴻客之之謂。塞外遠之之說。言鴻鴈飛來。從遠而至。自北而圖南也。圖南者。卽引我入天池之中。而出地獄之外也。車馬驟行。旌旂分明。招安討叛。永大前程。

驟行速行也。言學道者如出兵然。出兵者。脂車秣馬。張旌耀旂。先示其威者。卽先奪其氣也。於此不安者。招而安之。相叛者。討而順之。自然四海清靜。而宇宙安寧也。豈非功垂永久。前程永大者乎。

羽檄飛來。號令嚴明。奏績唱凱。三箭太平。

羽檄者。掄羽飛檄。以令天下者也。言出兵者。必須羽檄飛來。軍法嚴肅。一則使人畏法而知威。一則令人捐軀而報效。方得滅此朝夕。奏凱唱歌。三箭發而太平策矣。

紫電呈青萍。出河岸海邊。功成名錄。一段神靈。直冲天瀆。

紫電。天光也。青萍。劍名。神靈。卽真氣。天瀆。天池也。此言天光爛爛。如奔馬然。寶劍芒芒。如明鏡等。學者果能手持寶劍。遨遊河海。自必天榜標名。地府削籍。而一段真靈之氣。直冲霄漢之間矣。有不海晏河清。功成名就也哉。

思欲超凡境。紅塵不染襟。優游終歲月。天地共長春。

凡境紅塵世也。苟非中人以上。未有不被所染者也。學者果能思路非凡。超乎衆人之外。是雖紅塵世界。自如淤泥而不染也。如此者在塵出塵。處世離世。悠悠自得。樂樂不拘。將見歲月悠久。而與之無疆。天自高而與之不隘。地自厚而與之不卑。謂之天地歲月一體同春也。夫誰不謂然。

福星照吉宿。臨青天。白日見天真。龍飛千載。遠出世塵。

福星吉宿天寶也。言此福星照戶。吉宿臨門。卽天寶之發現也。天寶者天真也。果能見之。青天之下。白日之中。有不魚化。

爲龍飛天表而出塵世也哉。

高人扶助。子鼠申猴。值此貴客。相伴同遊。

子鼠申猴。貴人也。言此貴人在望。若非先有高人扶助。無能相見。卽有高人扶助。而非根器深厚。功力精純者。亦難相見也。學者果能值此貴客。同伴相遊。同氣相應。此乃真有降龍伏虎之手段者也。豈易見之於塵世也哉。

威靈赫奕。如同皎日。日月當天。照通天碧。

言真氣赫奕。威靈極大。不啻皎日之炎炎也。然炎炎者。日與昭昭者。月當乎天衢。照通天碧。便成一段神機。而莫及矣。

陰陽順逆。四通六闢。光耀天邊。東拱西極。

通達闢開也。拱合極遠也。此言陰陽者。分乎順逆。順逆者。別乎鬼仙。果其順之。始而人終而鬼也。果其逆之。始而人終而仙也。學者若能深明夫此。便知夫四通六闢。光耀天邊之景象也。至於東昇西沉。推出一層之論也。烏得不察其機而悟其理也哉。

劍戟列山林。盜賊必來侵。收捉擒獲定。封侯遺子孫。

劍戟兵器也。言兵器森森。山林陳列。必有難服之雄盜大賊。前來對壘。果能捉盜捉首。擒賊擒王。豈不功成名就。而子孫

受封也哉。

好藏身處好藏身。若不藏身有禍侵。有禍侵罪相臨。六丁六甲神將來獲你們。

藏身處者養身地也。養身者保其身而不傷。實生其身而無害也。非然者。是以生身之地。轉爲害身之處。自必禍侵而罪臨矣。禍侵罪臨者。卽天下之禍人罪人也。彼六丁六甲之神。雖向之佑我者。至此當必獲我矣。

來到西城逢鬼反傷。身陷刑辟。羅網驚惶。

西城西域城也。鬼者對乎神而言之也。言人到乎西城之中。

逢乎鬼箭之處。是求福者反被傷也。於此身陷大刑重辟。不啻天羅地網中也。豈不令人恐懼張惶。兢兢而戰戰乎。

天庭聳富貴人。一遇炎天。消骨爍形。

天庭聳者。天庭豐滿也。天庭豐滿者。乃爲富貴顯達之人。而非貧賤窮困之子。雖然此人。處常則易。處變實難。蓋其一遇炎天烈火。卽消骨而爍形矣。雖欲爲之煅煉而陶鑄也。豈可得乎。

牢把篙。牢把篙。船內有蹊蹺。倘不穩備惡事相遭。

蹊蹺意外奇事也。言船行水中。總須牢把篙舵。方得遇險履。

危妥當無慮。一概惡事逆機不我遭矣。非然者。雖欲免夫不測之虞。無窮之禍也。勢必不能。

羅網重重布。賊子豈能逃。辰戌丑未四庫相遭。

重重密也。賊子偷香者也。辰戌丑未四土也。卽四庫之謂。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況層層疊疊布列當中。故偷香碎玉之子。雖欲不入土庫也。豈可得乎。

夢裏被鼠驚醒來不見人。終夜廢寢直到天明。

鼠者非人間之地鼠。乃天上之神鼠也。故此鼠能破人南柯。卽能令人驚醒也。第夢寢之時恍恍惚惚。驚醒之後清清明明。

明其時也。始如人醉而我醒。方覺昨非而今是。回思從前所作。均非人也。於此夙興夜寐。不敢晏息在牀。發奮中興。自克勇躍前進。自必坐以待旦。直到天明而不寐矣。

牧牛童子心最誠。明心見性步前程。渡九天而超九地。方顯爾精言學道者。如牧牛然。必須擇一善地。明其心而心不昧。見其性而性恒通。乃能直步前程。渡九天而超九地也。到此時方見得精明強幹。爲天下所莫敵矣。

豹變在眼前。騎逐上九天。直至靈霄殿。遐籌壽萬年。

豹變卽易豹變之謂。靈霄殿寶殿也。言學道者如騎豹然。變

化不測。雖身外飛騰。而實眼前境界也。於是乎上達九天之中。直至於寶殿之上。自然期頤無疆。遐齡萬載矣。

狡兔離窠。不宜明走。少刻刀兵。徒喪邱首。

狡兔躍兔也。窠穴也。徒喪邱首者。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也。言狡兔者。總以其穴爲本。不可輕舉妄動。以貽咎也。非然者。明走不息。至於刀兵相臨。雖欲不喪邱首也。豈可得乎。

龍躍海門。頭角現。行雲施雨。真堪美。真堪美。修真仙子身康健。言真龍出現。頭角鱗甲無不可觀。自能身入逆水。躍海門而行雲雨也。然其雨澤一施。萬物豐暢。自必令人欣美而不忘。

流連而不舍也。要其所以不忘不舍也。總在於修成真仙。身
康體健。拔宅而飛昇矣。

兩箇子女。同道齊行。陰陽和合。萬物化成。

子女者。童男童女也。兩箇內外之分也。言子女兩箇。兩陰兩
陽之謂也。果其兩陰兩陽。同道齊行。自然陰陽合德。萬物化
成矣。

日中不決。日落方明。一場好事。六耳同聽。

言乎日之當中。不能決斷。日之落照。方得明白。不能決斷者。
游移寡斷。適以自誤其機也。方得明白者。省悟微通。甚勿忽。

畧其趣也。然其間必須晝夜尋思。機趣湊合。乃能作得這一場好事也。要之其所以作得此事者。吾知舍此六耳獼猴。有難以相與其成者也。

月上弦。光乍吐。到中天。萬方睹。

上弦初入也。卽庚三出於坤地之謂。言皓月東升。其光乍吐。猶屬微而未顯之景況也。至於中天之表。金光萬道。有不輝煌遠近。天下無不睹乎。

原有門路走。何必苦悲嗟。在家固爲美。出路豈爲差。

此言人生原有門路。不可不走。亦不妄走。不走則不免於戀。

家。妄走則必入乎歧路。故其間必須勿悲勿嗟。細悟細審。尋出一箇洞天。悟出一段福地。方能在家而非戀家者。此卽出路而非歧路者同。故在家者爲美。出路者亦非差矣。

中有玄機處。鷄鳴方顯露。猛然悟禪關。打開真門路。

玄機與妙也。鷄鳴一鳴初動也。禪關二乘法也。真門六門中第一門也。言學道者欲識玄妙之機。必俟鷄鳴之後。或早或晚。均難露也。然其間果能猛然回頭。恍然省悟。至於禪機功夫。從斯知其末也。自必加夫向上之功。打開真門路矣。

慌張時。穩立腳。好將雙手擎天業。神計鬼謀無人覺。

天業鴻業也。言學者履冰臨淵。戰戰兢兢。雖其時屬於張惶。而其腳總要穩立。鼓之舞之。以奮其勇。悠也久也。以建其功。蓋其計爲神計。不啻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卽謀爲鬼謀。不啻杳冥變化之爲鬼也。故出謀設計。又非人所能逆料者。

銀尾金魚到。香餌絲竿釣。驚走不回頭。隨波徜徉閒。自得五湖四海遨遊。取者徒貽譏誚。

銀尾金魚。金色鯉魚也。言投竿之時。鯉魚忽至。偶爾驚惶。悠然而逝。雖香餌猶在。而魚回頭矣。於是乎隨波上下。徜徉自得。彼取之者。徒勞無益。豈不自貽譏誚乎。

休休休。過了三年又一週。要猛省。免擔憂。真人不駐留。

真人真一之神也。言人生在世上。得休便休。勿爲營營不已。可休卽休。何事紛紛不息。蓋以人生若夢。爲歡幾何。倏爾三年又一週矣。何不回首苦海。直步瀛洲。免去擔憂受苦之爲得乎。况幻身一累。而真人罔畱。總有色身又奚用也耶。

自身不修煉。在世卻枉然輪迴不免。恐落迷關。

言人之一身。諸般事體。均屬幻境。若不修真煉性。卽富貴驚天。功名蓋世。至於到老臨亡。空拳而已。謂爲徒勞無益。不誠然乎。况吾人自有生以來。周而復始。天地自造物而後。有而

復無生。生化化。色色形形。不知幾回。出沒幾回。新幾回。輪廻幾回。轉哉。雖欲不落迷關。投塵世也。勢必不能。

濟世有奇訣。救人須用心。三天曾紀錄。四海盡知音。

奇訣妙訣也。三天三日出庚也。言人生濟世之功。救人爲大。救人之德。用心爲艱。果能三日出庚之時。施其妙訣。以濟世。卽施妙法。以救人也。用心而心無餘地。盡力而力無餘時。自然默有紀錄之神。以載善積功行之簿。不有知音。四海名揚天下者乎。

事積如麻。我時能杜。逢此逢虎。爭雄上步。

積累如麻亂也。言世事堆積極其繁多。每令人當之不勝其繞。觀之者不勝其繁。既繁且繞而杜之者誰乎。惟我以清靜之心。應繁多之事。心有定事自有定也。雖日應萬機。無難杜也。然事已杜而不我紛。心有主而不事亂。如此者。逢蛇而不畏。夫此逢虎而自伏。夫虎所謂兩軍對壘。爭雄上步者。可謂斯人咏焉矣。

天氣明。景色清。前陳美策。拜獻於今。

言人當景色清明。天氣朗耀。此乃先天之景象也。學道者當斯之時。必須前席而陳。登階而拜。將美策良謀以獻當前於

帳下也。

來有日。往有時。何事慢躊思。飄然一往。心上無疑。

此言真神無定而卻有定。真神無常而實有常。蓋其間一來一往。有日有時。而其中或往或來。無形無象。真乃可測而不可測者。學者總宜躊思。勿爲游移。總貴乎一往直前。奮然而莫阻矣。

向西行妙處。猝然著一金豺狼。若當道斬滅。方稱心。

言西方庚辛之地。卽金望之鄉也。果猝然相值。豺狼當道。爲之攔阻。苟非斬滅消除。不惟真金難得。而問諸本心。不幾無

以相稱乎。

天門曾開。仙客曾來。共賞勝會。大暢瑤臺。

天門者仙門也。言此方便天門。晝夜常開。故天上仙客得以來也。然仙客惠然而來。學者卽當殷然而待也。嘉穀旨酒。羅列當前。自必談笑暢飲。大快於天臺之間矣。

有畜來逐人。相執在水濱。抵當不住。方見天心。

畜者卽易所謂大畜也。言此畜能逐人。實能救人。救人者正在逐人時也。故人畜兩相值時。遇諸水濱。斯時也。卽見天心矣。

亢龍有悔。勿動。勿興。隄防不密。橫禍時侵。

亢龍有悔。陽極生陰之象。學者於此。便當退守爲高。忍耐爲尙。勿動。勿搖。且恐且懼。嚴爲防密爲守。庶幾乎遠禍之一端也。不然難矣。

是土有黃金。人何不去尋。四季日月。淘煉身心。

土者辰戌丑未也。言西方庚金寓於土中。苟非搜尋殆遍。不能得也。故學者春夏秋冬。無刻非學習之時。卽無刻非淘煉之時也。總日往月來。寒暑變更。而身心性命之學。要不偶爲懈焉。以間其功焉可也。

房日兔出林。於時五福臨。與亥未合。方見天心。

兔卯也。言卯兔隱於森林。卽藏身之所也。一旦躍然而出。與亥水未土合成木局。便是五福臨門。千祥映戶。庶幾天心之復來從斯見乎。

心月狐宿迷惑世人。世人不察。延久傾身。

狐妖仙也。下土之人。每易被其所惑。惟細會其理。詳察其機者。順來而逆制之。狐也。幾無異於人矣。不然。昧之於始。迷之於終。雖欲久而無所傷也。不甚難乎。

勢在外。威在內。人要逐虎。虎自跳出。

勢形威嚴也。言猛虎當頭外焉其勢甚猛。內焉其威甚嚴。彼逐虎者。引而出之。虎自來矣。雖然當乎斯境。苟非深入虎穴。又焉得虎子乎。

暖律風來到。大樹被搬揭。枝葉未凋零。奈何遭人折。

言乎春風和暢。暖律舒溫。正大樹搬揭之時。卽大樹發榮之時也。根之深者。葉自盛。本之固者。枝自榮。總與隕矣。凋殘瘁兮。零落者大相殊也。奈何值此良辰。竟遭人折而自傷也。噫異矣。良可慨也。

木逢金斲。削成棟梁。龍天神柱。擎屋最良。人驚人悅。四海掄揚。

木者不逢金則不能削成。金者不逢木則不能顯著。必須兩相裁成。有尅方爲貴也。於是乎作棟梁以擎天。爲神柱以樹地也。將必人驚人喜。遠近而稱揚矣。

雕闌凭遍。未遂心神。伏衡駕輓。伫步天門。

言乎向春園以遨遊。凭雕闌以眺矚。此乃人生之樂境也。究之用神者。未必逸神。賞心者。何能恰心。又奚如伏衡以坐。駕輓而行。天門雖遠。伫步而無難乎。

俊女兒。正聰明。嫁良人。蔭子孫。更拜受。沐皇恩。

此四句借凡女以喻仙道者。言乎女子聰明。卽其福德。果能

及時而嫁。陰陽和合。男女構精。便能蔭子榮孫。沐恩而被澤矣。

虛孤旺相。法要推明。四圍旋繞。對敵冲營。

虛孤旺相。天時也。兵家所必用者也。言用兵者。總宜推明此法。深明斯道。方能精於布置。善於陣伍。對壘安營。交兵而必勝也。不然。雖尙剛勇。而無法律。吾知用兵者所不能取。

危地得安。安不忘危。丈夫男子。不可依回。

言夫人涉身處世。每遇危而圖安。若得安便忘危。至於居安思危。誠落落不數見矣。惟夫丈夫男子。赫赫人間。昭昭耳目。

雖有患難。斷不依回。此乃寡偶少雙者也。人何不式徑而式程矣。

檻中起火。孽畜遭殃。預防得力。滅火成康。

檻中卽囹圄也。言人入乎其中。囚乎其地。不啻天地間孽畜而已。孽畜者遭殃受害。詎能逃乎。學者須嚴爲防。而密爲制。便得火滅而患消也。豈不成康平之世界乎。

陌路微塵。風來飛起。入水飄揚。遇火卻死。

微塵細塵也。陌路微塵者。如人性之未定也。飛起浮起也。言陌路之微塵。每易散而不易聚。所以一入水中。而水能消其

光而要難滅其質。雖入猶不入也。一入火中而火能化其質。自必能滅其威。一入不再入也。故其間一曰飄揚。一曰卻死。此乃定然之理者也。吾於是知入水之隨波而下。誠不如入火之隨入而卽死矣。

魁星照映。桂子香聞。滿天星斗。光耀遍人。

魁星星辰也。言其爲衆星之首領。卽爲一天之要樞。故其發越人間。滿天星斗。罔不互相照應。著彩而生輝也。如是者。豈不四海光耀。桂子而香聞乎。

隻金不遇火。金體埋沒深質。本明堂器。煅煉始成真。

婁金宿名。埋沒湮沒也。言金宿輝煌。遇火星方能煥爛。不至埋沒而掩其光也。蓋以其質本明堂之質。再經千百年滌蕩之功。加數百載煅煉之力。且必功深力永。定成真矣。

木生火。虛炎呈。疾顛症作。寒熱相生。

言東方之木生南方之火。乃炎炎虛明之景況也。虛之極者。疾自作。疾之作者。顛之由。如斯者。有不熱極生寒。寒極生熱。寒熱兩相侵焉者乎。

入了心頭。願方纔趁志。魚乘風搏飛。程程勝際。

此言人生一世。均有無窮之願。一日未了。一日之志未趁。必

了焉而後已也。亦如魚之在水。均有乘風之志。一日未能搏飛。一日之程途未勝。必搏飛焉而後可也。

生宿是殃星。猿猴及樹精。若人遇此曜。迷了性和情。

宿星名。生宿生生不已之宿也。言人生有生便有死。生生化化卽殃星也。殃星者何。猿猴樹精等等然也。若凡夫俗子。遇夫斯曜。罔不迷乎其性。而性日見其偏亂。乎其情。而情適見其左也。已如斯者。以言性情。豈非人生之大患也哉。

土木須相制。中和始用神。不知東與北。南滅西又生。

土木者相尅而實相生也。雖然亦視其用動何如耳。果其無

過不及。至中至和。便是用神也。至於東方甲乙。北方壬癸。南方丙丁。西方庚辛。或生或滅。旋生旋滅。均屬生生不已之象。化化不息之機。又何必爲之擬議也哉。

一箇深深井。誰人能思忖。源流滾滾來。曰汲人安穩。

一箇者寡偶少雙之謂。深深井者深而又深之說。言乎此井與他井不同。彼他井者源有時而流。源卽有時而竭。未必一流而永流也。惟此井者源之遠者。流自長。滔滔滾滾續焉而不斷。故未汲此水者。茫然不知。旣汲此水者。依然安穩。雖然特深思而細悟者。有難乎其人也已。

忽來遇鬼。鬼病淹纏。金牛得路。身脫災全。

鬼者非飄然而至。乃突乎其來。遇其來而不能卻之去。便得鬼病也。鬼病者與他病不同。他病則時來時往。鬼病則晝夜纏綿。故他病人得而醫。而鬼病不得而理。惟得此非空非色之金牛。乃得療此殃身害身之大症也。非然者。雖欲身脫災全也。不幾難爲望乎。

離火樹下。一穴生成。若得此穴。福祿盈盈。

離者南方火地也。火樹之下。火穴生成。便以火化火。火火而不窮也。學者果能得乎此穴而善用之。吾知福祿盈盈也有。

必然者。

星曰象馬。天上積靈。靈光昭耀。萬國輝生。

星曰馬宿名天馬也。言此馬爲天之寶。卽天之靈也。天靈者。積之从者。流自光輝之煥者。昭自遠。吾知夫萬國生輝。可謂斯星必之矣。

寶弓使矢。射可穿楊。陣頭簇擁。擺疆列場。

寶弓雕弓也。言人持此寶弓。神矢當夫我弓旣張之候。使得百步而穿楊也。於是乎陣頭簇擁。擺疆列場。真有令人莫及。使人莫測焉者。

神飛九天。旋入九地。伏敵威人。自不滯意。

九陽數也。言萬古不朽之神。忽然飛於九天。旋焉入於九地。此際伏敵而人不敢輕其敵。威人而不敢犯其威也。雖有人於此。不將出人所不意乎。

軫上有轅。衝來橫去。車馬驟臨。衆兵投地。

軫星名轅車也。言此軫星在轅。其來也衝之而來。其去也橫之而去。一來一去。便見其車麟麟而馬蕭蕭。聲赫赫而靈濯濯。衆兵武士有不投地而納降也。勢必不能。

星宿已失。尾後續出。一一光耀。一一潔濟。

此言三光之星。依然失散。至七日之候。尾後續出。便與昔時不相同也。自見其一。一光耀。輝煌而遠著。一潔濟。清曠而光明也。

明珠沉海。未現人間。一經龍戲。耀地光天。

明珠寶珠也。沉海沉淪海底也。言此珠爲非常之寶。必待非常之人。一出世也。苟非龍戲。一經雖欲表顯人間。光天而耀地也。不亦難乎。

未展英雄志。馳驅不憚勞。跋涉歸何處。西北顯英豪。

言人之一生。皆有英雄之志。第展而不拘。方遂其平生矣。然

當欲展未展之時。必須馳驅跋涉。不憚勞悴。方能尋得一條正路。由西北轉角處也。不然吾恐終身埋沒而已。又安得顯此英豪乎。

金鷄一張口。三唱催人走。喚醒世間人。欲睡不長久。

金鷄金剛不朽之鷄。喚醒呼起也。言世間庸人俗子。每在南柯之鄉。昏昏沉沉。若醉而已。惟聽金鷄一唱。便覺翻來復去。不敢偃息之在牀也。况三唱乎。吾知世人從此而起也。有斷然者。

長安花不可及。春風中。馬蹄疾。急早加鞭。倏爾在色。

長安西地也。言春花放於長安之地。每易倏爾而過。不可企及。不啻春風之過度。馬蹄之迅速而已。學者身當斯境。總宜趕緊加鞭。勿爲退縮。方睹此春色之當前也。不然難矣。

有源水。流更長。滔滔天下。風動顛狂。載舟覆舟。任其主張。

有源水。卽詩所謂源頭活水也。流更長。源遠而流長也。言此有源之水。爲先天之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故天下雖遙而滔滔滾滾。不可窮其底極。况其間加以風波浪湧。其勢更難言也。吾知載舟而越渡者。在此時。卽覆舟而汨沒者。亦在此時也。要之。此其權自其操之。而非自我主之也。學者於此加

之意焉可矣。

春花姣媚。不禁雨妒風殘。秋菊香艷。反耐雪冷霜嚴。

姣媚艷麗也。言此春花正放。姣媚爭妍。一經風雨摧折。卽屬可惜之景況也。吾知春花一至於此。反不如秋菊香艷耐守霜雪。以待來春之爲得也。學道者可不及時而修行乎。

久旱後望雲興。龍施雨濟蒼生。甘霖一霑。徧地歡騰。

言乎久旱之後。草木枯焦。正以望雲望雨爲切切也。一旦飛龍在天。霖雨大作。而四海蒼生萬邦黎庶。有不歡天喜地而躍如者乎。

道理何如天理。己心要譬人心。從此修爲向善。子孫蘭桂森森。道理天理一理也。己心人心一心也。要之究其所以窺厥由。來只空口而論道理。莫若反身而合天理。一心要遂己心。何如反心而譬人心乎。學者果能深悟斯理。默會諸心。從此所作所爲。當必無非善舉。子孫蘭。自然罔不森盛也。豈非人生大快也哉。

後有山坐。前有明堂。青龍白虎。兩兩相當。一穴居正。嘴火猴鄉。此借陰宅以演道者。陰宅者果能一穴當中。不偏不倚。至於後列山坐。前列明堂。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均屬旂鼓刀兵。點

綴陪襯而已。何則。蓋以一穴得乎其地。卽爲貴人之鄉。餘則無所論矣。

上駟伏鹽車。駑駘何以異。伯樂一垂青。卽顯追風驥。

上駟者良馬也。鹽車拉鹽車也。駑駘劣馬也。言駕此二車。良馬與劣馬當必不相遠也。惟憑善於相馬之伯樂。一垂青眼。便得顯追風奔日之能矣。

魚縱江湖。何爲在釜。只因吞餌。所以受苦。

此言魚在江湖。悠然自得。任其遨遊而放縱也。又焉有在釜之泣乎。奈一吞夫香餌。而受苦所難免也。譬諸世人貪得無

厭者亦若斯焉已矣。

淡中滋味不尋常。食久不厭覺更良。今夜三更三點歇。同伴回頭返故鄉。

三更三點半夜活子時也。同伴同心侶伴也。故鄉家鄉也。言人於滋味之中恒期其濃。而不知淡泊中更艷濃也。故嘗滋味者暫焉。每覺其美久焉。益覺其良。謂爲不尋常也。誰云不然。然飲食之間已有所判。而修行之事。豈無所印。惟須認靜夜無聲。一陽初動之時。便是活子時之現露也。學者當乎斯時。安得不借同心之侶伴。回頭認故鄉乎。

一陰候氣轉寒。生物遇此。漸漸凋殘。

一陰候望候也。學道者遇乎此時。卽金逢望遠不堪嘗也。故羣芳衆卉。漸漸凋零。罔非及此時也。總欲今日萬象回春。發榮而滋長也。不亦難乎。

陰極於上。陽始滋生。草木值此。欣欣向榮。

此言陰極生陽。卽否極泰來之候。便是生機。初暢不可輕過之時。草木蕃滋。可預卜矣。豈猶若春未歸時。難冀其欣欣而向榮乎。

積薪厝火。烈炎非常。時不遇水。決受其殃。

薪柴名。炎，火光也。言積柴於厝火之下，炎炎烈烈，自見火光之非常也。苟非以水濟火，則火無以滅，其光是坎離未得均也。雖欲免災卻殃，豈可得乎。

芒寒星斗劍身入五雲端。口吸天河水，要濯我肺肝。

此言學道者手持寶劍，身入雲端，移星換斗，素所能也。然既足履空際，卽身臨天河，必須口吸其間之水，乃濯乎腹內之垢也。如此者，將必肺肝如見，清清明明而無一塵之所染矣。寒月下，望嫦娥，嫦娥曾有約，數問夜如何。

嫦娥宮娥也。言此廣寒宮中，寒月殿下，每望嫦娥一來遊也。

然望之者切切而約之者諄諄故靜夕無塵深宵月朗一問夜之如何更數問夜之如何也何其情殷若此也哉

漏聲催鷄又唱趲行人逐隊放一渡關津前程莫量

關津要路也苟非渡過此地不得前程而奏功也故學道者當夫漏聲鷄鳴嗶嗶急催行人開放隊伍以渡天下之要路者卽以渡一身之死關也從斯再作功行重修善舉待夫拔宅而飛昇也豈非前程莫可量乎

萬花開春一色爲報長安好消息真機會不可失

萬花衆花也長安地名消息信息也機會機緣也言此萬花

齊開春景一色。正是好消息。真機會也。然此機會消息。在他處猶屬可輕。而在長安獨覺爲重。故學道者際乎斯時。所宜加之意焉。可也。不然輕忽失之。弁髦棄之。縱日後積累千金。而欲買此一刻也。不戛戛乎其難哉。

春到百花開。芬芳處處該。世人皆棄去。道士卻尋來。

春者非歲月之春。乃八節長景之春。花者非草木之花。乃四時不謝之花。芬芳艷麗於不色不空之地。若云其有。處處皆無。若云其無。家家盡有。世人不知。縱遇此景。眷顧流連。願開有漏之因。道士深明。相逢此花。灌溉栽培。願結無生之果。有

漏之因。難免萬劫。受輪迴之苦。無生之果。永得千秋。享長春之樂。學道者。非遇明師。親傳口訣。焉能洞達此花之妙用也哉。

春到鳥知曉。幽谷遷喬早。蛟龍伸牙爪。變化出海島。

此言學道者。必須先改過遷善。如鳥藏於幽谷。以養羞也。若到春之將至。振羽翮而翱翔。遷於喬木矣。由善入道。如龍潛於深淵。以養珠也。卽知時之以來。伸牙爪而變化。出於海島矣。人能若此。改弦易轍。革故鼎新。再加修真養性。積功累行。若不造聖賢之域。吾不信也。

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象會合。黃婆作主。擊鼓鳴金。敬候元祖。

青龍者東方之木氣。白虎者西方之金氣。朱雀者南方之火氣。玄武者北方之水氣。黃婆者中央之土氣。元祖者乃先天之始氣。學道者須深明金木交水火。併四象合五行。攢此爲築基。煉己以了性也。再加向上功夫。端端正正。嚴嚴肅肅。擊鼓鳴金。敬候先天祖氣降臨於我。以了命也。性命雙修。道成德就。功完願滿。脫胎神化。此學道功夫。全始全終之能事畢矣。

生生神數註卷四終

雪龕道人註解

黃庭賦

醉隱亭

原书空白页

黃鶴賦序

夫鴻濛未判之時。一片太虛而已。道惡乎在。靜極而動。無中生有。既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莫不負陰而抱陽。負陽而抱陰。隱機而含妙。沖氣而蘊和。陰陽混合。復又流行於兩間之內。以俟先知先覺者而悟之耳。自庖犧氏之治天下。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象其情性。察其屈伸。體後天之象。而畫先天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此乃乾坤未動之際。坎離不交之時。道又惡乎在也。且道字發端。從何時而起。自黃帝之治天下。而天下治。閭廣成子在崆峒。

之上遂往問焉。吾聞夫子達乎至道。敢問治身何如。玄聖曰。來。吾以語汝。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勿勞爾形。勿搖爾精。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抱神以靜。勿視勿聽。勿佞人。剪翦勿思。慮營營。乃可以長生。慎守汝一物。將自壯。故我修身一千二百年。而形未嘗衰也。我將遂汝入於窈冥之門矣。黃帝聞道而退。曰。廣成子可爲我之天矣。昔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崑崙之墟。遺其玄珠。使罔象索而得之。非真遊赤水而失其珠。未聞道之時。自失其珠耳。亦非使罔象索而得之。既至明道之後。自得其珠耳。自得玄珠在握。道

成德就遂作陰符經以傳於世。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如能行其天道。自然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既達死生之根。又明恩害之處。道之至矣。不可復加矣。此陰符經所以爲道之始也。迨至文王以蒙大難之時。體庖犧氏先天八卦而作後天八卦。先天爲體。後天爲用。有體有用。有動有靜。陰陽變化而爻象生。爻象交生而六十四卦成焉。復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引而伸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湑。火就燥。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當此之際殷之末世其辭
隱隱而不露其辭危危而使平寓意雖微所含甚大而最
難知者也故經中重巽卦九五之爻有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之中以明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山風蠱卦有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之後以明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先迷失道後順
得常復見天地之心乎此文王仍從後天之卦返先天之
道也於是周公體文王八卦取其象曰君子欲作事當謀
其始而後有終取訟卦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取益卦也
懲其忿而窒其慾取損卦也克己潔身非禮不履取大壯

卦也。而內自省反身修德。取蠱卦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朝夕與朋友講習。取兌卦也。以謙守約。於己以虛受益。於人取咸卦也。造次克念。思不出其位。取艮卦也。待時而動。嚮晦入宴息。取隨卦也。黃中通理。正位凝命。取鼎卦也。君子以自彊不息。取乾卦也。厚德載物。取坤卦也。始於屯蒙。乾坤索而換坎離也。終於既未坎離交而返乾坤也。此周公極盡爻象變動之道也。夫儒道之始。至聖孔子而興。述而不作。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故述文王周公而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自太易太極太初太始之時。神運無方而易無體。從一氣既判而分爲乾坤。乾坤者乃易之門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易又行乎其中矣。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形而上者無陰也。故謂之道。形而下者無陽也。故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聖人極盡陰陽性命之道也。夫曾子述聖人意而作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所學者何學也。所學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格何物也。格物理至極之

道既格至極之道。在明道中靈明之德。豈不煥然一新。在止於至善之地。既止善地而後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則近道矣。既近道意焉。有不誠心焉。有不正身焉。有不修家國天下焉。有不治者乎。此曾夫子極盡修身爲本。克明峻德之道也。迨至子思體聖人從容中道而作中庸。以明人之稟賦。天之明命。之謂性。既得其性。則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能參天地化育之道。自然大德敦化以修己也。小德川流以教人也。此之謂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人

之不可須臾離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體物而不可遺。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子思夫子極盡致中和之道也。迨至孟子，體列聖人之心，大開儒門之道，而作動心之旨，復作盡心之章。盡心曰：盡其所以然之心，知其所以然之性，知其性，宗之本則知天命之道矣。存其良知良能之心，養其稟賦明命之性，所以事天也。修身以俟之，所以待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動心曰：夫志，統氣之帥也；氣，充體之綱也。故曰：持其志，勿暴其氣；志不持，則動其氣；氣若暴，則搖。

其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又曰。吾知言。吾善養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於道。無時餒也。此孟夫子極盡性命。勿忘勿助之道也。自孟夫子沒後。所以傳世者。夫子之文章顯著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精微不可得而聞也。是以聖道無傳焉而已矣。夫道教之始。起於商周。自老子聞道於元君。於是老子外爲柱史。內修道德。既至修成大道圓通。形如枯木。心若死灰。故孔夫子問禮於老子。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之讚。從此而道教大興。故稱道祖。見周道衰微。紫氣東來。青牛西

度過函谷關。逢尹子於蜀肆。見其志心切切。意念諄諄。可
 以接薪火而相傳也。遂作道德經二篇以授之。上篇曰道。
 可爲道。非尋常之道。名可強名。亦非尋常之名。無名者未
 生。天地之始。無可名也。有名者因爲萬物之母。乃強名也。
 此兩者同。同出異名。同爲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下篇
 曰。上德不德。內蘊先天之氣。不識不知。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徒抱後天之質。有作有爲。是以無德。故曰。上閉則稱
 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
 氣以相須。上德下德。兩相符合。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欲明損補法。取坎去填離。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俗人昭昭。我昏昏。俗人察察。我悶悶。我獨泊然。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此乃道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夫尹子得聞老君之道。謝雕琢而歸素樸。食氣母而葆元和。既至成道之後。遂作文始經九篇。以傳於世。五鑑篇云。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者風波也。心者流也。性者水也。無風波則水不流。無情欲則性不亂。天下之害莫大於情。小不制而至。

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情者爲賢人也。能冥情者爲聖人也。此文始真人恐情亂性之道也。夫莊子聞其風而悅之。不知師授誰氏。或疑事師於子夏。未可知也。又授方外之教。自得主宰之後。隱居漆園。遂作南華經。內七篇。吟咏道德。寓意精微。首篇逍遙遊。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吾竊取曰。陰含陽動於北海。魚化鳥徙於南冥。乘長風。負乎宗動。絕雲氣。舞乎太清。此喻乃坎

離顛倒復返乾坤之妙也。故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立於廣漠之野。居於杳冥之鄉。此莊子極盡遊乎天地一氣之道也。以上仙經聖典。詞妙意玄。寓言多譬。淺土莫觀。韞櫝而藏諸非上智之士。不可得而參也。自此以後。修真成聖。代不乏人。經各有作。實難細陳。迨至中唐。我

祖師孚佑帝君遇

正陽帝君於長安酒肆中。一試粉壁題詩。二試黃梁榮耀。十試不搖志心。方授金丹大道。既至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廣施救生之心。普化度迷之志。歷盡塵寰。遊遍海嶽。宣妙

傳真講道論德。大開修道之門。盡洩先天之祕。發慈發悲。救人救世。惜哉人嘆。尋我甚難。嗟乎我嘆。度人不易。化善易化。道難幾人求我。來訪妙玄。可見難乎不難也。後遇學仙龍江子。見其神清氣朗。道骨仙丰。天姿明敏。智慧圓通。可爲載道之器。遂作黃鶴賦一篇。以授之。於是此賦大興於世。後世得此賦。悟道修真。何可勝記。皆賴祖師大施金臂提拔之力也。今予北直微末。潞河細民。髫齡之際。姑息之春。聖書雖讀。儒志未伸。馬牛作伴。草莽爲鄰。勞勞利網。矻矻迷津。塵情擾性。物欲纏身。無極煩惱。終陷沉淪。靜中

回頭一想。宛若夢中之人。絕似登場作戲。俄然住板。何親。因此求玄訪道未逢。講妙談真。欲進玄門無路。幸得寶賦傳神也。予得寶賦。細悟聖箴詞微。而道大言淺。而意深。篇篇美玉。字字純金。手不停披。口不絕吟。恍惚瞻之在望。杳冥察之難尋。窮盡半生之力。勞竭數載之心。悶悠悠三魂出殼。飄蕩蕩一命歸陰。誰置寒冰於頂上。自覺冷氣而胸侵。醒見燈花而暗暗。夢回雨汗而淋淋。始悟得萬物難分乎彼此。原來是一道貫通乎古今。雖是我誠求苦心之切。實賴仙師暗爲默示而感通耳。時在道光丁未年十

二月二十日予之深宵之異不可不記也此乃仙聖之恩
賜我通徹細察丹經無不昭合喜不自勝旋又生惑夫古
之人道傳於師親授口訣誠信千真而萬真今之我道傳
於書自作聰明恐至一悞而百悞證之於師而無師可證
考之於友而無友可考正在猶豫之際疑慮之間又幸得
雲龕溪橋二師親授註釋黃鶴賦一篇其中所解築基煉已採藥
還丹沐浴溫養脫胎神化及至文武火候前後功夫無不
條分縷晰極盡詳明復露老莊之肺腑再吐伯陽之心肝
欲使天下哲士賢人皆可造道而修玄真同登麟島之路

免進鬼門之關。今得授之誠。乃我之考證也。夫黃鶴賦洩盡還丹之妙。註釋直指金液之方。誠哉最上一乘之道也。所謂上德無爲無作。以道全形。不以察求。乃純乾之未破。下德有動有靜。以術延命。其用不休。須配坎離而方成。故孤陰不長。寡陽不生。是以用陰陽之道。依世法順作而成。浩劫出世法逆修而煉還丹。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陰中所含一點。至陽之精。外陰而內陽。故爲坎男。赫赫發乎地陽中所包一點。至陰之氣。外陽而內陰。故爲離女。坎男爲月。離女爲日。陰陽昭明。日月運行。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效。此男女之生。必發天機而作。洩天之機也。方欲性命以雙修。性者離內赤汞也。命者坎內黑鉛也。汞爲內藥。鉛爲外藥。紫陽真人曰。內藥還通外藥。內通外以須通。二般和合藥方成。點化魄仙魂聖。性命雙修。須仗法財。有法有財。方施妙。無財無法。作不來。必須得法財而兩用也。對景忘情。豈被六賊所侵。在塵絕欲。不隨萬緣之化。煨爐鑄劍。匠心獨運。於乾鼎添汞。抽鉛真機。默叩於玄關。必須將金水以配柔剛也。玉液者一已所有也。總要培養精神。築基煉已。一了性而結丹也。金液者一已所無也。須當認

定時刻採藥煉丹一了命而還丹也。一時分六候。前二候進陽火防危。其用半在坎。後四候退陰符慮險。其守半在離也。火逼金形出。坤爐火者非有形之凡火。乃天七所生丙陽之火。丙煉庚鎔。火隨金返出。坤爐故名七返。金因火煉歸乾鼎。金者非有質之凡金。乃天九所生庚陽之金。庚因丙煉。金隨火還歸乾鼎。故名九還。須辨乾坤之體。以明水火之交。再達返還之妙。盡通變動之爻焉。有不成九還七返金液大丹者哉。夫黃鶴寶賦直指蹄筌。註釋妙解。盡洩先天欲使天下之士皆可悟道求玄。乃仙師之所願也。

今予體仙師之心。畧序片言隻字。自覺附贅懸疣。不足警
人。化世當時。未遇知音。難免旁門譏刺。良可惜哉。當今之
時。大道滅裂。小術歧分。羣異角出。佈散邪氛。盡以道理爲
論。無非醉夢之云。所引若許愚漢。並無半點斯文。甚可嘆
哉。復有以正作邪。以邪作正。附耳邪辭。妄想成聖。墮其術
中。家必懸罄。及至將來。釀成大病。嗚呼哀哉。萬法無用。深
可痛哉。今予非欲好辨。不得已而論之。遂書幾句。破迷歌。
庶幾挽回。陷入旁門者。而歸正耳。奉勸諸公。聽仔細。我今
劈破旁門。弊信他小術。開天門。欲躲輪迴。恐未必論修行。

誇伶俐。附耳低言傳道祕。不明南北坎離交。焉曉陰陽水。
火濟。眼輪睛鼻閉。息子午靜調呼吸氣。眉端偶爾放毫光。
自喜金丹得一粒。耳韻凝舌。舐腭倒轉河車。搖夾脊。集神
叩齒。枉行功導引按摩。徒費事。有休妻或絕食。背井離鄉。
古洞。匿山中何處有真鉛。煉到臨終隨鬼去。吞五金咽八
石。竹破竹修人不識。諸般毒藥本傷身。服了身軀豈久立。
吸日華服月液。吐正納邪。狐作事。口中嗽水認醍醐。腹內
腸鳴。龍虎戲八段錦。六字氣倒曳九牛。稱大力。齧牙瞪目。
不安閑。大限來時誰肯替。晝叩天。夜拜地。念咒燒符藏祕。

室踏罡步斗在深宵散髮披頭粧鬼異將闔丹作鼎器探
戰三峯閭尾閉癡心妄想求長生既至歸陰入黑獄逸士
高人尙立志尋師訪友嘆難遇金丹如悟見先天若得一
兮萬事畢今夫世上旁門外道何止三千畧舉其要以破
迷團所以爲救入迷者而出迷耳其間惟有閉息一法可
與禪宗二乘法頗同若勤心苦志日夜保全可以卻病亦
可延年再能止念遏情忘機養正可以入定出神可爲持
心煉性一旦不行前功無剩欲求一得永得不亦難乎奈
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修金丹終歸冥路復有拋身入

身之患也。以上諸法與性命雙修之道。雲泥之隔。相去遠矣。勸世人早回頭。修真大道。細推求。看破紅塵如幻夢。打開世網。走立溝。拴意馬。鎖心猴。煉已築基下手。由情來歸性。乘鸞鳳。性去隨情。作馬牛。鉛花露。汞火投。陰陽和合配。剛柔。姤女乘龍遊。赤縣嬰兒跨虎返神州。丹有象。火候周。抽鉛添汞煉金球。卯酉臨門勤沐浴。九年溫養脫髑髏。若不得此金丹大道。焉能羽化飛昇。駕火龍而遊乎太虛也哉。必須洞曉陰陽。明通造化。聚坎離於黃道。會水火於立關。攢簇五行。和合四象。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夫唱於前。婦

隨於後金爐火熾。玉鼎湯溫。天關在手。地軸由心。金丹有象。太乙含真。原來有限之身。永享無疆之壽。名登仙錄。立成玄真。此乃是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予敬爲成序。予自不揣陋見寡聞。淺言俚語。管窺妄陳。雖然不足貽目賞心。於大雅亦可爲初學入門。而傳真必使學者不履邪徑。而歸正道。是予之願也而已矣。 貴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孟夏月朔日潞河散人雪中鄧懷琨序於廣漠山村悟非齋中

黃鶴賦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題

雲龕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張文恒

李文純

鄧景芳

鄧景崧

鄧景華

李廷桂

劉鋈
恭校

蘭福昌

顧桂保

周隆秀

董松壽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黃鶴賦

粵以最上一乘。乃無作而亦無爲。還丹七返。因有動而方有靜。
言乎道有三乘。上乘者乃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非比空門
中專主於靜。而不有動時也。

上德以道全其形。固屬純乾之未破。下德以術延其命。乃配坎
離而方成。

言乎全形延命。二層功夫。有前後之分也。形者一己之形。
如能明道而不離乎道。均能全之。命者乃向他人求之。必
待先煉其形。形堅體固。而後方可以延命。然延命又不可

無術術者如國家用兵。必得奇計良謀。乃能復還全業矣。是以用陰陽之道。卽依世法而修出世之法。效男女之生。必發天機而作泄天之機。

言乎在塵之中而能離塵。處世之上而能離世。如見景忘景。對鏡而無鏡也。

方欲性命以雙修。須仗法財而兩用。

言性爲天性。非性情之性。命爲天命。非命數之命。故修性者不可舍命而言性。修命者亦不可舍性而言命。然欲性命雙修。又不可離乎法財。法者非著執之法。乃運用之法。

財者非世上之財。乃天上之財。若有財無法。財固不爲我用。有法無財。法亦無所施矣。修道者不可不詳爲之辨也。先結同心爲輔佐。次覓巨室以良圖。

同心者內外之侶伴也。內侶伴可以協力。輔吾之法身。外侶伴可以共志護吾之幻身。內外相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行住坐卧彼此資扶。誠須臾之不可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卽此之謂乎。巨室者大家也。如紫賢翁棄僧還俗。依巨富大力者爲之。是知巨室之不可不覓也。不然如抱朴子家無蓄積。難了大事。不長抱恨於終身乎。

然欲希世之妙道。必須默叩於元關。

言希妙道與希他道不同。如他道或餐霞或拜斗或持齋。或念經皆屬一切有爲法。故無須乎元關。而默叩之也。若求妙道者。苟不默叩元關。何以調和至寶。而煉九九之數乎。

擇善地。慎事之機。祕置丹房器皿之相當。

善地者。寶地也。物類易於發達。靈苗捷爲長養。非比薄艱地。無所用也。丹房者。靈室也。佛祖燒丹所必需。神仙煉藥所不廢。非比尋常室。無足重也。若擇善地而不慎。顯迹露。

形則見之。卽不可用矣。置丹房而不當。水乾火寒。則置之如未置矣。

安爐立鼎。配內外兩箇陰陽。煉已築基。固彼我一身邦國。

爐非泥土之爐。乃偃月爐也。安者志念堅牢也。鼎非銅鐵之鼎。乃硃砂鼎也。立者根基永固也。安立必本乎陰陽。陰陽原有內外之分。內陰而外陽。陽爲假陽。內陽而外陰。陰爲假陰。修道者故當明乎外爲假陰。假陽。內爲真陰。真陽。而配合之也。已者色身也。煉之則堅強其色身。基者性地也。築之則栽培其性地。於是國安民富。本固邦寧。自可相

戰而見聖人矣。

對景忘情。須憑銳氣之勇猛。煨爐鑄劍。全借金水之柔剛。

言乎身如枯木。心若死灰。銳氣自然精進。且勇猛之可憑矣。臨爐鑄陶。光芒彩映。必須金水之剛柔調和矣。若有剛無柔。獨柔無剛。其中雜氣塞滿。焉能陶鑄慧劍乎。

百日功靈。直曲而卽能應物。一年純熟。潛躍而無不由心。

言乎人之用功。堅心苦志。煨煉百日。靈通莫測。見物之動。卽能應乎其動。見物之靜。卽能應乎其靜。練達一年。熟能生巧。或物之潛而潛由乎其心。或物之躍而躍由乎其心。

矣。

若運用若抽添。慮險而須當沐浴。若鼓琴。若敲竹。知雄而便宜守雌。

言乎運動文武火。用乎活子時。抽其汞氣。添其鉛花。此時若不時時慮險。不幾有差之毫釐。謬於千里之恐乎。然慮險又必須當沐浴。沐浴者如黃庭經沐浴華池。灌還是也。鼓琴者以靈鳳欲飲刀圭。非鼓琴無以引之飲也。敲竹者以靈龜欲吞玉芝。非敲竹無以喚之吞也。然鼓敲不可不明。雌雄明已屬雌。而人屬雄。自當聽命於雄。如猶龍氏所

言知黑守白之謂也。

能盜彼殺中之生氣以點我離內之陰精。

言乎殺中有生。害裏藏恩。常人不知此理。往往死於殺機。害場之中。聖人深明此道。自得生於殺機。害場之內。盜者天下莫能知。莫能見。默默中竊乎天地之權。奪乎造化之柄也。如繫辭作易者。其知盜乎。離內之陰精。本屬浮動。飛揚易縱而難收取。將坎中實鉛以點化離內陰汞。自必守定而弗失矣。

玉液金液。一了性而一了命。二候四候。半在坎而半在離。

言乎還丹不一。孤修性宗者。僅於離內用功。或參禪打坐。守定頑空。陰神靈動。益壽延年。此了性而未了命。玉液還丹者也。性命雙修者。取坎填離。於後天中返先天。於常道中行仙道。久久陽神純全。陰神消盡。跳出紅塵。而爲不死之人。此了性而並了命。金液大還丹也。不然如昔。酣靈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

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是均旁門而非正道矣。始焉將無入有。龍居虎位。要知藥物之老嫩。終焉流戊就己。虎會龍宮。須辨水源之清濁。

言乎一身本無丹藥而得外來之丹藥以爲有要貴明龍
虎之位。虎居龍位爲旁道。龍居虎位乃真修。知龍虎不可
不明藥物。藥過其時爲老。當其時爲嫩。嫩者鉛遇癸生之
時不可不取。老者金逢望遠之候。又不堪嘗也。流戊就已。
言乎陽就乎陰。要必明龍虎之宮。龍人虎宮。歸凡道。虎會
龍宮。歸仙道。明龍虎。猶宜辨乎水源。水源本有清濁之分。
修道者所宜觀乎清淵。而忘乎濁水。聖人云。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皆言水源
清者之可貴也。

煉已待時。務要陽生於赤縣。臨爐觸機。必須癸動於神州。

言乎用煉已之功。以觀時之可否。時可則進。時否則退。然時之可。卽一陽來復。天心發見之時也。臨爐觸機。言乎臨爐之際。以觀機之隱露。機隱則止。機露則進。然機之露。卽癸水未露。鉛花初見之候也。

若觀見龍在田。須猛烹而急煉。忽聞虎嘯入窟。可倒轉而逆施。見龍者。卽一陽發動時也。藥不可失。機不可緩。故言烹宜猛。烹煉宜急。煉若過其時。而藥卽歸無用矣。虎嘯者。卽風翻浪湧。海底揚波時也。若不牢把篙舵。將入沉淪。而莫返。

矣。修道者當於此時堅心忍性，逆以運其機，嚼鐵齧釘，順以聽其命。雖虎嘯張狂，自可倒轉而逆施矣。

火逼金形出，坤爐故名七返金。因火煉歸乾鼎，是曰九還。

金者本屬質，重體堅者也。質重無火以煅之，則隱而不露。體堅無火以迫之，則完而難破。將何以九還而七返乎？故修道者當以煉金爲急急也。

還者乾所失而復得之物。返者我已去而復來之真。

還非別有所還，如人之使物，借而復還也。於色身中覓法身，卽姤女之朝其尊矣。返非別有所返，如已之一物去而

復返也。於假神中返真神。卽嬰兒之認其母矣。

殊不知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

言乎順以從之。則天理而成人。欲逆而制之。則人欲成爲天理。故曰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也。

雖分彼我。非閨丹御女之術。惟在一己有鵬鳥圖南之志。

彼我者。借以爲名也。世人不知有以彼我爲三峯邪行者。其去道遠矣。大謬大謬。惟在一己言乎先修性宗。以植其本。再求鵬鳥以復其命。鵬鳥者。非凡鳥也。如莊子所謂北冥有魚。化而爲鵬。飛九萬里而圖南者是也。世人讀南華

經亦知比喻之辭。而不知實批大道之妙旨矣。

坎中一點黑鉛。號曰先天。非同類而終不能得。離內七般硃砂。是名孤陰。無真種則時刻難留。

一點黑鉛者。本爲先天之物也。欲見其形而無形之可見。欲聞其聲而無聲之可聞。所謂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無形也。如慧禪師有云。有物先天地。無聲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與四時凋。亦此意也。若非同類而欲得之。恐終身而不得矣。故張仙翁所云。類相同。好用功。內藥通時。外藥通也。離內七般硃砂。本屬孤陰之物。輕動而飛浮。若

無真種以制之。則易於走失。此物終非我有。而欲脫去輪迴之苦。不甚難乎。

是以假陰陽立鼎爐。覓太乙所含之始氣。借陰陽作筌蹄。求水府默運之元珠。

太乙所含之始氣。卽非有非無一點之祖氣也。祖氣云何。先天之靈氣也。欲得其氣。非陰陽不可。迨得乎其氣。卽陰陽可作鼎爐之悟耳。鼎爐者。煉丹砂之器也。旣得丹砂。鼎爐卽無所用矣。水府默運之元珠。卽非色非空一粒之黍珠也。黍珠云何。先天之寶珠也。欲求此珠。離乎陰陽亦不

可迨得乎此珠。陰陽亦作筌蹄之觀耳。筌蹄者取魚兔之物也。既得魚兔。筌蹄又何所用乎。

趨遄時補我乾之一缺。俄然間還彼坤之六虛。

乾本純陽。因一姤而成離。離者外實而內虛也。取其一實而補其一虛。是卽補我乾之一缺也。坤本純陰。因一姤而成坎。坎者外陰而內陽也。抽其一陽而添其一陰。是以爲還彼坤之六虛也。

到此水歸神室。位列仙班。大抵丹落黃庭。千靈胥參。上帝嘉讚。天地驚寒。

神室者卽谷神養養之所也。水歸於此。卽以造仙班位矣。黃庭者卽中黃院也。丹落於此。卽歸於內庭矣。其身之識神。亦化爲元神。皆佑我而暗護矣。上帝者天之主宰也。至此亦嘉讚而輔助之。天地驚寒。言大道一成。陰盡陽全。天地皆爲驚寒矣。

抱元守一。溫養十月。神有象。虛極靜篤。坐忘九載。體無形。言乎如鷄之抱卵。似蚌之含珠。專專一。一切切誠誠也。溫之養之。取其不卽不離。勿忘勿助也。神有象。言乎聖胎凝結也。虛極言乎虛無可虛。靜篤言乎靜無可靜。坐忘九載。

言乎坐聽面壁之功。極形其靜虛之至也。靜虛至者。甚至於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不幾體歸於無形乎。

行滿三千。斯其道術造端。似依正而除邪。功完八百。就中火候。託實如以奇而用兵。

言乎道成於己。當必德及於人。內德外德。貴乎兩全。有外德而無內德。外德不過修來世之富貴而已。有內德而無外德。雖丹液已成。而冲舉尙待。此所以功行不可廢也。

鉛與汞無丙叟。東西間隔。嬰與姤無黃婆。咫尺參差。

鉛者金公也。汞者木母也。丙叟者真土也。鉛汞之相投。總

恃丙叟之調和。乃能成此既濟之功也。嬰者嬰兒也。妣者
妣女也。黃婆者真意也。嬰妣之配合。總恃乎黃婆之媒娉。
以成天地之好也。不然。雖欲四象會合。三家相見。斷乎其
不能矣。

識緩急。辨吉凶。在匠手以斟酌。明進退。知止足。豈愚昧而能爲。
緩者藥已入手之時。急者藥未入手時也。藥已得。故緩所
宜。緩藥未得。故急所宜。急也。吉者利見大人時也。凶者亢
龍有悔時也。大人一見利益。良深。亢龍一悔遺咎。匪淺然。
此吉凶緩急。非匠手不能酌也。進者進陽火之時。退者退

陰符之時止者陽盡陰生之時。足者藥物全備時也。然此進退止足。非凡夫所能爲也。

認消息如海之潮信。審造化似月之盈虧。

消息者真機之流行也。卽如天之應星。海之來潮。以易認者而相難認者也。造化者精氣之運動也。亦如時之遞遷。月之盈虧。以易審者而形難審者也。

三日出庚。乃一陽生於坤地。十五圓甲。則六爻周乎乾元。

三日出庚。言乎天地混沌。靈苗出見際也。一陽生於坤地。卽西南得朋之謂也。十五圓甲。言乎陰生陽消。君子道消。

小人道長時也。所宜退忍收藏。不可輕舉而妄動也。彼不知六爻而卻行卦象者。不失之遠乎。

泄金精鑿混沌。露老莊之肺腑。明坤戶。飲刀圭。吐伯陽之心肝。金精者人之精液也。世人不知。每於一身之陰精求之。殊不知一身之精神皆屬純陰。又焉修金液還丹乎。混沌者天地閉也。紅潮海晦之時也。故聖人當此之際。閉門不出。隱居而退處耳。老莊者古之明道者也。但其肺腑之真。非淺見者所能窺其微。泄金精鑿混沌。正所以露其肺腑也。坤戶者西南之門戶也。卽先天之一竅也。刀圭者丹名也。

卽人身之大寶也。伯陽者仙師之名號。卽大道之純全也。言伯陽之心肝。一大道之髓液也。特世人不知其奧。又焉能服此丹藥乎。修道者果能明坤戶之真機。自然飲刀圭而無疑耳。明之飲之。卽爲吐伯陽之心肝矣。後世之學者。當深體細思。庶不走入旁門矣。

鄧
雲
中
註
解

百
字

碑

醉
僊
亭

原书空白页

百字碑序

孚佑帝君燮元讚運妙道興行闡微啓祕作賦批經註黃庭之
奧旨洩道德之真宗著釋迦之般若傳孔聖之從容誠然
三教中第一位慈悲祖師也自唐至今仙迹莫測聖德無
疆巍巍赫赫炳炳煌煌警愚修善化俗爲良扶危惠施於
四海救難德著於三光普濟奈河之寶筏廣施苦海之慈
航度下士急逃世網引高賢早登仙莊走鬼驚邪掌天雷
之法令斬妖除怪吐寶劍之光芒直指修仙之路大開選
佛之場忠臣孝子昭靈感護國佑民兆吉祥濟人利物誠

難述化善安良豈盡詳。詩詞歌賦翰墨文章不啻恒河沙。
之無數猶如大海水之難量也。現在著於世傳丹授訣者。
惟有黃鶴賦。敲爻歌。今已註釋詳明。待其學人而參悟也。
復又有最簡最易者。更有百字碑文一段。字僅一百言。簡
而理明。句成二十辭。微而機露。誠可謂修真之道路。上天
之階梯也。古者所謂銘刻於石者。昭著千秋而不朽。永垂
萬世而長明。代代警人之木鐸。時時醒世之金鐘。必使學
者或見或聞。了然豁然洞然達然焉。有不能養其真一之
氣。至大至剛。浩然而充塞。降其活潑之心。勿忘勿助。湛然

而澄清定其靈明之性不動不搖默然而神會結其玄冥之丹無生無滅渾然而道成果能如此豈不是人生第一快樂之事乎但願文人學士道教釋家且莫以文辭淺近而輕忽之者也當此之際如逢寶訓若遇佳章銘心刻骨刮垢磨光朝乾夕惕日就月將精微洞曉玄妙通詳瀟瀟洒洒長生之路自自如如極樂之堂而今欲使天下之人斷斷乎不可辜負吾

演正祖師孚佑帝君大施金臂提拔之力也哉自古及今談玄論道講妙傳真以術延命代不乏人由今而後若遇知音

必欣欣然而深悟切切焉以研求久久功夫始終貫徹表裏分明速爲下手早煉丹成全形延命積德累功丹書下降自然飛昇若有人云不能脫離苦海而上天堂者吾不信也予不揣冒昧於正文每句之下畧註淺言俗詩雖然不足以入高人逸士之耳目亦可爲初學入門之規模若學者以此淺言易悟之辭果能盡得深造以修仙之道是予之所願也而已矣

皆

大清同治十二年一陽月吉日

潞河散人雪中鄧懷琨序於廣漠山村悟非齋中。

百字碑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呂祖著

雪中鄧懷琨註解

陽居呂鴻達

悟源李廷桂

恭校

守一劉 鋈

念真張文恒

靜修李文純

真純鄧景崧

百字碑

孚佑帝君呂祖著

雪中鄧懷琨註解

養氣忘言守

此氣者非呼吸之氣。乃是浩然之氣。呼吸之氣。後天也。浩然之氣。先天也。浩然之氣。人人盡有。箇箇具足。皆因自有識以來。被七情六慾所耗。先天之氣。日消。後天之氣。日長。蓋有能調之者。調此呼吸之氣。盈滿於四體。不過卻病少災。一旦斷此呼吸之氣。死則而永死。既歸泉路。思之有何益哉。若有所

以養之者。養其浩然之氣。充塞於兩間。誠可謂保命全形。終身養此浩然之氣。生則而長生。到此地步。豈不更可樂乎。由此觀之。蓋人生於此。氣不可不養也。所以養之者。何如終日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忘言也。終日守而不知其所以守。忘守也。若有言有守者。終於執象。非是也。無言無守者。落於著空。亦非是也。總要不卽不離。勿忘勿助。養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再加配義於道。以修之。自然無時餒也。誠可謂後天之中。養其稟賦先天之氣也哉。

詩 養氣功夫養太和

忘言忘守卧婆娑

曰 保全性命無時餒

便得安居自在窩

降心爲不爲

此言心者。有人心有道心。人心者識神也。道心者元神也。識神者身外之客氣。所以誘人歡樂以致死。此識神必得降也。元神者身內之主宰。總欲保人性命以長存。自然無庸降也。此兩端不可不辨也。且自人有生以來。而肉團之心存乎胸中。泊然未兆。渾然太樸。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道德經云。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皃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嗔和之至也。含德厚重。浸爛天真。旣無親疎之別。焉知好

惡之分人笑亦笑人言亦言渺渺冥冥惟慕父母而已從茲
以後發榮長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卽至成軀則慕少艾日
與心鬪與接爲構耳鼻舌身意六門卽開色聲香味觸法
六賊已入元神漸消識神益熾從壯至老亦復如是良可惜
哉所謂世人苦欲癡心去不到陰曹不肯休非到此處無所
底止由是觀之人心不可不早降也若有爲降之太急而頑
心益固無爲降之過緩而放心更張佛經云不住色聲香味
觸法應如是住降伏其心降心之道總在爲而不爲不爲而
爲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從有爲而至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從無爲而至有爲。悟真云。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觀此可知。在於有爲無爲之間耳。果能降其昭昭靈靈之識神。滅卻劫劫輪迴之種子。而養氣降心之道。則無餘蘊矣。

詩 人心降伏道心堅

爲在不爲自入玄

曰 瀟灑紅塵無滯礙

前行步步踏金蓮

動靜知宗祖

此言修真之道。總要窮其根本。溯其源流。一自虛無而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莫不有動有靜。有陰有陽。究而言之。動不

離乎靜。靜不離乎動。陰乃負乎陽。陽乃負乎陰。動靜陰陽其所以使之然者何也。豈非宗祖乎。夫譬喻之。天陰體也。故靜。陰中所含一點至陽之氣。能使靜者而長動也。地陽體也。故動。陽中所含一點至陰之氣。能使動者而久靜也。陰陽二氣交於虛空。結爲日月。四時運行而萬物化生。萬物化生莫不肖似天地日月者也。人若能體天地日月之運用。不求生而自長生矣。若違天地日月之樞機。不求死而必速死矣。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學道若不知始末。初終宗祖二字焉。能洞達乾坤變化之妙。

也哉。

詩 大道無名含妙理

陰陽順逆知生死

曰 動爲祖氣性爲宗

此是先天真種子

無事更尋誰

乾坤之祖造化之宗無聲無臭至虛至靈始自先天之內藏
於後天之中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物而弗遺高而無上卑
而無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活活潑潑浩浩蕩蕩流行於兩
間無處而不有也悟之者尊而敬之立躋聖賢昧之者侮而
毀之幾希禽獸亞聖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誠哉斯言也當

今之世。楊墨之流。何其太多。拘虛束教。旁門曲學。淫辭邪說。以亂天下。有作而不作。不作而作。萬緒亂於胸中。妄猜妄議。難逃有事乎。見在之時。明哲之士。亦復不少。止念忘情。養氣降心。名正言順。以定乾坤。無爲而無不爲。不爲而爲。纖塵置於意外。知宗知祖。自然無事乎。果能萬機當前行。其無事於空空洞洞之中。渺渺冥冥之內。自得一靈主宰。恍惚而至保命而全形者也。南華云。得其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其斯之謂歟。學道者。舍此先天一點虛靈之祖氣。而更尋誰哉。

詩 誰之一字正難猜

無事尋他他就來

曰 瑞氣盤旋沖紫府

容光照耀滿天臺

眞常須應物

此言眞常之道有眞必有假有假必有眞無眞不能化假非假焉能成眞眞者天理也假者人事也以人事循乎天理故謂之眞以天理行乎人事故謂之假天理人事不可不再辨其何爲眞何爲假也究而言之自虛無一氣而來分陰判陽陰陽復又混化生陽必抱乎陰外假陽而內眞陰眞陰爲假陽之性生陰必抱乎陽外假陰而內眞陽眞陽爲假陰之命

此兩端復歸大造爐中以煉之。假陽退真陰於假陰之內。假陰返真陽於假陽之中。不但陽爲真陽。而且陰爲真陰。此之謂真常。非俗常也。俗常以人事應乎俗物。是世人之所以能及也。真常以天理而應乎真物。非世人之所以能行也。夫學道者竊陰陽之機。奪造化之權。修真者不傷於物。應物者何損於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而真常應物之道。築基煉己之功。舍此則何以行乎哉。

詩 真常之道不尋常

應物無傷見厥祥

曰 瀟洒箇中長自在

從容進退杳冥鄉

應物要不迷

眞常應物上文已詳言之。此又重言應物之弊端。恐入於迷耳。蓋學者若是持盈未已。心未免一朝遭殆辱。此又因悟生迷。前功盡棄。豈不甚可惜哉。總要身體力行。行而又行。猛勇精進。進而又進。逢禍患而無憂。逢凶險而不懼。貧窮困苦。勿望於懷。顛沛流離。何足介意。垂危之時。安然自得。臨終之際。悠然而適。有魔而若無魔。未死先當學死。此乃極難處之幻景。不動其心。不搖其志。果能若是焉。得入迷乎。若再遇聲色貨財。功名富貴。廣廈高樓。膏粱厚味。粉黛雙雙。蛾眉對對。萬

種風流。干般嫵媚。此乃處溫柔之幻景。一念情生。必入鬼隊。若是如此。又焉得不入迷乎。必須煉得身如枯木之形。心若死灰之體。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空空洞洞。杳杳冥冥。一片太虛而已。雖然。應物而不知物。則何迷之有哉。

詩 應物其間有大愆

不迷方見性情堅

曰 任他巨浪風波起

要採華峯萬朶蓮

不迷性自住

學道者。若遇哀樂吉凶。生死窮通之際。內不搖志。外不動心。

則何迷之有。復言不迷性自住。不迷者外應也。性住者內修也。究之何謂住。何謂不住。猶有難易之分耳。再詳論之。人之受命於天之謂性。性者理也。理者性也。性不離理。理不離性。此二者雖混而爲一。其間又有分而爲二。何也有天賦之性。自生而存有。善無惡。乃道心也。有氣質之性。由習而成。有假無真。乃人心也。此二合而爲一。以論之。性若水然。靜則明。明則澈底而澄清。無物不鑑焉。動則濁浮蕩而揚波。何形可觀焉。觀此動靜。此性易於住耳。又有難者何也。性若水銀。置於盤中。游走無定。參同契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者也。性如樹。

木搖則生風。鑽則生火。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者也。觀此二者。性之又難住焉。學者觀此難易之性。不可不深思而細悟也。人既知存心養性之學問。再加以修心煉性之功。夫必須煉得鉛盡汞乾之時。非但不迷於應物。而其性不求住焉。有不住者哉。

詩 心若不迷性自堅

七情六慾化虛懸

曰 消閑世外無他事

立鼎安爐煉汞鉛

性住氣自廻

上文言之應物不迷於物。而性自住。此言性住而氣自廻矣。

氣自迴者。有體有用。並非靜坐孤修。寂滅無爲。木雕泥塑。不動不搖。若此者。乃是二乘法門。不過修性而已。敲爻歌云。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仙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學者須當深思細悟。性命雙修。還丹之道也。欲求還丹。先須得藥。欲求得藥。先須煉已。欲求煉已。先須築基。了道歌云。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且修心。性住氣迴。乃修丹之要旨。果能始終貫徹。表裏明通。下手速修。猶嫌遲也。須當先安鼎爐。築基而煉已。次假橐籥。運用以抽添。始則進陽火。以汞而烹鉛。終則退陰符。以鉛而制汞。鉛汞相投。性住而氣

自迴何難之有哉。

詩 性定情堅志不搖

前行獨步坎離橋

曰 擡頭此處非凡况

紫氣迴旋繞九霄

氣迴丹自結

性住者。必有動而方有靜。動則氣生。靜則氣迴。無動無靜。性因何而住。氣因何而迴矣。復言氣迴丹自結。由此觀之。非氣焉能結丹乎。氣之由來不可不知也。夫氣自虛無而生。有先天之氣。有後天之氣。先天之氣在天。爲五星。後天之氣在人。爲五行。先天之氣在天。屬木。後天之氣在人。爲魂。先天之氣

在天屬金。後天之氣在人爲魄。先天之氣在天屬火。後天之氣在人爲神。先天之氣在天屬水。後天之氣在人爲精。先天之氣在天屬土。後天之氣在人爲意。後天之氣五行順生。人道有生有死。先天之氣五行逆運。丹體常靈。常存。所謂金木交水。火併五行。攢復歸一。氣返廻於中宮。而還丹自結矣。還丹者。不過我從前所失之物。而今復還於我。故名爲草還丹。非大丹也。若求大丹。必須重安爐。再立鼎。覓先天內之先天。好煉金液大還丹。此丹以成。方可謂最上一品修仙之道也矣。

詩 陽生三日庚方月

金氣迴旋丹自結

曰 無夜無明既濟功

煉成一塊先天鐵

壺中配坎離

上言氣迴丹結。雖云草還丹。而性根已堅。命基已固。必須重安爐再立鼎。煉先天中之先天。而成金液大還丹。此言壺中配坎離是也。故曰洞裏包藏真日月。壺中別有大乾坤。夫乾坤日月。亦有先天後天。世間之乾坤。天上之日月。此乃有形有象。乾坤之日月。故爲後天。借此以言道洞裏之日月。壺中之乾坤。此乃無形無象。乾坤之日月。乃爲先天。審此以修丹。

若此先天乾坤未索之時。坎離未交之際。靜極而生動。乾之中爻而索於坤。坤化爲坎。坎化爲月。坤之中爻而索於乾。乾化爲離。離化爲日。此乃洞裏真日月。壺中大乾坤是也。悟真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其斯之謂歟。學道者果能始終洞達。壺中配坎離之運用。而金液大還丹。焉有不成之理也哉。

詩 小小壺中別有天

坎離正位代坤乾

曰 陰陽會合刀圭降

產顆明珠的的圓

陰陽生返覆

上文言壺中配坎離。離者離也。坎者陷也。學道者至此。須當戒愼恐懼。防危慮險之功。不可不珍重而行也。再詳論之。夫離內之至陰爲真汞。原自生於坤。坎內之至陽爲真鉛。本自生於乾。離乃內虛而外實。坎乃內實而外虛。須用離中虛明之火。以煉坎中之鉛。必假坎中靈明之水。以煅離中之汞。抽真鉛於坎中而歸於離。離復化爲乾。退真汞於離內而歸於坎。坎復化爲坤。故曰顛倒乾坤。翻子午。迭爲賓主。換浮沉。動者靜也。靜者動也。此言陰陽生返覆之理。盡在於斯矣。若修金液還丹。文火武火。始末初終之運用。則無餘蘊矣。

詩 後天若欲覓先天

返覆陰陽一倒顛

曰 別是乾元真面目

火院到處長金蓮

普化一聲雷

修仙之道不離乎陰陽。離則非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虛語哉。夫陰陽之道有動靜。有返覆。有邪正。動則進陽。靜則退陰。返則返本。覆則覆根。邪修幻身。正修性命。此乃陰陽返覆之道也。果能始終貫徹。表裏明通。速爲下手。急早行功。必須擇善地。立丹臺。判陰陽。列三才。合四象。攢五行。排八卦。佈九宮。若如此運用。神號鬼哭。逃避於靈明之地。鳶飛魚躍。

騰越於造化之場。烏飛兔走。來往於鴻濛之竅。虎鬪龍爭。盤桓於混沌之鄉。難分難解。若存若亡。昏昏默默。渺渺茫茫。如醉如癡。似顛似狂。於斯時也。俄頃間。疾雷立。烟奪目。驚心而先天主人降之於丹臺。萬象盡皆回春。同歸一元。復始而已矣。金丹真傳有云。頂門忽然雷響。懷中抱箇嬰兒。神兵百萬來護持。上帝以知名字。此言普化一聲雷之妙義。丹經萬卷。譬之而難譬。喻之而難喻。學道者若非自己親臨到此地步。焉能洞達一聲雷之妙義也哉。

詩 普化天尊降九天

笑言啞啞振山川

曰 地雷震動天心復

一片春光在目前

白雲朝頂上

上言普化一聲雷者。乃金丹出鼎之時。一得永得在掌握之中。浮塵一切事事。不遺一毫畱於方寸之地。有爲事畢。無爲事彰。懷抱圓陀陀光灼灼一粒黍米之珠。時時刻刻溫溫火候。以養之大洞經云。少女郁墨子預兆一氣中是也。少女者。姤女也。墨子者。嬰兒也。姤女懷抱嬰兒。時刻不離朝夕相守。自然生一縷太素三華之氣。上沖於太虛之空。化作白雲結爲華蓋。華蓋復生五靈之氣。下照於嬰兒之頂。到此之際。方

可得三華聚頂。五氣朝元之慶也。此言白雲朝頂上。誠哉斯言乎。悟真云。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脫胎入聖基。其斯之謂也。

詩 晴空靜夜景誰瞧

三素雲生月下朝

曰 華蓋雪山飛白練

旋如銀海碧天搖

甘露洒須彌

上言白雲朝頂上者。乃聖胎三華聚頂。五氣朝元。祥光繚繞。紫霧盤旋。此乃聖胎脫化之法象也。此言甘露洒須彌者。乃嬰兒頂聚華蓋。身坐彩蓮。慶雲上昇而冉冉。甘露下降而涓。

涓此乃嬰兒養育之法象也。甘露者瑤池之聖水。阿耨之瓊漿。蛇吞化龍而飛躍。鷄餐化鳳而翱翔。此乃甘露之法象也。須彌者山名。非天下三十六座之名山。乃天根之山也。此山立於不色不空之妙境。懸於無聲無臭之太荒。點天根可作諸天之主。洒須彌而爲衆山之王。此乃洒須彌之法象也。蓋學道者果能達此。不求仙焉有不成。上品之仙乎。祖師示張珍奴之詞云。地雷震動山頭雨。地雷震動者。乃是普化一聲雷也。山頭者。須彌山也。雨者。卽甘露也。地雷震動山頭雨。正是甘露洒須彌之妙喻也哉。

詩 太虛一氣化甘露

漫洒須彌滋綠竹

曰 節節相生節節高

將來可作擎天柱

自飲長生酒

此言修道者到此聖嬰漸長之時。必須加謹加慎以保之。式飲式食以養之。但是聖嬰不食凡間渣滓之物。惟食太和上沖。凝作氤氲之氣。下降結爲甘露之珠。此言自飲長生之酒者。卽此甘露之珠也。饑則食之。渴則飲之。如母之育子。子則食母。外嬰內蛇。兩不相分。金丹四百字云。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又云。一載生箇兒。箇箇會騎鶴。至於千變萬化。無不

皆恃此酒乎。惟用此三年九載溫養面壁之功。始始終終。豈容一日離此長生之酒乎。無根樹云。飲酒戴花神氣爽笑殺仙翁。醉似泥。豈非長生之酒乎。學道者必須養得法身。與幻身居相似也。或分或合。或隱或顯。無拘無束。遊戲人間。必待功行願滿。丹書下降。羽化而登仙矣。悟真云。雪山一味好醍醐。正是嘉美長生酒之妙也哉。

詩 醍醐美酒世間罕

釀在雪山仙佛館

曰 飲得先天一點春

脫胎神化輪迴免

逍遙誰得知

此言金丹之大道。而今性命已雙修。此刻方爲了當。他時又有何求。塵緣內萬端盡掃。煩惱中一筆全勾。賞不謝之花。遂心而往。飲長生之酒。非醉不休。醉裏那知增日月。夢中焉曉換春秋。脫胎神化。濁去香留。無形可拘。有質誰囚。置幻身於曠野。存法象於鴻溝。五行焉得陶鑄。一氣方能自由。瀟瀟灑灑。樂樂悠悠。登紫府。駕虛舟。跨仙鶴。步靈邱。赤縣神州無不到。洞天福地盡全遊。此乃是清虛之上景。盡可得逍遙快樂。以遊乎哉。南華云。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誠哉斯言也。若此逍遙之樂境。非成仙成聖者。又有誰得而知之者。

乎。

詩 自得長生路一條

誰知世外更逍遙

曰 閑來靜坐蓬萊島

醉飲先天酒半瓢

坐聽無絃曲

陰符經云。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此乃是修道之際。世人見譏。而愚之人以奇欺聖。我以不奇欺聖。既至成道之時。世人聞訝而奇之。奈何前後見識兩相殊也。皆因世人陷於慾海。昧於情鄉。所求者公卿極品。金玉滿堂。所欲者高樓大廈。峻宇雕牆。所愛者蘭孫桂子。翠袖紅妝。所好者嘉肴旨酒。

錦衣華裳。所樂者狂歌俚曲。鼓瑟吹簧。所遊者馳騁殆盡。流連荒亡。精神耗在歡娛之境。性命損於快樂之場。許多命術。促而短。幾箇享年。續且長。世間碌碌。終難悔。鬼路忙忙。獨自傷。執迷不悟。反覺誇張。文章學士。俊秀才郎。早悟早悟。細詳細詳細。頓開利鎖。脫斷名韁。急逃地獄。早步天堂。方不負祖師慈悲濟世之苦心也哉。再詳言之。成仙之妙趣。得道之真蹤。似莊周之夢蝶。如老子之猶龍。飲瑤池之酒。瀟瀟洒洒。觀閨苑之花。樂樂雍雍。卧於明月清風之島。坐於黃芽白雪之峯。彈不絃之琴。聞於鴻濛之竅。歌無聲之曲。聽於太乙之宮。此

乃神仙之快樂。誠難盡述耳。上言逍遙誰得知。此言坐聽無絃曲。更有誰得而知之者乎。學道者果能悟此。打開迷魂之陣。跳出奈河之院。認真辨假。去邪存誠。回頭急登彼岸。立志早奔前程。始終貫徹。表裏明通。下手速修。而金丹大道自有成功之日耳。子輿氏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我故曰。賞花對唱無聲曲。玩月雙彈不響琴。豈不是斯言之喻歟。惟願世人須當勉而行之者哉。

詩 悟道修真樂且耽

賞花玩月以遊心

曰 閑來坐唱無聲曲

悶去時聽不響琴

明通造化機

夫修真之道。總要貴乎明通。未有不明通而能修道者。今夫修道者。原自不甚明通。而自覺乎明通。此乃無而爲有。虛而爲盈。以惑釋惑。以盲引盲。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由此觀之。而入於旁門外道者。不少也。焉得謂明通乎。卽至將來悔之何及。不如改絃易轍。革故鼎新。尋真師訪良友。未明者而求其明。不通者而求其通。明而愈明。通而更通。旣明且通。仰觀俯察。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能參天地之化育。則可以天地爲師。以日月爲法。以四時爲序。以五行爲準。觀海潮而

贊乎地。觀月圓而參乎天。序四時而順乎氣。準五行而返乎
玄。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乎身。天關地軸。莫不由心。竊陰陽奪造化。挽三百六十天之
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生中藏殺。害裏生恩。轉生殺之機。
操造化之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如此者。真可謂
大明大通乎。學道者。果能將此篇。始始終終。功夫次第。真知
確見。悟會圓通。而造化之機。焉得有不明通者乎。

詩 大道昭昭理至微

明通誰不入其圍

曰 始終毫髮無差錯

一點天機造化歸

都來二十句

此言都來二十句。原自無可註釋。今將此文從頭至此聯絡爲一作詩一首錄於此句之下。而作註釋也。詩曰。養氣浩然道自昌。降心止念路平康。忘言忘守終歸正。有作有爲總是旁。否泰相交分動靜。屯蒙既會辨柔剛。知宗祖也高卑判。迭主賓兮左右當。默默嬰兒誰氏子。昏昏姤女那家娘。眞常無事虛靈竅。應物不迷恍惚鄉。性住氣迴人我界。情生神化虎龍崗。結丹煉已宗玄聖。立命安身體素王。添汞慢收離內紫。抽鉛急採坎中黃。往來烏兔壺中鬪。返覆陰陽洞裏忙。電影

掣開傳信喜雷聲。普化定休祥。雲朝頂上，凝金液，露洒須彌。
化玉漿，縹緲仙山，披素練，瀟湘佛國，放毫光，長生酒飲千秋。
醉續命湯，嘗萬載香。自此逍遙超地府，從茲快樂步天堂。君
如坐聽無絃曲，造化機應洞徹詳。此乃是上文一十八句註
解之詩也。夫百字碑文，露機啓祕，發隱闡幽，傳修道之口訣，
洩金丹之妙旨，其間築基煉已，採藥結丹，還丹大丹，火候功
夫，次序無不一一指示而詳明也。就是千經萬典，亦不出乎
此篇之妙義耳。蓋學者既遇至簡至易之文，何不誠求而深
悟之者哉。

詩 百字碑文二十句

仙詩洩盡天機祕

曰 若能悟徹用功修

大道何人不可遇

端的上天梯

此言端的上天梯。乃是百字碑文。言修真之道。前後層次。功夫到此。故名爲上天梯耳。上天梯者。人人盡可而修之。皆得而行之。無奈世人。竟置之於膜外。而不求也。夫人自有生以來。孩提之時。機心未露。有善心而無惡念。少壯之時。情竇大張。無善念而有惡心。善心日減。惡心日增。不但不能改惡心。而爲善。反將以善心而助惡。斯時不可不辨也。皆因信道不

篤立志不堅。更兼外誘之私以引之耳。所以引誘者何也。富貴顯達以驕其心。聲色貨財以動其心。私情愛慾以溺其心。放僻邪侈以蕩其心。饑貧寒苦以移其心。憂愁思慮以困其心。危難險阻以警其心。疾病災殃以恐其心。若此心動則性淆。性淆則神昏。神昏則氣竭。氣竭則精亡。若到此地有不死亡者幾希矣。此謂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悟道而修上天之梯乎。此文前後盡註詳明。勿庸再釋矣。惟願學者頓除妄念。痛掃私情。洗心滌慮。閑邪存誠。仁慈敦厚。中正和平。濟人利物。戒殺放生。積功日久。本性圓明。此文既徹。遵道而行。精而愈。

煉煉而愈精。必須煉到神丹。懷抱寶珠。掌擎功成。願滿立鶴。
相迎。自然丹書下降。羽化飛昇。而成上品之仙矣。若云寶有。
一步一步。一層一層。而登上天之梯者。此乃愚夫之見也。又。
何足以論道哉。

詩 碑文寶訓祖師題

直指修真路不迷

曰 一旦悟通玄妙旨

上天穩步上天梯

溪
橋
道
人
註
解

三

字

詩

醉
僊
亭

原书空白页

三字訣序

從來心心相印者經也。口口相傳者呪也。而印於心先傳於口者則惟訣。訣有真僞之分。而三字訣則有真而無僞。訣有淺深之判。而三字訣總言淺而意深。昧之者如隔千里。明之者實在目前。雖俚語無文。直統三教之歸。微言載道何殊。使三家之會推之。百字碑字字如珠。與此字中無二致。金丹訣訣似玉。並此訣如出一轍。吾願讀是訣者三味之。而三復之。庶得三字訣之真關竅矣。

雲龕道人序於醉仙亭之中

溪橋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眞鄧懷璞校

呂鴻遠

李廷桂

劉鋈

恭校

張文恆

李文純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呂祖三字訣

溪橋道人註解

這箇道非常道。

言這道非常道可比。而要在於常道之中。非常道可名。而實不出常道之外。是行此道而不爲此道所拘。守此道而不爲此道所亂。眞可謂不常而常。常而不常之道矣。不然外乎這箇道。而言道是行旁道也。夫豈其可。

性命根。生死竅。

根曰性命天根也。竅曰生死眞竅也。天根者。苟栽培孔厚。將

必發榮滋長。何有于墮。眞竅者。苟滯塞無遺。將必貫徹開融。無所或壅。然其間性而兼之以命。則知修性者恃乎此。修命者恃乎此。卽性命雙修者。亦無不恃乎此。生而兼之以死。則知克生人者在乎此。克死人者亦在乎此。卽克生生死死死萬劫輪迴者。無不在乎此。此根果屬何根。此竅果係何竅。其殆生天生地生人之根。生天生地生人之竅乎。學道者奚可忽諸。

說著醜行著妙。

說者出之於口。行者體之於身。其迹原自不同。何可同日並

語醜者陋之之詞。妙者奧之之稱。其實又屬相遠。何可等類。齊觀而抑知不然。蓋醜卽在於妙之中。妙卽不出醜之外。故學道者總宜細爲考求。詳爲推論。夫然後再由說以及於行。庶得腳踏實地。不入於虛渺之鄉矣。

人人憎箇箇笑。

憎者嫌之之意。笑者嗤之之說。特憎在一人。其憎猶少。而憎在人人。其憎甚多。笑在一人。其笑易解。而笑在人人。其笑難釋。蓋此憎非尋常之憎。此笑非時有之笑者。吾知千古講道諸士。當必至此而止。非好爲隱。更非喜爲客也。總以其間所

以云云者。未許言語得以傳耳。

大關鍵在顛倒。

關口也。如關口要路然。鍵鎖也。如天地管鑰然。特關爲大關。鍵爲大鍵。非有形之關鍵。乃無形之關鍵耳。使學者開關啓鍵。順而行之。則不可。正而進之。又不能。惟順也。而示之以逆。正也。而示之以反。殆不啻顛倒乾坤。旋轉日月而已。在天垂象。在地成形。其卽師表之在目乎。乃不謂顛倒二字。時人妄傳。妄授者。不肯苦志求師。惟記得前人幾句話語。幾套公案。遂入廣眾之中。喃喃不住。又焉能會箇中顛倒之意乎。

莫厭穢。莫計較。

穢者穢臭之說。聞之者無不掩鼻。見之者罔不側目。果孰是。近而前之。不厭而棄之乎。而學道者。何可厭也。所宜於至穢之中。而悟畱香之理。斯可得矣。若計較二字。人生所不能免。而獨於道之之間。不可爾爾。惟察夫見龍在田。一陽發動。方可進陽火。退陰符也。彼未到其時。只須靜以俟之已矣。何必躊躇而顧慮乎。

得他來。立見效。

得對失言。他對我言。來對去言。蓋人自有生以來。先天之氣。

從陰陽一媾而失。要必仍從陰陽交媾而得。雖然有難言者。誠以此氣聚於乾坤之鼎。會於生殺之舍。苟非天地之數奪盡。日月之數奪盡。龍虎之數奪盡。陰陽五行之數奪盡。焉能於一時辰中得此一氣乎。如是者大病纏身。何日可療。惟能於造鉛之初。竊來混元至寶。自必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歸虛。而猶慮其俄頃之間。未必收功而立效也。則吾未之前聞。

地天泰。爲朕兆。

地天坤乾也。泰對否言。朕我也。兆猶兆端。第上天下地謂之

爲否。上地下天謂之爲泰。上下分斯。否泰別矣。要其間。泰極生否。否則朕遂淪亡而殆盡。否極生泰。泰則朕乃滋長而發揚。苟值乎此泰。吾知朕兆端倪。卽於恍惚之際。隱隱而初現矣。

口對口。竅對竅。

口者非口舌之口。竅者非關竅之竅。然則此口此竅作何解意。吾知有一口。猶有一口以相待。有一竅。仍有一竅以相期。不然者。口自爲口。不必曰對。竅自爲竅。亦不必曰對耳。必沾沾焉於無名之中而命一名。其卽口之稱。立竅之說妙者乎。

吞入腹自知道。

吞者服食之謂。入腹卽道德經實腹之說。自知道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蓋言以口對口。以竅對竅。口竅中原屬虛無。忽然間春雷震動。一氣發生。果能於兩相交際之間。得此一點真靈。誠可謂得一畢萬矣。第此口對口之時。無人得見。竅對竅之際。無人得聞。況杳冥幻渺之所。神鬼莫窺。人焉得而知乎。亦惟淵默之區。自領會焉已矣。

藥苗新先天兆。

藥苗如禾苗然。新對舊說。先天卽父母未生以前一點靈光。

耳。兆猶言兆始。蓋言丹藥之生發在於坎中。坎有乾陽爲金爲玉。故別名爲玉芝刀圭。實緣此耳。若問其新機暢遂。乃係本來之物。埋沒已久。忽而又有之象。如寶月現於西南。純陰之下一點微陽吐露。比人之虛室生白。眞靈兆端而已。下手速修者此時。臨爐莫遲者此時。甚勿將此一段機會。置諸無用之所。斯可得矣。

審眉間行逆道。

審詳也。眉間兩眉中間。逆反乎順言之也。第兩眉之間爲中央之地。非必沾沾焉。指爲準頭以上。天靈以下。爲眞人房。並

爲眞性居也。奈何世上愚人。竊得一二密語。卽詡然曰。吾知大道之所在。遂指其間爲靈性所住。他人未得明也。若是果如所言。又何必詳察於其際哉。究之其所以云云。當不若此。蓋以其間爲造化之區。卽爲險阻之地。苟順而行之。則入人道。逆而修之。則歸仙道。要在人審量而追尋耳。

滓質物自繼紹。

滓渣繼緒紹吉也。蓋滓渣之物。有形有象。非比先天之氣。無臭無聲。特無此有形有象者。斯無臭無聲者。無自而來。卽或欲覓妙緒。迭出層累不窮焉能之乎。惟願學道諸君子。總以

沙裏淘金。穢中覓馨。斯可得矣。不然是舍近而求遠。舍易而圖難也。如之何其可也。

二者餘方絕妙。

二者兩而相合之意。絕妙至極。無以復加之說。乃係前弦初過後。弦尚望如初八之時。未到十五之日。金水半斤之氣候。斯時陰陽相逢。易於交結。卽月纔天際初受日之微陽。正是大好機會。不可不講明其妙旨也。不然是不達時務者。卽或素有抽添之功。總是一段性分功夫。與命術奚關。吾願學者深思細悟。庶不至迷途其難返矣。

要行持。令人叫。

行者行而不息之意。持者持而不失之說。總屬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不剛不柔。無過不及。行持勿要偏廢。正謂此也。夫而後擬之以呼之。卽應叫之。卽來誠。所謂理所必然。勢所應爾者也。

氣要堅。神莫耗。

氣堅則氣已養成。氣乃足也。神耗則神虧損。神屬散也。氣足神散。則氣無所憑依。亦猶之乎未足也。故曰氣要堅而神亦莫要耗。神氣二字與性命二字相通。兩兩貴重。不可偏廢。若

一有失。則去道也遠矣。於此再欲氣復堅固。神不淪亡。不綦難乎。

若不行。空老耄。

道之一節。古今知者甚希。行者能有幾人。果其始則修性而性適以圓熟。繼則修命而命得以返還。是誠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於是在儒可以入聖。在道可以成仙。在釋可以成佛。豈不長生不老。與天地日月同其永久也哉。不然者。名利牽纏。終屬空空。一世到老。無成。卽或壽至百年。亦歸苟延歲月。又奚足道乎。

認得真老還少。

眞者卽眞鉛也。眞鉛卽眞知之眞情。總屬眞靈之發現也。以其眞知外陰內陽外黑內白。故謂眞鉛。特未具隻眼者。往往咸昧殊難辨。其眞假。吾恐老返爲童。良不易矣。惟認得眞者。卽時採而服之。則百體俱理而香美矣。如參同契所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熏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鬚髮皆變黑。更生穉齒牙。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姪女。其卽老變爲少之意乎。

不知音。莫語告。

知音者同聲同氣。臭味不致參差。同德同心。品行原不懸遠。卽或未經提撕。自是善人地步。未經指示。猶是道者根基。傳道者每欲得是人而傳焉。然必猶須試之。功名富貴不足動其心。靡麗紛華不足移其志。夫而後其品定矣。其心真矣。於是乎切切訓迪。不憚其煩。歷歷講求。何辭其苦。是其語告者。因其知音而然。若根柢淺薄。造就荒疏。雖亦悻悻然冀竊天寶。殊不知教人者未敢輕傳。以致遭天之譴。只示以不知之狀。有大知若愚焉者。

些見法合大道。

些見法小法也。小法者似與大道相判。何得曰合而不知此等小法與旁門小法不同。彼旁門小法不外著空執象兩端。至於不空不象不得知也。若此些小法乃不空中而寓至空。不色中而寓真色。所謂真空而含妙有。妙有而寓真空。是些見小密法也。吾知天下通大道者不外乎此行。大道者亦不外此也。謂合大道誰云不可。

精氣神不老藥。

上藥三品精氣與神。古有成言。於今爲烈。奈世上愚人不知其實。動日五金八石。足以養生。萬草千花。適以延壽。迨服食

後甚至失明促死者不計其數。於是反鄙古人之說爲謬。其不明道也實甚。而吾謂不然。蓋此精爲聖精。氣爲眞氣。神爲元神。三而合一。居然三華聚頂也。五內攢簇。堪許五氣朝元也。如是者。謂爲益壽延年之藥。夫豈其誣。

靜裏全明中報

靜對動言。明對暗言。蓋言學道者有靜不可無動。有動不可無靜。要其間靜中求動。動中求靜。究其所以動所以靜者。總是靜以始之。動以成之。靜以終之。功夫次序不可錯亂於其間也。故卽始終言之。名之曰靜裏全耳。第此事甚密。此機甚

隱○非○比○旁○門○小○法○爲○言○語○所○能○宣○其○玄○妙○然○修○道○之○時○固○屬○甚○隱○而○成○道○之○日○實○屬○甚○顯○故○指○之○曰○明○中○報○乃○係○及○其○成○功○言○之○也○

乘鳳鸞聽天詔

仙○有○數○等○陰○神○至○靈○而○無○形○者○鬼○仙○也○處○世○無○疾○而○壽○者○人○仙○也○飛○空○走○霧○不○饑○不○渴○寒○暑○不○侵○遨○遊○海○島○長○生○而○不○死○者○地○仙○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眞○步○日○月○而○無○影○入○金○石○而○無○礙○者○天○仙○也○天○仙○以○外○均○不○能○身○乘○鳳○鸞○靜○聽○天○詔○耳○惟○問○其○天○資○而○天○資○極○其○明○敏○叩○其○學○業○而○學○業○極○其○精○純○方○能○

煉此金液大還丹。而白日騰空。如黃帝之鼎湖。張葛許之飛昇。此但世之所知者。而其不知者。更屬無窮。飛昇者三萬餘人。拔宅者八百餘家。觀此益信吾言之不謬矣。學者豈可不盡心乎。

予虛道人註解

心

印

經

醉僊亭

原书空白页

心印經序

經者經也。心者神也。經而曰心經。不出於心之外。心而曰經。心常合於經之中。心心相印。遂隱隱其相通。隱隱相通。卽脈脈其相傳。讀是經者。勿執人心作道心。則心與經不相違。悟得道。心見天心。則心與經適相洽。於是乎其不差矣。

雲龕道人序於醉仙亭之中

子虛道人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守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李廷桂

劉鋈

范蓮峯

恭校

屠震榮

鄧景芳

鄧景崧

豫慈雲

玉皇心印經

子虛道人註解

上藥三品。

此言藥有三品。不一而足。三品者何。上藥。中藥。下藥。下藥只可醫病。中藥即可養性。上藥乃能理命。故天下有身心性命之病者。須對症用藥。只有一劑大病痊矣。

神與氣精。

神者非思慮之神。乃真一之神。氣者非呼吸之氣。乃浩然之氣。精者非交感之精。乃聖人貴精之精。此乃論其大概。恐學

者認之差矣。合而言之。總係藥中之上藥。卽人身之三寶。彼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亦此意也。

恍恍惚惚。

恍恍視之而不可見。惚惚聽之而不可聞。所謂幽渺莫知。罕覓其端倪也。

杳杳冥冥。

杳杳無色可見。冥冥無聲可聞。所謂道極微隱。語小而莫破也。

存無守有。

無者言我一身本無丹。固所謂無。要必須將我本無者。返爲
固有以存之。乃爲煉道初日之功也。至於將無入有之時。固
所謂有要必須靜。無可靜。虛無可虛以守之。乃爲煉道後日
之功也。

頃刻而成。

頃刻狀其速也。成者肉體而成仙也。斷不至久住塵世。終難
超脫也。

迴風混合。

迴風卽水火交濟。迴光返照之意。混合乃混化而合一氣也。

若謂心腎交融。不幾隣於小法乎。

百日通靈。

言不待遲延。日久方能通靈而莫測也。

默朝上帝。

上帝主人公也。默朝默默中而朝會也。然其間別有密語。非第自提己名。靜坐想中黃也。

一紀飛昇。

言不俟代遠年湮。便飛昇上界也。

知者易悟。

言上乘大道不易窺測。苟根株淺薄。無論未必能知。卽知亦不能行。惟真知者自不難悟耳。

昧者難行。

言知者固屬易悟。若昧者終與道判。不得其門而入。所謂百年鑽故紙。無有出頭時者此也。

履踐天光。

非謂上天之光而足履之。亦非謂一身之光而足踐之。所謂天光者卽十字中心一點光之謂也。學者務須腳踏實地。迴光照內。庶幾乎道可成矣。

呼吸育清。

言一呼一吸總要如鶴息者。周流不已於五內耳。彼玉池清
水得所養育。自然大道之有望矣。

出玄入牝。

言修道者總不離乎玄牝之門。玄牝之門乃生仙生佛之妙
竅也。出乎此者入乎彼。卽黃庭經出日入月是吾道之謂也。
若亡若存。

言謂之爲亡。若無可亡。謂之爲存。若無可存。乃忽亡忽存。若
亡若存之景象也。

綿綿不絕。

此言如藕絲然。綿綿而不斷也。彼在川觀水流而不息。亦此意也。

固蒂深根。

此言修道者。勿要於枝葉上用功。必須返本還元。乃見道之根蒂耳。苟不萬緣俱淨。一塵不染。雖欲固而深焉。不綦難乎。人各有精。

精者乃道之大本。人之靈根。豈非人人所各有乎。雖然知音者希矣。

精合其神。

此言聚精會神。方能神與精合。精與神一。精神打成於一片也。

神合其氣。

上言精合其神。此言神合其氣。總而言之。修道者舍精氣神三字。無所措手耳。

氣合體真。

此言真精真氣真神會合一處。不欠毫釐。則吾之體真矣。彼曾氏子全受全歸者。不過此也。

不得其真。

人生本各有真。而獨不得其真者。果何謂哉。是殆於聞見中。覓真相。聲色中求如來乎。誠所謂認假不認真耳。

皆是強名。

強名者。不得已而名之之說。蓋言不得真機者。均係認賊作子。盡於皮毛上用功耳。

神能入石。

凡物之至堅。每慮其難入。况石極其堅乎。而神獨能入之。蓋言神者。係乎真氣。無堅之不破也。

神能飛形。

飛形者非謂翀飛形體也。蓋神爲形之主。神靈則形存。神死則形亡。若形神合一。便能羽化飛昇矣。

入水不溺。

水者溺人之物。斷未有蹈水不溺者也。而煉道者。獨入水而不爲水溺。蓋其所用者。非世俗所謂之水。乃天一生水之水。不惟不爲之害。且爲之利。特此水無形色耳。知之者其誰乎。入火不焚。

火者燄燄之象。炎炎之威。夫孰得而近之乎。近之者未有不

焚之也。而煉道者。獨能入火而不爲火焚。其何故哉。蓋此火非柴草炭之火。乃八卦爐之火。入乎其中。自能煅煉陰陽以成真耳。

神依形生。

此言神之依形也。不啻影之隨身。惟神靈而形存。而形傷神亦害。蓋形爲神之所依焉者也。形詎可輕乎哉。

精依氣盈。

此言精之依氣也。不啻花之依樹。惟精壯而氣充。而氣枯神安在。蓋氣爲精之所依焉者也。人可不善養氣乎。

不凋不殘。

凋折殘害也。不凋者不見其折。不殘者不見其害。所謂形神自若。無所傷損也。

松柏青青。

松柏樹名。青青萬年長青也。此借樹以喻人耳。學道者延年益壽。其若斯乎。

三品一理。

言藥有三品。而理則無二。蓋其間總是渾然太極以一理之流通爲萬殊之分絡耳。

妙不可聽。

蓋精妙之理原無聲落。那得聽聞。不然必切切焉以聲音求道。是墮入二乘法也。奚足道乎。

其聚則有。

聚結也。蓋真靈之氣結而常保。自然百體充盈。心廣體胖矣。其散則零。

散失零落也。蓋真靈之氣失而不守。自然神氣枯焦。零落而凋殘矣。

七竅相通。

道也者一氣之貫注也。果其由三關達七竅。無所間隔。不爲障礙。豈不渾然而相通乎。

竅竅光明。

始則一竅相通。久則竅竅相通。自必由內達外。積厚流光。磊落而昭明矣。

聖日聖月。

聖日聖月。卽真陰真陽。果其顛倒陶鎔。逆施造化。能盜陰陽之精氣。以爲火者。卽能賊天地之母氣。以爲丹火。功旣至。丹藥卽成。所謂返本還元者。此也。

照耀金庭。

此乃喻言。日月交光。陰陽會合之意。總其迹似形其景象。而其實乃核其真元。要待學人之自悟耳。

一得永得。

大凡天下之事。有得亦必有失。且一得未必永得。而獨至於道則不然。何則。蓋道也者。一段真氣。果其由外入內。大丹成矣。豈不永得乎。

自然身輕。

蓋大道一得。凡胎凡骨。依然釋卻。而斯身體輕健。有必然者。

如道詩所謂得道身輕體亦輕者此也。

太和充溢。

此言太和之氣充滿洋溢。有形容而莫及者。如子輿氏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者。亦如此意也。

骨散寒瓊。

此言真一之氣極其清徹。不啻骨散寒瓊。觀者然如此以論。無怪乎知音者希耳。

得丹則靈。

丹者寶也。學道者大丹一得。自然顯化飛昇。靈應而莫測矣。

不得則傾。

人生學道。若不得丹。終落空亡。殆不啻樹木衰老。久必至於傾覆者。

丹在身中。

身中果有丹藥。如廟宇之有神。然再以培養之功。微微煅煉。斯可得矣。

非白非青。

此言丹在身中。不可擬議。如必曰象秋屬白。象春屬青。是著相也。著相則魔生。豈不失之遠乎。

誦持萬遍。

此言口誦心唯熟讀深思。有持握而弗斂者。

妙理自明。

此言一段真經。妙理雖云無窮。而誦持萬遍。自然明徹。有默然而相通者。學者其勉焉可也。

上陽處士註解

清

靜

經

醉僊亭

原书空白页

清靜經序

從來清者不濁之謂。靜者不動之說。此可謂之爲清爲靜。何得謂之至清至靜乎。惟清靜經一節。清在於濁之中。在濁而不爲濁所染。靜在於動之內。在動而不爲動所移。真乃至清至靜。必清必靜。一塵不著。萬慮全刪。無我無人。拋卻色形之內。不聞不見。滅去言字之中。雖言簡而意賅。要理明而詞達。豈非大道之歸宗也哉。願斯世之學經者。深思默察。以是經爲入門之捷徑也。

溪橋道人序於畱有餘齋之中

上陽處士註解

雪中鄧懷琨述

隱隅鄧懷瑾閱

真鄧懷璞校

呂鴻達 張文恒

李廷桂 李文純

劉 鋈 黃庚三 恭校

鄧景芳 顧桂保

鄧景崧 張連福

太上清靜經

上陽處士註解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此言乎天地間。無物不有。無理不包。天地其莫測乎。而不知更有深焉者也。蓋天地開闢以來。天地卽奠定矣。然奠定之天地。要爲有形之天地。有形之天地。實本無形者以生之也。生之者何。道是也。道以無形生有形。道卽天地之始氣乎。又言日月之行。原有次度。周而不紊。要其間總係陰陽合德。烏

兔。蟾。交。是。日。月。最。爲。有。情。者。也。然。有。情。之。日。月。實。本。無。情。者。以。運。之。也。運。之。者。何。道。是。也。道。以。無。情。運。有。情。道。卽。日。月。之。提。綱。乎。且。言。萬。物。之。生。滋。長。發。榮。有。無。窮。之。妙。飛。潛。動。植。有。莫。測。之。機。由。是。以。觀。萬。物。其。長。養。於。天。地。日。月。中。者。可。勝。道。乎。究。之。萬。物。雖。有。莫。名。之。數。而。實。各。有。一。定。之。名。然。萬。物。有。一。定。之。名。要。本。於。無。名。者。以。長。養。之。長。養。者。何。道。是。也。道。以。無。名。長。養。有。名。道。卽。萬。物。之。祖。氣。乎。分。而。言。之。有。天。地。有。日。月。有。萬。物。統。而。言。之。天。地。在。道。中。日。月。在。道。中。萬。物。在。道。中。直。言。之。曰。道。而。已。矣。道。果。何。所。昉。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無所擬議。無所命名。亦第指之曰道而已矣。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清對濁言。有清卽有濁。動對靜言。有動卽有靜。要之清濁動靜。雖由道中生。要不從道中見。然不從道中見。夫豈無所見乎。見之於天。天得乎氣之清。見之於地。地得乎氣之濁。見之於男。男得乎氣之清。見之於女。女得乎氣之濁。觀此至於動靜二字。大抵然也。雖然此借易明以形難明者也。總要降本流末。而生萬物。卽如去臭畱香。以生祖氣也。第清濁動靜之

說有顛倒順逆之別。知之者概不易見。若行常道則拘常理。清濁動靜昭然若揭。雖愚夫愚婦罔不洞曉。又何必細論乎。惟行仙道。用仙術與常道迥不同耳。清於何時見。乃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之時。濁因何以知。乃紅潮晦海壬癸未判之時。至於動靜一節。又不可拘拘焉限於一定。何則。蓋動中有靜。靜中復有動。如必謂天屬動男象。天亦屬動。地屬靜女象。地亦屬靜。則所論者淺矣。是不知動如不動。動之中仍有不動之意。靜如不靜。靜之中仍有不靜之旨焉。不然彼道書所謂至陰肅肅。肅肅發乎天。至陽赫赫。赫赫出於地。且謂男子外

陽而內陰。女子外陰而內陽等等。反論果奚若乎。卽此動靜可觀清濁矣。至降本流末。乃男女天地陰陽混化。廻風於大洞中也。所以生生化化其無窮際乎。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此言清與濁異。要不能舍濁而言清。動與靜殊。要不能舍靜而言動。於以知清濁動靜相反。而實相用者也。將見由清而濁。清幾不見爲清。由動而靜。動幾不見爲動。然不見爲清。爲動。而其所以清。所以動者。固儼然在也。迨夫濁激而清。清雖不能外濁而言清。而清乃爲濁之源也。靜極而動。動雖不能

外靜而言動。而動乃爲靜之基也。人特慮不能清靜。卽清靜不能。有常焉。能參天而配地乎。惟學者清無可清。守而不變。靜無可靜。貞而有常。何難空空洞洞。無一毫之渣滓乎。如是者。猶患其不與天地合其德。兩大而悉歸也。則斷斷乎無是理也。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言人自有生以來。清清靜靜。無所紛擾。無所牽纏。伊何故哉。大抵無心然耳。迨其後。極清之神。轉而爲不清之神。極靜之

心轉而爲不靜之心。非神之不好清。而妄心擾之。則清者不
清矣。亦非其心之不好靜。而私欲牽之。則靜者不靜矣。於此
不清者。而再求其清。不靜者。而再求其靜。不擾擾乎其難哉。
而抑知非難。蓋天下之事。邪正雖不兩立。而理欲要有攸分。
果其遣其私欲之滋。而心自無不靜。澄其本心之明。而神自
無不清。雖彼六慾牽累人所難斷。至是而自斷矣。三毒苦害
人所難除。至是而自除矣。各自消滅。永卻萌蘖。又何慮別有
竊發也哉。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也。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

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此言天下之事。斷無有人人共能而獨指爲不能者。而今日偏切切焉。以不能爲名。夫豈無所謂哉。揆厥由來。總由於心有所妄。妄則未之澄也。欲有所牽。牽則未之遣也。惟心未澄。則心有其心。欲未遣。則欲滋。夫欲心有其心。則必從心生。形而妄生焉。欲滋。夫欲則必從欲生物。而大欲存焉。久而心又生心。欲又滋欲。吾知其不造其極而不已也。使學道者。果有能遣之者。內焉廻光返照。雖觀其心。而心無其心。外焉形神自如。卽觀其形。而形無其形。無心無形。近者已如此矣。至於

遠觀諸物又何物之有乎。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三者云何。無心無形無物是也。第世人往往昧此。而悟之者鮮矣。果能於是三者豁然貫通。自必所見一切悉歸空矣。然於實處見空。空仍在於實之中。則猶有空之所也。不若於空處見空。空已超乎實之外。則已無空之說也。由是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此乃真空非假空也。久而雖在空中。並不知其爲空。是則所謂無也。然於有處見無。無猶因有而見。則無必非

真無不若於無處見無。無不緣有而出。則無乃爲真無。由是所空既無。無亦無。斯無在已。不自知其無。在人亦不測其無也。夫而后有不杳杳冥冥。湛然常寂也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此承上節湛然常寂而言。第寂而曰常。則寂猶有所寂。何若寂而滅常。卽寂亦無所寂也。惟其寂無所寂。彼天地清爽。日月皓明。不過此也。由是吾之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光。卽與道合其體矣。夫何有欲之能生乎。欲既不生。渾渾噩

聖不知我身之何在。淡淡泊泊。不知我心之奚存。從此真而不變。靜而不紛。其卽真靜之謂歟。惟真可以應物。應物卽可不迷。不迷可以性住。性住卽可得性。百字碑所謂真常須應物。應物自不迷者此也。但是物爲天下之大物。是性爲一身之真性。非若物件之物。性情之性。爲人所易解也。使杜門不出。深山僻處。不應物而物轉我擾。擾則何能靜乎。故必須始焉暫應物而性暫靜。繼焉久應物而性久靜。終焉常應物而性常靜。常應常靜。卽隨應隨靜。隨應隨靜。卽常清靜矣。不然雖欲自得其本性也。猶屬不能。况常清而常靜也哉。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惟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此承上節清靜而言。蓋謂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好紛我獨靜。我與世人不同。世人與我卽大異。所以我能常清常靜。有如此者。我既如此清靜。自然不被邪說所惑。詖行所亂。推之諸子百家。均不得誘我而屈我於此。按次以進。逐節以行。漸入乎真道而不難矣。入真道卽可名得道。得道者實無所得。如有所得。是有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矣。豈不入於歧途乎。故得道者必無所云得。乃爲空無所空。寂無所寂。無無所

無之道。方能混化衆生。於不見不聞地也。然得道實無所得。而無所得。又名得道者。其意奚居乎。誠以化被衆生。向此清靜路上來耳。學道者。果能深悟乎此。自不慮聖道之難明矣。明聖道者。卽堪傳聖道。吾知精一之神。一貫之旨。當必豁然。而貫通也。豈猶至傳道之無人也哉。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此言上等之士。不與人爭。能自見其能。下等之士。好與人爭。能反不見其能。卽黃鶴賦所謂上德以道全其形。固屬純乾。

之未破。下德以術延其命。乃配坎離而方成之意也。以道全形。不過順其自然而已。何用爭爲。以術延命。若爭戰然。必須奇計奇兵。方能恢復全業耳。不爭奚能如是乎。如必曰。下士與上士相反。欲得乎道。而不能得於此。有爭心焉。殆淺之乎。測大道矣。上德不德。言上德不以德爲德。反不失德。下德執德。言下德以德爲德。轉失其德。故總言之一執。一不執也。然其間拳拳弗失。兢兢弗遑。而不名爲道德者。伊何故哉。蓋大道無方無體。無影無形。視之無可視。搏之無可搏。若云執著反失其真。彼道書所謂頭頭是道。詎能然乎。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著萬物。既著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此言聖人所以得真道者。有厥由來。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亦有厥由來。所以得真道者。以清靜心。所以不得真道者。以虛妄心。然虛妄之心。一萌。總由於執著之見。先有如此者。則神必不守舍。道卽不爲我有。於是恬然者轉爲悚然。安然者轉爲怯然。一遇紛營靡麗之境。富貴榮華之場。則其心遂浸浸乎不自主矣。貪求之心。夫豈能卻迨。至有求弗得。卽懷欲

弗遂。吾知一切煩惱所不免矣。然煩惱愈生而愈叢。卽妄想愈滋而愈甚。身心免不得憂苦。卽身心必遭夫濁辱。殆不啻船到江心順流而下。馬到臨涯縱韁而往。豈不流浪生死無所底極乎。惟其流浪生死。是不知以生死爲大事。何怪其常沉苦海。如夜行之無燈。永失真道。如人生之苟免乎。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均此真常之大道也。第迷之者不知清之所以爲清。靜之所以爲靜。賢者又焉得此道乎。惟悟之者乃知夫清之中不能離夫濁。而要不敢淪於濁。靜之內不能外夫動。而要不敢

妄爲動。如此則大道庶乎得矣。果能悟得這箇真常之道。吾知其有時而空。空而不滯於空。有時而寂。寂而不著於寂。有時而清。清而不隣於清。有時而靜。靜而若忘其靜。此而人者。夫何有不常清。常靜。而爲天下傳道之聖人也哉。